岛崎藤村

破　戒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岛崎藤村

破　　戒

柯毅文　陈德文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破　戒

根据日本新潮社一九七八年版翻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破　戒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9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1982年6月北京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1,000

书号10019·3247　定价0.88元

译 本 序

——所谓人的创造生长期是什么呢，在那里有着引导时代的热情，有着精神的不屈不挠的革新，有着对因袭的不断反抗，有着对朴实事物的爱，有着诚挚追求纯洁事物的心。

藤村：《生长与成熟》

一

岛崎藤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问世于一九〇六年。这是一部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划时代的作品。它的出现，意味着自前一世纪八十年代中出现的拟古典主义、唯美的形式主义文学的终结；意味着自前一世纪末开始进行种种摸索的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终于取得突破，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境地。当然，在这以前，先驱者二叶亭四迷等人对近代文学开创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先驱者本身的挫折，时代的限制，使得这部《破戒》成为近代文学确立期的一个界标。开始于一八六八年的明治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要迟至近四十年后的一九〇六年，才在《破戒》这样的作品里得到反映呢？答案只能从"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社会性质的特点去寻找。《破戒》作者本人，于一九二〇年回顾过去的历史进程时写道：

"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封建时期的遗物，还活在我们的内部世界及外部世界。虽说是明治维新，但我们并未能将过去根深蒂固的

事物完全更新。从某种意义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不过是封建时代遗物的近代化而已。"①

作者在回顾中所深感不满的"封建时代遗物的近代化"，就是表面的、肤浅的近代化与残留在新时期中的旧思想、旧事物的并存，就是新瓶中装的仍然是旧酒。对文学来说，就是明治初期仍在苟延残喘的"江户戏作者文学"②，以及后来的以"砚友社"为代表的"洋装元禄文学③"和形形色色的"镀金文学"。为了打破这一状态，日本的近代文学家，如二叶亭四迷、北村透谷、樋口一叶、国木田独步等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走过了满布荆棘的道路，终于由作家岛崎以这部作品来回答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为日本近代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值得惋惜的是，岛崎的一些僚友，那些标榜自然主义的同时期的作家，连同岛崎本人，都未能沿着《破戒》这部作品的方向，勇往直前地走下去。这样，《破戒》这部作品，作为验证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种种发展的可能性的一面镜子，更加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

二

一个作家能写出回答时代要求的作品，他必然要走一段痛

① 见岛崎的杂感集《饭仓通讯》中《敞开胸襟》。岩波文库版第一八页。

② 江户后期流行的一种低级趣味的通俗文学。这种文学多以描写色情为主，同时宣扬封建意识。

③ "元禄文学"是兴起于江户初期元禄年间的文学，反映町人（城市商人）的思想意识及享乐思想。

苦磨炼的路程。岛崎本人也是如此。

岛崎藤村原名岛崎春树。一八七二年出生在长野县（古称“信州”）一个古老的封建家庭里。他的家庭是世袭的“庄屋”(村长)，同时又是木曾街道上有名的“本阵”(专以接待来往诸侯停宿的大旅店)之一。木曾街道，是在万山耸立、林木苍郁的峡谷中开辟出来的道路，他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养成了质朴坚韧的性格。他父亲是个具有汉文修养的“国学者”，又是狂热鼓吹复古主义的平田笃胤的信徒。维新后，由于现实和他的理想大相径庭，终于发狂而死。岛崎在他晚年巨著《黎明前》中，以他的父亲为主人公，具体地、历史地描写了这一时代悲剧。

十岁以后，他被送到东京去读书；十九岁时，毕业于明治学院。这是基督教系统的一所私立学校，比起官立学校来，有着比较自由、清新的空气，使他得以接触较多的西方文化。二十一岁时，他结识了当时鼓吹浪漫主义的诗人、评论家北村透谷，随后共同创办了《文学界》杂志。岛崎与北村的交往，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就以北村对现实的绝望、悲愤自杀而告终，但他们的友谊对岛崎本人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长谷川二叶亭引导我了解了他所开辟的新的散文世界，北村透谷使我了解到新的诗的世界。”正是这种诗的精神与散文的精神对作家岛崎的影响，正是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对民主的憧憬，以及对现实的冷彻的观察，构成了岛崎创作《破戒》的两大支柱。

北村透谷死后，《文学界》周围的青年诗人开始分化。有些人不再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苦恼，转而逃避到美的享乐世界中去，逃避到文艺的鉴赏趣味中去，唯独岛崎没有走逃避的道路。他怀着孤寂的心情、悲壮的决心，于一八九六年离开东京，到了仙台。在那里他一边教书，一边致力于诗歌创作，为的是

"使诗歌这种写作和自己这些人的心灵更接近起来"[①]。在仙台停留的一年期间，他写出了第一部诗集《嫩菜集》，次年他回到东京，又写出了《一叶舟》和《夏草》两部诗集。他的新体诗，富有清新的节奏感，歌唱的大多是青春的欢乐、恋爱的纯情以及对明天的憧憬。但是这种陶醉在自我解放感情中的诗篇，和日本严酷的现实离得太远了。一八九九年，他为了充实自己，有意识地放弃了大都市的生活，到他的故乡——信州的一个小村镇的"小诸义塾"去教书，小诸地方是一个北倚浅间山麓，南临千曲川溪流的村镇，他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七个年头，接触了高原地带凛冽严酷的大自然、古老闭塞的山村风习，观察了在这种环境里生息的各阶层人民群众。

在小诸的生活，对作家说来，是至为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段生活经历，也就没有《破戒》问世的可能。小诸七年的生活，使岛崎发生了两个重大的转折。一是他在创作上由诗歌转向了散文，一是他在生活上与当地民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对农民的接近。这是生长于大都市的作家有意识地进行的"自我变革"，是作家民主精神的明显表露。这可以从他当时写的散文集《千曲川素描》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你会发现我是如何对农民的生活感兴趣的吧。在我给你讲的事情当中，经常出现我多次去访问农民家庭、主动和他们拉话、长时间看着他们劳动的情景。我为此消磨了大量时间，丝毫不感到厌烦。粗看起来，这些农民是坦率的、质朴的和单纯的，几乎任何东西都毫无遗漏地表现出来，似乎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但是我越和他们接近，就越感到他们是在过着我所不知道的、复杂的生活。……我在

① 见感想集《饭仓通讯》中的《昨天·前天》。

教课的余暇，有时自己也拿起锄来，种点蔬菜，但是我还是未能深入到他们的心灵中去。话虽如此，我还是喜欢他们，尽量寻找机会接近他们，以此作为我的乐趣。”

岛崎除了对劳动人民表示出这种谦抑的态度与深切的爱之外，还以对人生的积极的态度，观察了他所接触的一切人，天真而粗犷的农村儿童；担负着繁重农活、性格刚烈的妇女；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与世无争、甘为教育事业耗尽毕生心血的乡村教师等，看到了农民与严酷的大自然斗争的辛苦，看到了贫瘠的土地带给人们的生活的劳累，看到了地主与佃农之间明里暗里的紧张关系。正是透过作家对人事与自然的巨细无遗的、透彻的观察，以及他对一切善良的人、对一切劳苦生活的温暖的同情，他才获得了创作《破戒》的深厚的生活基础，从而使得这部作品跳出了当时其他自然主义作家一味描写个人生活琐事的泥淖，成为一部具有创新力量的作品。

三

《破戒》的主题，在于揭露、抨击日本近代社会中不合理的、野蛮的身份制度，同时也批判了天皇专制主义教育机构的腐败与黑暗。但它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揭示日本近代社会中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冲突，在于揭示封建落后性与近代自我觉醒的矛盾。对日本近代社会的阴暗现实的批判与对民主精神的炽烈追求，形成了这部作品的主调。而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直接动机，则在于对“部落民”出身的、受压迫者与不幸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

《破戒》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主人公濑川丑松是个“部落

民"出身的、地方上的小学教员。他的饱经忧患的父亲谆谆告诫他说：一定要隐瞒自己的出身，如果破了这个戒，就要被社会抛弃。丑松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他憎恨邪恶势力，同情弱小者，崇拜猪子莲太郎——一个同是"部落民"出身的思想家。他从猪子莲太郎的著作中得到鼓舞，想与社会挑战，勇敢地站出来宣布自己的出身，但他又害怕这个无情的社会，因此心情矛盾，行动迟疑，充满了烦闷与苦恼。他的进步倾向以及他在学生中的人望，招来了校长——一个满口鼓吹忠君思想，而实际却是利欲熏心的市侩——的猜忌与仇视。校长与郡督学狼狈为奸，企图用阴险手段将丑松排挤出去。以后，猪子莲太郎为政敌所杀害，莲太郎的死终于使丑松下定了决心，向学生宣布了自己的出身，请求学生们对他过去的隐瞒行为给予宽恕。他破戒了，但日本社会不会饶过他，他在爱人志保姑娘的鼓励和慰藉下，决心到北美去开创新的生活……。

《破戒》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作者在使故事展开时，显然采取了两条主线，一是顺着故事情节，刻划了主人公濑川丑松在破戒与否的问题上，亦即对现实是妥协还是反抗的问题上，内心世界的动摇与苦闷。在这方面，作者使用了浓重的抒情笔墨，反复地加以咏叹。另一条主线则是揭示丑松周围的无情的现实，亦即日本近代社会中种种邪恶势力及不幸者的种种悲惨遭遇。在这方面，作者使用了冷彻的、写实的手法，给予了旧势力以无情的鞭挞。前者的抒情性和后者的写实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部作品的独特的风格。

小说的主人公丑松是个"部落民"出身的知识分子。"部落民"即书中所说的"秽多"，是日本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的封建身分差别制度。这种差别制度并非起源于民族差别，而是由于

职业及其他种种原因，人为地将一部分人当做贱民阶级而固定下来的。在“明治维新”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后，虽然统治者表面上也宣称要废除封建社会不平等的身分制度，但由于日本近代社会中残留的封建势力十分强大(如明治维新后一直保留了“华族”身分制度)，即使在战后的今天，“部落民”问题仍未解决①，更不必说《破戒》这部作品问世的当时了。正是日本近代社会的这个特点，使得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濑川丑松不能不带上时代的烙印。丑松决不是一个敢于正面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勇士，但也不是个时代的失败者。他行动起来了，但又不断徘徊瞻顾、逡巡迟疑；他觉醒了，但又那么忧郁与恐惧。总之，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性格复杂的人。

丑松是一个处于小资产阶级地位的知识分子。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小学教员。从“部落民”出身这一点说来，他已经是一个从一般“部落民”低贱职业的处境中跳出来的人了。他身上隐藏着秘密，一个不可告人的“戒律”。他忍受着封建的屈辱，但新时代的气息始终在他的内心里保留着不灭的火焰。他获得了学生的爱戴，但也因此遭到了保守主义者校长的嫉妒与仇视。他的阶级地位使他在父亲的戒律与先觉者猪子莲太郎之间摇摆。破戒，还是紧守着戒律，这也就是向封建势力、向现实屈服或者反抗的问题。这在丑松身上实际是隐藏着许多利害得失打算的问题。

作者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丑松内心世界的斗争。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丑松毕竟不能永远停留在观念的世界里。这样，我们看到了丑松在现实面前站立起来的形象。他怜悯被

① 如一九六三年发生的“狭山事件”，被认为是杀人犯的石川一雄，是部落民出身的青年。被判有罪后，社会哗然，认为这是一件歧视部落民的审判。

损害的小人物风间敬之进，特地为他到郡督学面前去说情；他同情受到众人歧视的同是"秽多"出身的孩子仙太，为了这个孩子，他拿起了网球拍，在众目环视与冷笑之下，"怒容满面"地进行了悲壮的斗争。尤其是到了丑松与胜野文平争辩的一场，丑松的态度更加坚决了。

丑松奋然起来为猪子辩护的行动，正说明一向沉浸在思索中、畏缩不前的人，这时已变成了慷慨激昂的人，一个"抱着决死的意志踏上人生战场"的人。但是丑松斗争的火焰，只是昙花一现就熄灭了。我们看到的是丑松更多的卑屈的一面：他那急忙把猪子的书卖掉的卑怯，他那自悔身为知识分子、害怕觉醒的怨艾。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他那卑屈的忏悔者的行动。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作者过于强调"觉醒者的悲哀"(这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中津津乐道的口号)，从而损害了作品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社会近代启蒙主义思想的不足，真正的"自我觉醒""个性解放"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建立起来。而其根柢则在于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破戒》的这个弱点，不仅仅反映在小说的主人公丑松身上，也反映在其他正面人物猪子莲太郎、市村律师等人的形象上。日本的文学评论家，自《破戒》问世以来，直到今天，对丑松这个人物一直有着争论。在这部作品发表的当时，就有人很欣赏作者"没有把主人公写成神一样的毫无瑕疵的人，而是把他描写为尽管从理性上相信'不以秽多为耻'，但他仍然为此感到羞耻，采取了非正正堂堂的态度"；[①] 同时也有人对主人公的这一忏悔场面提出异议说"有什么理由必须使他把耻辱的额头埋在地板的尘埃之中呢……读起来令人很不舒服"；[②] 或"令人惊讶的是作品描写丑松心情的这一部分：丑松在陈谢了过去隐瞒的罪行后，伏在地上说'我是个

下贱的秽多'，他自己把秽多看得这样过分卑下，反而会损害读者的同情"。[3] 到了战后的今天，对此仍有种种议论。

在我们看来，主人公丑松在作品末尾的卑屈表现，是来自明治社会强权政治压迫下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虽然破戒了，但他对过去的留恋与对未来的恐惧，使他立不稳脚根，从而出现了原罪式的自虐心情。这正是既要斗争又害怕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写照，带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四

《破戒》之所以有别于当时其他自然主义作品，不但在于它抨击不合理的、野蛮的身分制度，还在于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社会视野；不但在于它刻划了一个悲哀的"觉醒者"的形象，还在于它塑造了生活于明治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作者由于具有长期接触勤劳人民的体验，因而对受压迫受损害的勤劳人民写得色采鲜明，洋溢着对这些人物的深沉的爱。勤劳人民出身的敬之进的妻子，丢不掉封建主从观念的质朴善良的农民音作，在冷酷的现实重压下，都呈现出受到损伤的外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质朴、刚烈的本性以及靠劳动过活的强烈气息。特别是敬之进的妻子，作者以极大的同情与透彻的观察，精细地描写了她在极度贫困的生活重压下，满怀着对丈夫无能的愤懑、对多子的焦躁、对命运的绝望，而又不得不亲自劳作，为生活而挣扎。同时，作者生动地刻划出这个被贫困折

---

①②③ 这三段话是一九〇六年《破戒》发表时一些作家的评论，他们的顺序是正宗白鸟、小川未明、岛村抱月。见《现代文学论大系》第二卷《〈破戒〉评》。

磨得极端绝望的劳动妇女，对地主贪婪冷酷的剥削行为感到无比愤慨的心情。

作者这种人道主义的同情，特别集中在老朽的小学教员风间敬之进身上。这个可怜的小人物，在"明治维新"的巨大变动中，从"士族"的地位被抛到了备受贫困折磨的下层小资产阶级之中。为了糊口，为了养活他的七口之家，二十年来做了统治阶级卑微驯服的工具，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讲台上究竟给学生教了些什么"，自己也"没有理会到底是在搞什么教育工作"，但是他的精力被榨干了，他再也不能为统治阶级卖命了，结果是被天皇制的教育机构一脚踢了出去，连对退职后想领取一点生活费的请求，也以差半年服务时间为借口，被冷冰冰地拒绝了。作者精细地描写敬之进一家的窘状，刻划了敬之进的凄凉颓唐的面貌，反衬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残暴无情。作者描绘了胸前挂着金质奖章的校长，同时又放上敬之进这个对比人物，这就使我们更容易看清这个社会的本质。

作者一方面把鲜明的爱倾注在受损害的小人物身上，一方面又把内心的憎恶倾注到旧秩序、旧思想维护者的身上。书中对校长、郡督学、资产阶级政客高柳、莲华寺的住持这些人，都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作者使用了"夫子自道"的白描手法，通过这些人物维妙维肖的对话，深刻揭示了这些人物肮脏透顶的内心世界。在这方面闪烁着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光采。尤其值得称许的是，作者并没把丑松与校长的矛盾单纯归结为种族歧视所致，而是强调了新旧两种思想的对立。校长最感痛心疾首的，并不只是猪子是个"秽多"，更主要的是猪子所鼓吹的思想。信奉这种思想的丑松肯定是和那个"与地方议员交结，以期地位巩固"的校长相冲突的。这样，作者就把"身分制度"问题，推到

了更高的本质问题上。

作者对"卑鄙无耻到叫人说不出口来的宗教家"，对有着"白净的手"的冷酷的地主，以及对除了喝人民的血"就连饭也吃不上"的所谓政治家高柳，都有深刻的刻划。特别是"天长节"的那一段描写，校长前一个夜晚翻遍了字典，寻求美丽词句来鼓吹"忠孝"。作者以此对专制思想基础的"忠孝"思想的无情讪笑，不正是入木三分吗？

当然，《破戒》在处理作品中的人物时，也并不是无疵可指的。正象日本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猪子莲太郎这个人物是写得不够成功的。对于市村律师也是如此。主要缺陷则在于把猪子的思想意识写得过份低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殉道者，而不是一个理直气壮、慷慨陈词的战斗者。即使用资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来衡量，他在"部落民"解放问题上过份卑屈的口吻，也不免损害了丑松把他仰为师表的作用。所以猪子的《忏悔录》也就只能是"追求精神自由而不能得，在不调和的社会里一直苦恼怀疑的过去悲欢的回忆"，而不是战斗的书了。作者对日本社会和政治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导致了这两个人物形象的贫乏呆板。

尽管这部作品在陪衬人物的塑造上有某些不足，但毕竟瑕不掩瑜。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破戒》中出现的人物，不管是作者寄予无限同情与爱惜的，还是作者加以无情鞭挞的，都是当时日本社会中最普遍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

五

《破戒》这部作品，在艺术方面也有它独特的成就。作品的

抒情性与写实性浑然一体。作者的抒情笔致集中表现在故事展开的舞台——信州的地方风物上。作者早期原是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作者在小诸的七年生活，为他由诗的世界转向散文世界提供了生活基础。在散文集《千曲川素描》里，有许多描绘大自然的美丽篇章，这些篇章摆脱了在他之前的作家们惯常使用的陈辞旧套，开辟出"写生"的新境地。他对乡土四时多变的山光云影和一草一木的细腻观察，有效地用于《破戒》这部作品，使作品带上了浓郁的乡土色采，为作品中人物的活动安排了一个如画的背景。正如这部作品问世时评论家岛村抱月所说："叙景每暗示人事，叙人事每暗示命运，这种笔法，动人心弦，如果不是崭新的人，是使用不了这种笔法的。"① 这就是说，作者把对自然的描写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变化、情绪起伏以及情节的转折开阖，都密切地联系了起来，从而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作者在作品中流露的对乡土山川草木的爱惜，与作者对作品中遭受压抑、受到损害的人物的爱惜与同情，重叠在一起，充分证明了作者的民主精神。当然，这部作品带有浓重的感伤主义情调，这有它的长处与弱点，有时它可以通过反复咏叹增强感染力量，有时也会削弱作者观察事物和思索问题的深度。

《破戒》在语言上的创新功绩，也是不容忽视的。"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文学，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间，仍然沿用着旧的文言，许多作者受着江户时期"戏作者文学"传统的束缚，他们不是象岛崎那样，立脚于生活体验，从自然当中和社会现实当中，努力去观察和写实，而是脱离生活的真实，在纸上舞文弄墨。因此，那时的许多作品，如"砚友社"作家们的作品所显示出的那

---

① 见《现代文学论大系》卷二，第三一二页。河出书房一九五五年版。

样，大都带有陈腐的游戏笔墨的臭味。这种“戏作者”的余毒，不仅是文艺的表现形式问题，而且也阻碍了作者真正近代意识的成长。在《破戒》出现之前，虽然已有人致力于“文言一致运动”，做了种种尝试。但是《破戒》的出现，才作了有益的实践。《破戒》所使用的语言，排除了矫揉造作、脱离人物和情节需要的浮夸；创造了既朴实又清新、既精确又润泽的文体，为近代文学语言开创了新的蹊径。据说当时的许多读者，由于不满足于以往文学的陈词滥调，读到《破戒》开头的“莲华寺也可供外人寄宿”这句写法时，就感到耳目为之一新，这是不无道理的。

从种种意义说来，《破戒》是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是日本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尽管它有某些缺陷，但它不愧为日本近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洋溢着民主精神与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作品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积极的主题，作品在语言艺术上的创新，使这部作品在日本近代文学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当时对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持批判态度的杰出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等人，也都对这部作品炽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部作品所取得的成就，还往往为日本文学界用作对比、检验、论证岛崎本人及以后的日本文学所走的曲折道路的一面镜子。《破戒》就是这样一部为研究和了解日本近代文学至关紧要的作品。

刘振瀛 一九八一年一月

〔**附记**：本文是据一九五八年笔者为中译本所写的、使用“沉英”这一笔名的前记改写的。〕

第一章

一

莲华寺也可供外人寄宿。濑川丑松忽然决定搬迁到这里来，他定租的房间是在楼上与厢房相连的拐角处。这寺院是信州[1]下水内郡饭山镇二十多个寺院中的一座，属于真宗教的古刹。站在楼上凭窗远眺，隔着高大的老银杏树，能望见饭山镇的一部分。这个小镇保持着古老的风貌，不愧为信州首屈一指的佛教圣地。房屋是奇特的北方式样，从木板房顶到冬季防雪用的别致的披檐，以至随处可见的高大寺院和绿树梢头，这一切古色古香的市镇景象，尽在香烟萦绕之中。透过窗户朝前望去，最显眼的要算丑松现在供职的那所小学的白色建筑物了。

丑松想起要搬家，是因为在他现在的住处发生了一起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本来，要不是伙食便宜，象这样的房间是不会有人乐意住的。墙上糊满了纸，颜色已经熏黄了；简陋的壁龛里挂着裱糊过的立轴。此外只有一个破旧的火盆，简直是一间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厢房。这个地方同目前是小学教员的丑松的处境相对照，不禁使他感到无限凄凉。

在他现在寄宿的旅馆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约摸半个

---

① 日本古代信浓国的别名，即今长野县。

月以前，有个叫大日向的财佬，为了到饭山医院治病，带着随从由下高井地方来到此地，临时在这家旅馆里歇宿，不久就住进了医院。不消说，他手里有的是钱，住着头等病房，常常攀着护士的肩膀在长廊里走来走去。那种奢华的派头自然引起人们的注目。有些人出于嫉妒，居然风言风语地说："他是秽多①"。这事很快在许多病房里传播开了，所有的病号一齐骚动起来。人们卷起袖子强迫院长："立即赶他出去，快快！否则我们全体出院！"尽管有钱，也拗不过这种社会习俗和种族偏见。一天傍晚，在暮色苍茫中，大日向被迫钻进了轿子，给抬出了医院，就那样抬回了旅馆，院长每天来这里出诊。可是旅馆里的人又不答应了。丑松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旅馆时，大家正齐声喊叫："把老板娘叫出来！"房客们肆无忌惮地破口骂道："真龌龊！真龌龊！"

"什么龌龊！"丑松心里异常气愤，他暗自同情那位大日向的不幸，慨叹这种蛮不讲理的非人待遇，哀怜秽多种族的悲惨命运。原来，丑松自己也是一个秽多。

看样子，丑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信州人。无论是谁，都会认定他是佐久、小县一带山区长大的青年。二十二岁那年春天，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长野师范学校，取得正教员②的资格。丑松一踏上社会，首先就来到了饭山，迄今整整三年了。饭山镇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位热情的年轻教师，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秽多，一个新平民。

---

① 日本江户时代，有一部分被人称作"秽多"的人，在社会上受到特别歧视，他们自成部落，又称"部落民"。明治初年(1871年)，政府曾宣布废除身分制度，改称"新平民"。但这部分人并未获得真正平等的待遇。

② 日本中小学教师由政府延聘，有正教员和见习教员之别。

“那么，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呢？”

莲华寺住持的老婆走过来跟他打招呼。她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穿着茶色的碎花外褂，纤素的手里捻着佛珠，站在丑松面前。

按照当地习惯，人们都尊称这位留头发的尼姑为“师母”。她虽说上了年纪，却多少受过些教育，口齿也还伶俐，似乎对城市生活并非一无所知。她脸上露出关心他人的样子，习惯地低声念着佛，等待对方的答话。

这时丑松也在盘算。他真想对她说明天或者今晚就搬过来，无奈手头连搬家费都没有。他只有四毛钱，四毛钱当然办不了什么事。眼下还要付旅馆的房钱。月薪要等后天才能领，不管愿意不愿意，一定得等到后天才能搬。

“这样吧，后天下午搬过来吧。”

“后天？”师母疑惑地瞧着对方的脸。

“说后天搬有什么奇怪的呢？”丑松的眼里忽地一亮。

“啊！后天不是二十八吗？倒没有什么奇怪的，我原想您也许要到下个月才搬过来呢。”

“嗯，真说对啦，其实，我也是临时想起要搬的啊。”丑松若无其事地改口说了一句，故意把话题岔开。旅馆里发生的事情使他心绪紊乱。每逢人家问到或谈论这件事，他总有些惶恐不安，他本来就有个毛病，大凡牵涉到秽多之类的事，从来都是避而不谈的。

“南无阿弥陀佛！”

师母嘴里念着佛，就不再往下细问了。

二

离开莲华寺的时候是五点钟。学校的功课一结束，丑松就直接到这里来了，所以身上仍穿着上课的服装。旧西服上沾满了粉笔灰和尘土，腋下夹着小包袱，里面包的是书籍和笔记簿，而且脚上还穿着木屐，腰里别着饭盒。他怀着屈辱的心情返回鹰匠街的旅馆，这种心情是许多劳动者在人群面前常常感觉得到的。在秋雨初晴的夕阳下，街上的房屋闪闪发光。湿漉漉的道路挤满了人。有的站在那儿望着丑松走过去；有的窃窃私语谈论着什么；有的脸上带着极其轻蔑的神色，仿佛在说："那儿走着的是什么人呀？嗯，是教员吧？"当丑松想到这些人就是自己教的那些学生的父兄时，立即感到厌恶和气忿，心里很不自在，低着头只顾朝前走。

本街的那家书店是最近才开张的。店门口贴着新书广告，是用毛笔写的大字，很惹人注目。这是《忏悔录》的广告，上角写着猪子莲太郎先生著，还注明了定价。这是他早在报纸上见过广告、一直盼望快些出版的书。丑松停住脚步，他只要一想起这位作者的姓名，心里就激动得扑扑直跳。他看到两三个青年站在店前，似乎在选购新到的杂志。丑松将手伸进褪了色的裤子口袋，暗暗摸弄着里面的银币，在书店前来回转悠了好几趟。只要花四毛钱，那书就能弄到手。然而，眼下要是买了书，明天一天就身无分文了。何况还得准备搬家。他被这些想法缠住了，走不多远又折回来。他蓦地钻进门帘，抄起书一看，原来是一本用粗糙的进口纸印刷的书，还带着淡淡的油墨气味，黄色封面上印着"忏悔录"三个字。为了使贫苦的读者也能得到它，特意采

取了朴素的装帧，这就足以说明这本书的性质了。啊，今天有多少青年，正贪婪地用功读书，追求知识啊。丑松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又正值这样的年华，他怎能不去读书，不去求知呢？知识就是食粮，他终于拿出四毛钱，买下了这本渴望已久的书。虽然是仅有的一点钱，但精神上的满足不是别的东西可以顶替的。

丑松抱着《忏悔录》。书是买下了，心里反而感到沮丧。他返回旅馆时，半路上碰到了学校的同事，一个叫土屋银之助的，原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窗；另一个还很年轻，最近刚被聘为见习教员。从那慢腾腾地走路的样子，可以知道他们是在散步。

"濑川兄，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呀？"银之助挥着手杖走过来。

正直而重友情的银之助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丑松的表情：深沉而清澈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先前那种快活的神色，目光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苦楚。

"哦！他身体一定不舒服。"银之助心里这么想。丑松告诉他，自己去找住所去了。

"找住所？你这人可真爱折腾啊，你不是才搬过家吗？"

银之助毫无顾忌地问道，随后发出会心的笑声。这时他看到丑松拿着一本书，就把手杖往胳肢窝里一夹，"给我看看！"说着就伸出了右手。

"是这个吗？"丑松微笑着把书递过去。

"哦，是《忏悔录》吗？"那位见习教员也靠在银之助的身旁看着。

"你总是爱读猪子先生的作品。"银之助望着黄色的封皮，略略翻看了一下，"对了，报纸上登过广告的，就是这本书吗？是这样朴素的书吗？你呀，已经不光爱读他的书，而且成了他的信徒啦，哈哈哈哈。你谈话时，经常提起猪子先生，现在又要听到你

的高论罗。”

“别瞎说！”丑松笑着把书接过来。

暮霭低垂，远近的人家早已灯火闪闪了。丑松说完了后天要搬到莲华寺，就和朋友们分手了。他走了一程，回过头来，只见银之助仍伫立在路旁，正目送着他呢。又走出六、七十步，再一回头，朋友仿佛依然站在那里。晚炊的烟雾弥漫在市镇的上空，他看到朋友那模糊的身影仍然呆立在暮霭中。

三

走近鹰匠街旅馆附近，钟声在夜空里回荡起来，各个寺院的夜课又要开始了。刚来到旅馆前面，忽然听到在旁边的保镖的脚步声。灯光照在昏暗的路上，一乘轿子出现了。啊，想必是那个财佬要溜走了吧。丑松带着怜悯的心情，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慢慢就认出了财佬的随从。他们虽然同住在一个旅馆里，丑松从未见过大日向的面，只见这个随从时常拎着药罐子出出进进。这个彪形大汉将衣襟扎在腰里，护卫着主人，指挥着轿夫，显得那样殷勤。看来此人在秽多中又是属于下等人，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站在那儿的丑松和他是同一出身。他怪怕人似的向丑松点了点头，就从近旁穿了过去。老板娘站在门口说了声“祝您愉快”。丑松望过去，旅馆里乱作一团，人们慷慨激昂，毫无顾忌地在大声叫骂。

“谢谢您啦，请多保重！”

老板娘又跑到轿子跟前说。轿子里的人一声未响。丑松木立着，眼看着那人被抬走了。

“活该！”

旅馆里传出了人们最后的欢呼声。

丑松面色略显苍白，他钻到旅馆的廊檐下时，人们还群集在长廊里，全都是控制不住感情的样子：有的耸着肩膀气呼呼地走动；有的跺得地板咯咯作响；还有些好起哄的人在院子里撒起盐来[①]。老板娘取出打火石，说是清净之火，随即咔嚓咔嚓地敲起来，夹在人群当中凑热闹。

哀怜，恐怖，千思万绪在丑松的心里剧烈翻腾。他想到那个财佬的命运，被人赶出医院，接着又赶出旅馆，受尽了残酷的虐待和凌辱，最后又偷偷地被抬走。眼下那轿中人一定在悲惨的血泪中哽咽！那个大日向的命运最终就是每一个秽多的命运。想到这里，他觉得这事和自己并非莫不相干。从长野师范学校时代起，到饭山镇来供职这一段时期内，他一直满不在乎，觉得自己的心眼和平常人一样，在生活中并未感到什么危险和恐怖。到这时，他想起了父亲。父亲而今是一个牧人，在乌帽子岳山下放牛，过着隐士般的寂寞生活。丑松想起了那个西乃入牧场，想起了牧场上那间牧人小屋。

“爸爸，爸爸！”

他一面呼唤，一面在自己房间里踱来踱去，猛然间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

当丑松初离双亲膝下的时候，父亲对这个独生儿子的前途十分关切，给他讲述了很多故事。就在那个时候，连本族老祖宗的事情也都讲给他听了。如同居住在东海道[②]沿岸的许多秽多种族一样，他们这一族和朝鲜人、中国人、俄罗斯人，以及从不知名的海岛上漂流、归化过来的异邦人的后裔不同，他们的血统来

---

① 撒盐有去邪除秽之意。

② 日本中部沿太平洋一带地区的泛称。

源于古代武士中的衰败者，虽然贫困，但都不是犯罪玷污过的家族。父亲还特别嘱咐他说：秽多子孙的处世秘诀就是隐瞒出身，这是生存的唯一希望，唯一办法。父亲告诫他："不管碰到什么事，不管遇见什么人，千万不可吐露真情。要知道，一旦因忿怒或悲哀而忘记了这条戒规，那就会立刻被社会抛弃。"

他一生的秘诀说来就是这么简单。"隐瞒！"——这两个字概括了戒规的一切。然而，那时的丑松只是津津有味地听着，心想："爸爸说些什么呀？"听过也就算了。他只知道求学的愉快，时刻想着飞出家门。在那充满幻想的欢乐年代，往往忘记了父亲的戒语。可是现在，丑松突然感到自己从一个少年一下子长成了大人，猛然醒悟到自己的身世，就象是从一片欢腾的邻人家里回到了索然无味的自己家里一样。事到如今，他也觉得只好隐瞒下去了。

四

丑松仰卧在铺席上，一动不动地思索了一阵子，不一会儿，也就睡着了。忽然，他又醒来，环顾室内，原来没有点着的油灯，已发出了寂静的亮光，晚饭也在屋子里摆好了，自己身上却依然穿着西服。丑松估量着已经睡了一个多钟头。窗外秋雨潇潇。他坐起来把饭盘拉到身边，一面瞧着那本刚买来的书的黄色封面，一面吃饭。一打开饭匣的盖子，闻到饭菜的香味，丑松就感叹不已。他草草吃完了饭，把饭匣扔在一边，就摊开了那本《忏悔录》，点燃吸剩的香烟头。

据说，这本书的作者猪子莲太郎的思想，反映着当今下层社会"新的痛苦"。但说法也有不同，也有那种令人讨厌的家伙，说

再也没有象他这样自吹自擂的人了。诚然，作者莲太郎的文笔确实有点怪，而且这个人一离开了自己的事就没有什么话题了。但是，只要一读他的著作，不论是谁都会感到他的文章具有这样的特色：思想明快，观察精细，充满了引人入胜的魅力。莲太郎研究了贫民、工人和新平民的生活状况，不仅孜孜不倦地努力发掘奔流在社会底层的泉水，而且把它推荐到读者面前，从各方面加以论述；对于读者也许难以理解的问题，他将不惜反复说明。反正不把读者说服，他是不肯罢休的。这就是他的笔法。莲太郎不是从哲学或经济方面去分析问题，而是把基础放在心理研究上面。他的文章在思想表达上十分显豁，宛如凌厉的山岩，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然而丑松之所以爱读莲太郎的作品，不仅是这些理由。猪子莲太郎是一位新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战士，他出身于秽多阶层这件事实使丑松深受感动。说起来，丑松是暗地里把他作为自己的老前辈来敬仰的。正是由于受到这位前辈的感化，他才强烈地意识到，既然同样是人，那就没有光是自己这一族人受鄙视的道理。正因为如此，凡是莲太郎的著作，他定要买来阅读。杂志上一出现莲太郎的名字，他总要看上一遍。丑松越读越觉得被这位前辈拉住了手，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作为一个秽多的悲怯者，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头抬起来了。

这次出版的新著作，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秽多"。书中极其生动地描绘了本族人的愚昧和衰败；叙述了许多正直的男女只是因为秽多出身而被社会抛弃的情景。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热心男子的呜咽之声。它是作者本人的一部苦闷的历史，有对往昔悲欢离合的回忆，有因追求精神自由未能如愿而产生的悲叹，有对不合理的社会的怨愤和疑惧，也有走上曙光

在望的新生活的欢快之情。

新的生活，这是莲太郎从身分差别的苦痛中开创的新路。他本是信州高远人，出生于一个老秽多的宗族家庭。这件事还是在他来到长野师范学校担任心理学讲师的时候——那时丑松尚未入学——从两三个打南信州来的学生的嘴里泄露出来的。讲师中竟然有贱民的子弟。这消息在全校传开了，大家都因惊讶和怀疑而十分不安。有的人根据莲太郎的为人，有的人根据他的容貌，还有人根据他的学识，认为他不可能是秽多出身，一口咬定那是谣言。一部分教师出于嫉妒，喊着"驱逐，驱逐"。啊，假若没有人种的偏见，也就不会有犹太人在基希涅夫[1]惨遭杀害的事件，西洋人也不会嚷嚷什么"黄祸"了。然而在这个无理者横行霸道、有理者忍气吞声的世界上，有谁肯为秽多的子弟辩护呢？当莲太郎吐露了自己的身世，向众多的校友告别时，竟没有一个人为这位讲师流下同情的眼泪。莲太郎走出了师范学校的大门，舍弃了"为学问而学问"的道路。

《忏悔录》对当时的情景有着详细的记载。丑松大概因为有切身的感受，有好几次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他把书合起来，闭上眼睛，心里觉得很难受。人的同情心是很微妙的，有时反而会使你不愿去触及事情的底蕴。莲太郎的著作与其说是让你读来津津有味，不如说是发人深思。丑松终于只好离开书本论述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集中思索自己的一生。

丑松之所以能够安安稳稳地生活到今天，主要在于少年时代以来的生活境遇。他本来出生在小诸的向街（秽多街），祖先是散居在北佐久高原的新平民，这些新平民每四十来户组成一

① 基希涅夫（或译基什尼奥夫），苏联摩尔达维亚的首都。

族，说来他家还是一族的"头儿"。明治维新以前，他家祖祖辈辈一直做狱卒和巡捕。父亲做过裁判官，作为报酬，官府允许他免交租税，还另外发给一些俸米。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男子汉，虽然贫穷和衰落，搬来小县城居住，当时并没有忘记让八岁的丑松上小学。丑松在根津村小学读书时，跟一般孩子一样，谁也没有把他这个可怜的新学生看成是秽多的儿子。后来，父亲定居在姬子泽的山谷里，叔叔和叔母也一起迁了过去。在这块陌生的地方没有熟人，自己更没有宣扬的必要，因此，少年时代的丑松到后来也就习惯了，以至把早先的事忘掉了。为了接受官费教育而去长野，他只是把它看作祖先的一段往事罢了。

对这段往事的回忆，而今又在丑松心里复苏了。七、八岁以前，别的孩子时常作弄他，用石头打他，那种恐怖的情景重新浮现在眼前。朦胧之中，他又想起了住在小诸向街时的情形，想起了迁居前去世的母亲……。"我是一个秽多！"——啊，这句话是怎样搅乱了他年轻的心灵啊！丑松读完《忏悔录》，反而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苦痛压在心头。

第二章

一

每月二十八日是发薪的日子。这一天，学校里的人都显得特别兴奋。下课的大铃铛一响，男女教员连忙收拾好书本教具，纷纷走出各自任课的教室。校园里顿时闹翻了天，一群群淘气的孩子东奔西跑，有的挥舞着饭盒和草鞋，有的挎着帆布书包，还有的背着布包袱，吵吵嚷嚷回家去了。丑松上完高小四年级一个班的课，穿过左右奔跑的学生，急急忙忙向教员室走去。

校长呆在会客室里。他是随着郡督学的人事更动一起调到饭山来的，比丑松和银之助等人进校晚，但从做教育工作这方面来讲，他二人又都是校长的晚辈。那天，郡督学同两三个镇会议员到学校来视察，校长陪同他们略略看了看各个教室的教学情况。郡督学提请校长注意的几件事是：监督教职员工，整理每天的教案，修理黑板桌椅等教具，给学生讲解流行性沙眼的防治方法等，大都是有关儿童教育方面的方式方法问题。回到会客室，大家随便聊了起来，室内烟雾腾腾，好象刚刚揭锅的蒸笼一般。校工出出进进，看样子是在伺候茶水。

照这位校长的说法，教育就是一种法规，郡督学的命令就是上司的命令。本来，他的主张就是按军队的风纪训练儿童，日常的举动和生活都要根据这个准则。象钟一般准确，这既是他的

座右铭，也是对学生的训词，并且用这种精神指导全体教职工。那些不明世故的青年教师口头上常说的话，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用的人生的装潢罢了。他的这个主张经过贯彻，获得了成功，至少校长本人认为是成功的，他得到了刻有表彰功绩字样的荣誉金牌。

这件一生的纪念品正好放在这间会客室的桌子上。人们的视线一齐集中在金光灿烂的奖品上。一个镇会议员在评价金子的质量，另一个在估摸金牌的重量和直径，还有的计算它能值多少钱，大家一边在心里估量，一边赞叹不已。十八开金，直径九分，重量十八克，价值约三十日元，这就是人们最后一致的结论。在附带授与的奖状上写着"教育有方"、"致力于全县教育工作卓有贡献"、"根据基金法令第八条规定，特授予金牌，以资奖励"等表彰文字。

"这一次的奖励，不光是校长先生的荣誉，也是我信州教育界的荣誉。"

白胡子的镇会议员一本正经地说。带着金丝眼镜的议员也随声附和：

"因此，同仁们打算相聚一堂，聊备菲酌表示庆贺。怎么样？今晚请屈就三浦酒店。也请郡督学先生务必一道光临。"

"各位的美意，我实在担当不起。"校长离开座位说道，"这次受奖，作为一个教育者，确是无上光荣，我感到无比高兴。然而细想起来，敝人并未做出什么成绩，受此金牌，反而觉得惭愧至极。"

"校长先生如此谦虚，使得奉命前来道贺的我辈实为不安。"右边一个骨瘦如柴的议员搓着手说。

"粗酒淡饭，请不必客气。"白胡子议员也从旁敦请。

校长的眼里闪烁着得意和喜悦的光芒。看样子，他很难抑制住内心的兴奋，时而挺挺胸脯，时而耸耸肩膀，片刻，向郡督学问道：

“怎么样，你今晚方便吗？”

郡督学嘴角浮现着高傲的微笑，说道：

“诸位先生既然如此相邀，不领此盛情反而有失礼仪。”

“说的是，那么回头再去拜望道谢吧。请代向同仁们转达我的问候。”校长恭恭敬敬地说。

不熟悉地方事务的人们，确实不理解校长现在所处的地位。来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最要紧的不是别的，就是要有校长那种庸俗的处世哲学。如果你老是抱着学生时代各种高尚的理想不放，一味厌弃低级趣味的话，这种地方学校的校长，你就一天也干不下去。有权势的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你得同别人一样去应酬几句。赴宴时要与神主、和尚坐在一起，学会喝几盅本地酒，也能讲几句地道的土话。这时，你自然同学问疏远起来，跟未受过教育的人混得很熟。大凡那些聪明的教育者，总是和镇会议员之类的人勾结起来，以期巩固自己的地位。

人们拿起帽子回去了，校长跟在大家屁股后面送行。在大门口分手时，又相互交谈了两句：

“那么，就请郡督学先生一道直接从学校到酒店去吧。”

“实在感谢。”

二

“校工！”

校长的喊声在长廊里回荡。

学生已经回家了。教室的窗户全都关着，操场上也看不到打网球的人了，周围顿时沉静下来。但偶尔还能听到教员室里笑语喧哗，楼上时断时续传来弹奏风琴的凄凉音调。

"来啦，您有什么事？"校工趿拉着拖鞋跑过来。

"麻烦你再到镇公所催一催，领到钱后马上拿回来，大家都急等着啦。"

校长吩咐完毕，打开会客室的门，走了进去。向里一瞧，郡督学独自一人吸着香烟在专心看报呢。校长说了声"对不起"，把椅子挪到他身旁坐下。

"你看看今天的《信浓日报》，"郡督学亲密地说，"从你荣获金牌，谈到教育家的楷模，写得多详细呀。表彰的文章全文刊登，连你的履历也发表了。"

"是啊，这次受奖引起很大轰动。"校长喜不自胜，"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听到谈论这件事，连素不相识的人知道后也向我祝贺哩。"

"太好啦。"

"说起来，这全靠您的悉心扶助。"

"请不要这么说，"郡督学打断对方的话，"彼此彼此嘛，哈哈哈哈！咱们这伙人中有人得奖总是光荣的事，你高兴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胜野君也为我大大高兴哩。"

"你说我的侄儿吗？那当然啦，他也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读着信，就仿佛看到了他那高兴的模样。说实在的，他一心向着你呢？"

郡督学提到的他的那个侄子，就是经过鉴定考核及格，新近调到学校来的正教员，名叫胜野文平。校长到校时间不长，他想

抬举文平作为自己的亲信。本来，如果论资排辈，丑松居于首位，他在学生中的威望，甚至比校长还高。还有银之助，虽说年轻，但也是师范学校毕业。不管校长怎么偏袒文平，也难以动摇这两个人的地位。这样，文平只好排在第三位了。

"可是相形之下，濑川却显得非常冷淡。"校长压低声音说。

"濑川？"郡督学皱起了眉头。

"您听我说，您可能认为，又不是不相干的人得奖，濑川肯定也会为我高兴的吧。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虽然没有直接听到，——当然他也不会当着我的面说——但他确实说过这种话，说一个教育工作者，把得到金牌之类的东西看作如获至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不也是一种奖励制度么，濑川却认为毫无价值。可是，金牌是一种标志，它本身算不了什么，其价值全在表彰的意义上，哈哈哈哈，您说对吗？"

"濑川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郡督学叹息着说。

"从时代来说，我们这种人也可能落后一步，然而新事物也不一定都好。"校长用嘲讽的口气说，"反正有濑川和土屋，我今后的工作就很难开展。办教育没有志同道合的人齐心协力，到头来是搞不好的。要是胜野君能当上首席教员，那我就大大放心啦！"

"你既然是那样的不满意，那就该对此采取什么措施才对呀！"郡督学意味深长地望着对方的脸。

"你说有什么措施？"校长热心地问。

"譬如把他调到别的学校去啦……至于继任者，可以把你中意的人安插进来嘛。"

"问题是濑川在学生当中很有威信，虽说同样是调动工作，要是不找个什么借口，或者是干得不怎么漂亮的话……"

“说的对，不能叫一个没有过失的人随便滚蛋。哈哈哈哈，可也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在打他的主意。”郡督学说到这里，换了口气，“不是我自己夸奖我那侄儿，我想对于你肯定会有用处的，比起濑川来，虽不说略胜一筹，也可以说不相上下。濑川究竟有什么高明之处呢？学生为什么对这样的教员推崇备至呢？我实在难以理解。别人认为光荣的事，他却采取冷笑的态度，那么在濑川这等人看来，什么样的事才是可贵的呢？”

“首先可能会举出象猪子莲太郎那种人的思想吧！”

“哦，就是那个秽多吗？”郡督学板起脸说。

“唉！”校长也深深叹息起来，“一想到猪子这号人写的书在年轻人中间流传开来，我就感到害怕。太不健康了！现在的新出版物把青年都引入了歧途。因此，千奇百怪和放任无羁的人层出不穷。唉，唉！今天青年人的思想，实在叫我们捉摸不透。”

三

突然有人来敲会客室的门，两人立即闭上了嘴。接着又是一阵敲门声，校长说了声“请进”，离开了椅子。郡督学回头望着去开门的校长的身影，心想是谁呢？莫非是镇会议员派人来了。他一看来人的模样，想不到竟是一个教员，跟着出现的是丑松。校长和郡督学不由得面面相觑。

“校长先生，你们正在谈论公事吧？”丑松问。

校长微微一笑：“不，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刚才我们正在谈论你们呢。”

“这位风间先生非要见见郡督学先生不可，有些事要直接请示。”丑松说着，介绍了一道进来的同事。

风间敬之进是被时代淘汰的老迈的小学教员中的一个。论年纪，同丑松、银之助等年轻人比起来，他简直可以做他们的老子。他穿着带有花纹的黑色外褂，里面的衣服较脏，下身围着小仓粗布裙子，畏畏缩缩来到郡督学面前。一天天走下坡路的人，本来就有些胆怯，看到郡督学显出冷酷的神色，不知怎的，想好的词儿一下子都忘了。

“说找我有事，是什么事呀？”郡督学催问，脸上露出威严的神态。敬之进一直踌躇不定，郡督学终于焦急起来，他一会儿掏出表来看看，一会儿用皮鞋敲得地板咯咯响。

“究竟什么事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郡督学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敬之进越发吞吞吐吐了：“我有点事想跟您谈谈。”

“嗯。”

屋子里又沉静下来，好大一阵没有一点声响。敬之进耷拉着脑袋，身子有点哆嗦。看到这种情景，丑松不由得哀怜起他来。郡督学早已不耐烦了。

“我现在正忙着呢，有什么话就请快点说吧。”

“风间先生，您不必那样拘束，您不是想谈谈关于退职以后的事情吗？”

丑松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说着就转向郡督学：“我代他说吧。象风间先生这样的人，退职以后能不能领到退休金呢？”

“这还用问，”郡督学冷冷地说，“你可以看看小学管理规章嘛！”

“规章是规章，可是……”

“难道能不按规章办事吗？因身体衰老不能胜任工作而退职。我们没有擅自停止人家工作的权利。不过，领退休金只有

满十五年工龄的人才行。风间先生只有十四年零六个月。”

“虽说是这样，可他只相差半年，是否可以照顾一下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呢。”

“要是这样，那还有个完吗？风间先生张口闭口总是谈什么家庭困难不家庭困难的，可谁没有家庭困难呢。就别去想什么退休金啦，还是早些回家，安心养老去吧！”

碰了这么大的钉子，看来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丑松用同情的目光凝视着敬之进的半个脸：

“怎么样？风间先生，您自己再求求看。”

“不，听了刚才的话，我也不想再说什么啦，按您说的办吧，我也不去想它啦，算啦！”

这时，校工拎着沉甸甸的包袱，从镇公所回来了。郡督学趁势拿起了帽子，校长把他送了出去。

四

男男女女的教员聚集在宽敞的教员办公室里。这天是星期六，对于靠月薪度日的人来说，这一天要比翌日的星期天快活得多。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由于每天长时间的工作和管理众多的学生，弄得精疲力尽，对教育事业也不感到兴趣了，其中有的并不喜欢儿童。只有那些通过三门考试及格，刚学会抽烟的青年见习教员，想到来日方长，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而那些已经老朽、胡子拉碴的人，只能谈谈往事，羡慕他人，让人看了觉得怪可怜的。他们中间甚至有人盘算着要把这一月的血汗拿去换酒喝，现在都等得有点急不可耐了。

丑松和敬之进正想向教员室走去，在走廊上碰到了校工。

“风间先生，刚才小竹馆的掌柜来找您，一直等着呢。”

敬之进甚感意外，他苦笑地重复着：

“什么？小竹馆的掌柜？”

小竹馆是饭山镇边的一家饮食店。这里是供农民喝村酒的地方，也是老迈的敬之进忘掉人生烦恼的世外桃源。这个，丑松老早就知道。从敬之进尴尬的表情上，丑松知道是那家饮食店听说今日发薪，特地赶来向他催讨酒债的。“咄，不找到学校里来讨不行吗。”敬之进自言自语，“好，让他等一等。”他向校工招呼了一声，两人就急急忙忙向教员室走去。

十月下旬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使得飘着几缕香烟烟雾的屋子显得亮堂堂的。那边广告栏下聚了一堆，这里时间表旁围着一群，大家都口沫四溅，争吵不停。丑松站在门口张望，看见那督学的侄子胜野文平，背靠着灰色的墙壁，同银之助两人在并着肩谈话。文平穿着崭新的西装，打着漂亮的领结，一切都显得那样入时，那样灵巧动人。他有着整齐而熨帖的乌亮头发，面孔显得很年轻。他那敏锐的目光，象是能洞察一切似的不停地忽闪着。银之助留着半寸长的短头发，胖胖的脸孔红通通的，穿戴挺随便，挽着袖口，有说有笑。他们俩的言行比较起来，显得大不相同。那些好奇的女教员的目光都一齐集中在文平身上。

丑松看到文平潇洒的风采，并不使他感到怎么羡慕。他只是心里担心：那位新来的教员是不是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从他对小诸的地理十分谙熟这一点加以推测，他很可能在某时某地听到过濑川家乡的故事。世界看来很辽阔，但又很狭小，这真叫人感到可悲。只要有一天什么人提起那个“头儿”如何如何，——当然，如今未必有人再提这事，可是万一有这样的事

呢？——这个教员肯定不会当耳边风的。丑松疑神疑鬼，心想，还是多加小心为妙。从他不安的眼神里，可以想见他的内心藏着种种忧虑。

过一会，校长把从镇公所领来的款子数了一遍，只等着发放了。丑松协助校长把十月份的薪水放在每人的办公桌上。

“土屋兄，送你一份礼物。”银之助面前放着几包五角一封的铜板，另外还有一包银币和钞票。

“哎呀呀，给我这么多铜板呀！”银之助笑着，“这么多我可怎么拿呢？哈哈，对啦，濑川兄，你今天搬得成家吗？”

丑松笑了，没有回答。旁边的文平接着话碴儿问：“往哪里搬呀？”

“濑川兄从今晚上起就要吃素罗！”

“哈哈哈哈！”

丑松一笑置之，他只顾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尽管每月都来上这么一次，但领取薪水时人们的表情总是不同寻常。对于男女教员来说，再没有比亲眼望着自己的劳动所得更感到愉快的了。有的把纸封的银币袋子摇晃得咯咯作响；有的用包袱裹好，沉甸甸地提在手里；还有的女教员用绯红的裙带包起来揉摸着，暗自微笑。校长象有什么事情，突然离开座位站了起来。大家都竖起耳朵听他要说些什么。校长清了清嗓门，用呆板而生硬的语调，宣布了敬之进退职的事。然后他又顺便通知说，打算在十一月三日天长节① 庆祝仪式完毕后，为这位劳苦功高的教育工作者开个茶话会。大家一致赞成。敬之进霍然站起来鞠了一躬，随后便无精打采地坐在原来的位子上。

---

① 天皇诞生纪念日。

过了一会，大家收拾好了，就要回家。男女教员围住敬之助，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没想到，丑松这时已经拎着包袱走了出来。等银之助到处寻找这个朋友，从教员办公室到走廊，从走廊到会客室，到校工室，到楼梯口，找来找去时，早已不见丑松的影子了。

五

丑松大步流星回到了旅馆。不知怎的，领了薪水以后，他感到浑身都是劲儿。昨天，他没有洗澡，也没有买香烟，只是想着早点搬到莲华寺去，这一天过得十分清苦。本来嘛，口袋里没有一文钱，谁还能乐得起来呢？可现在他已经算清了房钱，一切准备停当，只等车子一到就可以走了。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心里感到说不出的畅快。

他想，这次搬家，尽量不要太惹人注意才好。叫人放心不下的是旅馆那个老板娘，这次突然搬走，她会怎么想呢？如果她联想到自己是因为和那位被驱逐的财佬之间有什么关系，心情不快才迁走的，那该怎么办？象她那样死心眼的女人要是寻根究底问起搬家的缘由来，又该怎样回答呢？本来这次就没有非搬不可的道理，因此心里惴惴不安。要是回答不当，反而会惹起麻烦。“搬家总有搬家的原因，”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他左思右想，心中又疑惑又恐惧。可一想老板娘成天同众多的客人打交道的情景，又觉得不必那样担心。正在盘算之际，预约的车子来了。行李只有书箱、书桌、柳条包，此外还有一个铺盖卷，全部家当只要一辆车子就足够了。丑松提着油灯，在老板娘的送别声里出了门。

他跟在车子后面磨磨蹭蹭走了四五百步光景，回头望望一直住到现在的旅馆，不禁放心地长吐了一口气。路不好，车子走得很慢。丑松默默地走着，回忆起一生的变迁，伤悼着自己的命运，胸中翻腾起感情的波涛，那滋味说不出是寂聊、悲凉、可笑，还是别的什么。回忆的思绪向他逼来，使他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时令已接近十一月，景物萧条，秋天潮湿的空气象淡淡的雾霭笼罩着街道。路旁发黄的柳树叶子不住地掉在地上。

路上遇到一群手摇小旗的少年。不知是谁家的孩子，他们学着乐队的样子，大声唱着歌，又敲鼓，又吹笛子，兴高采烈地踏着拍子走过来了。啊，原来是初小的学生。再一看，队伍后面跟着一个显得很兴奋的醉汉，他跟少年们一块起劲地唱着歌，全然不顾行人的目光，向这边走来。从那蹒跚的样子，很快就知道他是退职的敬之进。

“濑川老弟，请瞧瞧，这就是我的乐队。”敬之进指着孩子们说，嘴里吐出了一股烂柿子的气味，看样子他是在什么地方喝了酒来的。他所指的那群少年哄地大笑起来。他们是在笑话那位可怜的自己的老师。

“预备——”敬之进半开玩笑地用一个指挥者的口气说，“同学们，听我说，今天我还是你们的老师，到了明天我就不再是你们的老师啦，好吧，我就做你们的乐队指挥吧。行吗？明白吗？啊哈哈哈！”他笑声未住，热泪却顺着脸颊直往下流。

天真无邪的乐队齐声欢呼起来，踏着拍子走了过去。敬之进若有所思地呆望着孩子们，好半天，才象醒悟过来一样开始向前走去。

“来，我送你一段路吧。”敬之进颤抖着身子，“濑川老弟，天还没黑，路也看得清楚，你干吗拎着油灯走道呢？”

“你问我吗？”丑松笑了笑，“我现在正搬家呢。”

“啊，搬家？这么说，你要搬到哪儿去？”

“莲华寺。”

敬之进听说莲华寺，突然不言语了。两个人好大一会各自想着心思向前走去。

“哎，”敬之进开腔了，“濑川老弟，我实在羡慕你们啊，你说不是吗？你们都还年轻，所谓前途无量指的就是你们，我真希望能再回到跟你们一样的青年时代去！唉，人到了我这种老朽之年，就不中用啦！”

六

车子很慢，丑松和敬之进两人肩并肩跟在后面边聊边走。到了一条大街的时候，车夫忽然停下来，呼吸清凉的空气，擦掉额头上的汗水。这阵子，灰蒙蒙的水蒸汽笼罩着市镇上空，只有西边的天上远远射下一道金色的光亮。今天仿佛黑的比平日都早，路面霎时昏暗起来，虽然还未到掌灯时分，已经有一户人家点上了灯，门面上“三浦酒店”几个字看得十分清楚。

二楼上腾起一阵阵欢笑声，使得外面的两个人更增添了不快和寂寞。此时人们喝得正痛快，室内灯光辉煌，看来是个歌舞之地。三弦琴合奏着悠扬的乐曲，琴声震动着格子门，听起来很是迷人。时而掺杂着急促的鼓声，时而听到尖叫声夹杂在歌声里，那也许是乐队姑娘的声音，想是应召而来陪席的吧。一个艺妓装束的女子，高高地蹇着衣裳的下摆，带着一个跟班，从他俩面前匆匆地走了过去。

客人们的笑声听起来十分真切，其中也有校长和郡督学的

声音。人们大吃大喝，似乎忘记了时光的流逝。

"濑川老弟，这儿可真热闹呀。"敬之进低声说，"好大的场面，今晚到底干什么来着？"

"风间先生还不知道吗？"丑松一边侧耳静听，一边说。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呀。"

"您听听，在为校长先生开庆祝会哩。"

"噢——噢——原来如此啊！"

一支歌曲演唱完了，赢来热烈的掌声，仿佛又开始交换酒杯了。[①] 年轻姑娘喊叫着："姐姐，拿酒杯！"丑松和敬之进再也不愿听下去，就从三浦酒店旁边穿了过去。

车子不知不觉走到了前头。他们渐渐离开了歌舞之地，鼓声也听不见了。敬之进象个绝望的人，他叹息着，沉吟着，时时莫名其妙地放声大笑。"人生如梦……"，敬之进自己任意谱上了曲调，低声长吟起来，丑松默默听着，心中不禁泛起了悲伤和痛苦的情绪。

"吟不成调啦！特意喝了点酒也一下子给消了。"

敬之进叹息着，一边走一边吼叫。丑松很同情他，过了一会儿问道：

"风间先生，您要到哪儿去？"

"我吗？我送你到莲华寺门口。"

"送到门口？"

"我为何要送你到寺院门口，这你大概不知道吧？我现在也不想向你讲明原因。咱俩虽说很早就相识，可这几天才如此亲近起来，好吧，过些时候我要同你好好叙一叙。"

---

① 日本风俗，席上互换酒杯饮酒，表示亲热。

不一会，到了莲华寺的大门口，敬之进突然告辞而去。师母高高兴兴地来到厢房外面迎接。车子早已离去，行李由寺里的佣人庄太帮忙搬进了楼上的房间。厨房的烤鱼香味也飘到厢房里来了，院里香烟缭绕，这些都给没有住过寺庙的丑松一种新奇的感觉。一个小和尚向大殿走去，大概是给佛像送供品。楼上的房间和窗户都重新裱糊了一遍，比上次来看房时显得舒适多了。一种名叫"药汤"、实际是里面放有干萝卜叶子的洗澡水，都已经准备好了。当丑松面对新的饭盘、闻到了香喷喷的黄酱汤味时，他首先感到，在这座寂静的寺院的老墙内，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家庭般的温暖。

第 三 章

一

银之助当然不可能知道丑松的身世。虽说他们俩在长野师范读书的时候，就是情投意和的好朋友。丑松一谈起佐久、小县一带的灰暗景物时，银之助就开始讲他出生的故乡——諏访湖的故事。丑松谈起自己喜欢的历史，银之助就说他对植物采集很感兴趣。他俩在宿舍的窗前相互交谈时，两人的心已连结在一起了。昔日同窗攻读的情景，如今记忆犹新。银之助每想起丑松就想到过去，大有不忍时光流逝之感。当年在同一个宿舍的食堂里，和自己一起闻着那香喷喷的米麦混合饭时的丑松，同现在的丑松比较起来，完全判若两人了。丑松现在是那样忧郁，只要看看他那眼神和走路的样子，听听他谈话的声音，就足以证明他失去了先前快活的性格。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这般沉闷寡言呢？银之助无从知晓。“想必事出有因吧。”银之助思索着，他打算好好劝解一下这位朋友。

丑松迁到莲华寺的第二天，恰巧是星期日。下午，银之助来访，半路上碰见了文平。于是两人一起沿着长满青苔的石级往上走，走完一段花落未尽、秋草丛生的小径来到了大殿。这里左面是钟楼，右面是厢房，此外还有一座六角形的经堂建筑，拱形的瓦顶，大陆式样的柱子、白墙，这一切看来似乎表明了昔日的

壮丽和目前的衰颓。黄澄澄的银杏树下，庙里的佣人庄太正猫着腰，聚精会神地打扫落叶。当他一听到"濑川先生在吗?"的问话时，便迎上去恭恭敬敬地施礼，然后扔下笤帚，光着脚往厢房那边找人去了。

突然传来丑松的声音，抬头一看，楼上靠银杏树一边的格子门已经拉开，丑松正伸着脑袋招呼他们上楼。

"喂，请上来吧。"他又叫了一声。

二

银之助和文平两人，在丑松的带领下登上了黑洞洞的楼梯。秋天的太阳透过银杏树的叶子射进屋里，将褪色的糊墙纸、挂轴和壁龛里的书籍杂志等东西都给照得黄灿灿的。清冷的空气从窗户流进来，使得古老的僧舍凉爽宜人。看来，丑松注意到了那本看后反放在桌面上的《忏悔录》，他连忙把书往角上一推，把它藏了起来，再拿出白绒毯来代替坐垫，请客人就座。

"你就爱搬来搬去。"银之助边打量房内的一切，边说，"一旦染上了濑川兄这种爱搬家的毛病，无论搬上多少次都不会嫌麻烦的。依我看，这房子倒不如先前的好。"

"为什么要搬家呢?"文平试问了一声。

"那地方太吵闹了。"丑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不好争辩，脸上现出了为难的神色。

"寺里清静倒是清静。"银之助没有在意，"听说有这么件事，那家旅馆里有个秽多被赶出去了。"

"对对，是有这么回事。"文平帮腔说。

"所以我想，"银之助接着说，"你是不是因为那点小事而对

那家旅馆也讨厌起来了呢？"

"为什么？"丑松反问。

"问题就在于你和我不同啊。"银之助笑了，"最近我读到一本杂志，其中谈到一个精神病患者。是这样：有人在他住处旁丢下一只猫，就为了这只猫，他也不和妻子商量一下，当天就突然迁到别处去了。头脑有这种病态的人，看到一只被遗弃的猫就产生搬家的念头，这种事并不鲜见，杂志上不就是这么写的吗。哈哈哈哈！我可不是说濑川兄是精神病患者。不过，看你那副样子，总是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吧。你自己没有觉察吗？因此，我一听说那个秽多被赶跑了，就立即想起了那只猫的故事。我想你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才搬到这里来的。"

"简直是胡说八道！"丑松仰面大笑起来，虽然在笑，但听起来显得很不自然。

"不，这不是开玩笑。"银之助凝视着丑松的面孔，"你的脸色确实不好，请大夫瞧瞧怎么样。"

"你放心，我不是那种病人。"丑松微笑地回答。

"不过，"银之助认真起来，"很多病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病。你的身体肯定有问题，就拿你夜里睡不好觉这一点来说，你生理上有了异常。这就是我的看法。"

"是吗？是这样吗？"

"可不是，幻觉，幻觉，精神病患者眼中的那只猫也好，你眼中的那个新平民也好，都会使衰弱的神经产生幻觉。扔掉一只猫算得了什么，微不足道；赶跑一个秽多算得了什么，不是理所当然么。"

"土屋兄，真拿你没办法。"丑松打断对方的话，"你总是这样过早地下判断，自己有了成见就再也听不进别人的话啦。"

"是有这么点味道。"文平打着圆场。

"可是,你这次搬家确实是太突然啦。"银之助换了口气,"不过,住在寺院里对学习很有好处。"

"我老早就对寺院生活感兴趣。"丑松说。

这时,女仆袈裟治(北信州有很多女人叫这个名字)拿着水壶走了进来。

三

象信州人那样爱喝茶的也许不会太多。住在寒冷山区的人,生来的嗜好就是爱喝点什么。很多人家一天里要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喝上四五次。丑松也毫不例外。他拿出茶具,随便放了些茶叶,沏成浓浓的两杯热茶,送到两位客人面前,自己也将嘴唇贴在茶碗边上,尝着很香的茶叶味。他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好象苏醒过来一样。过一会,丑松放下茶碗,开始谈起他新的寺院生活来:

"听我说,昨天傍晚,我去这座寺院的澡堂洗了洗澡,工作一天累得够呛,洗个澡感到十分舒服。打开明亮的格子门一看,紫菀花开得正旺。当时我想,一边洗澡,一边听蟋蟀鸣叫,确是寺院的特有风味。和先前的旅馆全然不同,我感到就象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

"也许是那样吧。因为再没有比住一般旅馆更无聊的了。"银之助重新点上了一支香烟。

"还有,老兄,这地方真是无奇不有。"丑松接着往下说,"首先,老鼠之多,令人吃惊。"

"老鼠?"文平凑过来问。

"昨夜竟然跑到我的枕头旁边来了。这东西不常见，看了怪恶心的。我觉得很奇怪，今早把这事告诉了师母，她回答的可有意思啦，干吗养猫捉老鼠呢，让老鼠活着不更显得慈悲吗？只要给点食，它又不是那么胡闹的小东西。她还说寺院里的老鼠温驯，叫我好好观赏。后来我一注意，果然象她说的，这里的老鼠一点也不怕人，大白天也跑出来嬉戏。哈哈哈哈，寺院里的情景真有点特别啊。"

"这倒挺新奇。"银之助笑了，"这个叫师母的人看来挺古怪吧！"

"不，她倒不怎么怪，就是比普通人多一点宗教习气。可你要是说她有宗教习气，她却说什么俺和住持也是花烛彩舆结的婚。所以她既不象尼姑，也不象梵妻，更不是普通人家的眷属，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在真宗教派寺院里度日的女人。"

"此外还有些什么人呢？"银之助问道。

"一个小和尚，一个女仆，还有一个打杂工庄太，你们进来时不是看到一个扫院子的人吗？那就是他。可大家都不叫他庄太，都叫他'庄傻子'。听说他干的工作就是每天敲五次钟：拂晓、早上八点、十二点、日暮和夜里十点。"

"还有，那个住持干些什么呢？"银之助又问。

"住持眼下不在家。"

丑松把他的所见所闻掺杂着谈了一遍。最后还提到敬之进的女儿志保姑娘，她已经舍给了莲华寺。

"呃，就是风间先生的女儿吗？"文平一边弹着烟灰，一边说，"前些日子曾经参加过校友会，对啦，就是她吧？"

"对对。"丑松也象想起来了似地说，"我记得她是在我们来到这学校的前一年毕业的。土屋兄，你说对吗？"

四

那天是莲华寺已故住持的忌辰，厨房里在忙着做供品。本来每月斋期都照例要念经拜佛的，这一天恰好又逢到他三十三忌辰，所以特意做了栗子饭供在佛前，还招待在这里借宿的客人。寺里年轻和尚的妻子也都跑来帮忙。等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师母才把厨房的事务托付给了别人，自己来到丑松的屋子里。在爱闲聊的师母眼里，丑松、银之助和文平就象三个小孩子，她虽说是老一辈的人，但还能理解书生们的谈吐，知道的事情也很多，也常谈起宗教上的事。她给大家讲十二月二十七日忌辰这天的祭祀情形，说每当冬季里的这一天到来时，男女信徒都聚集在佛前，通宵达旦地举行纪念活动，有传法、诵经、朗读传抄文等等内容。到了午夜十二点，男女一同吃夜宵……。师母详详细细讲了整个通宵的各种仪式。

"南无阿弥陀佛。"

师母自言自语反复念着。过了一会，她又问起敬之进退职的事来。

听师母讲，现在的住持对敬之进尽到的心意可不同一般。住持常常劝他戒酒，他感到很后悔，就立下了戒酒的誓言，可是过不久就又喝起来。他也明明知道越喝越穷，可怎么也改不掉这个老毛病。因此，他感到没脸见人，压根儿不到寺里来了。据说，志保姑娘为了这个不幸的父亲，不知流过多少眼泪！

"是这样吗？他后来真的退休啦？"师母叹息着问。

"怪不得，"丑松回想起来，"昨天我向这儿搬家的时候，风闻

先生一直跟我到门口。我问他为啥要跟到门口，他说暂时不想说明原因，接着转身就告辞了。看样子是喝醉了。"

"哦，到我们寺院的门口了吗？喝醉酒也没忘记自己的闺女，没法子，这也是父女常情嘛。"师母说罢又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种闲谈使银之助没能把想说的话全部倒出来。他是特意来找丑松谈心的，要是话没说完就回家去，未免太遗憾了。正巧栗子饭已经做好，说要留他作客，他想夜里再谈也许更好，他心里老在为这位朋友担心呢。

这天的晚饭破例地摆在厢房的客厅里。晚间的功课看来已经结束，小和尚身穿白大褂在应酬。五分粗芯的灯光照着香烟缭绕的夜气，使得天花板很高的大厅，显得别有风趣。老墙上挂着黄色的法衣，想必就是住持穿的吧。屋内奇异的景象引起了三个人的注意。尤其是银之助一个劲儿说笑，他爽朗的笑声传到了厨房里，使师母也不得不走过来听听这些年轻人在聊些什么。最后，连志保姑娘也来了，她依偎在师母旁边倾听。

文平一下子变得快活了。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只要有女人在场，他就热心起来。三个人现在来到楼下客厅里说话，跟在楼上时全然不同，他连说话的声调都变了。文平天性讨人喜爱，又有着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要是他趁兴天南地北地聊起来，确实使人感到他是个怪有意思的人。文平不时入神地看着志保姑娘，志保姑娘时而揉搓着衣襟，时而用手撩起耷拉下来的头发，侧着耳朵听大家说话。

银之助对这些没有介意。过了一会儿，他象想起什么似地盯着志保的脸问："你是在我们来校之前毕业的吗？"

师母也回头瞧着志保姑娘。

"嗯。"志保回答时，面颊上骤然现出了红晕，略带几分羞涩

的表情，使她的容颜更增添了少女的风采。

“学校里还有你们毕业时的照片呢。”银之助笑着说，“看上去个个都是干净利索的大姑娘啦。可是我们才来的时候，怎么还有人拖着鼻涕呢。”

欢乐的笑声充满了客厅。志保姑娘的脸蛋更红了。这时候，只有丑松独自一人躺在灯影里，深深地思考着什么。

五

“哎，师母，”银之助说，“濑川兄非常消沉呢。”

“可不是吗。”师母微微歪着头回答。

“大前天，”银之助对丑松说，“就是你到寺里来找房子的那天，我出去散步，正好在街上碰到了你。我看见你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一时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你的背影，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你拿着一本猪子先生写的《忏悔录》，当时我想，老是读那位先生写的书，可不要搅乱了自己的思想，看那样的书，对你不合适。”

“为什么？”丑松直起身子来。

“可不是吗，如果你过于受到感染就不好啦。”

“受到感染有什么不好呢？”

“受到好的感染当然好，可这是坏的感染，所以不好办。看来，你的性格发生变化就是从读了那位先生的作品开始的。猪子先生是个秽多，他有那种思想是不奇怪的。然而象你这样普通出身的人何必学他呢？何必象他那样极度悲观呢？”

“这么说，对穷人和劳动者一类的人寄予同情也是不可以的喽。”

“不是说不可以，我也认为这种思想很高尚，可是象你这样入了迷就麻烦啦。你为什么光读那样的作品？为什么老是那样消沉？你现在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我吗？我也没有特别深入考虑什么，我只是在想你所想的事。”

“总会有所考虑吧？”

“什么叫有所考虑？”

“不然，无缘无故的，性格不会改变得这么大。”

“我真的变化大吗？”

“当然变化大罗，跟师范学校时代的丑松完全不同啦，那时你一直是很快活的人，所以我一直在这么想，觉得你不是一个性情忧郁的人，只是想得多了。你为何不往其他方面想想，或是把自己的心胸舒展开来，岂不更好。这些天我很想同你谈谈，要知道我一直为你担心哩。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可以及早请医生看，要自己保重自己才行啊。”

客厅里的人暂时沉默不语了。丑松想起什么似地忽然变成木头人一样愣在那里，过了一阵，才恢复了理智，脸色有些苍白。

“你怎么啦？”银之助惊讶地盯住丑松的面孔，“哈哈哈哈，你怎么这样闷声不响呢？”

“哈哈哈哈……”

丑松用笑声把它掩饰过去。银之助也一同笑起来。师母和志保来回瞧着他们两个人的表情，热心地听他们谈话。

“土屋兄读过《忏悔录》吗？”文平插了进来。

“没有，没读过，”银之助回答。

“那么你读过猪子先生写的哪些书呢？我到现在还没读过一本哩。”

“我读过他写的《劳动》，还有《现代的思潮和下层社会》这两本书，都是濑川兄借给我的。有的地方写得很有意思，文笔深刻有力。”

“那位先生究竟是从哪儿毕业的呢？”

“记得象高等师范。”

“听说有过这样的事，那位先生在长野的时候，乡里人以为在秽多中出了这样的人才很光荣，就邀请他去讲演。他去了，结果旅馆不让他住宿，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因此感到懊丧，就离开了长野。看样子，他辞掉师范学校后，又奋斗了一段时间。真没想到在新平民当中居然有这种奇怪的人物跳出来！”

“我也觉得奇怪。”

“反正出身下贱的人在思想界崭露头角，我实在不明白这个道理。”

“据说那位先生有肺病，也许正因为有病，他才达到了这个思想境界的。”

“哦，他有肺病？”

“大凡病人都很认真，因为面临‘死’的威胁！平素就在深入思考。看了那位先生写的东西，总觉得有一股逼人的力量，这正是肺病患者的特征。有不少人是靠生病起家的。”

“哈哈，土屋兄观察问题总是着眼于生理方面。”

“这没有什么可笑，要知道，疾病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照这么说，不是秽多本人要写那本书，而是疾病促使他写的喽，不是吗？”

“你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一个新平民难道还会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吗？哈哈！”

当银之助和文平你一言我一语交谈的时候，丑松一言不发

地对着油灯出神，脸颊上自然流露出来的苦闷的表情，使得他那年轻而英俊的容貌越发显得阴郁了。

茶摆上来了，三个人又谈了些别的。师母讲起了在外地的住持的消息，为客人解闷。小和尚独自倚在隔壁房间的柱子上打瞌睡。从厨房的院子那边远远传来了单调的响声，听起来好象庄傻子在舂米。夜已经深了。

六

朋友们回去以后，丑松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好象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情绪。他回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想到那两个人的谈话以及谈话时脸上的细微表情，不觉浑身战栗起来。他的前辈受到的侮辱，最使他感到悲愤不已。难道说贱民就一文不值吗？一想到那些粗野的言词就感到气恼，在这堵种族偏见的高墙面前，不管多么灼热的眼泪、贴心的话语，还是钢铁般坚强的思想，都变得软弱无力了。有多少善良的新平民，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被葬送了。

丑松的心情很不平静，躺在床上也睡不着觉。他睁开眼，把头靠在枕头上，回忆自己一生中的种种往事。老鼠又出来了，在铺席上东跑西窜，搅得他更不能入眠。他重新点上灯，把芯子拧得很小，只照亮枕头。黑暗的角落里，那小动物象影子一样敏捷地来回奔跑，摆动着长尾巴，进进出出，一点也不怕人。丑松感到又厌恶又好奇，从老墙里传出了吱吱的叫声，更增添了秋夜的寂寥之感。

丑松海阔天空地回想着一切，没有一件事可以使他安下心来。有些事自己觉得很谨慎，但仍然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他越

想越感到还是自己注意不够。那位大日向从鹰匠街的旅馆里被赶走的时候，自己为什么那样不冷静，慌慌张张，非要搬到莲华寺来不可呢？为什么猪子莲太郎的著作一发表，自己就得意洋洋地吹嘘一通呢？为什么要那样为这位前辈辩护，使人觉得自己同他之间好象存在某种关系呢？为什么老爱在旁人面前提起那位前辈的名字呢？为什么不偷偷地去买他的书呢？为什么不想个聪明的办法，一个人躲在房里悄悄地阅读呢？

想到后来脑子实在疲倦了，可还是没有想出个头绪来。

一整夜就是这样躺在床上战栗、苦闷，在黑暗中彷徨。到了第二天，丑松更加处处留意了。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从今以后可要当心。莲太郎的姓名、著作以及他的为人，凡是有关这位前辈的事，在别人面前一概不提。

父亲的戒语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头。"隐瞒！"——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那些佛门子弟身着黑衣而苦守着的许多戒语，同自己的这一条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即使背弃了祖师，也只不过是说他堕落罢了，而背弃父母的秽多之子，那就不是什么堕落，而是败家的逆子了。

父亲再三叮嘱他："决不能泄露！"那么，从此以后，只要是想立身处世的人，谁还愿意特地表白一番呢？

丑松好不容易熬到了二十四岁，说起来，这正是有为的时候。

啊，真想永远好好生活下去。越是抱这种希望，就越感到自己是一个秽多而心神不定。人世的欢乐在丑松的眼里，化作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他想，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要严守戒规，决不破戒。

第四章

一

城外正是收割的大忙季节。下午，一群群农民走出茅屋到地里去劳动。田里的稻子早已割倒、晒干，有的地方甚至在播种小麦。一年的辛苦到现在才获得报偿。趁着还没下雪，要抓紧时节，千曲川下游的原野里，出现了宛如战场一般的景象。

这天，丑松从学校一回来就立刻离开了莲华寺，他想恢复平素的勇气，而漫无目的地信步走着。他从新街的街边上走过来，经过干枯的桑田，不知不觉到了郊外的一角。他靠在稻草垛阴凉的一边，在霜打枯的草地上伸开双脚，深深地吸了一口野外的空气，这时，他感到象苏醒过来一样畅快。眼前尽是男女农民，这里是父子，那儿是夫妻，浑身沾满了灰黄的尘埃，争先恐后地干活。地里传来了打谷子的棒槌声，与捋稻子的声音和在一起，响成一片，听起来令人振奋。到处都飘起了白色的烟雾。有时成群的麻雀在天空里飞着、欢叫着，不一会又忽地飞下来，散落在地面上。

秋天的太阳很毒，给人们带来一种难以形容的辛苦和劳累。男的头上缠着布巾，女的都戴着斗笠。这是少有的干热无风的天气，人人身上都汗流浃背。穿过满地的阳光，丑松眺望着劳动的情景，他忽然发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从稻草垛旁边走过。

看到那太阳晒黑的额头和充满稚气的眼神，他立即认出这是敬之进的儿子。这少年名叫省吾，正好是丑松负责的高小四年级那个班的学生。丑松每当看到这少年的容貌，就不能不想起那位年老的教师来。

"省吾，到哪里去？"他喊道。

"我……，"省吾支支吾吾地说，"我母亲在田里。"

"你母亲？"

"喏，就在那里，老师，那就是我的母亲。"

省吾用手指着，脸色有些潮红。对于这位同事的妻子，他以前不是没有听说过，然而他一点都没有想到在面前劳动的这个女人就是她。这妇女穿一件破旧的外褂，系着茶色的腰带，戴着青布护袖，用斗笠遮着太阳，身子一前一后地动着，在使劲地捋稻穗。信州北部的妇女都很要强，干起活来抵得过男人。然而作为教师的妻子，冒着炎热的气候到野外来吃苦，倒是很少见。丑松怜悯地望着她，心想，这也许是家境不好的缘故吧。这时省吾指着那个抡着棒槌打谷子的庄稼汉说，那人名叫音作，过去就常来往，这次是来帮忙的。在省吾的母亲和音作两个人中间，还有一个女人，把簸箕高高地顶在头上，一点一点地簸着谷糠。省吾说那是音作的老婆。那婆娘每簸动一次，稻壳灰就飞扬起来，人们好象被包围在黄色的烟雾里。省吾还指着站在母亲身边的一个小姑娘说，那就是他的异母妹妹阿作。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丑松盯着省吾的脸问。

"七个。"省吾回答。

"这么多，七个！你，你姐姐，正在上初小的阿进，这个小妹妹，还有呢？"

"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大哥当兵，死啦。"

“哦，是吗？”

“已经死去的大哥，舍给莲华寺的大姐，还有我，我们三个是另一个母亲生的。”

“那么你和你姐姐的亲生母亲呢？”

“早已不在啦。”

正在他们说话的当儿，忽然听到了继母的喊声，省吾连忙奔了过去。

二

“省吾呀，你究竟要长到多大才肯帮忙呢？”太太的声音听得很清楚。省吾很怕他的继母，惶惶恐恐地站在她的面前。

“想想看，都十五啦！”太太的话里带着怒气。“今天没法子才把音作也请了来，都忙成土人儿啦，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即便是当妈的没跟你说，你也该早早从学校回来帮忙才是。高小四年级了，整天光知道逮蚂蚱，哪见过这样的孩子，真没出息。”

这时太太已经停捋稻子。音作的老婆也回过头来同情地瞧着省吾的脸。她整了整围裙，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待一会又擦擦脸上的油汗。席子上的稻谷已经堆成了金黄色的小山。音作把身子靠在槌子的长柄上，尽情地伸展了一下疲乏的腰身，吸了一口浓郁的清新空气。

“哎呀，阿作，”太太骂起孩子来，“怎么这样淘气！女孩儿总得象个女孩儿的样子。真是，简直没有一个成器的，虽说是我生的，我也腻味透了。唉，看看阿进吧，比你们两个强多了，他可是帮了不少忙。”

“哼！阿进不也在玩么。”是省吾的声音。

"什么？他在玩？"太太的声音有些发颤，"谁说他在玩？从刚才起就在看娃娃，可不象你那样一点不中用。哼，妈说句什么，你总是要顶嘴。你爹把你给惯坏了，妈的话一句也不听。真是脸皮厚、嘴巴硬。所以我就不喜欢你。我要是让着你点，真不知你会怎样放肆呢。噢，你一定又去莲华寺了，同你姐姐说些什么来着？怪不得搞得这么晚才回来，再背着我去试试，饶不了你！"

"太太，"音作看不下去了，"好啦，今天这一回，看在我的面上，就饶了他吧。喂，省吾，你老这样可不成。你要是再不听妈的话，我可再也不替你说情啦。"

音作的老婆也走到省吾身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悄悄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那婆娘把槌子的长把递到他手里："好，来帮忙干吧。"说着把他领到了音作那里。"好啦，咱们干起来吧。"音作说罢就同省吾两个抡起木槌开始打谷子，嘴里喊着"嗨唷、嘿唷"的号子。太太和音作的老婆也继续干起活来。

丑松无意之中看到了敬之进的家属，知道那个可怜的少年和志保都不是太太亲生的。为了养活穷苦的丈夫，太太在辛勤地劳动，五个孩子的生活重担和丈夫的不幸遭遇，使得她的心情易怒善感。丑松看到这种情景以后，对敬之进就更加怜悯了。

丑松现在恢复了一点勇气，能够看得明、悟得清了。他眺望着眼前的郊外的景色，胸中泛起了对种种往事的回忆。他想起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自己也正是这样随便躺在田边看着收割庄稼的情景。他想起乌帽子山一带山岳的斜坡，想起了连接斜坡的田地和石墙；他还想起了田间小道，在那里生长着耷拉着枯叶的白茅、野菊和各种杂草。当秋风掠过原野、掀起金黄色波浪的时候，他便去逮蚂蚱，追田鼠，晚上围在炉边听狐狸、狗獾变人

的童话，或者听山里流行的幽灵的传说和无拘无束的民间男女的爱情故事，听完了就纵情大笑。啊，那时还没有尝到作为一个秽多的辛酸呢。那是遥远的过去，那个时代在现在看起来大有隔世之感！丑松又想起在长野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情景。那时候，他对社会一无所知，自己不怀疑别人，也不被别人怀疑，觉得自己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成天价在一起打闹取笑。他想起了学生宿舍里的愉快生活，想起了管理宿舍的红胡子，想起了食堂里麦饭的香味。他还记得校门口那座小糖果店的女掌柜的模样，因为在抽签游戏中经常轮到自己去那家小店买东西。他想起了晚上就寝的钟声响过，红胡子巡视的脚步声在走廊里逐渐远逝的时候，一时死一般静寂的同学们又都爬起来，在黑洞洞的寝室里沉醉于天南海北的纵谈。最后，他还想起了那时曾经登上往生寺的山头，站在萱草丛生的坟墓旁大声呼喊……。一生的变化该有多大啊！追忆过去的欢欣，更增添了今日的哀愁。丑松仰天叹息："唉，唉，我怎么变得这样疑神疑鬼呢？"忽然，天边出乎意料地腾起了一块棉絮状的云彩，丑松一边遥望着那块云彩，一边沉思，不知不觉疲倦起来，靠在稻草垛上睡着了。

三

丑松忽然睁开眼来向四周一看，早已是暮色苍茫了。对面的田间小路上，许多人正忙着回家。一群群粗壮的男女农民打他身旁经过，有的扛着锄头，有的背着盛稻谷的草袋，其中也有怀里抱着婴儿急匆匆赶回家的。秋季里一天紧张的劳动终于结束了。

也有人仍在劳动，敬之进的家属们也在加紧干。音作猫着

腰，脚下使着劲，把沉甸甸的草袋往家里背。地里只剩下两个女人和省吾，他们又是筛谷子，又是装草袋。忽然传来了“妈妈，妈妈”的呼叫声。一看，原来是省吾的弟弟背着一个哭得前合后仰的孩子，手里牵着一个妹妹，跑到母亲这边来。“唔，唔，”太太接了过来，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小嘴里。

“阿进，你知道你爹在干什么吗？”

“我不知道。”

“唉！”太太用汗衫的袖口使劲揩了揩眼眶，“一想起你爹，就再也没心思干活了。”

“妈！看阿作。”阿进指着妹妹喊道。

“哎呀，”太太回过头去，“是谁把口袋打开的？是谁瞒着妈妈把口袋打开的？”

“是阿作在拿东西吃。”这是阿进的声音。

“那丫头实在没办法！”太太怒气冲冲地说，“把那口袋拿过来，快点给我拿过来！”

阿作是个刚满八岁的女孩子，她手里提着麻布口袋，看到妈妈生气的样子，吓得不敢往前来。

“妈妈，也给我吃一点。”阿进和其他一些孩子死缠着要吃，省吾看到了，也趁机往母亲身旁靠过来。

“哎，给我看看！养活你们这帮孩子真叫人泄气。怪不得这阵子那么老实，妈稍微看不到，就学着这么干，不言一声就悄悄拿着吃，这是小偷干的，是贼干的！你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这么个下贱的东西不是妈养的孩子！”

太太从阿作手里夺过口袋，从里边拿出剩下的烧饼似的冷干粮，分给了三个孩子。

“妈妈，也给我一点。”阿作伸出了小手。

“什么？你呀，你自己吃过啦，还要！”

“妈妈，再给我一些。”省吾央求着，“阿进都吃了两块啦，才给我一块呀。”

“你不是哥哥吗？”

“给阿进那么一大块。”

“你不乐意，拉倒，快还给我！妈给什么从来没有高高兴兴地接过。”

阿进嘴里塞着一块，待一会，又拿起另一块来炫耀一番，喊着：“省吾笨蛋，哟，哟！”省吾又气又恼，猛地跑过去照着弟弟的脑袋就是一拳。弟弟也不示弱，回敬了哥哥一个耳刮子。兄弟俩怒冲冲的什么也不顾了，都耸着肩膀象野兽一样格斗起来。音作的老婆慌忙拉开了他们，兄弟俩同时放声大哭起来。

“弟兄俩怎么打起来了呀。”太太生气了，“你们在旁边大吵大闹，做妈的简直要气疯啦！”

丑松躲在稻草垛的后面看着这番情景。越听下去越觉得这不幸的人家太可怜了。傍晚的钟声突然敲响了。在钟声的提醒下，丑松离开了那里。

莲华寺的钟声在晚秋静穆的天空里回荡，那钟声叫起来就象是在慰问农民们一天的劳累，催促他们早点好好休息。留在田野里继续劳作的人们都在加紧赶完手中的活计。这时，浓重的暮霭笼罩着千曲川的对岸，高社山一带的山脉也渐渐隐没在黑暗里了。西边的天空骤然变成了一片橘红色，不一会儿，秋天的落日在田野上现出了回光返照。前方不远的树林和村落，一齐沉浸在苍茫的暮色之中。啊！如果既无烦闷、又无悲伤，能这样观赏田园风光的话，那么，青春时代该是多么快活啊！丑松越是感到心中翻腾着烦恼，外界自然的美就越活生生地浸进了他

心灵的深处。南方天空里出现了一颗星星，这颗晶莹美丽的星星，把傍晚的景色映衬得更加庄严、肃穆。丑松一边出神地眺望，一边往前走。他想起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这又该怎样呢？"丑松往豆子地中间的小路上走去时，象是自己在鼓励自己，"我也是社会的一员，和别人一样，我也有生存的权利！"

想到这，他浑身充满了力量。不一会，他往回走时，回头一看，敬之进一家仍然在干着活。透过暮色，他看到两个女人头上戴的布巾显出了灰白的颜色。清冷的空气里传来了木槌的声音。"收集稻草喽！"的吆喝声也隐约可闻。站在那儿向这边张望的是省吾吧。天色愈来愈暗，只能看到黑影在移动，人们的面部和身子都无法分辨了。

四

每到黄昏，山里人碰面时总是习惯地道一声"您受累了"。丑松往新街的街边去时，正好碰到回家的农民。他每碰上人就用这话来打招呼。当他走到一家门上写着"便饭"、"休息"字样的小竹馆店门口时，又道了一声"您受累了"，这次不是对别人，而是那个敬之进。

"哦，是濑川老弟吗？"敬之进要强留住丑松，"来得正巧，我早就想找机会同你好好叙一叙呢。不那么忙着走不好吗，今晚陪陪我好吗？能在这个小店里谈谈心也挺叫人高兴的。我有话很想说给你听呢。"

在敬之进的催促下，丑松同他一起跨进了小竹馆的门槛。这里是白天供客商歇脚、晚上供农民解乏的地方。大火炉里，树

枝燃起熊熊的火焰。墙根前排着几个酒瓮，里边似乎满满地装着村酒。眼下正值农忙季节，是没有人长时间坐在这里浅斟细酌的。刚才有一个农民，草鞋也没有脱，捧着大酒杯咕嘟咕嘟往肚里灌。这会儿那农民已经走了，火炉边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今晚吃点什么呢？”女掌柜在炉钩上吊起大锅，问道。“有现成的油炸豆腐卷，要不要端上一些来？还有从河里抓的鳅鱼，来一个鳅鱼吧。”

“鳅鱼？”敬之进舐着舌头，“太好啦，要是外加些油炸豆腐卷，那简直美极啦！今晚这种天气，只能吃热的。”

敬之进酒瘾上来了，浑身直打哆嗦。他平素要是不喝酒，那就一点精神也没有，话也少，看上去象个病人。年龄才五十一二岁，论岁数并不算老，头发还是黑黑的。丑松又想起了在稻草垛边听到和看到的敬之进一家的遭遇，心里更加和他亲近起来。柴火烧得很旺，大锅里边的油炸豆腐翻滚着，火炉旁边飘散着一股甜香味儿。女掌柜将油炸豆腐卷盛在小海碗里，酒也装在烫壶里，两人的饭盘上各放了一把古朴的酒壶。

“濑川老弟，”敬之进自斟自酌起来，“你是什么时候到饭山来的呀？”

“我吗？我来了整整三年啦。”丑松回答道。

“哦，有这么久了吗？我还觉得你才来没有多少时候呢。日子过得真快呀，难怪象我这样的人已经老朽了，你们是不断地进步。我这种人，虽说过去也有过同你们一样的时代，但是在过了今天有明天、过了明天有后天的当中过来的，一晃就说我有五十岁啦。论起我的祖辈来，本是饭山的藩士[1]。我小时候在侯爷

---

① 日本古代隶属于诸侯的武士。

身边奉公，后来又到了大名鼎鼎的江户，直到明治维新时为止。回想起来，世道变得真快呀，变啦，变啦！去看看千曲川河畔的古城址吧。不知道你们看了那个石墙的遗迹有何感想。当我看到石墙上缠绕着茑萝草莓的时候，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到各处一瞧，古城址大都变成了桑田，所有的士族都完全衰落了。那些凑合着勉强活到今天的人，都是到官场上弄个一官半职，再不然就去学校教书混日子。唉，士族是最没有用处的人啦，说起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哈哈！”

敬之进苦笑着，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咂了咂舌头，把空酒杯递给丑松说：“来，我们换换杯子吧。”

“不，我先给你斟。”丑松拿起酒壶劝道。

“这样可不行，该你喝的你就喝，该我喝的我也喝。嗨，我原以为你和酒无缘呢，没想到你还真能喝，今夜才算是知道你的海量了。”

“哪里，我是最多三杯，多了就不行。”

“反正这一杯你得喝下去，然后我再喝你的。跟你我才说这样的话，我这二十年来，是啊，自从取得小学教员的资格也有十五年了，在此期间，我教的都是老一套。这么说，也许会被你耻笑，但是在课堂上究竟教给学生些什么，自己也稀里胡涂。哈哈，唉，老实说，我认为当教员的时间长了都会有这种体会的。实际上，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搞教育，只是为了挣薪水，才每月穿着长袍大褂去上班。你难道不是这种看法吗？一个所谓初小教员跟一个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又有什么两样呢？整天价在教室里维持秩序，管理众多的孩子，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却拿着极其有限的月薪。我的身体居然能够坚持到今天，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也许在你们看来，我现在退职未免太愚蠢了吧，其实

我自己也明白，只要再熬上六个月，就可以领到生活补贴，尽管数目少的可怜。明白是明白，可惜我办不到。从今后要是再叫我出去工作，那就等于叫我死。当然，老婆嘛她也真发愁，说教员不干了怎么活下去，到银行里记个账什么的吧，可是你想想，我们这号人能干得了那种活吗？干了二十年的老行当我都撒手了，谁还肯去干那种不熟悉的事呢？我的全部精力、耐性都消耗尽净啦。啊，在皮鞭下边活着，干着，直到倒毙，这是老马拉车的下场。我就是这种拉车的老马，哈哈！”

五

一个少年突然闯了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敬之进缄口不语了。女掌柜本来是在水池旁就着油灯洗盆涮碗的，看到了少年便跑过来说：

“哎呀，是省吾啊！”

省吾带着象是有什么急事的神情问：

“我爸爸在这里吗？”

“嗯，在呢。”女掌柜应道。

敬之进皱着眉头，把伫立在灰暗的院子里的省吾领到火炉旁，仔细地瞧了瞧孩子可怜的模样，问：

“怎么啦？有什么事吗？”

“嗯，”省吾吞吞吐吐地说，“妈说，叫您今晚早点回去。”

“哼！是她叫你来的吗？唉，又是这一套。”敬之进自言自语地说。

“那么，爸爸今晚不回去了吗？”省吾怯生生地问道。

“怎么不回去呢，话说完了就回去。去告诉妈，爸爸正同学

校的老师说话呢，完了就回家。"说到这里，敬之进压低了声音，"省吾，妈现在干什么？"

"正在收拾谷子。"

"是吗，还在干活儿？那么……这么说……妈妈还和平常那样在发脾气吗？"

省吾没有回答，从那眼神里可以看出，孩子幼小的心灵也在怜悯着父亲。省吾默默地盯着敬之进的脸。

"嗬，你的手好凉啊！"敬之进握着儿子的手，"来，给你钱，去买个柿子什么的吃吧，可不要告诉妈妈和阿进，好啦，快回去吧。就照爸爸刚才嘱咐你的那样说，好不好，明白吗？"

省吾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走了。

"好，你听我说，"敬之进又开始追述起自己的往事来，"还记得吗？你向莲华寺搬的时候，我不是送你到寺院门口吗？说实在的，这话我对你才讲啊，是我不讲情义对不起那个寺院，住持在生我的气呢。他说只要我不戒酒，就不同我来往。我也很难为情，结果弄得连到寺去见见女儿的面都不成啦。你知道吗？舍给寺里的志保，连同省吾，还有已经死去的老大，这三个人都不是我现在这个老婆生的。我的前妻同样是饭山藩士的女儿，是在我们家光景还好的时候嫁过来的，她死的时候家境也还不象现在这样衰落。所以，每当我想起她来，就不能不想起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年代。我只要喝上一盅酒，就准会回忆起那个时代的情景。这是我的老毛病。你知道，人一上了岁数，除了回想往事，就再没有什么别的欢乐可言了。唉，我的前妻她倒算是死在好时候啦。人是奇怪的，总觉得年轻时娶的老婆最中意。再说，我的前妻虽说不象现在这个老婆性子这么暴躁，可她却象旧时代人家的妻子一样体贴丈夫，处处都顺从着我。送到莲华寺去

的志保，这孩子很象她的母亲，眼神一点都不差。我只要一看到这姑娘的脸庞，前妻的形象就会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不光是我，别人都这么说。谈起过去的事情来，唉，现在这个老婆就显得太没意思啦。说实话，我真不想把姑娘舍给莲华寺，然而放在家里，对她也没有好处。首先，她呆在家里实在太可怜，偏巧，莲华寺也非常想要她，师母又没有孩子。再说，饭山和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寺院很吃香。由于这些关系，我才把志保撒了手。”

丑松越听越怜恤起这个老人来。可不是吗，敬之进这么一说，使人觉得他虽然和潦倒不堪的人物画一样，但仍然保持着武士般严谨的风度。

“那正好是志保十三岁的时候。”敬之进补充说。

六

“啊，我这一生实在没出息。”敬之进又叹息起来，“濑川老弟，你替我想想，这‘没出息’三个字里包含着多少辛酸啊！有人说我是喝酒喝穷的，可我说，正是因为穷才喝酒的。一天不喝，我就受不了。起初，我也是为了忘掉痛苦才喝酒的。现在却不然，反而是为了要感受这种痛苦才喝的。哈哈！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要是一个晚上闻不到酒味，就会立刻感到寂寞、无聊，浑身打冷战，睡也睡不着，这么一来，整个思想都几乎全处于麻木状态之中。请为我设身处地想想吧，只有当我喝了酒感到痛苦的时候，才是我最感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有许多事说出来你会笑话我，我来饭山学校教书之前，就已经在下高井的乡村里干了好长时间了。这个老婆就是我在下高井时讨的。别的不说了，我这老婆是在乡下土生土长的，论劳动倒也挺泼辣，象冒着

风霜割稻子这样的活计，我是干不来的，我要是也象她那样干，马上就会病倒，可她却能耐得住。在忍受穷困的折磨上，现在这个老婆要比我强得多。所以，老弟，她甚至这样对我说：事到如今还顾什么面子和名声，我可是要下田干活罗。说来怪丢人的，一个女人家种起地来啦。原先和我家关系密切的庄稼汉音作两口子，说是为了报答老一代人的恩情，愿意来帮忙。可是我说事情反正不会那么顺利的。任你怎么说，我老婆就是听不进去。因为我原是士族出身，对于一块地有几亩，一囤谷子应交几斗租，一升种子能打多少粮食，一年里要使多少肥，这些一点也不懂。就说眼下吧，我老婆究竟租种几亩地我都不知道。照我老婆的意思，她是想叫孩子习种庄稼，将来做个农民，因此常常同我发生冲突。象这样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怎能教育好孩子呢。的确，我家里只要产生矛盾，肯定是为了孩子的事，因为有了孩子，夫妇就得常常吵嘴；又因为夫妇常吵嘴，孩子也就不断增多。唉，已经够了，要是再添孩子可怎么得了啊。增加一个孩子，就得增加一层贫困，这道理也明白，可孩子照例来，你有什么办法？现在这个老婆生第三个女儿的时候，我说干脆起名叫'阿末'，心想也许这样一来，就会到此为止了吧。谁料到，接着又来了第四个。没法子，这回给起了个名叫'留吉'。唉，你想想，五个孩子在你身边哭闹，怎么受得住啊！受不住又有啥办法呀，苦啊，苦啊，每当我看到孩子多的穷苦人家，就会立即引起我的同情心来。光这五个孩子的吃喝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是再添，象我这一家子真不知该怎么办。"

说到这里，敬之进笑了，热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浸湿了他那破烂的衣袖。

"我说老弟，这都是些实话。"敬之进的两手顺着额头、两颊

和腮帮抚摸了一阵。"怎么样，省吾这孩子蒙你栽培，你看他能成器吗？要能再活泼一些就好了。他有点象个女孩子家，动不动就哭，真不好办。老是受弟弟的欺侮。同是自己的孩子，按理说无所谓喜欢哪个和不喜欢哪个，虽说是这样，可也怪，我总觉得省吾可怜。看到这孩子那柔弱的样子，越发增加了我对他的同情。老婆偏爱弟弟阿进，动不动就嫌省吾碍事，冲着他大骂一阵。这时候我要是插一句嘴，就会招她猜疑，说我光疼爱前妻的孩子，对阿进一点也不关心。因此，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任凭老婆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只在旁边看着。我想尽量躲开她远点，悄悄离开家一个人来这儿喝上几盅，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我偶尔说她几句，她就顶回来，说自己也不是一丝不挂嫁来的，于是我就无话可说了。可不是吗，她的陪嫁衣裳都给我喝了酒啦。哈哈！在你们看来，也许认为象我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荒唐了吧。"

敬之进说出了心里话之后，浑身觉得轻松起来。那天晚上，他很快就醉了，说话也罗嗦，最后简直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了。

不久，两人离开了炉旁。钱是丑松付的。他们走出小竹馆的时候约摸是八点钟的光景。夜气裹着黑沉沉的市街，路上的行人也很少。疯疯癫癫、自言自语走着的女人，喝醉酒不知回家的汉子，常常和他俩撞个满怀。敬之进东一脚西一脚，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会倒在马路上。他醉眼朦胧，似乎连天上的星星也视而不见。丑松无可奈何地送他回家。一路上，他有时用右腕支撑着敬之进的身子；有时让敬之进挽住自己的肩膀，甚至把他背起来；有时抱着敬之进，两人保持着平衡，一步一步向前走。

好容易到了敬之进的家门口，这时候，他老婆和音作夫妇还在干活呢。他们冒着夜露，在屋子外面工作着。丑松走近时，太太早已认出他来，立刻开了腔："哎呀，哎呀，实在难为您啦！"

第五章

一

十一月三日这天，下了一场稀有的大霜。这场霜，使人感到山区漫长的冬天逐渐来临了。那天清早，丑松的屋子外面似乎笼罩在白色的烟雾里。他为了参加饭山学校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天长节的庆祝会，从柳条包里取出大褂穿在身上，又在外面罩了一件去年穿过的外套。

他从黑洞洞的楼梯下来，顺着走廊向北走。灿烂的朝阳照耀着庭院，霜在开始溶化，树枝上向阳一面的树叶大都随着霜水脱落下来。其中最经不住霜打的要算银杏，树梢上连一片黄叶都不剩了。这时，志保姑娘正倚在走廊的老墙上，出神地望着霜叶飘舞的情景。丑松想起了敬之进，时刻在怜悯着他潦倒的一生，同时也在关注着志保姑娘。

“志保姑娘！”丑松招呼她，“请你给师母说一声，今晚我值班，请她给我准备一份饭菜，回头我叫学校的校工来取。行吗？”

志保听了这话，离开墙走了过来。少女时代总不免有些畏怯心理，看来姑娘对丑松也无端地保持着几分距离。丑松心里思忖着，这姑娘的长相那点象敬之进。他端详了姑娘的脸型，从那乌黑的头发，直到额角，想找出相似之处来。不管怎么说，他总觉得省吾才象父亲，而这位姑娘大概象她死去的母亲吧。“那

眼神一点不差"，他想起了敬之进说过的话。

"嗯，"志保姑娘红着脸说，"听说前些天的一个晚上，我父亲多亏您照应啦。"

"哪里，我倒是照顾不周啊。"丑松淡然地回答。

"昨天我弟弟来，还提起过这件事呢。"

"唔，是吗？"

"一定叫你为难了吧，我父亲那样子，尽给大家添麻烦。"

志保姑娘幼小的心灵里，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自己的父亲。她温柔的眸子里含着深深的哀愁，脸蛋儿通红，象哭肿了似的。丑松和她交谈了几句之后，就用外套的领子裹住耳朵，戴上帽子出了莲华寺。

丑松走到一条街的拐弯处，把手伸到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副满是皱折的旧手套。这是一副翻毛针织手套。他拉平了折痕戴在手上，虽然觉得太狭小，可到底暖和多了。他将手套举到鼻子跟前，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霉味。丑松心里立即记起了过去的天长节。去年，前年，大前年，嗯，那还是对人世尚未产生深刻认识的时代啊，那时候庆祝这样的大节日，只是一个劲儿地陶醉在欢乐愉快的气氛里。手套仍是原来的手套，只不过褪了些颜色。相比之下，人的精神变化有多大啊！谁知道自己的一生将来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来年的天长节，不，来年的事暂不去管它，还是想想明天会怎么样吧。每当这样思索起来，丑松的心境总是时而明净，时而黯淡。

到底是大节日，大街小巷的屋檐下都高悬着国旗，看光景，家家户户都在虔诚地纪念这个节日哩。成群结队的少年高高兴兴地叫嚷着，沿着霜露濡湿的道路往学校跑去。那些正当顽皮年龄的男学生，今天也忽然规矩起来，穿着整齐的裤褂，那副一

本正经的样子。真叫人发笑。女学生穿的是时新的绯红色或紫色的裙子。

二

为了庆祝天皇的诞生日，男女学生踏着整齐的步伐，登上楼梯，走进楼上的会场。银之助、文平和丑松三人，分别是高小二年级、高小一年级和高小四年级的班主任，他们各自把本班的学生领了进来。退职的敬之进现在已是来宾身分，他似乎怀着留恋的心情，跟随在他原来那班学生后面，也一齐上了楼。

在这欢乐的节日里，有一件事震动了丑松的心怀，使他突然感到了新的悲痛。那是因为东京一家报纸上刊登了猎子莲太郎病重的消息。庆祝典礼即将开始的时候，丑松看到了这张报纸，当时来不及细读，只好就那样把它揣到怀里带来了。世上有这样一种人，他来到人世间后，在短短的岁月里就送走了漫长的生涯，就象是人生旅途上匆匆的过客一样，莲太郎恐怕也就属于这一类吧。报纸上报道他的病情似乎难以拯救。啊，这位前辈胸中燃烧着的烈火，在焚烧这个世界之前，也许会先把自己的身子毁灭殆尽吧！丑松时刻在惦念着前辈的身体，他真想再反复读一读报纸，然而眼下却不许他这样做。

这天，红十字社的社员也在这里举行庆祝活动。聚集在会场里的人们，胸前佩戴着红色的绶带和灿灿发光的银质纪念章，看上去煞是有趣。东墙边站着二十几个从各个寺院来的住持。今年有个不足之处，莲华寺的住持没有来，这在当地人看来是很少有的。会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个名叫高柳利三郎的新进政治家，他如今声名显赫，据说今年还要作为议员候选人。银之

助、文平以及其他男女教员一起聚集在风琴旁边。

“立正！”

丑松庄重地喊着口令。庆祝典礼开始了。

作为首席教员的丑松，反而比校长更博得男女学生的爱戴。“致最敬礼！”丑松这一声口令，深深震动着孩子们幼小的心胸。在《君之代》的歌声中，校长毕恭毕敬地揭开了天皇的御影，接着朗读敕语。人们高呼“万岁！万岁！”声音象雷鸣一般响彻了会场。这天，校长把“忠孝”作为演讲的题目，他胸前挂着那枚金质奖章，风度潇洒，俨然是一个教育家。《天长节》的歌声一落，高柳作为来宾代表讲话。高柳是惯于此道的，所以他的讲话非常出色。长于雄辩这本来是信州人的特征，在这种场合出席致词，也颇能打动人心。

会场上洋溢着和睦和欢乐的气氛。

散会以后，高小四年级学生轮番拉住丑松问长问短，又蹦又跳。有的拉住他的手，有的在他的袖子底下钻来钻去，打打闹闹。丑松想躲开，可孩子们不放他。有个三年级学生名叫仙太，是新平民出身，这个学生平常总是受人歧视。今天，他也是孤独一个人靠墙站在那里，看着别的孩子快乐地玩耍。可怜的仙太，连天长节这样盛大的节日都不能同别的孩子一起庆祝。丑松暗暗咬着嘴唇，想鼓励他一番：“鼓起勇气，别害怕！”可是正好有别的教师盯着，丑松连忙躲开了孩子们。

今天早晨的一场大霜，使得学校后院树上的叶子几乎脱光了。惟独樱花树仍然保持着秋天的风韵。丑松躲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樱树下，从怀里掏出报纸来阅读。微风掠过枝头，发出窃窃私语般的响声，这声音不时打动着丑松的心。报纸上报道了莲太郎的严重病情。记者对莲太郎的思想虽然不完全赞同，但不

能不为他那出身新平民而坚持奋斗到底的精神所折服。这篇报道还说,同悼念许多有作为的人逝去一样,听到莲太郎沉吟病榻的消息,不能不感到无限同情。他的著作语言中肯,正是那悲怆的笔调使得他的文章具有迫人的威力。记者还说什么他本人对莲太郎也十分钦慕。

地面上树影摇曳,这景色不时地使丑松感到心惊。秋风送爽,太阳映照着干枯的树枝,经霜的树叶发出耀眼的光亮。这百花凋零的秋天啊,更激起了丑松对老前辈坎坷一生的伤悼之情。

三

送别敬之进的茶话会十一点钟开始。这天早晨,丑松离开莲华寺时,在走廊上遇到了志保姑娘,立刻使他联想到她那不幸的父亲。眼下,当他看到坐在会场正面的敬之进的时候,又想起了那个倚在老墙旁边的女儿。敬之进在讲话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丑松出于怜悯,低着头仔细地听着,别的人,谁肯听这个老头子唠唠叨叨呢?

茶话会结束之后,文平刚想去打网球,校长就把他叫住。校长打开房门,两人走了进去,在靠近操场旁的椅子上相向而坐。隔着玻璃,可以清楚地听到球迷银之助等人的叫喊声。

"我说,胜野老弟,别光是对运动着迷啦,咱们说会儿话吧。"校长显得挺亲热,"我问你,今天的讲演,你认为怎么样?"

"校长先生的讲演吗?"文平把球拍横在膝盖上,"嗯,我听了觉得非常有意思。"

"是吗,听起来还有些效果吧?"

“我不是说奉承话，在我听过的讲演中，您算是第一流的。”

“你这么一说我可是经受不起呀。”校长微笑地说，“说实在的，为了准备这篇讲稿，整整花了一个晚上呢。‘忠孝’这两个字义的解释，你们听了感觉怎样？我光是为了把这个词解释清楚，就不知道费了多大脑筋，查阅了各种各样的字典，你说容易吗？好在讲完了。”

“该查的东西，免不了是要认真查阅一番的。”

“不过，只有象你这样的人才认真听讲。那些校外的人却冷冷清清，不，实际上他们是没长耳朵。其中有人对高柳的话却佩服之至。把我们的讲话同专耍嘴皮子的人的讲话放在一起来听，那怎么行呢！”

“反正不懂的人还是不懂。”

经文平这么一说，校长愤愤不平的脸色稍微变得和悦了。

好大一会，校长似乎有些话要给文平说，一直未能说出，反而扯了这些不相干的事，到这时他才说出了心里话。原来他特意把文平邀到这间屋子里来，是特有用心的，他想同文平合计着如何把丑松从学校排挤出去。

“想跟你说件事，”校长压低了嗓门说，“有了濑川、土屋这帮异己分子，学校就没法子统一起来，真不好办。当然，土屋已经决定到农科大学当助教，据说不久就要离校，这个人嘛，可以不去管他。叫人头痛的是濑川，要是他也走了，你想想，往后这学校不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吗？要想办法把濑川排挤出去，然后肯定要由你顶替他的位置。你的叔叔也同我谈的很多，他也是这个主张，你看有什么好办法呢？”

“这个嘛，”文平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看看那些学生吧，尽是濑川老师、濑川老师的围着濑川转。

学生们对他那样亲近，也许是因为他在向学生们讨好。他讨好学生，其中必有原因，胜野君，你说对吗？”

“您这话我不太明白。”

“那末，老弟，就这么说吧，这可是到此为止的话。我可以肯定濑川一定有夺取这个学校大权的野心。”

“哈哈，我看不见得有那么严重吧。”文平凝视着校长的面孔笑道。

“不见得？”校长满腹疑虑，“他没有这种想法吗？”

“话是这么说，他们的年龄可是还不到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濑川也好，土屋也好，都还年轻呢。”

听到“都还年轻”这句话，校长叹息起来，院子里打网球的声音，不时从窗口传进来，听来很是热闹。新的一场比赛似乎又开始了，文平不由得又侧起耳朵。校长望了望文平年轻的脸孔，不禁又叹息起来。

“濑川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您指的是……”文平莫名其妙。

“我是说，近来濑川非常消沉，他到底在思虑什么呢？莫非是新时代促使他这般沉思的？真叫我弄不明白！”

“不过，濑川思考的怕是别的问题，不象是校长刚才所说的那些吧。”

“这么说，我更难以理解了。反正象我这种年龄的人关心的问题同濑川他们所关心的全然不同。我所感兴趣的，濑川他们却认为不屑一顾；我认为无聊的，濑川他们反而觉得很有意思。难道说不能在一起共事是因为时代不同吗？新时代的人们在思想上同我们就是这样不能合拍吗？”

“事虽如此，可我不是这样想。”

“这正是你的可贵之处。我希望你千万别染上那种恶劣的习气。关于你的事，我虽不能给以很大帮助，但也要尽力而为。世界上有些事，总是要互相帮助的，胜野老弟，你说对不对？我们也不是马上要把异己分子怎么着。所以要你好好想想，看有什么好主意。如果听到有关濑川的什么事，务必告诉我一声。”

四

窗外又响起了网球场上的喧闹声。文平拿着球拍走了出去。校长离开椅子把玻璃窗关上。这时球场上赛得正酣。老成持重的校长，论年纪，虽然还未到筋骨衰颓的时候，却出奇地讨厌游戏。特别是提起青年人所喜爱的网球运动，他总认为这是对东方古老传统的亵渎。因此，当他看到人们热中于游戏时，便现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在说：“干什么呀，象小孩子似的。”

太阳把地面晒得焦干，人们正玩得起劲，不知什么时候，文平也走进球场参加比赛。银之助正和文平那一组对垒，结果这位球迷竟然也遭到了惨败，打了一会儿，就和本组的学生一起放下球拍退了下来。“胜利喽！”对方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响成了一片，听起来外边的气氛十分活跃。两三个女教师也从东边教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一齐鼓掌。这时，分成几个小组在场外观看的学生，都争着要上场，其中有一个少年已经把球拍握在手里。别的学生一看，他是新平民出身的仙太，都跑到他跟前，蛮不讲理地硬要把球拍子夺过来。仙太紧紧握着球拍不放，显然，他对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很气愤。这还不说，他等了老半天，却没有一个人上场和他结对。“喂！还有谁敢来？”对方在大声挑战。少年们面面相觑，一个个瞅着站在那里显得很尴尬的仙太，幸灾乐

祸地冷笑着，谁也不愿意同这个秽多孩子一起打球。

突然间，一个人甩掉外褂，拾起了地上的球拍，他就是丑松。人们看到他这个样子不由地笑了起来，看热闹的女教师们也笑了。校长在窗子里面热心地观战，他偏袒着文平，心里不指望丑松这一组获胜。文平这组正好背着午后的太阳，就场地来说，他们一开始就占了便宜。

"一比零！"

裁判银之助站在球网边喊道。丑松和仙太先输掉了一个球。旁观的学生们嘴边都露出了一丝冷笑，似乎对仙太的失利很感快意。

"二比零！"

银之助高声喊道。丑松他们又失败了。"二比零！"看热闹的学生们起哄一般地应和着。

对手是年轻的见习教员——就是丑松到莲华寺找房子那天回来的路上碰到的那个人，他和文平两人配合得当，对丑松来说是不可轻视的劲敌，而自己一方的仙太，看起来平时太缺乏锻炼了。

"三比零！"

听到这一声喊，丑松真有些发急。这是种族对种族的比赛，说什么也不能输掉，丑松这种心理似乎在这场球赛中也流露出来了。"不能输，不能输！"他一直鼓励着技术较差的仙太。轮到丑松发球了，为了发好这最后一个球，丑松站到场外线的一角，文平拉着架势，瞪着眼睛等候着，仿佛在说："好，你来吧！"丑松冲他发出一球，稍稍触到了网上。银之助喊声"触网"。丑松第二次发球，这回用力过猛，球出界。"啊，界外！"眼下的丑松真是满腔愤怒，他把浑身的力气都倾注在右手腕上，好象胜负在此一

举，因此摆出了一副象狮子要猛往前扑去似的发球姿势。一般青年人常有一种迷信，就是想通过某一球的胜败来预卜自己一生的命运。文平不愧为球场老手，他看到球落进界内，故意撇开丑松那一角，瞅空子把球朝彷徨不定的仙太打回去。强烈的阳光从仙太的正面射过来，使他连球飞过来的影子都没法看见。

“胜利喽！”

人们一齐喊了起来。那些要夺仙太的球拍的少年，都拍着手欢呼，跳跃。没想到校长也不由自主地嚷了起来，看样子是在庆祝文平的胜利。

“濑川兄，一分没得，失败的太惨啦！”银之助说道。丑松没有理睬，他拾起撂在地上的外褂，无精打采地走开了。他从运动场转到学校后院，来到一个人影也没有的地方，突然象想起什么似地站了起来。是啊！丑松不得不自己责怪自己，莲太郎——大日向——然后是仙太，当他联想到这些的时候，由于猜疑和恐惧而浑身战栗起来。啊！该死的智慧呀，你总是事后才使人变得聪明起来的。

第六章

一

天长节那天夜里，丑松和银之助留在学校里值班。敬之进突然觉得情绪不安起来，他对学校恋恋不舍，象永远难忍离去似的。饭晚后，他们又在值班室里高谈阔论起来，敬之进那爱发牢骚的性格，使这两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笑声不止。说着说着，墙上的时钟敲过八点，又响了九点。这天晚上和白天不同，天气特别冷，看来，明晨会有一场大霜。丑松出外巡逻去了，敬之进仍然守在火盆旁边，向银之助说个没完。

约摸过了二十分钟，丑松回来了。他吹灭提灯，连忙跑到火盆旁边来，一面伸出冰冷的手摸摸银之助，一面说道："哎呀，外头好冷啊，手都冻僵啦。象今晚上这种冷法，今年还是头一次呢。看，都冻成什么样了。"

"哟，好冰凉的手啊！"银之助说着把自己的手缩了回去不解似地望着丑松的面子，不禁失声叫道，"脸色也很难看，你究竟怎么啦？"

敬之进也同样惊疑不定地说："是啊，我也正想问呢。"

丑松象是想起什么似地直发抖，欲言又止，犹豫了好半天，见他俩那样热心地盯着自己，这才不得不把心里话说出来。

"说实在的，我碰到一桩离奇的事儿。"

“什么离奇的事呀？”银之助皱起眉头问。

“是这么回事：我拎着提灯到校舍外面兜了个圈儿，走到操场木马旁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心中好不奇怪，觉得那声音很熟，仔细一想，对啦，那正是我父亲的声音呢。”

“呃，这事说怪还真怪哩！”敬之进惊讶地问，“那么，听那声音，是怎么叫你的呢？”

“连连喊了几声‘丑松，丑松’。”

“嗬，喊你的名字？”敬之进眼睛瞪得溜圆。

“哈哈！”银之助大笑起来，“别胡诌啦，濑川兄，是你神经过敏了吧？”

“不，确实有人喊我。”丑松正经地说。

“要是真有其事那还了得，恐怕是你听错啦。”

“土屋兄，你不要笑，确实有人叫了我的名字，既不是风声，也不是鸟鸣。那声音我是不会听错的，千真万确是我父亲的声音。”

“老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又想骗我们吧。”

“土屋兄，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说了，我可是很认真的，我确实是亲耳听到的。”

“你那耳朵是靠不住的，你父亲不是在西乃入牧场吗？不是在乌帽子岳的山谷里吗？隔着老远，他怎么会叫你的名字呢？这不是瞎编吗？”

“所以我也感到离奇。”

“离奇？嗐，好多怪事都是古人编造的神话传说。哈哈，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再不会有那些荒诞不经的事啦。”

“不过，土屋老弟，”敬之进接过话碴儿，“事情不能象你那样

一概而论啊。”

“哈哈，守旧的人总是如此，实在没办法。”银之助嘲讽地说。

突然间，丑松又侧耳细听起来。他好象又听到了什么，面色也有些变了，显出无法形容的恐怖来。只要看看他那认真的眼神，便知道他的确不是在开玩笑。

“听，又在喊呢。仿佛就在窗外。”丑松侧着耳朵，“真奇怪，对不起，我出去看看再来。”丑松说罢快步跑了出去。

银之助惦记着朋友，敬之进也忐忑不安，心想不会有什么恶兆吧，首先父亲叫唤儿子的名字，这事就实在离奇。

“这样吧，”敬之进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老围着火盆烤火心里也不踏实，怎么样，咱俩一起陪他看看去吧。”

“好，走吧。”银之助离开火盆站了起来，“濑川兄有些反常，叫我看，他恐怕有些神经质。好，你等等，我把提灯点上。”

二

丑松一边思索一边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值班室的灯光透过窗户只照着院子的一角，校舍、树木都看不清轮廓。而今，一切都淹没在黑沉沉的夜色之中，一点风也没有，四周寂然无声，只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气。不了解山区气候剧烈变化的人，是无法想象信浓的夜晚是怎么个样子的。

又听到了父亲的喊声，丑松立即停住了脚步。他借着星光向周围望去，并不见有什么人影，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这样的寒夜，连一声狗吠也没有，究竟是什么声音戏弄着丑松的耳朵呢？

“丑松，丑松！”

喊声又响了起来。这回丑松不能不感到害怕了。他浑身打

着颤，简直有点六神无主了。没有错，那正是父亲的声音，是父亲那嘶哑而又带有几分威严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就象是父亲从乌帽子岳深邃的山谷里呼喊着远在饭山的儿子。丑松仰望长空，天空和地面一样无声无息。没有一丝风，鸟儿也躲进了窝里，到处是清寒的星星在闪着亮光。银河象一缕白雾流贯庄严而幽远的天宇，给人以宏大、浩渺的感觉。由于天空里确实有幽暗的光反射，所以越看越从这里产生出一种幻觉，使人觉得象是在仰望冥界一样。声音——父亲的呼唤声好象通过这星夜寒空，传到了丑松的耳朵里。他的确听到了父亲在为儿子喊魂似的那种声音。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丑松觉得困惑难解。他在校园里踱来踱去。

啊！父亲为何那样一个劲儿地召唤我呢？丑松想起了一生的戒语，想起了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难道自己精神上的隐痛和父亲思念儿子的心情很自然地交织在一起了么？这喊声也许意味着叫他不要忘记父亲以往的一番苦心、要永远瞒住自己的出身吧？是不是父亲走出牧场的小屋，一边思念儿子一边呼唤，呼唤声越过了条条溪谷，传到了这里的呢？难道是自己心迷意乱了么？丑松前思后想，作了种种猜测，他终于被恐怖和怀疑慑服了，自己也漫无目的地喊叫起来："爸爸！爸爸！"

"哎呀，你原来在这里。"

银之助说着走了过来。接着敬之进也来了，两人连续提起灯照照丑松的脸，又照照他的身边，然后又向暗处瞧了瞧。丑松告诉他们：刚才又好几次听到了父亲的喊声。

"土屋老弟，你看那边！"因为寒冷和恐怖，敬之进连说话都打哆嗦。银之助笑着说道：

"这种事怎么说都是不合乎情理的，这肯定是神经作用引起

的。归根到底，是由于濑川兄近来疑心越来越重，所以才会听到这种荒诞无稽的喊声的。”

“是吗？是神经的缘故吗？”丑松象反躬自问似的。

“你想想看，无形之处见有形，无声之处闻有声，这些都是你疑心太重的证据，形和声都是由于你的疑心所产生的幻觉。”

“幻觉？”

“这就是所谓的‘疑心生暗鬼’。耳朵感知到的幻觉——这词也许有些奇妙，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你今夜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

“也许是这样。”

三人沉默了好一阵，天地也都悄然无声。忽然，父亲的喊声又划破星夜的寂静，在丑松的耳朵里响了起来。

“丑松！丑松！”

这喊声逐渐变得微弱了，象夜间的鸟儿鸣叫着掠过天空，声音越来越幽远、细微，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

“濑川兄，”银之助拎起提灯照了照，吃惊地瞧着丑松有些变色的面孔，问：

“你怎么啦？”

“刚才又听到了父亲的喊叫声。”

“刚才？刚才什么声音也没有呀。”

“啊，是吗？”

“你不要说什么是吗，明明是一点声音也没有。”银之助说着转向敬之进，“风间先生，怎么样？您听到什么了吗？”

“没有。”敬之进大声回答。

“瞧！风间先生没听到，我也没听到，听到的只有你一个。神经质，神经质，这是肯定无疑的啦。”

银之助说着就用提灯往暗处照了照。这时，天空就象一面照见星星的镜子，大地象--大片暗影，即便有什么东西能发出响声，单凭提灯的光亮也照不出来。

"哈哈。"银之助笑出声来，"我就是耳朵听到了，眼睛看到了也不相信，除非碰到手上，攥到手里，否则，我是不相信有那种事的。看来，我的观察完全对，你是因为心理作用才听到那个声音的。哈哈，别管它啦，好冷啊，瞧我冻得都快站不住啦，走吧！"

三

那天晚上，丑松躺下以后，仍在思念父亲和前辈，翻来覆去睡不着，银之助早已鼾声如雷了。丑松凝视着旁边并枕而卧的朋友的睡脸，见他睡得那样甜蜜而宁静，心中多么羡慕！夜深了，丑松从床上翻身起来，把拧小的灯芯重新拨亮，开始给莲太郎写信。如今他十分小心，就连这封问候病情的信也是背着别人写的。丑松写着写着，时时停下笔来，就着灯光，瞧瞧朋友熟睡的面孔。银之助象条死鱼一样张着大嘴，睡得不知天南地北。

丑松并非完全不认识莲太郎，他曾通过别人的介绍同莲太郎见过面，年里曾通过两三次信，彼此的心情都有些了解。不过，莲太郎只是把丑松当作一个有志的知己看待，他作梦也没想到这青年和自己是同一出身。丑松也很踌躇，他不能说出这个秘密来。因此，那天晚上写信时，总是那么吞吞吐吐，不能把自己想到的事充分表达出来。其实，只要把自己为什么那样爱慕莲太郎这一点写上，其他的事不写也行。啊，能写的事丑松自然会写出来，不能写的正是丑松所害怕的，写到后来，终于写成了一封普通的慰问信。"寄东京猪子莲太郎先生。濑川丑松上。"

当写好这封信的时候，他为自己的不诚实而深感内疚。他丢下笔，叹息了一声，又钻进冰凉的被窝，等到略微有些睡意的时候，就接连不断地做起恶梦来。

第二天清早，莲华寺的庄傻子跑到学校来，说一定要见到丑松。打发校工去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有件东西要当面交给丑松。丑松来到大门口，庄傻子交给他一份电报，连忙打开一看，只有简单几个字，通知父亲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了丑松很大的震动。他半信半疑反复看了几遍，消息是确实的，发报人是根津村的叔叔，电报写明要他"速归"。

"这实在太不幸了，您一定很悲伤，我得赶紧回去告诉师母一声。"

庄傻子说着，脸上显出恐怖的神色，就象小孩子怕死一样。

丑松的父亲，平日十分健壮，即便天气变化剧烈，也从来不感冒。他那结实的身体，连青年人都比不过他。牧人的生活听起来好象很有趣，实际上这种职业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尤其是人们一提起西乃入牧场养牛的事，都称赞说："只有那老汉才能干得了。"因为这不光是熟悉牛的脾性就能在乌帽子岳的深山谷里长期呆下去的。就算耐得住那儿多变的气候，也过不了那儿的寂寞生活。生长在温暖的阳光里缺乏忍耐力的南方人，无论如何是当不了山区的牧人的。那地方就是那个样，信州北部的人，尤其象丑松的父亲这样朴实、勤劳而又刚毅的人，从来不把劳苦当作一回事。何况老汉还有别人所不知道的秘密情由。这位思虑极深的老父亲不光把终生的戒语教给了丑松，自己也十分审慎，尽量避开人们的耳目。他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活着，对老人来说，除了祈求儿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指望和慰藉了。他为了对丑松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一个

人离开尘世，来到这远离城市的深山里，朝夕眺望着烧炭的炊烟，与牛群为伍，过着寂寥的日子。他每月从丑松寄来的钱里拿出一些来，买他所喜欢的村酒喝，这便是这个牧人最大的乐趣。他说这样可以忘掉劳苦和寂寞。父亲就是这样一位老爷子，丑松真想说，他比钢铁还要硬啊！如今连个生病的消息都没有告诉丑松，怎么会突然通知说他死了呢？

电文很短，死亡的情况不明。而且按照每年的习惯，父亲总是在春雪开始消融的季节到牧场的小屋里去，然后在山谷覆盖着茫茫白雪的时候回到根津村的家里来。而今严冬季节快到了。看来父亲是死在西乃入了？还是死在根津了？单凭电报是无法知道的。

这时，丑松想起了昨夜的事，想起了父亲的呼唤，那喊声渐远渐弱，听起来象是父亲在同儿子告别。

当他把电报送给银之助看的时候，就连这位知心朋友也感到意外，他茫然呆立了老半天，时而瞧瞧丑松的脸，时而反复看着手中的电报。不一会儿，银之助象想起什么似地说：

“噢，根津村有你的叔叔吧，只要有你叔叔在，一切就都有人照料了。可是我实在替你伤心，不管怎么说，你得赶紧作回家的准备，学校的事嘛，老兄，我会替你担当起来的。”

这位朋友是如此关心丑松，他脸上充满了真情实意。银之助对昨晚的事只字未提，但这位年轻植物学家的眼睛里却表示出：“人总是要死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校长是准时到学校来的，丑松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并说自己打算马上回去一趟，离校期间，担任的课程拜托了银之助，请校长给予关照。

“你一定吃惊不小吧。”校长说话很亲切，“学校里的事有土

屋、胜野，你丝毫用不着担心。令尊大人谢世，我也甚感意外。等服丧期满，料理好一切事情之后，请务必再来为学校尽力。我校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如此发展，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有你在，我是多么放心啊。最近，听到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谈到你，我感到象是夸奖我自己一样，说真的，我全指望着你呢。"说到这里，校长改变了口气，"你要出门，总会有些想不到的花销，我手头有点现款，可以供你派派用场，需要的话，你就拿去一些吧，请不必客气，钱一不够，就会感到不方便的。"

校长这番话，说的多么巧妙啊！可在丑松听来，只不过是虚情假意而已。

"濑川君，请不要忘记呈送请假报告，因为都得照章办事。"校长补充了这么一句。

四

丑松急匆匆赶回莲华寺的时候，师母和志保姑娘一起跑出来，询问是什么电报。两人望着丑松的脸，从他的神情上，也许已经猜到了这封不祥的电报的实际内容。这两个女人听到昨晚那件离奇的事，心里产生了多大的惊恐和同情啊！她们想起了世上许多事，联想到人在死别前出现的征兆，前来同亲人相会的阴影、还有在暗夜里飘忽不定的魂灵，所有这些迷信都和丑松所说的暗暗相符，因此，能不叫人心中惴惴不安么！

"回头再说吧，"师母忽然想起什么似地，"您还没有吃早饭吧？"

"哦，可真是的，"志保姑娘也加上一句。

"濑川老师，您快收拾一下吧，早饭这就好。碰着您出门，偏

巧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实在对不起，就给您烤一些咸鲑鱼吧。”

师母眼里含着泪，在厢房里直打转。长年的寺院生活，使这个女人变得性急而多愁善感。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蓄着长发的尼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丑松上楼去急急忙忙做上路的准备。情况不同了，这一回他没有买什么土产，也不带行李，尽可能轻装。他从箱子里找出婶母手织的粗布棉袄穿在身上。当他正要伸出腿来裹绑腿时，女仆袈裟治端着饭盘走进来，跟着进来的是志保姑娘。平素，丑松一天三顿饭，饭盘一送来就放在那里，由他自己盛饭自己吃。今天不同了，有人在旁边伺候，这使他既高兴，又感到拘束。丑松冒冒失失把饭盘拉过来，请志保姑娘替他盛。这天，志保倒也大方起来，不象平常对丑松那样躲躲闪闪的。她自从知道丑松也在深深地同情父亲敬之进的不幸遭遇以后，自然而然地减少了对丑松的顾忌。姑娘一面照料丑松吃饭，一面问长问短，谈话中还问起了丑松的母亲。

“我的母亲吗？”丑松以男子汉的口气淡然地说，“母亲去世那年我刚好八岁。八岁，那还仅仅是个孩子啊。就是说，我还不大记得母亲的模样。实话对你说，我是一个没有真正尝过母爱的人。就拿父亲来说也是如此，这六、七年从来没有在一起久呆过，父子俩总是一个天南，一个地北。父亲已是这么一大把年纪啦，可不是吗，比你父亲还略大一些呢。平时看起来健壮的人，说不定一染上什么病，反而就更经受不住了。所以我这个人，是和父母缘分很薄的人，说起来可不是么？志保姑娘，你不也是属于我们这一类人么？”

丑松这话勾起了志保内心的悲痛。自从十三岁那年春上，

她被舍给这座寺院以来，她同她父亲就不住在一起了。至于她的亲生母亲，在她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和父母缘分很薄这句话，恰恰也是志保自身的经历。她似乎想起了自己家庭的冷落情景，脸上泛起了红晕，默默地低下了头。

留神一看志保的神态，就能大致把她死去的母亲的模样想象出来。丑松想起了敬之进说过的话："看到那姑娘的容貌，我的前妻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她象旧时人家的妻子那样，处处顺从丈夫，对我无限信赖。"他想，这样的女人，年轻时一定各方面都和这姑娘一样，多情、爱流泪，心情和神态多变，眼看着就可以变成象另外的人一样。她的面孔也一定和这姑娘一样，有时显得很难看，有时显得很俊美；有时象死人一般灰黄，有时象鲜花一般美丽，白皙中自然地泛着潮红，娇嫩、晶莹、生气蓬勃。从志保姑娘的身上，可以估摸出她母亲青年时代的模样。信州北部女性的天生丽质和开朗的性格，在丑松这个信州北部男子的眼里，看得最为分明。

收拾停当以后，丑松走下楼来，到厢房的客厅里和大家一块儿喝了茶。师母拿来了一串新制的佛珠，送给丑松作为饯别礼。过一会儿，丑松穿上了庄傻子编制的草鞋，在人们亲切的送别声中走出了莲华寺的山门。

第 七 章

一

这是一次难忘的寂寞的旅行。前年夏天，丑松回家探亲时，也是这样沿着千曲川河岸走回日夜怀恋的故乡去的。可是现在的心情同那时候比较起来，连丑松自己也觉得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了。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对于丑松来说，却是他一生中开始发生变迁的时期。当然，由于人们的境遇各不相同，有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对于过去总是自然地产生一种隔世之感。丑松思想上发生过激烈的斗争，这使他越发体会到人世的巨大变迁。如今，他倒是全无牵挂了。丑松一边赶路，一边自由地呼吸着干爽的空气。他为自己多蹇的命运而悲叹，对自己多变的生涯感到震惊。他沉浸在无限的感慨之中。千曲川的河水浑成了黄黄绿绿的颜色，静静地流向远方的大海。兀立在河岸上低矮的杨柳已经干枯。啊，放眼望去，山河依旧，这景象更加使丑松触目神伤。他不时停下脚步，想一头栽到别人看不到的路旁的枯草上放声大哭一场。他想这样也许可以使淤积在心头的不堪忍受的痛苦略略减轻一些。无奈他内心沉郁而愁闷，想哭也哭不出声来。

一群群流落异乡的行人从丑松身边经过。有的脸上挂着泪水，象饿狗一般失魂落魄地在赶路；有的好象是在外寻找职业，

身上穿着脏透了的衣服，光着脚在泥土地上行走。还有那外出烧香还愿的父子，为了赎罪消灾，唱着悲歌，摇着串铃，把长途跋涉的艰难当作自己修炼的命题，顶着日晒往前走。只有一伙卑贱的艺人，歪歪斜斜地戴着草斗笠，放肆弹着恋慕的曲调向人乞讨。他们那种隐忍苟活的样子着实叫人同情。丑松看得出了神，瞧着瞧着，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他想起自己目前凄苦的境遇，多么羡慕这一群群自由漂泊的过路人啊！

离开饭山越来越远了，丑松仿佛进入了自由的天地。他踏着北国大道的灰土路面，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一会儿爬上山岗，一会儿走进桑田，一会儿穿过排列在道路两旁的村镇。他汗水直流，口中干渴，套袜和绑腿都沾满了灰土，变成了白色。这时，他反而觉得心中有一种回生的新鲜之感。路旁的柿子树结满了黄澄澄的果子，压弯了枝条。谷子吊着长长的穗子，豆荚胀鼓鼓的。有些已经收割的田地里又长出一片浅浅的麦苗来。远近传来农民的歌声和鸟儿的欢叫。啊，这时节正是山区人家的"十月小阳春"呀。这天，高社山一带岗峦起伏，清晰可见，山间深谷里升起了烧炭的袅袅青烟。

走到蟹泽村口，一辆人力车赶上了丑松。车上坐着一个穿戴时髦的绅士，一看，原来就是天长节那天在庆祝会上演讲的高柳利三郎。他作为议员候选人，眼下正是到处发表政见的大忙时节，他也许是为了这件事才到乡下来兜风的吧。高柳向丑松这边瞟了一眼，很有点瞧不起人的样子，连个招呼也没打，就意气扬扬地过去了。走了四五百步，车上的人象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回头向这边看了看，丑松却没有在意。

太阳渐渐升高了。水田平原展现在丑松面前。这一带是辽阔的千曲川流域，到处堆积着从上游冲来的泥沙，从这里可以想

象到当年河水泛滥的可怕情景。一望无垠的原野里，水田旱地纵横相连，到处都有榉树林子。这时节，漫山遍野好象吸饱了十一月浓郁而清新的空气，草木虽然已经枯黄，但很好地显出了生机勃勃的自然风趣。丑松盼望着早些到达这条河的上游，到达小县的山谷——根津村。他象期待着光明的海洋一样，加快步伐，向朝夕思念的故乡奔去。

下午两点，他来到丰野车站，准备乘一段火车。快开车的时候，高柳坐着人力车也从歇脚的茶馆赶来，看光景他也是来乘同一趟火车的。"他究竟要到哪里去？"丑松一边寻思，一边若无其事地瞅瞅高柳的神色。对方似乎也在注意丑松，而且很奇怪，他好象故意躲着丑松，尽量不使自己的目光同丑松碰在一起。他俩本来只是见过面，并没有互通过姓名，彼此也就不愿意交谈什么。

霎时，开车铃响了。旅客们匆匆忙忙跑进了栅栏。从直江津方面开来的火车，喷着浓浓的黑烟，驶进了丰野车站。高柳很快穿过人群，打开车厢里的一扇门钻了进去。丑松选在靠近机车的车厢坐了下来。当他无意中和早已坐在那儿的一个绅士照面的时候，他对这意想不到的奇遇感到惊讶。

"哎呀，猪子先生！"

丑松脱下帽子行了个礼。那位绅士对这种场合下的偶然相遇似乎也感到十分惊喜：

"哦，原来是濑川君！"

二

丑松坐在莲太郎面前，他万没想到今天竟然能见到这位仰

慕已久的人。莲太郎亲切地望着丑松，对他这样年轻力壮感到惊异。丑松满怀崇敬的心情，告诉莲太郎这次归省的缘由。这次邂逅，是那么突然，那么叫人意想不到，而且一见面就毫无顾忌、毫无掩饰地畅谈起来，这种感人的场面，在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接触中是很少见的。

坐在莲太郎右面的一位身材苗条、面色白皙的妇女，放下手里的报纸望着丑松。一位身体很胖的绅士，本来正透过玻璃观赏山间景色，这时也回过头来倚着车窗，看看丑松，又看看莲太郎。

丑松从报纸上看到莲太郎的消息后，曾经写信问候，如今他看到眼前这位老前辈意外地神采奕奕，真是又高兴又奇怪。眼前的莲太郎并不象他所担忧、所想象的那样年迈体衰。相反，他那铭刻着坚强意志的宽阔的前额，那高高隆起的颧骨，尤其是那双闪着敏锐目光的眼睛，鲜明地反映出他那悲壮的精神世界。他有时脸上发光，这正反映了他得有肺病的特征。或许就是这个缘故，丑松看到的莲太郎和以前想象的大不一样，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是一个时常吐血的重病号。丑松立即真诚地把自己怎样从报纸上看到莲太郎生病的消息，怎样向他在东京的住地写信等等，一桩桩一件件全告诉了莲太郎。

"哦，报上发表过这样的消息吗?"莲太郎微笑着说，"搞错啦，一定是把以前害过的病当成现在的啦，报上经常出这种差错。你看，我不是还能出外旅行吗?请放心吧，不知是谁那样夸大其辞。哈哈!"

言谈中，丑松得知莲太郎是到赤仓温泉疗养后，刚从那里回来。这时，他把同行的人介绍给丑松。原来右边那位举止文雅的妇女，正是莲太郎的夫人。那个肥胖的老绅士，是丑松以前听

说过的信州地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以雄辩和豪爽著称的律师，他是打算在今年冬天出马参加竞选议员的候选人之一。

"啊，是濑川君？"律师满脸带着亲切的微笑，快活而爽直地问。"我叫市村，现在住在长野，以后请不必客气。"

"市村先生和我，"莲太郎望着丑松的面孔，"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识之后要好起来的。现在他对我很照顾，我在著述方面也更多地得到了市村先生的帮助。"

"哪里哪里。"律师挪动了一下肥胖的身子，"倒是我在各方面承蒙关照。要论岁数，猪子先生倒是比我年轻得多哩。哈哈，可在其他方面，他倒是我的老前辈。"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地叹息起来，"若论当今人物，无一不是年轻气壮之士，而我象他这般年纪时，还庸庸碌碌呢。现在想起来，实在太惭愧啦。"

这番话表现了律师那种老大徒伤悲的情怀，一点也没有嫉妒那些具有创见的人的恶意。他本是佐渡人，十年前迁居到了这个山区。他性情刚烈，既敢于纵恶，也勇于从善。他尝过人世上种种艰难，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经历过权势的争夺，在党派中浮沉。他作为政治犯经受过狱中痛苦生活的磨炼，也为许多诉讼人和罪犯作过辩护，尝够了社会上的酸甜苦辣。而今，他成了一个对弱小和贫困抱有深厚同情的软心肠的人。上苍的安排实在不可思议，这位政治家到了晚年，倒和博学多才的秽多交起朋友来了。

再详细一打听，才知道市村律师正要到上田、小诸、岩村田、向田等地方游说，发表政见。他抱着踏破铁鞋、全力以赴参加竞选的决心，要亲自访问久佐和小县两地有权势的人。莲太郎一方面是为了援助朋友，一方面为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想要在熟悉的信州多呆几天。他打算今天在上田住一宿，三两天内还要同

律师一起，到丑松的故乡根津村去看看。丑松听说他们要到根津村去，心中十分高兴。

“这么说，濑川老师现在是在饭山任教罗？”律师向丑松问道。

“饭山那边也有一个人出来竞选议员，您认识吗？他叫高柳利三郎。”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律师马上打听起来。丑松把在丰野车站见到的情景告诉了他，还说那个人现在也在这列火车上。律师好象在想什么似的，感到很奇怪，歪着头反复说：“他究竟上哪儿去呢？”

“不过，坐火车旅行也实在怪有意思，尽管坐在同一趟车上，还是谁也不知道谁。”律师说罢笑了。

有病的人，最能感知人情的真伪。身体健康的幸运儿，对病人的关怀往往并非发自肺腑。然而在莲太郎周围，却尽是这样感情真挚的朋友，这使他多么高兴！特别是丑松，在谈吐中字字句句都包含着深切的同情，强烈地打动着莲太郎的心。这时，夫人把篮子里的柿子拿出来，这是列车停靠时，通过车窗从站上买的。他挑选几个颜色深红，看样子很甜的熟柿子递给丑松和律师。莲太郎也接过一个，他一边嗅着秋天的果子的香味，一边谈论着赤仓温泉的种种见闻。他还谈到自己曾经到过越后海岸。莲太郎对信浓地方所产柿子的新鲜、甘美，赞不绝口，说比东京市场上卖的要好得多。

列车每次停站，都有那么几批农民乘客上车。这阵子车厢里充满了粗犷的笑声和无拘无束的闲谈。和东海道沿岸的铁路不同，在这条荒僻的信浓线上，车厢又陈旧又简陋，土里土气。火车一爬山，玻璃窗就嘎啦嘎啦响个不停，最后连谈话声都听不

清了。千曲川流经饭山的时候，河面象油一般平静，可是到山谷地带一看，河水波涛翻滚，卷着白色的浪花，沿河谷奔腾而下。浓郁而清冷的山间空气从窗口飘进车厢，使人感到列车已经逐渐接近高原了。

不一会，火车到达上田。多数旅客在这个站下了车。莲太郎和他的夫人以及那位律师也在这一站下了车。"濑川君，改日在根津再见吧，失陪啦！"莲太郎说着，同丑松约好下次会面的日期就下了火车。丑松目送着这位前辈的身影，感到依依难舍。

车厢里顿时寂静下来。丑松靠在冰冷的铁柱子上，闭着眼回忆着这次意外的相遇。照丑松的心情来说，他有些不满足，觉得莲太郎和他交谈起来虽然是推心置腹，毫无隔阂，可是总还有一些冷漠、见外的地方。自己的一片敬慕之情，为何不能得到这位前辈的理解呢？这使他感到悲戚和难过。虽说不是嫉妒。他却非常羡慕老绅士同莲太郎之间的亲密友情。

到这时，丑松才明确认清了自己的地位。他内心里涌现的对于那位前辈的敬仰、同情和一切哀愁，都来自"同是秽多出身"这一严峻的事实。既然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而谈一些别的事儿，即使谈得唇焦口燥，也还是不能使前辈洞悉自己的真情实意。这是很自然的，啊，只要说出知心话，压在心上的石头也就落了地，那位前辈就会惊奇地握着自己的手欢喜地说："你也是么？"于是两人将会心心相印，互相怜悯共同的命运，从而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对，至少要向那位前辈一个人说说。丑松这样寻思着。他想象着那欢乐重逢的一天。

三

到达田中车站，天色已近黄昏。要去根津村的人，都在这里下车，经过小县时，还要爬七八里远的高坡。

丑松下车时，高柳也同样下了车。到底不愧是议员候选人，仪表堂堂，显得很有气派。但是从他渴求权势和富贵的神态里也流露出某种沉闷的情绪。高柳不时偷偷回过头来望望丑松，看样子是想尽量避开，不和他见面。“这个人究竟要上哪儿去呢？”丑松这样想的时候，高柳早已穿过栅栏，躲躲闪闪地钻到人群中去了。他下车后，走的是和丑松同一个方向。他用外套把身子裹得紧紧的，显然是为了避免别人的注意，可还是被欢迎的人群围了起来……

顺着北国大道向左拐，穿过桑田间的小路，高柳一伙人早已看不见了。丑松走上石头砌的田间小坡道的时候，乌帽子山的大斜坡便展现在眼前。广野、汤之丸、笼之塔，还有三峰、浅间等山岭，以及散布在各地的村落、松林，没有一处不唤起丑松的回忆。千曲川在远处的山谷里奔流，夕阳照在水面上，发出美丽的光辉。

这天，西边天空飘着紫灰色的云朵，遮住了飞驒山脉。如果没有暮云的阻隔，或许可以望见那千年人迹罕至的峰顶，夕阳映照在白雪皑皑的山头，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宇宙奇观啊！

丑松天性爱山，他走在岩石很多、坎坷不平的路上，眺望着眼前的高山巨壑，联想起住在山区的信州人朴素无华的生活习俗，感到沸腾的热血在心头激荡。现在距饭山越走越远了，丑松呼吸着山区的空气，暂时陶醉在忘我的欢乐之中。

丑松亲眼看到了山间落日的美丽景象。随着夕阳余晖的渐渐消隐，群山不断地变幻着颜色，由红变紫，由紫变灰。暮色渐次笼罩了田野、山冈，黑影由一个山谷扩展到另一个山谷，最后，阳光只在山尖上闪耀。正好在天空的一角，出现了燃烧的灰黄色云层，那是浅间火山喷出的烟雾。

然而这种兴奋的心情并没有持久保持下去。走出荒凉的溪谷，看见在那边山腰上连着一个村落，白色的土墙浸在暮色中。具有山地风味的房顶和房顶之间出现的黑影，那是柿子树的树梢。啊，根津到啦！丑松甚至听到农民夜归的歌声，心里都不胜激动。他想起父亲从小诸搬来这里隐居的生活情景，再也没有心思去欣赏这黄昏的景色了。悲哀和怀念交织在一起，两腿不由得战栗起来。啊，大自然的怀抱只不过是一时的慰藉，因为越走近根津，越是想到自己是个秽多，是新平民，心情也就越加沉重起来。

天黑以后，他踏入了第二故乡。当初，父亲之所以带领全家迁到这个偏僻的山村来，除了考虑到牧场来往方便之外，还可以用极低的租金租种少量土地。丑松的叔叔眼下耕种的旱田就是这样租来的。谨小慎微的父亲选择了不为人注意的村口住下来，这里在一个小山坡下面，距离根津村西街大约还有一里多地。

丑松的第二故乡——长野县小县郡根津村大字姬子泽，就是这样一个五十户左右的小村落。

四

父亲不是死在根津村的家里，而是死在西乃入牧场的小屋

里。叔父打算等丑松一回村，就一起到牧场去。他叫丑松坐在火炉旁先歇一歇，自己开始用沉静而亲切的声调讲起了死者的事。炉火燃得很旺，婶母一边听，一边啜泣。听叔父讲，父亲的去世不是由于年迈，也不是由于疾病，而是突然死在他的职守上。喜爱牲畜是父亲的天性，所以他具有放牧人丰富的经验，大家对他都很放心，牧场主也很信任他。他很熟悉牛的脾气。谁想到这样一个老手竟然也有失算的地方，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一次，偶然叫他照管一头种牛，引起了这场灾祸。种牛的脾气本来就很暴躁，而这次又把它和许多母牛放在一起，即使再温驯的种牛也不会老老实实，甚至有时会突然变化。何况它原来就是一头很凶的杂种牛，一旦发起威来就不堪收拾。辽阔的牧场上的放任无羁和听到母牛发情的叫唤声，使得这头牛简直象发了疯，最后忘掉了家养的习性，恢复了粗暴的野兽本性，不知窜到哪里去了，过了三天没回来，过了四天还没回来。这下子父亲着急了，每天走遍水草地寻找，有时钻到湖荡里一直找到天黑，有时从这座山爬上那座山，高声吆喝，可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昨天早晨，父亲又出去寻找，他往常出远门，总是把饭盒装在"山猫袋"(放镰刀、斧头和锯子等东西的袋子)里背着去，可是偏偏昨天没有带。到时候还不见他回来，放牛的助手感到很奇怪，为了给牛喂盐，他爬到有牛棚的地方去，这时许多母牛欢欢喜喜地围了上来，那头种牛愣头愣脑地正好掺杂在这群牛里边。一看，牛角上还沾着殷红的血。助手又吃惊、又发愣，连忙同赶来的人一起把种牛逮住。这个时候那头牛似乎已经很疲惫，毫无招架之力了。于是助手到处寻找父亲，最后发现他躺在一个山坡的竹林里呻吟。驮回小屋一看，伤势很重，已经无法挽救了。叔父闻讯赶来时，父亲神智还清醒，夜里十点左右才断气。今天，人们

约好都到牧场来，晚上在小屋里守灵，总之眼下正等着丑松回来。

"因此，"叔父瞧着丑松的脸，"我问阿哥，可有什么话要留下来。阿哥虽然很痛苦，意识倒还清楚，他说：'我是个牧人，为牛而死倒是我的宿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旁的话要说，只有一样，就是惦记着丑松。我受苦一辈子，就是为了那孩子。先前我叮嘱他要牢牢记住的话，等孩子回来你再照样给他说一遍，叫他不要忘记。'"

丑松低着头，默默地听着父亲的遗言。叔父继续说下去：

"他还说：'我情愿化作这牧场上的一把泥土，一定不要到根津的寺院里举行葬礼，要办就在这山上办算啦。要记住，我死了不要通知小诸向街那边的人。'因为他要我这么说，所以当时我对他说：'嗯，知道啦，知道啦。'阿哥听了，看样子很满意，笑了笑。不一会又瞧着我的脸，扑簌簌流下泪来。随后，阿哥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丑松听了父亲临终前说的这些话，心里无比激动。父亲情愿化作个牧场的一把土，要在这座山上举行葬礼，以至不愿把他死去的消息通知小诸向街那边的人。所有这一切，还不都是为儿子着想吗？丑松懂得父亲的心思，领会到父亲深切的用意，同时也十分钦佩父亲那种不实现自己的愿望誓不罢休的壮烈情怀。说起来，父亲平素对丑松非常严格，甚至近似残酷。就是在父亲去世以后，他仍然有几分畏惧。

不久，丑松便同叔父一道向西乃入牧场出发了。一切都由叔父安排妥帖，验尸完了，棺木也已备好，约请定津寺的长老为守灵的和尚，据说那长老已经往山上的小屋去了。明天的葬仪，全由叔父准备妥了，只等丑松到场就行。这里到乌帽子岳山脚

有四五里地，途中要爬过田泽等的山口，走一段荒僻的山路。这个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脚都不敢大胆向前迈。丑松打着灯笼走在前头，领着叔父向深山里走去。离村子越远，山路越窄，最后变成了羊肠小径，路两旁满是腐烂的树叶子。少年时代，丑松时常跟着父亲在这样的山路上来来往往。两人爬过几座小山，来到高原上面的牛栏前面。

五

走下山谷，就来到了看牛人的小屋。人们已经挤在狭小的屋里，明亮的灯光照着墙壁，木鱼的声音在空中回荡，这响声同山涧里潺潺的流水声混在一起，更增添了人们的寂寞和凄凉之感。这小屋只有一间，屋顶上盖着草，四周围着栅栏，仅仅可以挡挡风雨。这里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除了偶尔有越过殿城山这条捷径到鹿泽温泉去的行人在这里歇脚外，再没有什么人来。住在这荒山野岭的人无非是烧炭、看守山林，再就是牧牛。丑松吹灭提灯，同叔父一起打开小屋的门，走了进去。

定津寺的长老，姬子泽同行业的工会派来帮助照料的人，以及父亲生前有过交情的男女农民，都向丑松表示深切的哀悼。佛座前边的灯火照着香烟缭绕的夜气，屋内的摆设显得很零乱。父亲的遗体安放在一口粗糙的棺木里，四周缠着白布，前面立着新制的灵牌，供着清水、饭团、菊花和香兰叶等。念完一段经，长老宣布请大家轮流站在棺材前，看着老牧人入殓。一个个脸上流下了死别的眼泪。丑松在叔父的带领下，微微弯下腰，就着昏暗的烛影同父亲最后告别。父亲象是结束了牧人的孤独生涯，就等着躺到牧场深深的黄土下边去似的。他脸孔冰冷、苍白，没

有一点血色，完全变了模样。为了使死者在冥界旅行方便，叔父按照旧习惯，给添放了草笠、草鞋和竹圈，另外还有说是驱除妖魔用的护身刀，也一起放在棺盖上，接着又开始念经、敲木鱼。人们谈论着死者的一生，有的在无顾忌地笑，有的在吃，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显得凄凉而嘈杂，搅得丑松无法休息，消除不了旅途的疲劳。

人们就这样一直谈到天明。因为死者事先有遗嘱，不让告知小诸向街那边的人，加上迁到这边已有十七年多了，早已断了来往，既然这边没有通知，那边当然也就不会来人了。如果这个往日的"头儿"去世的消息传布开去，过去的属下人跑了来反而会惹出麻烦。叔父一直为这件事担心，照叔父说来，父亲选了牧场作为自己的墓地，也是早考虑好了才定下的。要是运到根津寺院去，能按照一般农家的仪式安葬，那还算不错，万一碰上断然拒绝超度的情况，可就要出大乱子。旧习俗的可恶之处，就在于秽多死了之后无权葬在普通人家的墓地上。这一点父亲十分明白。他生前为了儿子甘愿在山沟里受苦，死了也是为了儿子而甘心情愿长眠在这块牧场上。

"总得想法把阿哥平平安安地安葬了才是呀！对不对？丑松，这事可把我急坏了！"

为此事操心的不光是叔父一个人。

第二天午后，参加葬仪的男女，在看牛的小屋里集合。以牧场主人为首，还有平日委托父亲放牧母牛的牛奶商，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也都赶来吊丧。父亲的墓地选定在山丘上的小松树旁。送殡的时候终于到了，死者被抬出了多年居住的小屋。灵柩后面跟着定津寺的长老，还有两个淘气的小和尚。丑松和叔父俩一起穿着草鞋，女人家一律戴着白布帽子。送殡的人按各

自的习惯，有的穿着印花礼服，有的穿着自家织的土布上衣，山里人大都是不穿长袍大褂的。这个简简单单的送葬行列，是和牧人质朴的一生很相称的，既没有排定顺序，也没有什么繁杂的礼仪，大家只是一片真心悼念死者，默默地翻过山头。

出殡的仪式十分简单。由于人们在缅怀往事，所以把单调的锣鼓声、铙钹声也都听成了悲哀的音乐，机械的诵经声和祈祷死者冥福的声音在人们悲戚的心里，也变成了一曲深沉的挽歌。许多人上了香，双手合十行完礼就回去了。灵柩抬到了墓地上，坟坑旁边堆着高高的泥土，上面有人们的泥脚踩烂了的残存的菊花。大家撮起土往坟坑里扔。叔父和丑松也各自投了一块，最后用锄头培土的时候，把棺盖砸得象岩石崩裂一样响，尽管如此，泥土味混合着尸臭扑鼻而来，叫人不堪忍受。土越填越厚，最后堆成了象馒头一样的小山。丑松一边深思，一边凝视着这个土馒头。叔父也一言不发。父亲给丑松留下"不要忘记"这样的遗嘱，在弥留之际也还惦记着这件事。然而现在都被深深地掩埋在牧场的地下了，他已经不是这个世上的人了。

六

一切后事总算顺利办完了。叔父把一些未了事项一并委托给了牧场主人，看牛小屋也交给助手看管，然后他们一起回姬子泽去。小屋里原来有一只黑猫，因为是父亲喂大的，丑松几次要把它带走作个纪念，可是这只猫在此地住惯了，总恋着不肯离开。喂它东西它不吃，唤它也不出来，只躲在地板下面跑来跑去悲伤地嗥叫。虽然是畜生，大概也知道追念死去的主人吧！人们看了很同情，都说往后到了下雪季节，它在这山里吃什么过冬

啊？叔父说："怪可怜的，恐怕要变成野猫了。"

过不多久，人们各自回去了，看守小屋的那个人手里捧着盐，跟着把大家送到了山岗上。正值十一月上旬，惨淡的阳光照耀在西乃入牧场上，更显得寥廓和凄清。放眼望去，到处都生长着小松树。草丛中的山杜鹃，牛是不吃的，本来漫山遍野开得很旺，而今经霜一打，一朵花也看不到了。丑松心情忧郁地在山间小路上走着，眼前的一切景物，都使他联想到父亲的死。他想起三年前的五月下旬，曾到牧场来看望过父亲，那时正是牛角发痒的时候，山杜鹃开得正艳，有红的，有黄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出外采蕨菜。他还记得山鸽的叫声。他想起那时凉爽的清风吹过铃兰花丛，使初夏的空气里飘荡着异香。父亲曾经指着山坡上的新绿对他说，西乃入水草茂盛，是养牛的好地方，牛一吃青草、吃盐，喝山溪的流水，普通的疾病都可以避免。他还想起父亲曾告诉他各种饲养牲畜的经验和牛以类结群的特性，大凡一头牛将要入群的时候，都要受到角牴的考验，牛虽是牲畜，但有制服同类伙伴的能力，一群牛中总有一头象女王一般统领整个牧场的母牛。他想起这些故事，都是多么有趣啊！

父亲虽然隐居在这座乌帽子岳山下，但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追求功名，他和一生无所用心的叔父比起来大不相同。因为父亲是一个难以自制的烈性子，他知道自己的出身，既然不能到社会上干一番事业，就不如躲进这深山老林，可又无时不在愤恨不平。他自己不能如愿以偿，因此至少希望子孙后代能如愿以偿，把自己终生的幻想变成现实。哪怕太阳打西边出来、往东边落下去，他的这种愿望都决不改变。要干，要战斗，要立身处世！这就是父亲的精神所在。而今，丑松缅怀父亲孤独的一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那句遗嘱所包含的希望和热情。"不要忘

记！"——这是父亲终身的遗训，是发自男子汉灵魂深处的喘息，是父亲遗留在儿子心胸中奔流的热血。所有这一切都同父亲的去世一样，深深撼动着丑松的心。啊，死是无言的，可是对于丑松现在的处境说来，死却胜过千言万语，它使丑松更加痛切地感到自己一生的不幸。

丑松走到牛栏旁边，亲眼看到父亲留下的事业。这个天然大牧场，方圆有二十里路，小松树下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母牛，有的站着、有的躺在地上。牛栏建在高原的东边，构造简陋的栅栏内饲养着几头尚未长角的牛犊。那个照看小屋的人象在忙着招待客人，一边烧枯草，一边收集各种柴禾。碰巧，叔父正在这里等着丑松。聚会在火堆旁边的男女，都是昨天晚上一夜未睡的人，加上白天的劳碌，有的人疲劳不堪，闻着落叶燃烧的香味，处在半睡状态中。叔父说要喂牛，所以在各处的石头上撒了一些盐，想起这些牛都是父亲亲手饲养过的，丑松看了，就感到特别亲切。一头黑母牛甩着尾巴向撒盐的地方走来。又有一头眉间和肚皮下长着白花、其余部分都是茶褐色的母牛，也扇着耳朵走过来。此外，还有一只花斑牛犊也哞哞地叫着跑来。它们到底害怕生人，只是颤动着鼻子围着撒盐的地方转圈儿。有的牛很想吃，因为有可疑的人在看着，只好一步一步向前蹭。

看到这光景，叔父笑了，丑松也笑了。大伙笑着说，正因为有这样可爱的伙伴，父亲才能够在荒凉的深山沟里住下来。最后，丑松和大家一同告辞，离开了父亲长眠之地。乌帽子、角间、四阿、白根等山脉在身后渐去渐远。经过富士神社的当儿，丑松回头向父亲的墓地望了望。那时，牛栏已经看不见了，萧条的高原上，只有一缕细细的烟雾袅袅升起。

第 八 章

一

葬在西乃入地下的这位老牧人的故事，很快在根津村传开了。人们说话本来就爱添油加醋的，何况被种牛顶死这件事，更使那些好奇的人感到震惊，因此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十分迷信的人马上断定这是由于前世犯了什么可怕的罪孽。单是牧人的来历就有种种臆测，有的说是从南佐久牧场搬迁来的；有的说生在甲州；还有的说不对，而是会津没落的武士出身。唯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小诸向街上的“头儿”。

吃完“慰劳饭”(用酒饭招待附近来帮忙的人)的第二天，丑松到协助安葬的人家去道谢。叔父也去了，姬子泽家里只留下婶母一个。午饭刚罢，天气特别暖和，阳光经过后院的葱地射进了晾晒南瓜的廊檐下，使人感到安逸、舒畅。鸡儿因为没有人追赶，也就无所顾忌了，有的在墙根下啄花儿，有的高声啼叫，有的竟然跑进了客屋，在铺席上玩耍。婶母来到外院，弯着腰在水池旁边涮锅。这时，刚巧有位绅士走过来彬彬有礼地问道：“濑川先生住在这里吗？”婶母看了觉得奇怪，心想，从未见过这样的客人。她连忙扯下头上的毛巾擦擦手，打着招呼：“是的，濑川家就在这儿。对不起，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吗？我姓猪子。”

莲太郎来访，刚巧碰上丑松不在家。"不要多久就会回来的。"听婶母这样说，莲太郎心想既然来了，那就索性打搅一下，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主意既定，便跟着婶母走进了茅屋。莲太郎平素对农民的生活很感兴趣，最喜欢这样围着火炉拉家常。他亲切地凝视着煤烟熏黑的屋顶。按农家的习惯，从大门到后门，中间有个大院，院子里乱七八糟地堆着煤包、咸菜桶和农具。沾满泥土的马铃薯，在一个角落里堆成了山。火炉就放在台阶旁边。莲太郎闻到柴禾的烟火气都觉得快乐。他还看到墙壁上同每年的日历贴在一起的采锦画，早都改变了颜色。

"真不巧，他出去啦。家里刚遭了不幸，他到各处道谢去啦。"

接着，婶母把丑松父亲去世的事告诉了莲太郎。炉火燃得正旺，挂在木制炉钩上的水壶里的水烧开了。婶母正想给客人沏茶，突然间她想起了早已遗忘的老习惯。说起来，所谓记忆就是这么种奇怪的东西。原来，照秽多家庭的规矩，不准给一般的客人献茶，甚至连点烟都有忌讳。濑川家自古就是这样的风俗，打搬到姬子泽以后才破了老例，开始了一般的交往。天长日久，对这种新做法也就习以为常了。人情往来，彼此都很亲密，不要说献茶，就是送个什么东西也是一样。春天，我送给你几块艾子糕；秋天，你送给我一袋荞麦面，自家感到没有啥，别人也不以为怪了。今天婶母突然想起过去的老规矩，这是近来很少有的。这也难怪，莲太郎是一位很拘礼的稀客，不同于姬子泽的一般百姓，而且来得又很突然，这就使得老人沏茶时自己也感到手在发抖。莲太郎一点儿没有察觉，他高高兴兴地喝着茶，滋润着干渴的喉咙，谈笑风生。尤其是当婶母说到丑松小时候放风筝、玩陀螺的故事时，莲太郎象在深深思虑着什么，问道：

“我打听一件不大相干的事，在这根津村的向街上，听说有一个叫六左卫门的大财主，是吗？”

“哦，有的。”婶母瞧着客人的脸。

“您听说没有？那家最近才办了喜事哩。”莲太郎若无其事地打听着。

向街也是这根津村的一个秽多部落，这里离姬子泽不到二里地，在西街的顶头。那里住的六左卫门是秽多中的大富翁。

“这个，一点也没有听到过呀。这么说他有了姑爷啦，他家闺女很长时间没找到婆家呢。”

“您认识那家姑娘吗？”

“那可是个有名的美人，白白的，模样儿长得挺俊。大伙常说，这妞儿只可惜生在山里人家啦，没法子。今年怕有二十四、五岁了吧。可打扮起来，看上去也就是十九、二十的样子。”

说着说着，莲太郎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等来等去不见丑松回来，于是莲太郎说要出去散散步，便到野外观赏山景去了。他临走时给婶母留下话说，无论如何要和丑松见上一面。

二

“喂，丑松，有位姓猪子的客人找你来啦。”婶母跑过来说。

“猪子先生？”丑松的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辉。

“他等了老半天啦，总不见你回来。”婶母瞧着丑松的神色，“他才往那边去了，说是到田里转转就回来。”婶母说到这里，换了一种声调问：“那位客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呀？”

“是我的老师。”丑松回答。

“噢，是吗？”婶母愣住了，“早知道是这样，我应该好好招待

一番才是。我只当是你的熟人，不过，看他说话的样子倒象一个好朋友哩。”

丑松正想到地里寻找莲太郎，正巧叔父回来了，他只得暂时坐在房门口休息一会儿。叔父显得很累，一跨进门就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这下子可好啦。”可不是么，一切相安无事，葬仪、道谢都顺顺当当结束了，叔父想到这里该有多高兴：“啊，前一阵子我费了多少心思啊！”叔父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象突然想到什么似地加了一句：“这全靠老天爷保佑。”

姬子泽家中的和平景象，不知人世变迁的叔父老俩口的古朴的特性，这些都使丑松产生了怀旧之情。后院里群鸡高唱，叫声在午后干热的空气里回响，更显出山村的寂寥。婶母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勤劳、健壮，而又没有孩子。她一直把丑松当孩子看待，有几次弄得丑松忍不住笑了。

“瞧！你那双手多象你的老子啊！”婶母说着笑了，但不由得又掉下泪来。叔父也跟着一起笑。这当儿，婶母给他泡了茶，味儿正香；专门为他蒸的裹着红糖馅的乡村包子是他最喜欢吃的。这些都使他想起快乐的少年时代。正是这种时候，丑松才深切体会到自己确实回到了故乡。

“我去看看就来。”

丑松说着走出了家门，叔父立刻追上去喊住了丑松，象是有话给他说。丑松回过头，叔父站在霜叶飘零的柿子树下低声对他说：

“没有别的事，我想起猪子来了。以前师范学院有位老师叫做猪子，今天来的是不是他呀？”

“就是他，就是那位猪子先生。”丑松注视着叔父的表情回答。

“哦，是吗？就是他啊！”叔父打量着四周，接着伸出大拇指来，“他不是这个吗？你可要当心！”

“哈哈！”丑松快活地笑起来，“叔父，你只管放心。”说罢，匆忙走开了。

三

丑松虽然叫叔父“只管放心”，可自己已经打算把自己的心事单独告诉莲太郎一个人，而光是自己和这位前辈两个人在一起的好机会，却又不会再有了。想到这里，丑松心里思潮起伏。

丑松在枯草堤上同莲太郎相遇了。一打听，才知道先生是把夫人留在上田，今天早晨到达根津村的，同来的还有市村律师。律师因为忙着访问地方上有选举权的人，莲太郎在旅馆同他分手后，一个人到姬子泽看丑松来了。律师不打算举行演讲会，所以这个村子的人不能听到他的政论演说。莲太郎却可以同丑松慢慢地交谈，他想在这信浓的山上，在这温暖的小阳春天气，花上半天时间和丑松好好畅谈一番。

这一天实在痛快，这种高兴的心情在丑松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他待在日夜仰慕的前辈身边，听着他的话语，看着他的笑容，同他一起呼吸着故乡的空气，不仅谈话时感到愉快，就是沉默时也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何况闲谈中的这位莲太郎同作品中反映的莲太郎又有着不同的意趣。他的相貌显得很威严，但性情却意外地温厚、亲切，完全象一个极普通的读书人。正因为这样，所以对晚辈丑松也显得没有什么隔阂，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深深地叹息。他把腿伸在阳光照射的草堤上，谈起自己生病的情况。他说有一次被人用车子拉到医院，在一阵难忍的干咳

之后，接着就不住的咯血。如今胸部不疼了，也感觉不出多大的病苦，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仿佛从未生过病似的。不过他还说，要是那样的大咯血再来上几次，到那时这条命就很难保得住了。两人的交谈虽然如此亲密无间，但丑松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何时向他吐露那件事呢？”他胸中忐忑不安，心情一刻也不能平静。

“哦，这病不至于传染吧？”丑松不知怎的，感到这位前辈的疾病有些令人害怕。可是他又几次责怪自己这种想法未免可笑。

千曲川沿岸的风土人情，中世纪时期武士道和佛教遗留在这里和那里的古迹，随着信越线铁路的建成，山上城市的兴衰情况，往昔北国街道的繁华和现存的古驿站的冷落萧条……所有关于信浓当地的轶闻轶事，都成了他们两个谈话的题目。眼前，蓼科、八岳、保福寺以及御射山、和田、大门等山脉岗峦连绵，远远望去，山间的大斜坡向东西两边伸展开去。山谷之间，千曲川的河水闪着蓝白色的光，不停地流向远方。由于丑松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大自然的熏陶，对于这一带的地理十分清楚，所以一一指点着讲给莲太郎听。莲太郎一边仔细听丑松讲解，一边认真地眺望着。河对岸的八重原高地上空，农家的炊烟冉冉升腾，这情景特别引起了莲太郎的兴趣。丑松又指着山谷里的平地上有阳光照射的地方说，那些沿河岸散居的村落就是依田洼、长濑、丸子，被青色烟霭笼罩的山谷背阴处，那是灵泉寺、田泽、别所等温泉所在地。那一带是农民聚集的山上欢乐之乡。每到荞麦花开的季节，这里的农民常到那儿洗澡、赏景，以消除疲劳。

听莲太郎自己说，他有一段时间对山区风光不感兴趣。他曾经这样认为：信州的景色好比一幅全景画，在大自然描绘出的众多画面中，它只能处在很平凡的地位。信州地方虽然广大，但缺少浓郁的风味。象波涛一样起伏的群山，除了给人一种不安

和混杂的感觉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面对这样的景色，只能使人心烦意乱。可奇怪的是，在这次旅行中，他的这种思想完全打消了，他第一次欣赏起山间景色来了。在他面前，大自然展现了另一种新的面貌。山坡上雾气蒸腾，山谷里发出的细小而深沉的声音隐约可闻，森林里散发出清新而又干瘪的气息，这时，天上的云团带着暗影和光热，时消时现。看到这一切景象，莲太郎这才进一步理解到"平野乃自然之静息，山岳乃自然之活动"这句话的涵义。被他一概斥之为平凡的信州风景，通过这"山气"二字，反而更能看出它的奥妙和有趣之处了。

莲太郎对这里的风光如此欣赏，使得喜爱山地景色的丑松打心眼里高兴。这天，西边天空晴朗，飞驒山脉清晰可见。大溪谷对面，重峦叠嶂，山顶上一道银白色的墙壁绵延伸向远方，看样子今年早已下过好几场大雪了。群山沐浴着午后的阳光，在蓝天下闪耀着光辉，气象雄伟，动人心魄。龙腾虎跃似的山石造型和带有绛紫色的山谷阴影，看起来更增添了极高的风趣。这里群峰攒聚，有针木岭、白马岳、烧岳、枪岳，还有乘鞍岳、蝶岳和其他诸峰。这里又是梓川、大白川等河流的发源地。雷鸟在这里悠闲地飞翔。这里可以找到冰河的遗迹，是自古以来人迹罕到的地方。啊，默然耸立的飞驒山啊，你是永恒的大自然的雄伟殿堂！莲太郎和丑松越看越觉得高大无比。尤其是这天，天空里有些黄浑浑的，经十一月上旬的阳光一照，宽阔的峡谷里更显得烟气缭绕。两人出神地观望了很久，一面看一面谈论起山的故事来。

四

啊，丑松不知有多少次打算把自己的身世告诉莲太郎，昨夜，他在油灯下考虑这件事，一直想到深夜。他反复琢磨，作了种种设想，如果他和这位前辈单独在一起时，他将怎么开口为好。而今，莲太郎就在自己身旁，当着面反而不好启齿，光谈些风景之类的话，最关紧要的心事还没有谈到。丑松虽然说了许多别的事，但总觉得象什么也没有对莲太郎说一样。

莲太郎说，他出来时已经让住处准备了晚饭，于是拉着丑松一道向根津村的旅店走去。一路上，丑松不断说着话，总想把心里话说出来。他想只要把这件事说出来，自己的真情实意就会通向前辈的心灵深处，自己就可以更加去亲近这位前辈了。然而想说又说不出来，只得时时停住脚步叹息。秘密，有关生死的真正秘密，尽管对方和自己身世相同，又怎能轻易泄露呢？他想说又犹豫不决，一犹豫不决又自己责怪自己，丑松内心里充满了畏惧、迷惘和烦闷。

不多一会，两人走到了根津村西街街头。立着一尊地藏菩萨石像的地方就是向街——所谓“秽多”街。高高低低的茅屋沿着阳光照射的山坡排列着，其中有一家的宅邸很象城楼，高高的白墙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很引人注目，这就是那位六左卫门的家。住在这里的秽多都以种田、作麻草鞋里子为业，象小诸秽多街那样制造皮鞋、三弦、大鼓和其他皮革用品或以贩卖病马等为业的人，这里一个都没有，这儿家家都作麻草鞋里子，到处的墙根下都晒着专门用在鞋帮上的上等稻草，这种稻草称为“芯子”。丑松看到眼前的一切，就想起了从前自己的家，想起了在小诸生

活的时代。他想起了死去的母亲同现在的婶母，都用这种“芯子”编织草鞋的情景。那时，自己还是个少年，常常拿着从户隐这地方运来编草鞋的麻绳当玩具，坐在父亲身边学着编草鞋玩。

他们两个谈起了六左卫门。莲太郎再三寻问那位秽多的性情和作为。丑松虽然不十分了解，但还是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他。六左卫门的财富，是他自己这一代人积攒起来的，他能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暴发户，不知挨了多少人的臭骂。他欲壑难填，又爱虚荣，只要财力所及，无所不为，一心想捞个“绅士”的桂冠。也许他每天都在幻想着要到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去混一混吧。六左卫门这只想学孔雀的乌鸦，在东京购置了一所别墅，就是为了实现以上的想法。他充当红十字社的特别社员，赞助发展慈善事业，家里装饰着书画、古董，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象他这样不学无术而又藏书甚多的人确实少见，这件事却成了附近人们的笑柄。

两人边走边聊，不觉来到六左卫门的门前。午后的太阳直射下来，宏伟的白墙也象着了火一样。好几栋房屋被一道围墙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围墙外面聚集着一群看来是新平民的孩子，由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孩子带领着，好象在玩“面子”[①]游戏。其中有的长着红扑扑的脸蛋，眉目清秀可爱，同一般人家的孩子毫无区别。其中也有一些显得呆头呆脑，胆小愚钝，没见过世面的孩子。看见他们，就会知道在同一秽多里是分成好几个等级的。有一个象父亲模样的男子，牵着马吆喝着从孩子们中间通过；另一个大姐一样打扮的年轻女子，系着腰带，象影子一样急匆匆地打他俩身边擦过。住在秽多街上的居民对愚昧和落魄毫

---

① 一种儿童游戏，用硬纸裁剪成玩具，放在地面上互相拍打着玩。

不自知。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使人感到一种无以言状的痛苦。不知是悲伤、羞耻还是愤恨，丑松心里很难过，他想："指不定会把我们当成什么样的人呢。"他只想早早离开这里。

"先生，咱们走吧。"

丑松催促着停下脚步观望的莲太郎。

"你来看看这位六左卫门的家。"莲太郎回过头来，"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主人公的派头。听说就在两三天前，这家才办了喜事哩，你没听说吗？"

"办喜事？"丑松追问了一句。

"那喜事不同一般，大概可以称之为政治结婚吧。哈哈，政治家做事与众不同啊。"

"您的话，我弄不明白。"

"你知道吗？新娘子是这家的姑娘，新郎又是一位议员候选人，这还不够意思么？"

"嗯，议员候选人？那不是和我们一道坐火车的人吗？"

"对啦，正是那个绅士。"

"噢——"丑松的眼睛睁得溜圆，"真的？真有这种意想不到的事！"

"全是真的，连我都感到奇怪。"莲太郎的脸上闪着光辉。

"先生是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先别急，丑松，到旅店里去再谈吧。"

第九章

一

根津村有个地方叫冢洼，这里的一户人家参加过丑松父亲的葬礼，丑松还没有登门道谢，这时正好顺路，他俩便在途中分了手。莲太郎先回旅店，丑松约好随后就去，便踏上了田间小道。当他下了冢洼的斜坡时，看到一家门口有个卖糖的，用笛子吹出逗人发笑的曲子，招引一群小顾客。男女儿童吵吵嚷嚷从四面八方飞跑过来，看样子都是老主顾了。啊，卖糖人的笛声多么诱发少年们的幻想，使天真无知的孩子也感到十分悦耳。不，不光是孩子们，就连丑松也不由得要停下来听。说来奇怪，每当听到这笛声，丑松就不能不回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有什么要瞒的呢，丑松现在要去的那户人家，有他幼年时代的一个相好嫁在那里。那女子名叫阿妻，娘家是姬子泽，和丑松是邻居，两家中间只隔着一块苹果园。丑松九岁时，常和阿妻在一起玩，那是濑川家搬到姬子泽以后不久的事。阿妻的父亲本来是上田人，来到姬子泽做人家的养子。他家出身苦，又是外来户，一切自然都由濑川家照应。他们对丑松也很好，每次到伊势神宫[1]参拜回来，都要买点什么给他。两家既然是街坊，孩子们

[1] 日本皇室宗庙，位于三重县伊势市。

自然玩在一起，成了好朋友，这是不足为怪的。而且两人正好是同年。

丑松听着卖糖的笛声，心里涌起了快乐的回忆。虽说印象有些淡薄，但是阿妻的模样他没有忘记。他还记得第一次映入他眼帘的那个少女的可爱形象。他怎能忘记在苹果花盛开的季节，他俩在枝叶低垂的树荫下徘徊，彼此天真地谈吐着初恋的情话。那时刚刚九岁，那情景早已变成梦幻般的童话故事了。许多别的往事几乎都已忘却，惟有这种纯洁的情谊却牢记在心上。不过，两个孩子的交往时间并不太长。丑松后来忽然同阿妻的哥哥亲近起来，打那时起就不和她在一块玩了。

阿妻十六岁上嫁到家洼来，她的丈夫也是丑松小学时代的朋友，三个人的岁数一样大。乡下人喜欢早婚，而这对夫妇结婚更早。丑松在师范学校埋头钻研历史和语言的时候，这对年轻夫妇就有了孩子，成天价从早到晚"爸爸，妈妈"地叫个不停。

丑松反复回想着过去的一段历史，心情激动地走上了高坡。根津川的支流从山上急泻下来，河水又浅又清，从家家户户的门前奔流过去。路旁栗子树的梢头早已干枯，柿子树上几乎连一片叶子也不剩了，只有水草仍是郁郁青青的，根子浸在水里，显得生气盎然。人们正忙着作过冬的准备，人们都聚集在河边。一群妇女正在专心致志地洗着芜菜，其中有一个女人用毛巾遮着太阳，露出一双素手，穿着围裙，辛勤地干着活。丑松走上前打了声招呼，没想到她正是阿妻。看到童年时代的女友变化如此之大，他非常惊奇，阿妻也愣住了。

那天，阿妻的丈夫同公公出门去了，家里只有婆婆。听说阿妻已经有了五个孩子，最大的一个不在，想是到什么地方玩去了。剩下的是一个五岁的男孩和三个女孩，个个都依偎在妈妈

身边，羞羞答答，不肯上前行礼。有的好奇地瞧着丑松的脸，有的藏在妈妈身后不肯出来。最小的一个刚会走路，大概见了生人有些害怕，终于哭了起来。看到这光景，婆婆笑了，阿妻也笑了。"嗷，这孩子可怪啦！"阿妻说罢掏出奶来，孩子一口咬住奶头，一边呜呜咽咽，一边偷偷地回头看看丑松。那孩子的样子十分逗人喜欢。

爱说话的婆婆叨叨起来没有个完。阿妻倒茶招待丑松，看上去她象是想起什么事来了，说："丑松哥也长成大人了。"说罢，打量了一下来客的模样，不由地脸儿红了起来。

丑松道过谢，连忙走出那家的大门。阿妻和婆婆一直送到门口，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客人的背影。丑松深沉地思考着自己同周围一些人的变化，又登上了冢洼的高坡。啊，这位为家事操劳、心地善良、具有令人眷恋之处的阿妻，同他记忆中的形象比较起来，感到简直就象两个人了。她和自己同年，却有了五个孩子，这真是自己童年时代相好过的阿妻吗？丑松不时停下了脚步，声声叹息。

对往事的追念深深刺痛了丑松的心。如今他经常满腹疑惧，受到痛苦的折磨，相比之下，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多么快乐呀！啊，自己无忧无虑同可爱的少女一起，在苹果园里漫步的幸福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丑松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恢复到跟那个时代的心情一样；多么希望能够再一次忘掉自己是个秽多啊！多么希望能够跟少年时代一样，自由自在地呼吸着人世的欢乐空气。丑松想到这里，抑制不住的激情就象春潮一般涌上心头。身为秽多的悲观绝望心理，同爱的甜蜜思想如此那般地交织在一起，使青春的生命显得更加美好。到后来，丑松想起了莲华寺的志保姑娘，热烈的感情在心中燃烧，他大步流星地向莲太郎下榻的

旅店走去。

二

门口的灯笼上写着“吉田旅店”、“安寓客商”的字样，这是古代驿道上的老风俗。如今，各地商人来往少了，昔日的旅店都变成了农家。目前，根津村只剩下两三家客栈，吉田旅店就是其中之一。这家旅店也是常常歇业，旅客的住房成了饲养秋蚕的屋子，那光景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但不管怎么说，它仍不失为寂寥中别具风味的乡村老店。门前晾晒着豆子，鸡在院子里叫唤，往澡堂里挑水的店伙计走路的姿态也显得与众不同。炉里的柴火烧得正旺，炉子周围不时发起天真无邪的笑声。

“对，要把那件事说出来。”

丑松自言自语，当他跨进吉田旅店大门时，这个念头又来回在胸中出现。

丑松被领进了里面的客厅。屋里只有莲太郎一个人，那位律师还没有回来。屋里的挂屏、隔扇，一切摆设都保留着古朴的风味，虽说显得有几分陈旧，但很幽静，是谈心的好地方。火盆里添好木炭，旁边放着座垫，两人相对而坐，心里又惊喜、又愉快。莲太郎亲手泡的茶，喝起来也觉得特别香甜。丑松数点着平素最爱读的这位前辈的著作，说首先到手的第一部大作就是《现代思潮与下层社会》，还有《乐贫记》、《劳动》和《平凡的人》读起来都很有意思。丑松又谈起他看到《忏悔录》广告时的喜悦心情；谈起他在饭山的书店里买到一本后，一边抱着走回宿舍，一边想象书中内容的急切心情；谈起他读这本书受到深深的感动，从而知道社会具有的强大威力，以及他受到书中显示出的新思

想的熏陶等等情况。

莲太郎的高兴劲儿不同寻常。不一会，洗澡水烧热了，他俩一齐被领到浴室里去。莲太郎寻思，过去虽然把丑松当成知己，却未曾想到他这样爱读自己的著作。他相信丑松的热情。莲太郎想到自己有病，心中不免有所顾忌，不想因此给丑松添麻烦。这种健康人所不知道的担心，不断地表露在他的脸上。这样一来，丑松反倒不安起来，先前那种害怕前辈有病的心理，早已无影无踪了。谈吐之间，恐惧渐渐被怜悯代替了。

澡堂的窗外，有水从石头上流下去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悦耳。身子浸在洁净透明的热水里，听着流水在耳畔潺潺作响，心里十分舒畅。傍晚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把水池的蒸气映成一片朦胧的水雾。莲太郎在水里泡够了，往水龙头那边走去，浑身上下热气腾腾。丑松也是全身通红，脸上淌着汗，热得他暂时忘掉了人世的烦恼。

“先生，搓搓背吧。”丑松抱着小水桶绕到莲太郎的背后。

“呃，是给我搓吗？”莲太郎显得很高兴，“好，请吧，随便给我搓搓吧。”

丑松随即向平素景仰的这个人靠过去，只要能看到莲太郎在如何思考，如何说话，如何行动，哪怕是细小的生活琐事，都会使他打心眼里高兴。丑松觉得他同莲太郎越来越亲密了。

“来，轮到我给你搓啦。”莲太郎舀来了热水说。但好几次都被丑松谢绝了。

“不，不用啦，我是昨天才洗的澡。”丑松仍然在推辞。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嘛。来，别那么客气，也让我给你搓搓。”

“实在不敢当啊。”

“怎么样，濑川君，我这个搓背工人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呢。哈哈！”莲太郎开着玩笑，接着就用毛巾包着肥皂一边给丑松搓背，一边说，“我在长野的时候，记得有一次碰上实习旅行，和学生一起到上州去，大家一致公认我是大肚皮，当时我身体健壮，的确够得上大肚皮的称号。此后，我的一生中有过种种变化，象我这种人居然也能活到今天。”

“先生，行啦，行啦。”

“哪里，才刚刚开始，你看，脏东西一点都没搓掉呢。”

莲太郎仔仔细细地给丑松搓着脊梁，最后又把小桶里的温水浇了上去，白色的肥皂沫被水冲下来，在地上缓缓流动。

“这话只能对你说。”莲太郎想起什么似地说，“每当我想起我们种族的人来，就不能不感到难过。不怕你笑话，在我们的人中间，有的人思想境界还未打开呢。我走出师范学校的时候，为了思考这个问题，也曾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苦闷生活，结果闹了一身病。没想到疾病反而救了我，打那以后，我决心不再尽是冥思苦索了，而是要工作。说起来，你不是读过《现代思潮与下层社会》吗？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身体几乎没有一天是健康的。唉！将来新平民中如果出现了别有风韵的人，有一天看到它说：啊，原来是猪子写的书，从而愿意读一读的话，我也就心满意足啦！因为这块垫脚石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希望。”

三

丑松几次要谈出来，总感到不好开口，一直到离开浴室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律师仍然没有回来。莲太郎预先叫人备好了晚饭送到旅店里来，是千曲川里的石斑鱼，从上田回来的路上买

的，做成烤鱼串，正好想和丑松一起尝尝冬天河里的鲜味。厨房里正忙着准备，可以听到那里碾磨作料的声音。炉子边烤石斑鱼的香味和烧得哧哧啦啦往下滴的鱼油烟雾混在一起，飘到了客厅里，闻起来觉得怪好吃的。

莲太郎从皮包里取出常备药来，才洗罢澡的脸色，看不出生病的样子。他若无其事地嗅了嗅杂酚油①的气味，接着就谈起高柳的事来。

"看来你是同他一起从饭山动身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丑松笑了笑，"他总是想法躲开我似的。"

"这正说明他心中有愧。"

"现在回想起来，他用外套裹紧着身子，躲躲闪闪走路的样子，就象在眼前一样。"

"哈哈，所以人不能干坏事嘛。"

莲太郎把听来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丑松。听莲太郎说，高柳秘密娶六左卫门的女儿这件事是别有用心的。原来莲太郎为了调查一件事，曾经到信州最古老的秋叶村的秽多街（位于上田郊外）去过。那儿有一个六左卫门的亲戚，和六左卫门如同仇敌，关系极坏，是这个人把这事给抖搂出来的。说来很凑巧，今天早晨，当莲太郎和律师一道来到根津村的时候，碰上高柳夫妇正要去新婚旅行。尽管对方没有觉察，可他们两个确实是看清楚了那对夫妇的背影。

"实在叫人吃惊，"莲太郎叹息着，"濑川君，对于他这种用心，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回到饭山你再看吧，他举行结婚宴

---

① 原文为 Cresote，化学品，有强烈气味，可以治病。

会的时候准会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定会千方百计说是从远方的富豪家里娶来的媳妇，不会说是新平民的女儿的。"

两人刚刚把话匣子打开，女仆端饭进来了。他们早已感到饿了。盘子里盛着才烤好的石斑鱼，香喷喷的。银白色的脊背和灰褐色的鱼腹，这条新鲜的鱼已被烤得焦黄，有的地方尚未很好蘸上作料，一块块串在竹签子上，又肥又嫩。有一只小猫看来早已闻到了香味，跟在女仆的身后窥伺着，那样子怪好玩的。客人说一切自便，不需伺候，女仆听后抱起小猫走了。

"先生，来，我给您盛饭。"丑松打开饭桶，盛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

"谢谢，还是自己来吧。一坐到饭盘旁边，就不能不想起师范学校的食堂来。"

莲太郎一边吃一边谈笑。丑松夹起又松又脆的鱼肉蘸着卤汁，一边品尝着香味，一边聊着。

"哎！"莲太郎把拿筷子的手放在膝盖上，"当今绅士手段之高明，实在令人吃惊，只要可以弄到钱，什么事都能屈从。濑川君，你听我说，那个高柳你别看他外表神气活现的，听说他骨子里苦得很，借了好多债，放高利贷的人盯着他讨债，在社会上的名声也越来越臭，眼看今年无论如何没有参加竞选的希望了。可是，丑松，不管境遇如何贫困，总不会为了弄到钱而结婚呢？这不是太卑鄙、太露骨了吗？也许他会说，六左卫门也是个体面的公民，娶他的女儿有什么稀奇，既然成了他家的乘龙快婿，选举时请求资助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他如果这么想倒也罢了，既然情愿打破阶级界限，娶一个中意的女人，倒也是件有趣的事。可是又为何要偷偷摸摸成亲呢？为什么暗暗地来，悄悄地走，不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做的事呢？说起来，丑松，他可是

一个堂堂的议员候选人，平素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如何料理天下的政治，可是，在生活上又怎么样？虽然没有人谈论过，实际上完全是披着绅士外衣的小人行径，太可耻了。难怪社会上确有不少人，只要能捞钱，什么事都干得出，只要对方肯要，连自己的灵魂都可以卖掉。可是象高柳这号人，出卖了自己还要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实在太不象话！请你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想想，对于新平民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

两人暂时停止了谈话，默默地吃着饭。过一会，莲太郎似乎完全忘记了病苦，感慨万端地说：

“高柳既然有高柳的打算，六左卫门也有六左卫门的想法。把个姑娘嫁给这号人为的什么呢？还不是今后到了东京，可以夸耀一番自己的女婿是个政治家吗？想得有多美！人爱虚荣总有个限度，也要为自己的女儿想想才是啊！”

莲太郎说罢，目光显得十分深沉，他独自陷入了思索之中。

丑松越听越对那位政治家的内幕感到惊诧，同时也为这位前辈关怀同族人的热情所深深感动。这位前辈虚弱的躯体里燃烧着强烈的感情的火花，这不能不使丑松肃然起敬。在莲太郎的话语里，充满了一种打动丑松心弦的力量。当然，有时也不免叫人觉得，如果他不是一个病人，也许说不出这种感人肺腑的话来。

四

丑松终于没有把想说的事说出来。夜深了，他离开吉田旅店，一路上他想着想着，伤心得差点想哭出来。为什么不说呢？他一边走一边责备自己。他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亡父有

过遗嘱，叔父有过忠告，这秘密一旦从自己的嘴里泄露出去，难免有一天传到别人的耳朵里去。这位前辈知道了，他可能告诉自己的夫人，夫人是个女人家，她终于是守不住这个秘密的，到那时就不堪收拾了。更重要的是自己目前不想承认自己是个秽多，他一直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过来的，今后，当然还想作为一个普通人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这些辩解都是自己后来杜撰出来的，总不该成为他一直不说心里话的真正理由。丑松感到惭愧，他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自己，连对莲太郎都不肯说出真情，这的确是丑松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

啊，还想什么呢？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这件事决不能对别人讲，但在这前辈面前是可以坦吐出来的。自己平素对他如此仰慕，又同是新平民，向这样的人坦吐出来，又有什么风险，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不管怎么样，不讲真话就是不诚实。”

丑松心中又羞愧，又悲伤。

不仅如此，青年人那股渴望顽强生活下去的勇气激励着丑松的心，他好比一棵初吐幼芽的嫩草，在霜欺雪压下尽管心里向往着春天，但在猜疑和恐怖的禁锢下，青春的生命得不到发展。啊！霜雪受到阳光的照耀自然会消融，一个青年将满腔热情奉献给敬爱的长辈，也自然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丑松眼看着莲太郎的举止，耳听着莲太郎的谈吐，受到的感化也就越深，从而禁不住对精神自由的爱慕青春的生命力在鼓舞着丑松讲出来，应该讲出来！这不正是自己要选择的道路吗？

“对，明天见到先生，把一切全都坦吐出来！”丑松打定了主意，急急向姬子泽的家里走去。

当天晚上,阿妻的父亲赶来,在火炉旁谈到很晚才回去。叔父没有深问莲太郎的事情，只是在丑松上床睡觉的时候才问了一句：

“丑松,今天你向那位客人一点也没有谈到自己的事吧?”

“谁会去谈那些个事!”

丑松瞧着叔父的脸答道。他嘴里虽是这样说，但心里却不这样想。

丑松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一幕幕幻景从眼前掠过。梦中见到的仿佛是入殓时父亲的面影，刹那间仿佛又变成莲太郎多病而苍白的脸,忽儿又象是阿妻了。那清澈明亮的眸子,说话时露出来的洁白的牙齿,容易变红的面颊,这一切都显示着这位女性的直率与热情。朦胧之中，丑松不知不觉又联想起志保姑娘来。然而,志保的影象也没有在他的头脑里停留很长时间,一到黎明就忘个干净,连做的什么梦都想不起来了。

第十章

一

扔掉这痛苦包袱的时机来到了。

莲太郎和律师要一起回上田，丑松约好和他们同行。这是顶死父亲的种牛被送到上田屠宰场去那天早晨的事。叔父和丑松都该到屠宰场去作见证，正好是实现昨夜打算的最好的机会。如果错过了今天，那就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了。一定要想办法趁叔父和律师都不在旁边的时候，也就是他和莲太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却这桩心愿。丑松一边琢磨，一边和叔父一起作出门的准备。

丑松他们刚到达上田大道旁的拐弯处，和等在那里的两个同路人相遇了。丑松先把叔父介绍给律师，然后又介绍给莲太郎。

"先生，这就是我叔父。"

叔父搓着农民的一双大手，说："听说丑松承蒙您多方关照。还听说您昨天到我家里去了，不凑巧，我们不在家。"

叔父表示了歉意之后，莲太郎很郑重地对死者表示了哀悼之意。

四个人这就走在一起了。他们踏着早上潮湿的路面，行进在茫茫的晨雾之中。远远近近，鸡声对鸣，这天象初春一样暖和，路边的枯草好象又复活了。灰濛濛的水汽又浓又低，相距不

远的树林子，树木的梢头，看起来象是又远又深的烟雾。四个人或前或后边走边谈，律师欢乐的笑声在清晨的空气里回荡，人们的脚步不知不觉感到轻快起来。

快到上田的时候，莲太郎和丑松两个稍许落在后面。道路渐渐明亮起来，有的地方可以望见蓝天了。早晨的云团带着白色的光，从头顶上匆匆而过。前面的村庄也露出了轮廓，茅屋顶上升起了缕缕炊烟。怪好看的雾景很快就消隐了。

莲太郎走起路来并不显得吃力。本来丑松老是嘀咕，叫莲太郎在这石子路上行走，他能受得住吗？因此，他时常放慢脚步，等着莲太郎跟上来。不懂医道的丑松，看到他并没有特别喘息的样子，这才放下心来。这时，叔父和律师在前头边说边走，距离丑松约摸有一二百步远了。早晨的阳光突然一照，潮湿的路面开始闪着晶莹的亮光。小县地方的田野里普照着和暖而舒适的阳光。

啊，要说！现在正是好时机。

丑松认为，这样做决不是破坏一生的戒规。如果是同一般的人谈起此事，那多年的苦心就会付诸东流。可是这只是对他一个人讲，就象是对亲兄弟讲一个样，根本不会出什么差错。丑松为自己辩解着。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决不会把父亲那不容变更的话置之度外，去学着干那种陷自己于死地的蠢事。

“要隐瞒！”

这时，丑松的心里响起了父亲严厉的声音。象劈头一盆冷水，使他浑身不停地打起颤来。丑松不能不犹豫了一阵，嘴里叫着“先生、先生”，心里急得不知怎么说才好。他觉得背后有股无形的力量在箝制着自己，使他不能随心所欲。

“千万不要忘记！”这声音又在心底响起。

二

“濑川君，看你心事重重的，在考虑什么呀？”莲太郎回过头来望着丑松，“看，我们落后太远啦，快点走吧。”

这样一提，丑松连忙跟在后边加快了步伐。

不大一会，他们追上了前面两个同伴。两人单独谈心的机会稍纵即逝，象鸟儿一样飞跑了。丑松只好指望着将来再有同这位前辈单独见面的机会。

太阳渐渐升高了，湛蓝的天空异常明净，南方的天边飘起片片云朵。这时，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田野笼罩着淡淡的雾霭，山冈也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脚下干爽的灰色路面也散发出泥土味，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心情愉快。路两旁的麦田里，一片淡绿色的浅短的麦苗，正急切地盼望着春天的来临。有趣的是，当他们在如此边看边走的时候，这一派田园风光在四个人的眼里各自引起了不同的感想。律师想的是佃户和地主的斗争；莲太郎想的是穷人的痛苦和慰藉；叔父在耕作上由于有受“齐墩果”、“山牛蒡”、“天王草”和“水泽泻”等杂草之苦的经验，他很注意和庄稼有密切关系的土质的比较，认为这一带山上的农民比起上州地方平原的农民来，更具有粗放经营的习惯。的确，三个人的话都没有离开各自的生活。丑松从青年人的思想出发，在他看来，农村并不尽是在劳作似的。四个人各说各的，一全神贯注，也就忘记了疲劳，就这样来到了上田镇。

上田镇设有律师的事务所，夫人正在那里等待莲太郎从根津回来。莲太郎和律师打算先到事务所一下，办完事，回头再到屠宰场去相会，看那条种牛的最后下场。约好以后，丑松和叔父

先行出发了。

两人向屠宰场越走越近，死去的老牧人的面影也越来越清晰地映在心头。两人的话题全是对死者往昔的追忆。因为没有别人在场，谈话毫无顾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说，丑松，”叔父一边走一边叹息，“嗨！今天已是第六天了，阿哥死，你回来。出殡，办酒席，挨户道谢，如此等等，到今天正好是第六天。啊，明天就是头七，日子过得好快，着实叫人吃惊，同阿哥永别，好象就是昨天的事呢。”

丑松跟在后面，默默地思索着。叔父接下去说：

“世上真有些不随意的事儿，阿哥正要过几天好日子的时候，偏偏遭了祸。唉！不为钱不为名，辛苦了一辈子，这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我？年轻时，我常常和阿哥拌嘴，挨了打就哭哭闹闹的。现在想想，感到再没有比亲兄弟更亲的啦。纵然世上人舍弃咱们，也不能丢开亲兄弟呀。正因为如此，我才决不能忘掉阿哥的。”

两人默默地走着路，好大一会都不言语。

“不要忘记啊，”叔父又开了口，“阿哥为你操了多少心！有时他对我说：‘丑松现在正是危险的时候，因为在山里的想法同到社会上看到的不一样。所以对这一点我总放不下心。同那么多人在一起，不让人看出底细来可真不容易呀。只要能安安稳稳地生活，不去搞什么蹩脚的学问，不沾染乌七八糟的思想，也就行了。反正，他不到三十我是不会放心的。’当时我给他说：‘您就放心好啦，丑松这孩子我敢担保！’阿哥听了我这话，还是直摇头：‘这很难说，孩子往往单学老子的缺点。丑松为人小心谨慎是好事，可是过于谨小慎微，会不会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猜疑。’我说：‘照这么担心下去，可没个完喽。’说完，我也笑了。哈

哈！”

回想到这里，叔父纵情笑起来，过一会儿，又换了一种语气说：

“可是，说起来，你能平安无事地熬到今天，这就算是很不错啦，全靠你具有那种品德。不过总是小心点的好，不管对什么样的老师，也不管对哪一个同样出身的人，都不能粗心大意。别人到底不同于亲兄弟呀。阿哥在世的时候，一从牧场回来，就对我和你婶母谈起你来。阿哥不在了，往后只有我和你婶母两个来念叨你，解解闷儿。你想想，我又没有孩子，除了你，还能指望谁呢？”

三

那头种牛一清早就送到了屠宰场。牛的主人很早就来到这里，一直候着叔父和丑松。肉铺的小伙计拉着一辆空车，丑松叔侄两个跟在后边，不一会就到了屠宰场。牛的主人守在门口，一见面就热情地招呼着说：“你们可来了。”脸上现出悲戚的神色，对老牧人表示衷心的哀悼。

“不，”叔父打断对方的话，“这完全是他不注意引起的，我们一点不怪你。”

听到这话，对方更加显出痛惜的样子，反复说：“我实在惭愧，觉得没有脸见你们。请你们就算是这孽畜惹出的祸端，想得开些……”

这里是上田镇郊外，靠近太郎山麓，是五栋新建的平房。门外聚集了五六条狗，眼里闪着凶光，不断嗅着丑松两人身上的气味，低声地叫着。看那架势，随时都要猛扑过来似的。

牛的主人领着他俩进入一道黑门。里边是一个院子，北面是检验室，东面是小屠宰房。一个年纪五十余岁的肥胖汉子，在指挥众人干活。凭着他那老练而灵活的谈吐，可以知道他是屠夫的头儿。这儿有十来个壮年屠夫，肯定全是新平民，尤其是那个低声下气的样子，皮肤又有着明显的特征，让人一看就清楚了。一个个绛紫色的脸，可以说象是烙上了印记一样，其中有的人用下等秽多常有的愚笨的眼光回头望着丑松等人；有的畏畏缩缩，战战兢兢地偷眼瞧着客人。目光敏锐的叔父一眼看到了这种情景，用右肘抵了抵丑松。其实丑松哪能浑然不觉呢，叔父用肘一抵，那暗号就象电一般迅速传了过来。幸而他们的举动没被别人注意，他们终于定下心来，又同另外一些人闲聊起来。

牛棚里除了那头种牛以外，还拴着两头公牛。那种牛就象被判死刑的罪犯关在囚牢里一样，等待着一刻刻逐渐临近的死亡。而今丑松和叔父一起站在牛棚的木栅栏跟前，心中虽说不是牛主人所埋怨的那样，但一想到“是畜生闯的祸”，也就不怎么特别怨恨这头牛了，相反，他想到的是父亲的惨死，想到的是牧场草地上的鲜血，心中涌起了难忍的缅怀之情。一看，旁边两头牛是佐渡牛种，一头黑色，一头红色，样子十分憔悴，瘦得除了尚能满足人们的食欲以外，再没有生存的价值了。相比之下，这头种牛体格大，筋骨壮，原是一头毛色光亮、长相好看的黑色杂种牛。牛的主人隔着栅栏的横木，一会儿摸摸牛的鼻子，一会儿抓抓牛的脖子下边，好象在向自己儿子反复说明因果报应似的，显出了这就要永别了的神态：

“你给我闯下了大祸。本来，我不想把你牵到这种地方来，也是你自作自受，你就认命了吧。看，这儿站着的就是濑川先生

家的少爷，向他谢罪吧，谢罪吧！象你这样的畜生，总该有些灵性吧。好好记住我的话，来世投生时，可要变得聪明些！”

说完，牛的主人就向丑松叔侄两人讲述这头牛的经历。据他说，目前养的牛虽说不少，但在血统上没有一头能胜过这头种牛。说什么公牛是美洲产，母牛又是哪里哪里产。这牛只是脾气不好，要不，真算是西乃入牧场顶呱呱的牛啦，他说罢又叹起气来。牛的主人还说，他准备把这头牛的一部分肉钱用作纪念已故牧人的费用，吊慰他的在天之灵。

这时兽医走了进来，没有摘下鸭舌帽，就同大家打招呼。接着，肉铺老板也来了，想必是来买肉的。不多时，莲太郎和律师两个同丑松叔侄一起站在院子里，一边观望，一边谈着话。

“哦，你说的就是那头种牛吗？”莲太郎悄声问道。这时人们正忙着准备，个个都换上了白色工作服，脱掉草鞋，打着赤脚，衣服的下摆别在腰间。谈笑声和狗吠声混在一起，院子里顿时变得杂乱起来。

种牛终于要牵出来了，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它身上。本来一直老老实实的两头佐渡牛，忽然闹腾起来，一个劲地摇头晃脑。一个屠夫紧紧攥住那头红牛的鼻子，厉声骂着制住它。

牛虽说是畜生，看起来也通些灵性，临死前总急着想逃跑。那条黑色的佐渡牛被拴在牛桩上，绕着柱子整整转了一圈。而那头即将置于死地的种牛倒显得很沉静，不象另外两头那样胡闹，也不发一声悲号。它鼻子里喷着白气，满不在乎地向兽医面前走去，紫色的、潮润的大眼睛瞟了瞟周围看热闹的人群。这头在西乃入牧场东窜西奔、顶死丑松父亲的凶牛，临死前却显得如此干脆，反而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叔父和丑松都有些激动。兽医转来转去，一会儿捏一捏牛的皮肤，一会儿按按牛的脖子，又

敲敲牛角，最后掀了掀牛尾巴，检查就算结束了。一群屠夫立刻涌上来，嘴里吆喝把牛赶进了屠宰房。那个屠夫头儿趁牛不在意，迅速抛出了麻绳把牛捆住，只听到咕咚一声，牛倒在地上，因为四只脚被紧紧地捆在一起了。牛的主人茫然而立，丑松也用沉思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情景。刹那间，一个屠夫举起斧头(一端带有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致牛死命的正是这根管子)，照准种牛的额头猛地一砍，结果了它的性命。种牛发出了几声微弱的呻吟声就断气了。种牛就这样一下子被砍死了。

四

阳光射进屠宰房，照着倒在地上的死牛，照在忙碌工作的人们的白色工作服上。操刀手挥起剔骨尖刀，先刺割牛的咽喉。于是，拽尾巴的人放开尾巴，拉绳子的人也丢开绳子，几个壮汉立即登上了牛身，使劲地踏着。殷红的鲜血从割开的喉管里涌出来，流到地板上。接着，从喉咙到肚子，从肚子到四肢，顺次把黑牛皮剥了下来，屠宰房里充满了牛油和牛血的腥味。

不大会儿，另外两头佐渡牛也给牵到屋里宰掉了。看到这个凄惨的场面，丑松又想起了死去的父亲。就在他一边思虑，一边追忆亡父的当儿，种牛的毛皮已经剥光，牛角被敲了下来，包裹在脂肪里的肉体热气蒸腾。屠夫头儿在屠宰房里来回指挥着，手和刀上沾满了紫红的血块。有的人用扫帚清扫地上的牛油，有的人拿出磨刀石磨刀。那头红色的佐渡牛就要开始剔骨了。先把腰骨切开，骨头中间插进一根木棍，然后头朝下高高地倒悬起来。

“喂，快往上拉！”一个屠夫抬头瞅着天花板上的滑车喊道。

眼看着一头庞大的公牛的躯体被吊在屋子中央。叔父、丑松，还有律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一个屠夫取出锯子，开始把脊椎骨锯开。

牛主人象守灵一样，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头种牛。牛腿已经割断，那四只踏平牧场草丛的双瓣牛蹄子被扔在堂屋地上。紫黑色的腹膜裹着五脏六腑，鼓鼓囊囊的，象个大包袱堆在那里。三个屠夫交错着用尖刀顺着骨骼把牛肉割开来。

回忆象潮水一般在丑松的胸中剧烈翻滚。"不要忘记！"——啊，父亲临终前吐出的这热切的话语，对于活着的丑松来说，真象是渗进了他的骨髓里。丑松每当想起这句话，亡父的影子就在心中重新复活起来。这时，丑松突然感到心里有种声音在警告自己：

"丑松，你想背叛父母吗？"

这声音象在责怪自己。于是丑松自己反复问自己："你果真要背叛父母吗？"

自己确实变了。丑松已经不象儿童时代那样机械地唯父亲之命是从了，他心灵深处已经不光是父亲住的世界，而是变成了这种思想：那就是每当他想起父亲的严格管教时，他就总想唱唱对台戏，无拘无束地想笑就笑，爱哭就哭。啊，愤世嫉俗的前辈莲太郎和教导自己安分守己的父亲，这两人的性情是多么不一样啊！想到这里，丑松感到自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等丑松清醒过来，莲太郎已经站到他的身边了。不知何时，警察也早已进来，正在同兽医一起查看。种牛的大腿到胸部正被分割成四大块，右前腿上的肉被吊在天花板的细绳子上，一个屠夫用海绵在上头不停地擦牛血。一头偌大的种牛就这样被任意宰割完了。屠夫头儿拿着印章在一块块牛肉上按着印记。前

来取肉的牛肉铺小伙计把垫着席子的木箱搬上车，很欢快地把它嘎啦嘎啦地拉进屠宰房去。

“四十七公斤半！”

这声音从屠宰房的角落里传过来。

“四十四公斤半！”

又是一声。

牛肉被悬在一杆大秤上。一个屠夫每报一次斤两，肉铺老板就舔舔铅笔，把数字记在帐本上。

在屠宰场看完杀牛，见证人当天的任务就算完成。当丑松同牛的主人告别，和大伙一起离开屠宰场的时候，又一次回头看了看那间屠宰房。屠夫们有的在拾掇剩下的内脏；有的把腿伸到木桶里洗去牛血。那条牛腿依然吊在绳子上，黄黄的牛油和雪白的脂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时，丑松看到的只是一大块牛肉，先前痛苦的回忆所勾起的片断感想，已经不复存在了。

第十一章

一

“总算行啦！”叔父从宰牛场出来，拍着丑松的肩膀说，“这一来，总算渡过难关罗。”

“哎，阿叔说话总是这么大声大气的。”丑松好象有所顾忌似的，制止叔父，望着走在前面的莲太郎和律师的背影。

“声音大啦？”叔父笑着说，“嗨，我这种破嗓子谁能听得见！先别管这些吧，我说，丑松，这下子可放心了，能熬到这一步就算万事大吉啦。在这以前，我多担心啊！好啦，今天晚上起，我们三个人都可以睡安稳觉罗。”

满载牛肉的车子从他俩身边经过，车轮子吱呀吱呀的声音，在两旁干涸的桑田地上回响。一群狗跟在后面汪汪叫，听起来，那叫声象是充满了喜悦似的。好心肠的叔父没头没脑地一个劲儿为自己庆幸，脸上那几颗麻点似乎都因高兴而不太显眼了。旧脑筋的叔父就象指望这种好天气一样，只求一家老小平安无事就行。至于新时代的青年人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是根本不会理解的。不一会儿，他为了安排午饭，催着陷入沉思的丑松快走。

午饭后，丑松与叔父分了手，单独一个人去拜访律师事务所，莲太郎和夫人一起在那里等着他。可是，他们在一起愉快地

交谈只有三个小时。一打听，知道莲太郎和夫人要坐当天下午四点零三分的火车离开上田。夫人要回东京的家，莲太郎和律师同车去小诸市的旅馆。夫人也许是深为丈夫担心吧，提出要丈夫一道回东京，莲太郎没有答应，因为他早已打定主意，要把朋友和晚辈的利益放在前面，自家的事放在后面。这次来信州，就是为了替律师效力。这一点夫人非常清楚，从丈夫的个性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在这山区，万一丈夫的病加重了怎么办？她的脸上深深露出这种担心。

"夫人，您放心好了，猪子兄就交给我啦。"律师显得很有把握，她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丑松更加深深地感到：只要你爱慕前辈，就会很自然地去爱慕夫人。在火车上初次相见时，还只觉得夫人很温情，经过坦率的交谈，就知道她既不那么彬彬拘礼，也不那么矫揉造作。说起来，她可是一位极其爽快而又举止大方的妇女。她不拘俗套，尽管就要上车了，也不怎么去收拾打扮自己，就那么当作男客的面，顺手理理头发，草草地归置了一下行囊。这时，丑松很快想起那《忏悔录》描述过她。看来，这位普通的良家女子，在嫁给种族不同的前辈之前，他们俩之间定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两三个小时的等车时间过得很快，随便聊了一阵之后，就到了该上车站的时候。当律师毕竟是个特别忙的职业，刚要一道往外走，就被客人缠住，他只好停下来，边看表边谈诉讼问题。莲太郎带着夫人先走一步。丑松也跟着去送行，他自言自语似地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先生啊！"为了至少尽到自己的心意，他争着给前辈拎手提包。丑松觉得，这是件愉快的事，也是件难忘的事。

街道上空是一片初冬的阳光，三个人都觉得耀眼。来到上

田城旧址，在沿着行人稀少的坂道往下走时，丑松听到前辈和夫人在谈话。

“出不了事，你不必那么担心。”莲太郎稍带责怪的口吻说。

“你说出不了事，实际并非如此，能不担心么！”夫人边走边叹气，“我说，你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不跟着去，还不知你要怎样任着性子干哩。再加上这山区的气候。唉！我光是想一想就感到害怕。”

“那也不能老呆在海边吧。”莲太郎笑了，“可是，今年这里很暖和，在信州，这种天气是很少的。呼吸点这种空气也不要紧，你看，自到信州来以后，我不是连感冒都没有患过一次么？这就是证明。”

“那倒是。也许你身体好多了。正因为这样，我才说要你更加多多保重的。好不容易才好起来，如果不小心又累坏了，那就……”

“哼，要是成天只知道保重的话，那就什么事业也干不出来罗。”

“事业？身体好，什么事业也干得出来。哎，要是能一道回东京就好罗。”

“真是不懂道理，还在说那种话。唉，为什么妇女总是这样不懂事呢？市村兄一向是多么照顾我，这一点你难道不应该想想么。当着他的面说要我回去，稍有考虑的人，是不会那么说话的。要是被你那么一说，我特意想到的事就全都完了。何况这次还有我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为了把我心里正考虑着的一些问题归纳一下，写出来，我必须亲自在这山区里转一转，考虑考虑农村生活，就这点来说，这次确实是再好不过的机会。”莲太郎说着换了一下口气，“啊！天气真好，真是小阳春季节的好天气。

这次旅行实在太有意思了。好啦，你先回家去等着，我一定把信州特产妥帖地带回去。”

两人一时都没有作声，默默地往前走。丑松把提包从右手换到左手，他什么也没有说，只顾跟在后面走。不一会，来到了砌有白色高墙的仓库旁。

“对了，”夫人沮丧地说，“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要你回去的原因哩。”

“哦！还有什么原因？”莲太郎追问。

“倒也没有什么别的。”夫人声音有些颤抖，她有些顾虑，“说实在的，昨晚的梦太不吉祥了，我心里老是在嘀咕，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不知怎的，我实在为你担心。照说，我是不会作那种梦的。那种梦毕竟不是普通的梦啊！”

“别说这种荒唐话，能因为这个就要我一道回东京么？哈哈。”莲太郎朗声大笑。

“当然不是象你说的那样。可是，梦往往能预卜出未来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实在放心不下。”

“咄，梦之类的事，是靠不住的。”

“可是，说怪也真怪，我怎么竟梦见你死了。”

“呃——，真是个迷信婆！”

二

丑松听了这一段不可思议的对话，倒也没有怎么特别在意，没有想到性格那么爽快而开朗的夫人，却把梦里的事放在心上。梦这种东西就象儿童世界一样，它可以不分时间和场所，把一些完全不着边际的事显现在你眼前。前辈的死，这种荒唐事怎么

会进入夫人的梦境呢？可是，妇女却对此十分介意。丑松想到妇女这种多愁善感的心情，就觉得更加可笑。“妇女嘛，一般都是这个样。”丑松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不禁想起了莲华寺那位特别迷信的师母，还有那位志保姑娘。

过了桥，来到车站附近，夫人稍许落在后边。丑松再把提包从左手换到了右手，与莲太郎边走边话别。

“先生：这么说来……”丑松依依不舍地问，“您打算在信州呆到什么时候？”

“我吗。”莲太郎微笑着答道，“是呀……至少要等到市村兄竞选完了。说实话，内人一再相劝，我也想，既然如此，就回东京去吧。当然罗，如果这是一次普通的选举，也就悄悄地回去算了，反正象我这样的人，在这里也起不了多大声援作用。说起来嘛，市村兄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是这次选举的候选人，对他来说，不管以谁为竞选对手，味道都是一个样，哈哈。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市村兄获胜，还是高柳利三郎获胜，其意义就与一般情况有些不同……。”

丑松没有吭声，只顾跟着走。莲太郎似乎想起了什么，回头看了看追上来的夫人，又接着往前走。

“你想想，看看高柳那种行为，即使我们再怎么愚蠢下贱，也不能任人肆无忌惮地践踏。怎么也不能让那种人获胜，无论如何要让市村兄当选。如果没有听到高柳的事倒也罢了，如今听到了，知道了，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回去，也显得我们新平民太没有志气了。”

“那么，先生，您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您不是说不能不声不响地回去吗？……”

"你听我说，丑松，没有别的，只是为了给他个打击，哈哈。反正对方有六左卫门这个财神爷作后盾，所以免不了会搞贿赂，甚至在选举中大打出手。而我们呢，就凭着这双草鞋和三寸不烂之舌。这是多么有趣啊！敌方除了依靠金钱之外，没有其他可靠的力量。这多可笑，哈哈哈哈。"

"如果能顺便干一下，当然很好……"

"哈哈哈哈。"

说着说着，两人来到了上田车站。

开往上野方向去的火车，还要一些时间才能经过这里。大批的旅客已经挤满了候车室。夫人很快也到了，三个人一起等着律师。莲太郎拿出香烟让丑松抽，自己也点着一支。抽着抽着，他就想说点什么。"看起来，信州这地方怪有意思，象如此对待我们这种人的地方，别处还没有哩！"他说着又停住了，看了看丑松的脸，又看了看夫人的脸，再把视线向成群的旅客扫去，接着说："我说，丑松，我是怎么个人，你是知道的。这种场合与别的场合不同，这是一场选举。本来，我认为这里不是我们这种人出头露面的地方，万一伤害了选举者的感情，反而费力不讨好。所以我本来是不打算发表演说的，没想到信州这地方与别处不同，非得让我这样的人说话不可。喏，今天晚上，决定和市村兄一起出席在小诸举行的演说会。"他说着若有所思似地笑了，"我们在这上田地方发表演说时，就来了七百多人，这些听众确实是很认真的在聆听我的讲话。尽管不完全象驻长野的新闻记者说的那样，但确实'信州是练习演说再好不过的地方'。也许山区人的特点是求知欲望很浓吧。你想，如果在别的地方，谁能看得起象我们这样的人，可一到信州，人人都称我们'先生'，哈哈。"

夫人听着只是苦笑。

不一会，开始买票，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挪动起来。正在这时，律师摇晃着他那肥胖的身躯，满面含笑地赶来，顾不上多说话，就和莲太郎夫妇一起急忙向车站栅栏内走去。丑松也拿着月台票跟在后面。

去长野的第四次车晚点二十分钟，所以等车的旅客都挤在月台上。夫人坐在大时钟下呆望着，律师在人群中来回乱窜。丑松总不离开莲太郎身边，到了这最后分手的时刻，他还想吐出自己的真情来，但又憋着不敢开口。急得没法，只好用脚上穿的晴天木屐齿在干土地上乱划。莲太郎靠在柱子上，注意到他在地上划的既不是字，又不象记号，不知是些什么。

"火车晚点了吧！"

丑松这才听到莲太郎在说话，赶紧把木屐齿划的痕迹涂掉。在离不远的地方有个中学生，一直在看着丑松乱划，这时也掉过头去无意地笑了一笑。

"对了，丑松，我得记一下你在饭山的地址。"莲太郎说。

"我在饭山已经搬到爱宕街的莲华寺去了。"丑松答道。

"莲华寺？"

"只要写'下水内郡饭山镇莲华寺'就行。"

"噢，是吗？往后……这可只能跟你说。"莲太郎微笑着，"我说不定还会上你那里去的。"

"去饭山？"丑松眼睛里放出了光彩。

"是这样，到佐久小县地方转一转之后，就返回长野，其后嘛，还没有定下来，如果去饭山的话，一定去看你。"

这时，汽笛响了。一看，长长的列车吐着黑烟从直江津那边开过来。脸上、衣服上都沾满污垢的一群车站工人急忙跑过来，接着站长出现了。火车已经停在人们的眼前，许多乘客都挨着

窗口往外看。夫人、律师都向丑松告别，赶紧上了车。

"好啦，丑松，再见吧！"

莲太郎说着也登上了同一个车厢，车站工人马上跑过来，呼的一声关上了车门。站在丑松身边的站长高举起右手，吹了一声信笛，火车就在铁轨上滑动起来。夫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再一次向丑松告别，她那本来不好的脸色，这时更显得苍白了，实在令人挂怀。看着看着，乘客的身子在晃动，接着一个个象影子一样掠了过去。丑松呆若木鸡，象钉死在那里一样，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啊！前辈走了，当他意识到这点时，火车连影子都看不见了，只留下了一片白色的烟云，一团一团的，刚要沉落到地面上，马上被风吹乱，向四方散去，最后消失在初冬的天空里。

三

为什么一个人的真情竟是这样的难以倾吐呢？心想就在这一天一定要把自己的情况告诉那位前辈，也曾一再鼓励自己，但终于没有说出来就分手了。害怕和痛苦一直在丑松心里不住地翻腾，他带着十分懊丧的心情，顺着来时的路，朝根津村方向往回走。

头七平安无事。上了坟，做了法事，特备的酒席是用婶母亲手烹调的素菜办的。等到事办完了，开始感到疲惫时，叔父、婶母才都象松了口气似的直抚胸脯。可是，丑松仍在独自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很苦恼，因为莲太郎走后留给自己的刺激，要比读他的著作深刻得多。丑松为了考虑自己一生的事，有时就在小县的山坡上徘徊。在根津的小山上，在姬子泽的山谷里，在小鸟争鸣的田园边，他时而踏着被霜打枯的杂草，时而停下来凝

望阳光普照的十一月上旬的田野，更深深地感到心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丑松确认自己有一股力量，可是这股力量一直被深深地压抑在体内，却找不到一条冲出体外的道路。丑松老在反复考虑这件事，不断在山坡上徘徊。啊！大自然给了他安慰，也给了他鼓励，可就是没有教给他应该朝右走？还是朝左走？丑松需要请教的问题，田野、丘陵、山谷都没有给予答复。

一天下午，丑松收到了两封信，都是从饭山寄来的。一封是朋友银之助写的，他还是那样能写，一写就是老长老长，文章就象说话一样，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还谈到了饭山的消息，无非是说说校长的新闻、骂骂文平，想说什么就写什么，甚至毫无顾忌地写道："可惜我没有一个当郡督学的叔父。"他悔恨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气愤地说，今天的教育界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还说由于长野师范学校自然科讲师的一番周旋，现已确定他即将去农科大学担任助教，反正在不久的将来，他可以投身于植物的研究工作了，想丑松听了一定会为他高兴的。

丑松看到朋友的来信，那股爱慕功名的热情强烈地刺激着自己的心。丑松上师范学校的目的，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无非是为了穿衣吃饭。凡是甘愿当小学教师的人，处境大都如此。可是，丑松决不会满足于目前的地位。银之助的情况是个例外，一般小学教师要图取晋升，除了进高等师范学校之外，别无他途。否则，只有耐心地服务漫长的十年，在此期间，只能任从束缚、坚持干下去。所以丑松在毕业的当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上高等师范学校的问题，要是自己提出这个志愿的话，也许早已得到选拔。然而，丑松却没有朝这方面使劲，这就是新平民的可悲之处。在丑松看来，即使高等师范毕业，也不过是当个中学或师

范学校的教员，如果碰上了莲太郎那样的遭遇，又该怎么办？上哪儿去都不得安宁，还不如隐藏在这饭山一带的农村里，老老实实的耐心等待着服务年限期满，在此期间下苦工为另谋出路打好基础。尽管出身限制了自己，但根本没有想到朋友会把自己扔下而远走高飞。他不胜叹息，深深羡慕银之助有了前途。

另一封是省吾代表高小四年级的学生写的，不象小学生的语句，倒象是在上作文课时，按老师教的抄下来的一封慰问信。上面写着“写给在根津的濑川老师，风间省吾谨上。”另外在角上还附有一行小字：“莲华寺的姐姐也向您问好。”

“姐姐也向您问好。”

丑松反复念着，心里觉得有说不出的温暖。随后，他因为思念志保姑娘，就向屋子后面走去。

四

在勾起回忆的苹果园里，过去的小树如今已经树大干粗了，其中也有被虫子蛀空还勉强活着的。一眼望去，树木已经枯萎，又细又长的树枝纵横交错，全都朝下耷拉着，显现出一片初冬的景象。太阳把光秃秃的树干、吐芽的树杈、还有那偶尔残存的几片没有生气的败叶的影子，全都照映在丑松的脚跟前。在远近的树下，公鸡和母鸡在扒土蹲窝，这也许是为了抖掉身上的虱子吧。隔着这片苹果园，正好可以看到那边的茅草屋顶。啊，那就是阿妻的娘家，是自己经常去玩的地方。土墙里冒出的一缕缕青烟，令人想起那家的人多么可亲啊！

“姐姐也向您问好。”

丑松又念了一遍。他在树林里来回踱步。

一种幸福的回忆不知不觉地占据了他的心田。老早以前的事了，就在这个园子里，年幼的丑松和那位小伙伴阿妻一起在玩，两人都怕人看见，就躲在正是初绿的树荫底下，彼此谈吐着初恋的情话。当时，他俩被一种天真的感情所激动，只顾在这林子里踱来踱去。

往事重现，使丑松的脑海里交替出现了两个人影，从阿妻到志保，又从志保到阿妻。这并非两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年龄不同，性格不同，容貌也不同，不能说阿妻是姐姐，也不觉得志保是妹妹。但奇怪的是，当想到这一个时，必然要想到另外的一个。

啊！如果不是出于秽多的悲叹，就不致于产生这么深的怀念，不致于酿成如此深沉地去惋惜年轻的生命，不致于深深地羡慕人世间的欢乐，而对许多年轻人的感受，自己也不致于加倍地去体验它，也就不知道这内心的痛苦。丑松的心里越受到奇怪的命运的摆布，他的感慨也就越多。

对啊！正因为阿妻不知道自己的出身，所以过去才和自己一起在这苹果园里徘徊，两人说起话来也象蜜一样甜。如果知道自己是一个卑贱的秽多后代，谁还会动着小红嘴唇向你微笑呢！？如果自己的事被社会上发觉了……光是想到这一点都感到可悲又可气。怀念掺杂着痛苦，使丑松心乱如麻。

丑松在树下徘徊，陷入了沉思。突然鸡叫声划破了田野里寂静的气氛。

“姐姐也向您问好。”

丑松又念了一遍之后，离开了苹果园。

当天晚上，丑松躺在床上，想着志保姑娘的事就睡着了。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丑松在入睡之前，总是一躺下就想到志保姑娘，可是一到天亮，就往往把她忘

了。“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自己往后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整天价在死缠着自己，在为父服孝期间，一大半日子是在这种苦闷中渡过的。一到最后决定该“怎么办”时，又不能拿出新的办法来，断然说“就这样办”。丑松曾有意地花了四、五天狠狠地思虑过，但到后来还是茫然不知所措。也就是说，除了回到饭山，继续以往那样的生活之外，别无他途。唉！年纪轻，经验少，家境贫寒，又受义务年限的约束。丑松想到暗淡的前途，不禁无限激动，不寒而栗。

第十二章

一

二七过了。丑松决定马上离开姬子泽。这一下可把叔父老俩口的心都操碎了，又是翻黄历看日子，又是准备草鞋。饭团子本来有三个就够了，却做了五个，用竹皮包好，还包了些酱瓜。阿妻的父亲特意赶来围炉话旧。人们一看到挂在熏黑了的墙上的“山猫袋”，怀念这位已故老牧人的话就说不完。婶母倒出了离别茶，茶色浓郁，气味芬芳，当丑松把它喝下去时，感到这是多么温暖的骨肉之情啊！叔父一直把丑松送到立有守路神像的故乡村口上。

这一天灰云低垂，使荒凉的小县山谷显得更加阴郁，乌帽子一带山岳，也隐藏在云里看不见了，父亲坟墓所在的西乃入一带，也许已经下了雪。昨天，初冬的寒风刮了一整天，树林子突然间变得叶落枝空了。山野里是那样的萧条，就象严冬一样。信州地方那使人烦闷的漫长的冬季终于来了。人们已经戴上黄色的棉帽子。当你看到负重而过的马，鼻子里喷出白雾时，就会感到这山区的气候变化有多么激烈。丑松呼吸着寒冷的空气，从岩石坡上走下去。当走到荒谷村边时，指头都冻得红肿起来，几乎失去了知觉。

从田中乘坐去直江津的火车，到达丰野时，正好是正午刚过。在车站前的小茶馆里，丑松拿出叔母做的饭团子吃了起来。

虽说肚子饿，可一下吃五个实在太多，又不能把剩下的扔掉，也不好拿去喂狗，只好又用竹皮包好，塞进外套袖袋里。填饱了肚子，系好草鞋带子之后，又赶往蟹泽去坐小船。这段路约摸有七、八里地，按理说，来去都是一样的路程，可往回走时却觉得近多了。丑松独自在一路平坦的北国大道上迈步往前走，不知不觉来到了辽阔的千曲川江畔。他急忙赶到蟹泽码头，一问江上的班船，说是刚开往饭山去了。没法子，只好去那里等下一班船，因为坐船总比走路要好得多。丑松想好之后，就在小茶馆的上首坐下来休息。

雨雪交加，天空越来越暗淡，成了一片深灰色。要这样呆着等一个多小时，对丑松来说，已经是够难忍的痛苦了，何况一路赶来，身上怪热的，湿淋淋的汗水把衬衫粘在背上。用手一摸额头，头发都被汗渍湿了，别提有多难受。他解开胸前的上衣，稍许透透风。正在喝口浓茶，润润嗓子的时候，赶船的乘客越来越多，有的在屋里炉边烤火，有的在炉边烘干淋湿了的大褂，还有些人把手插在怀里呆呆地听人说话。老板娘在屋里还是用手巾蒙着头，穿了件蓝色棉坎肩，象背着个乌龟壳一样。她又是倒茶，又是让座，还把小糖球装在碟子里招待客人。

正在这时，两辆人力车停下来，好象也是冒着雨雪急急忙忙来赶班船的旅客，人们的视线全都集中过去。车夫淋得象落汤鸡，也许给的酒钱多吧，劲头倒是挺足，他先取下了挡雨布，再把行李一件一件的拿到小茶馆里。然后客人才走下车来。

二

难怪丑松大吃一惊，原来这就是高柳一行。去时一道，没想

到回来时又是一道，更没想到还要等着坐同一条船。可是去时只有高柳一个人，回来却是两个人，和他一起的那个年轻女子象是他的老婆。那女子把淡色绉绸纱巾罩平了眼睛，从丑松座位旁边走过去。她用鲜艳的绸子外衣裹着身子，从背后看去，显得娇滴滴的，一眼就能认出这女子是谁。丑松想起了莲太郎的话，由于这件事越来越得到证实而使他非常吃惊。

他们俩由老板娘领着直往里屋去。那里有被炉，先有一位五十开外的和尚在座，一见面就亲热地攀谈起来。看来他们象是早已要好的朋友。不一会，传来了欢快的笑声。丑松装着不在意的样子，脸朝外边，望着那雨雪交加的寂静的天空，但不知不觉注意力又被身后吸引住了。屋里边是那样谈笑风生，他终于有意无意地竖起了自己的耳朵。

“难怪这一向没有见到你。”那个世故的和尚说，“我还以为你因为选举，正忙着在各地转哩。嗬，原来如此，这样大喜的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是啊！确实是忙过了一阵。”一听高柳那笑声，就知道他好象十分得意。

“真是太好了。对不起，请问夫人也是从东京那边来的么？”

“是的。”

这声“是的”，不禁使丑松暗自发笑。

从谈话来看，高柳夫妇是去东京转了一趟，游览了江之岛、镰仓一带，现在象是打算回饭山去。这是个办事精明、花招顶多的家伙，他不直接从根津回饭山，特意绕道而来，竟在和尚面前大吹大擂，实在令人作呕。丑松在一旁听着，完全猜透了他那虚伪的用心，终于在那里坐不下去了。“人世多么可怕！”丑松在这么想。他从那对夫妇不可告人的秘密连想到自己的出身，不由

得担心起来。接着，他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晃晃悠悠地走出了茶馆，在外边随便张望起来。

雨雪不停地下着。一看天空的样子，就会使人感到从越后路到饭山一带每年要下一场大雪的征候已经出现了。灰色的云在河对岸游动，开阔的千曲川流域，更是望不到边。上高井的山岳，菅平的高原，还有其他许多重重叠叠的山峦，都淹没在雪云里，只能隐约看到一点影子。

丑松茫然地看了一会千曲川的流水，但他的心不知不觉又被身后拽住了。丑松多次回过头去看看那两个人，尽管一再提醒自己不要看，不要看，还是止不住看了。开始卖船票，人们都在争先购买，因为快要开船了。那两个人挤在混乱的人群里，好象不时地贼眉贼眼窥视丑松的动静。说来这也许是心理作用吧，丑松可是那么认为的。那个女子是否认识丑松，还不十分清楚，丑松可是清楚地认识她。发型虽说改梳成了新娘模样的，但她是六左卫门的女儿，这是不会错的。她浓施粉黛，借以遮羞，紧挨在野心勃勃的丈夫身边，沿着崖坡向乘船的地方往下走。"他俩在想什么呢？"丑松边想边跟在人群后面，一同走下山崖去。

三

江船象别具一格的房子一样，装有窗口，船舷以下涂成白色，横划着两道红线。后舱用门板隔出一半，区分开来做货舱。乘客坐的地方，象间狭长的屋子，站起身来就能碰上顶篷。人们就在这狭窄的屋子里促膝而坐。

不一会，听到船夫举篙击水的声音，船底开始在沙上滑动，

然后两条橹把船摇开。丑松把两条腿伸在角落里，独自无聊地吸着烟想入非非。河面上的映光，使窗外显得很亮，雨雪飘飘，形成了引人入胜的景色；微波碰上舷板，发出潺潺的声响，象在窃窃私语；摇橹的声音，听着听着会使人昏昏入睡。啊，多么宁静的水面！两岸随处都有枯萎的杨柳，时而看到那光秃秃的树干，象影子一样从船边一晃而过；时而小船又象是从枯树枝下钻了过去。这时，丑松曾自己问自己：往后的生活又会怎么样？可是这又有谁能知道呢？从窗口伸出头去，遥望饭山的上空，深沉的雪云层层闭锁，使这孤独的秽多后代更加感伤。此刻丑松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惨痛又依恋，真是无以言状。学校里的一伙子人正在干什么？朋友银之助怎么样？那位不幸而又年迈的敬之进怎么样？还有莲华寺的师母、志保姑娘。当丑松一下想起省吾来信的内容时，怎能不为又能见到想见的人而高兴呢！每当丑松想起莲华寺那古老的墙壁时，心里感到异常空虚，却又气愤难平。

“莲华寺……莲华寺。”

水中的橹声象在随声附和。

雨停了，光下雪。百无聊赖的乘客开始闲谈起来，特别是那个和高柳一起的和尚，以一种不负责的轻薄口吻，谈论起政界的风言风语来，说的又是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外行话，使人听了啼笑皆非。在这个和尚看来，选举只是一种游戏，政治家不过是些演员，局外人只管在一旁作乐就行。听他这么一说，人们又笑了。这时，那些多嘴多舌的人出来接了岔，谈论起拥护谁、反对谁的事来。一个说：“听说市村律师也出马啦。”另一个打岔取笑说：“这么说，你要替他打先锋罗？”他们三番五次提到律师的名字，高柳每听一次就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撇着嘴，鼻子哼哼，象

在嘲笑别人。

那个女子在人们说话的当儿，还是依偎在高柳身边，边讨取丈夫的欢心，边竖起耳朵听。看上去，倒也算得是个美人，特别是那华丽的新婚打扮，更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头发梳着个巴巴结，系着深红色的发带，红润而细嫩的皮肤显得油光发亮，每当发笑时都要遮住那娇艳的嘴唇。看样子是个没有尝过主妇之苦的女子。可是，她内心的活动到底可以从某些方面看得出来，你看她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总带着几分不安的神色；她看什么总是死盯着，象入了神一样；还有，她时而把嘴就到高柳耳边，生怕人听见似的，偷偷地在说些什么，时而暗暗地看看丑松，眼睛里象在说："啊，那个人，好象在哪儿见过。"

看到了这个美丽的秽多女子，丑松心里产生了对同族的同情。如果不是种族不同，象长得如此漂亮、又出身于富裕人家的女子，满可以嫁个绝好的人家，何致于去上那种野心家的当呢。真是怪可怜的！丑松在这样想的同时，又想到那女子正好藏着与自己一样的秘密。不管怎么说，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丑松自己问自己："就算对方认出了自己，又会怎么样？"接着自己又答道："假如她以为我是根津的人，或者姬子泽的人，这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倒不如说是往后的事。因为首先这四、五年来，自己回家乡只有寥寥两次，毕业时一次，还有三年后的这一次。总之，自己尽量避开不走向街这些地方。即使走过，别人也不会那么注意。即使被人看见了，也不知自己是哪里人，不要紧。"丑松这样仔细考虑过。也许是因为自己知道他俩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才这样优虑重重的吧。其实，他俩窃窃私语是并不希奇的，他俩那样躲躲闪闪不过是为了避人耳目罢了，那种眼神也同样如此。

话虽这么说，不知怎的，丑松心里还是不断为此事担心。他尽量不把视线投向高柳夫妇。

四

船从千曲川滩头下来，有近四十里水路。由于中间要在各个码头停靠，有时船还有从老桥被洪水冲走后临时搭的粗糙浮桥底下钻过去，特别费事，所以在船上坐了三个来小时，到达饭山已经快下午五点了。这天，由于船方有情况，把乘客全都送到“上游码头”，丑松和人们一起从那里上了岸。一看，河滩上、浮桥上全是雪。正好在纷纷小雪中，天黑了下来。镇上被雪盖上了一层灰白色，远近已是万家灯火。这时，莲华寺敲起的钟声，在黄昏时的天空里回荡。啊！那是庄傻子在敲钟。他爬上钟楼，向人们报告这冬季的一天又已黄昏，长年累月，一直如此。丑松听到那钟声，一种难以形容的依恋之情立即涌上心头，这才感到自己确实是踏上了久别重逢的饭山镇。

半个月不在，家家户户都已经做好了过冬的准备，每年都要新做的那种足有屋檐高的简单防雪苇帘，已经围挂起来，跟越后路一样的北国风光，已经展现在丑松眼前。

来到新街，街道当中被人们踩出了一条灰暗的雪路，忙着办事似的男男女女在路上来来往往，都是些在天黑前急着赶路的人。丑松左避右躲，快步向爱宕街走去。不意中在路上碰到一位少年，近前一看，那是省吾。他象提着把酒壶，一边走一边冻得直打哆嗦。

“哎呀，濑川老师。”省吾高兴地跑上来，“看您把我吓的，真没想到老师回来得这么快，我还以为您不容易回来哩。”

他说话这么叫人喜爱。丑松看着这位天真少年的高兴劲儿，感到自己很想早些见到志保姑娘一样。

“你是给爸爸来办事的吧？”

“是的。”

省吾把黝黑的酒壶亮出来。他边亮边笑，的确是为父亲买了酒正往回走。

“谢谢你，前些日子给我写了信。”丑松表示谢意，并问了学校的情况，他不在的期间，每天都由谁给他代课？还问到了敬之进。

“爸爸？”省吾凄凉地笑了笑，“他嘛，在家呆着哩。”

从省吾的回答看来，象心里有话不好说，但从他脸上能看出孩子是很同情父亲的。只要看看省吾脚上连双布袜子都没有，垂头丧气地提着个酒壶的那副样子，就大体可以想象到那位失业的敬之进日子是怎么过的了。

“你回家去代我向你爸爸问好。”

省吾听后，鞠了个躬，一溜烟跑了。丑松踏着雪赶紧向莲华寺走去。

五

丑松踏进莲华寺的山门时，正好是晚上的功课即将做完，小和尚在锵锵地敲钲。从上游码头走到这里的这段时间，全是下的雪，丑松的褂子和衣袖上一片银白。师母一眼瞧见，连忙跑了出来，好象看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回来了一样，显得十分高兴。寺里的人也都出来迎接，女仆袈裟治拿来撢子给丑松撢去背上的雪，庄傻子端来了洗脚水。困乏而又懊丧的丑松坐在厢房的

门槛上，脱下防雪草鞋，把脚泡进温暖的洗脚水里时，感到多么舒服啊！但为何独不见志保姑娘的人影呢？丑松尽管高兴地接受了人们的这番盛情，心里却在想：她不在场，总有些美中不足。

这时，一个白衣上披着袈裟的和尚从里面出来。经师母介绍，丑松方知他就是莲华寺的住持。一问，说是丑松不在期间，住持刚从西京回来，因为镇上的施主要做佛事，正好就要出门去。住持向丑松点了点头，就带着寺里的和尚走了。

晚饭摆在厢房的客厅里。人们围着丑松，对他旅途疲劳表示慰问，同时问起他回乡的情况。紧靠熏黑了的老墙边，放着一个老早遗留下来的衣架，上面凌乱地挂着年轻人的衣服。据说这天晚上，志保被请去参加同学的婚礼，难怪挂着的衣服象是她平常穿的，龟甲花纹的女学生衣裙上，套着一件带褶的细条纹绢衣，袖子对折着，从袖口露出里面衬衫的红梅花纹，显得很漂亮。一想到这就是志保朝夕贴身的东西，尽管它和老墙一样一动不动，却特别引起丑松对志保的思念。不仅如此，环视四周，在那五分芯煤油灯的光照下，室内香烟缭绕，所有东西的色彩都显得特别雅致。

话匣子打开了。丑松在对他表示担心和同情的人们面前，畅谈了这次回乡亲身经历的一切：被种牛戳伤的父亲的去世，在放牛小屋里度过的山上的一夜，畜牧场的葬礼，谷间的坟墓，还有那在乌帽子岳山脚下徘徊的牛群吃草、嚼盐、饮溪水的情况。丑松还谈到了上田屠宰场的事，种牛的血把小屋溅得一地的情景。唯独对遇上莲太郎夫妇以及后来在回饭山的途中与高柳夫妇同乘一条江船的事，特别是关于那个可怜而美丽的秽多女子的出身的事，都绝口未提。

就在谈起回乡的种种情况时，丑松心里渐渐地产生了一种

奇怪的感觉。丑松原以为大家都会很认真地听他说话的，没想到自己说得挺起劲的时候，师母却老是乱插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她问了一遍又一遍，问的又不在点子上。看样子，她一边在听人说话，一边在想别的心事，所以是在半糊涂中乱应付。后来，发觉她根本不是在听，丑松一时呆呆地直盯着师母的脸，几乎要把她盯出个窟窿来。

细一看，师母两只眼睛都哭肿了。这也难怪，气量狭小的人总是特别容易伤感、容易激动的，她心里好象有说不出的牵挂，所以忧容愁色在脸上时隐时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打听，说丑松不在期间，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银之助很热情的来问过，文平也常来聊聊天。此外就寺里来说，除了住持外出归来，再没有什么别的新鲜事。尽管如此，丑松也确实感到寺里的情况和以往似乎有些不同……。

过了一会，袈裟治上楼去替丑松把房间里的灯给点着。志保还没有回来。

"师母那个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丑松一边爬上黑洞洞的楼梯，一边心里反复在想。

这天晚上睡得很晚，由于过度疲劳，反而睡不着。还是老毛病，一躺下去就想志保姑娘。不管你在心里怎么描绘，她那样子总是不能很清晰地显示出来。有时反倒和阿妻的形象混在一起浮现在眼前，丑松几次煞费苦心想去捕捉志保的影子，那眼神，脸蛋，发型……，啊！随你捕捉到哪里，好象她就在那里。可是不管怎么着，志保的形象却不能因此而完整起来，有时象听到她那轻言细语的说话声，有时又象看到她嘴边露出温柔的微笑……啊！再没有这样记忆模糊的了，刚一想起，立刻消失。丑松怎么着也无法使她清晰地显现出来。

第十三章

一

有一位绅士来到莲华寺的厢房门口问："有人吗？"

那是丑松回来的第二天早上。楼下的人早就吃过了早饭，而丑松却还没有下楼洗脸。女仆袈裟治听到来人又在问："有人吗？"就急忙从厨房里跑出来。

"想打听一下，行吗？"绅士说话很有礼貌，"濑川先生的住处是在这里吗？在小学任教的濑川先生的住处？"

"是啊。"女仆边解卷袖绳，边躬身回答。

"是吗？他在吗？"

"在，在屋里。"

"那么，请告诉他，有这么个人前来拜访他，有事一定要见见他。"绅士说着，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了女仆。女仆接过名片，说了声"请您稍等一下。"就赶紧向楼上房间跑去。

丑松还没有起床。当女仆到枕边把他叫醒时，他也只是半睡半醒地听到说有客人，然后难受地哼了哼，伸出了手臂。等他揉了揉朦胧的睡眼，一看名片，立刻就吃惊似的蓦地从被窝里翻身起来：

"他来干什么？这个人。"

"来看您的呀！"

就在这片刻，丑松象做梦似的，看了看手里的名片，又看了看女仆的脸，几次歪着脑袋，疑惑不解地反复说："他不是到我这里来的吧？高柳利三郎。"袈裟治手里拿着卷袖绳，稍胖的身子动了一下，显出一副催促丑松赶紧作出答复的表情。

"怕是搞错了吧？"丑松终于说，"这种人是不会到我这里来的。"

"可是，人家说得清清楚楚是来找濑川先生，还说是在小学教书的濑川先生。"

"真有这样的怪事？高柳，高柳利三郎，他上我这里来，总归是有事才来的吧，反正得见见再说。那么，你就说请他到楼上来。"

"那好。可是您的早点呢？"

"早点？"

"喏，您不是刚起床吗？您先在楼下吃怎么样？酱汤还给您热着呢。"

"算了，今天早上不想吃。还是先把客人领到楼下客厅里让他等一等，我马上把这里收拾一下。"

袈裟治下楼去了。丑松赶紧把屋里四周看了一下，换好衣服，理好铺盖，把到处散乱着的东西全塞进壁橱里。壁龛架上摆着的书，其中也有莲太郎的著作，连忙把它塞在书桌底下，一看不行，又掏出来，藏在壁橱内的黑角落里。眼下在这间屋子里，再也看不到一本老前辈的著作了，这才稍稍放下心来，赶紧下楼去洗脸。丑松在没有把客人请到自己的房间来之前，一直因疑心和恐惧而担心害怕，他想：这家伙到底有什么事要找上门来呢？在旅途中尽管碰在一起，他也不吭气，看到了也要尽量把视线避开，这种人为什么特意来访呢？

二

“初次见面，我是高柳利三郎。久仰大名，只是总没有机会前来拜访。”

“欢迎，请这边走。”

在厢房的客厅里寒暄几句之后，丑松即把客人领到楼上房间里。

不速之客，来意叵测。两人相对而坐，感到很不是滋味。丑松情知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自己铺了个坐垫，把叠作四层的白毛毯让给客人。

“请垫上它。”丑松以落落大方的口气说，“实在对不起，因为昨天晚上睡晚了，所以睡过头了。”

“哪里，怪我不好，在您劳累的时候来打搅您，”高柳婉转地说，“昨天在船上相遇，心想总得说上几句话吧，不打个招呼总不大好呀。但又一想，在那种地方打招呼反而有失礼仪。所以虽然见了面，还是失敬了。”

高柳象要做买卖似地谈了起来。那动人而明快的言谈，倒有几分感人之处。单看他那衣冠楚楚的外表，就可以想象到这位新登场的政治家是如何的热衷于虚荣。衣带上缀挂着表链，形同富翁打扮。手上戴着两个赤金戒指，闪着耀眼的金色亮光。丑松心里反复盘算：“这家伙究竟为何而来？”当他把对方隐藏的秘密和自己的出身连到一起时，真不敢老看着对方的眼睛。

高柳的双膝向前移动了一下：“听说府上不幸，想您一定很难过。”

“是。”丑松看了看自己的手，回答，“横祸飞来，父亲终于去

世了。”

“那真是令人悲痛。”高柳说到这里，忽然象想起什么似的，“哦，对啦，对啦，前两天，跟您在丰野车站相遇过，后来我在田中站下车，您也下了车，是不是？对啦，您也是在田中下的车。那正好是您归省途中吧？这么说来，您和我往返都同道。哈哈，这难道不可以说我们是顶有缘分的吗？”

丑松没有回答。

“是这样。”高柳加重语气说，“正是考虑到我们有缘分，这才来找您谈谈。说实在的，对于您的心情，我也有所了解。”

“哦？”丑松打断了对方的话。

“我了解您，同时就我来说，也希望能得到您的了解。所以特地来打扰您。”

“您这话，我实在听不明白。”

“唉，请您听我说呀。”

“可是，我实在不懂您讲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才来求您理解的呀。”谈到这里，高柳压低了嗓门，“也许您已经略有所闻吧，我也有人照顾了，就是说我结婚了。嗨，世上的事也真巧，没想到我老婆对您却很了解。”

“哈哈，您夫人了解我？”丑松稍许换个腔调，“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我这才来找您谈谈。”

“您要谈什么？”

“哎！因为是我老婆的话，我也搞不清楚。说实在的，女人的话无非是些捕风捉影的事。可是也怪，说是算起来属她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吧，昔日跟令尊大人很有交情。”高柳说到这里，特别留神丑松的表情，“算啦，这些事嘛，就随它去吧。既然我老婆

说了解您，那么想必您是不能任其自流的吧。连我也感到很不放心，说真的，昨天晚上想到这些事，一宿都没有睡着觉。”

屋子里暂时沉静下来。两人依然相对无言，但两双眼睛都在相互探索彼此的秘密。

“唉！”高柳绝望似的叹了口气，“希望您能了解我要来说的这些话都是出于内心。除了您，没有人知道我们夫妻的情况，同样，除了我们夫妇，也没有人知道您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彼此彼此。濑川先生，您说对不对？”说到这里，他换了口气，“您也知道，选举很快就到了，此时此刻无论如何得请您帮帮忙。如果您不接受我的要求，那么，我现在就在这里和您相刺而死。哈哈，我确实不是真想要换取您的生命，可是，说起来，我又是抱着这种决心来的。”

三

正在这时，传来有人上楼的脚步声，高柳马上住了嘴。只听袈裟治在喊：“濑川先生，有客人来啦！”丑松马上站起身来，打开拉门一看，朋友已经笑着站在跟前。

“哦，是土屋兄！”丑松不觉舒了一口气。

银之助向高柳点了一下头，他并没有怎么去注意他们主客的表情，凭他一惯的感觉只是认定他们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吧，所以满不在乎地说：“听说你是昨天晚上回来的。”他总是那么快活，尤其是不久将脱离现在的工作，出任农科大学助教的时刻，兴许是心里充满着希望吧，他那红润的脸上显得更有生气了。奇怪的是，那头发短短的小平头，看起来反而增添了年轻学者的威严。因为是朋友，丑松感到更加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不知怎

的，又感到有些气馁。

银之助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深情，向丑松表示吊慰。高柳一个劲儿吸着烟，默默地在听他们两人说话。

"我不在期间，谢谢你多方照应。"丑松打起精神说，"听说我班上的课你都给我上了。"

"嗯，好歹凑合过来了，担任两个班的课，实在是不怎么好搞。"银之助说着，快活地笑了起来，"可是，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给父亲服丧嘛，总得告假休息那么四个星期吧。"

"那怎么行，学校也有难处，首先得给你添麻烦。"

"哪里，我倒没有关系。"

"明天是星期一吧，无论如何明天得到学校去，就这样办吧。说起来，土屋兄，你的愿望总算快实现了。我收到你那封信时，真是高兴极了，想不到进展得那么快。"

"嗯。"银之助会心地笑了笑，"真是托福，进展得还算顺利。"

"的确是很顺利哟！"丑松为朋友的成功而高兴，但又象有所感触似地有些沮丧，"县政府方面已经批下来了吗？"

"不，还没有批下来。因为原来就规定了服务年限的，不能说走就走。这方面县政府也很能为我着想，说是只要交一百来块钱就行。"

"一百来块钱？"

"搞不好，要你把在校期间的费用全部交出来，你也没有办法，幸好在这方面还通融了我，实在难得呀。我立刻向父亲求援，你说怎么着，父亲也非常高兴，说是要亲自到长野来。我看不久总归会有消息吧！不管怎么说，象这样和你一起呆在饭山镇，充其量也就是这一个月了。"

银之助说到这里，更深切地望着丑松的脸。丑松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说点别的吧。”银之助接下去说，“你知道吗？你喜欢的猪子先生，据说他已经到信州来了，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

“在报上？”丑松的脸上放出了光彩。

“嗯，登在信州日报上。虽说得了肺病，但劲头还是挺足的呢！”

因为谈到了莲太郎，高柳把锐利的目光骤然转向了银之助。丑松没有吭气。

“虽说是秽多，可也不能小看。”银之助丝毫没有介意，“说起来嘛，他的思想也许有些偏激，但我佩服他勇于进击的那股劲。也许患肺病的人都是那样子。据说只要一听那位先生的演说，就会被他感动。”说到这里，他变了一下口气，“依我说，象濑川兄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去听，因为一听肯定又要发病的。”

“胡说八道！”

“哈哈哈哈。”银之助捧腹大笑。

丑松突然沉默下来，象木偶人一样，好象体内各种器官一下子都停止了工作，从而甚至忘了自己还活着似的。

“怎么啦？濑川兄，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啦？”银之助自言自语地说。三个人一时都没有说话。直到银之助说“现在我要告辞了”，丑松才醒悟过来，连声说“再坐一会儿”。

“不，下次再来。”

银之助往外走了。

四

“刚才你们谈到了猪子先生。”高柳弹去香烟灰说，“嗯，这么说来，濑川先生和他是至交罗？”

“不。”丑松有些吞吞吐吐，“并非至交。”

“那么，是不是沾亲带故？”

“也不是什么沾亲带故。”

“是吗……”

“既非至交，又非沾亲带故，所以没有什么关系。”

“您这么说嘛，当然也有道理。可是……哈哈，他好象常和市村先生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您如果知道，我很想请教。”

“我不清楚。”

“市村这个律师，那样子就是个滑头，尽管他说的那么漂亮。实际上可以肯定他是打算死抱着猪子当枪使。一想起这家伙唱高调，我就忍不住发笑。是这样，因为吃政治饭的人全都是些肮脏的买卖人。这个嘛，不是内行人，是很难了解其恼人的内幕的。”高柳说着叹了声气，接着又说，“就连我自己也不想老泡在政界里，很想早一天洗手不干。怎奈我缺乏素养，又不象你们受过正规教育，要在这钩心斗角的社会里立身处世，势必不能按常规办事。也许在你们看来，我们的事业是很堂皇的吧，的确，表面上看来是很冠冕堂皇。可是，再没有象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生涯了。当然对那些拥有大量财产、把政治当作乐趣来开心的人，可另当别论。象我们从年轻时代就投身政治，在政治的旋涡里沉浮的人，事到如今也就无可奈何了。首先，今天的政治家有几个是靠政治吃饭的呢？我们的内幕确实是见不得人的。

唉，我这样说，您也许认为是在扯谎。老实说就是这样：除了当选议员，眼下我就别无生路，哈哈。不管怎么说，事实总是事实，所以事出无奈。如果我这次竞选失败，那就将走投无路。无论如何这次我非当选不可，也无论如何非请您帮忙不可，所以首先求您不要把我老婆的情况向别人谈，同样，我也不谈您的情况，彼此都不向别人谈，这就是我要和您商量的。请救救我，接受我的要求。濑川先生，这是关系到我一生的一个请求。”

高柳突然从白毛毯上直起身来，双手垂放在铺席上，象摇尾乞怜的狗一样，在丑松面前低下头来。

丑松脸色有些苍白，说：“如果您要这样不容分说，那……。”

“不，无论如何请您帮忙。”

“我说，请您听我说，我根本不明白您说话的意思。因为我这个人和你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没有必要向别人去谈你们的事，难道不是这样吗？”

“话虽这么说……”

“那，我可就为难了。我没有什么可帮助你们的，同样，我也不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

“那么……。”

“您还要说什么？”

“总之一句话，您究竟打算怎么办？”

“没有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你和我完全无关。哈哈，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怎么能说完全无关呢？”

“我从来没有向别人谈过您的事，就是将来，也同样没有必要去谈，我本来就讨厌去谈论别人，何况和您今天是初次见面。”

“您说得对，也许没有必要谈我的事，我也没有必要向别人

去谈您。虽说没有必要，我总觉得不放心，因此特意前来，想充分听取您的意见，看怎么着对您有利就怎么办。说真的，我这样做也是为您好。”

“多谢您的好意。但我并不想要您那样做。”

“但我这样把话说出来，您总该估计到这是怎么回事吧？”

“那是您的误会。”

“误会，是吗？您怎么能说是误会呢？”

“反正我什么都不明白。”

“是啊，您硬要那么说，也没有办法。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吧。我没有恶意，都是为了彼此的利益，绝不是单单为了哪一个人。濑川先生，反正我还会来打扰您的，请您好好考虑一下。”

第十四章

一

星期一早上，校长一大早就到学校来了。他把会客室旁边的房间作为办公室，每天早上上课之前，他总是一个人闷在那里，这已经成了习惯。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排自己一天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开教职员们发牢骚和他们的烟臭味。刚好，那天早上丑松也是隔了好久才来上班，校长看到丑松，就问及服丧的情况，谈了一阵之后，又闷到那间屋子里去了。

有人敲这个房间的门。一听那声音，校长就知道是胜野文平。校长经常这样和他保持联系，从这位宠爱的教员嘴里，听到各种各样的秘密报告。所以他只需在屋子里呆着，就可以信手得到男教员发些什么牢骚，女教员说些什么私话，以及其他有关课时分配和薪金等烦人的嫉妒和争吵的情况。今天早上也许又带来了什么新的情况吧？校长一面这么想，一面把文平邀进了屋里。

两人不知不觉把话题转到了丑松。

“胜野君，”校长压低声音说，“你刚才说的可有点怪呀，说什么发现了濑川的新情况？”

“是呀！”文平微笑着。

“你的话真令人费解，总是那么转弯抹角的，让人捉摸

不住。”

“可是，校长先生，事关一个人一生的名誉，我能随便乱讲吗？”

“哦！一生的名誉？”

“这么说吧，就算我听到的是事实，如果在这个镇上传布开来，恐怕濑川兄就不能在学校里呆下去罗。岂止不能呆在学校里，恐怕还要被社会抛弃，再也不能在世上出头露面啦。”

“哦？！不能在学校呆下去，还要被社会抛弃，这么说来，事情非常严重罗？那不是跟宣判死刑一样么。”

“大概可以这么说。当然罗，这不是我亲自追查出来的。可是，如果把各种情况综合起来一考虑……嗯。”

“光是你嗯，我还是不懂呀。究竟是什么新鲜事，你快给我说说。”

“可是，校长先生，要我把这事说出来，我感到不大好办。”

“为什么？”

“为什么，可不是吗？我怕人家怀疑我为了抢他的位置，才把这事兜露出来的。其实我一点也没有那种野心。我根本不是为了中伤濑川兄而来说这事的。”

“这一点我了解。不会有人说你的，没有必要担心这个。你不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么？你说呢？”

文平露出一副故弄玄虚的样子，煞有介事似地直笑。越是这样，校长越急着要问。

“那么，胜野君，这样行吗？就算我没有从你那里听到这件事，行不行？好啦，现在谁都不在，你给我说说。”

校长把耳朵稍稍凑向文平，文平也把嘴靠过去，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说着说着，校长的脸色都变了。突然有人敲门。

文平赶紧离开校长，向窗口走去。开门进来的是丑松，他刚想进门又迟疑了一下。“这两人在讲些什么呢？”丑松眼里闪着深疑的目光，因为他们两人的样子不能不使人怀疑。

“校长先生。”丑松若无其事地问，“今天晚一些上课，可以吗？”

“哦！学生还没有到齐吗？”校长掏出怀表看了看。

“到的不怎么齐，这也难说，因为这么大的雪。”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不管学生齐不齐，反正校规是最要紧的，请告诉校工打铃吧。”

二

那天上午，丑松感到心里是那样的空虚，这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实际上，那天早上，他是糊糊涂涂地穿着长袍大褂到学校来的。当他提着师母给他装好的饭盒，踏着积雪的道路向久别的学校走时，当他接受好多教师的吊慰时，当他任课的高小四年级学生围着他问这问那时，他都是迷迷糊糊答的腔。即使在课堂上，他也对眼前的事物缺乏兴趣，机械式地讲解课文，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这天是他担任课间游戏的指导，每次下课铃一响，男女学生从四面八方跑来，总是缠着丑松叫喊着：“老师、老师。”可他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答了些什么，几乎完全失去了感觉。丑松象作梦似的在来回乱转，监督着那些东奔西跑的学生。

银之助跑过来说：“濑川兄，你的气色不好啊！”这句话他还记得，其他的话全都忘了。

人虽处在这种状态中，但唯有一件事他没有忘记，那就是他把准备要送给省吾的东西带来了。午休时，高小、初小的学生都

在校园里跑呀跳的打闹着，其中也有的跑到大操场去扔雪球玩。正好高小四年级的教室里没有人，丑松把省吾带进教室，拿出用报纸包好的东西给他看。

“我把它带来是想送给你，里面包的是笔记本，拿到家里再打开来看，知道吗？可不要在学校里打开看哟。喏，给你。”

丑松原想站在自己面前的少年一定会显得又惊又喜的，没想到省吾不接受这件礼物，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个劲儿地看了看丑松，又看了看纸包。那神色好象在说：为什么要送给我这些东西？他首先显得对这一点很不理解。

“不，我有很多。”省吾几次谢绝。

“你这是怎么啦……”丑松望着省吾的脸说，“人家说送给你，就该收下嘛。”

“不，谢谢您。”省吾仍在推辞。

“这不是使我为难吗？特意带来送给你的。”

“可是，妈妈会骂的。”

“妈妈会骂？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呢。是我要送你的，骂什么？我和你父亲有交情，而且经常得到你姐姐的种种照顾，我早就想要送点什么给你。瞧，挺好的，洋装笔记本，上面还有格子呢，知道吗？里面包的就是那种笔记本。好啦，你不要再说啦，把它带回去，写作文啦，写别的什么啦，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吧。”

他说着把笔记本塞到省吾手里。这时，窗外突然响起穿草鞋的脚步声。丑松扔下省吾，慌慌张张地走出了教室。

三

走廊的东头是通往楼上去的楼梯，学生们很少到那头去。在丑松忙于监督男女学生的时候，校长和文平两人却在这安静的走廊里，并排靠着灰色的墙在谈话。

“濑川君的事，你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校长探问。

“从料想不到的人那里听来的。”文平笑着回答，“确实是料想不到的人。”

“我实在猜不出来。”

“人家可是说了，因为事关一个人的名誉，所以只能说事，不能说出姓名来，否则就不好办了。反正是要当议员的人物说的，所以绝不会不负责任地乱讲。”

“将要当议员的人？”

“怎么啦？”

“这么说，莫非是那个带着新媳妇回来的人？”

“嗯，差不多。”

“这样看来，有道理。说不定是那位先生在各地转时，在什么地方听到了这件事。坏事是做不得的，迟早会暴露出来，怪就怪在这里。”校长说着叹了口气，“可是，实在令人吃惊，做梦也没想到濑川君是秽多出身。”

“的确，我也感到意外。”

“你看，他那容貌，皮肤也好，骨骼也好，哪一点会让人认为他是那种贱民呢。”

“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才受骗的嘛。”

“是这样吗？真是不可理解。乍看起来，怎么也不会认为他

是那种人。”

“所以人不可貌相啊！怎么样？如果观察一下他那个性格的话……。”

“就是性格，你也判断不出来。”

“那么，校长先生，你不觉得他的言行有些可疑吗？你好好注意观察濑川丑松这个人，怎么样？你看他看人时那副疑神疑鬼的神态。”

“哈哈，疑神疑鬼也不能成为秽多的证据呀。”

“你听我说，前不久濑川兄不是还住在鹰匠街的旅馆里么？住在那家旅馆里的一个秽多财佬不是被赶走了么？其后，濑川兄不是突然搬到莲华寺去了么？你说说，这一系列的事不是顶怪的吗？”

“那倒是，这些我也想过。”

“他和猪子莲太郎的关系不也是说明问题吗？其实，如果不把那种神经质的思想家当宝贝，值得敬佩的人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吗？有什么必要值得一个劲儿去吹捧那种秽多写的东西呢？濑川兄对人的偏袒，不是和普通读者有些不同吗？”

“是这样。”

“我还没有向校长先生说过哩，我有一个叔父住在小诸的与良镇上。镇边有一条沙河叫蛇堀川，过了桥就是向街，那就是所谓的秽多街。据叔父说，在那里，整个街上都是一个姓，确实都姓濑川。”

“难怪啊！”

“直到如今，向街上的那些家伙都不叫姓。一般说来，秽多是叫名不叫姓的，也许在明治以前就没有姓吧。我想可能是到登记户籍时，才全街一起取了濑川这个姓的。”

“等一等，濑川不是小诸人吧，象是小县的根津人。”

“那是不可靠的。反正听叔父说，在他们同伴里，姓濑川的、姓高桥的很多。”

“你这么一说，我也能猜想到。可是，如果那是事实，怎么能够隐瞒到现在呢？早就该被人发觉了嘛，他在师范学校时，就该早被人识破了。”

“是呀！这就不愧为濑川兄了，他能有本事蒙混人们的眼睛，一直骗人骗到今天，如果不是特别狡猾的人，就装不出来。”

“唉！”校长叹气说，“他也真能隐瞒，难怪我觉得濑川君有些可疑，要是真没有问题，就没有必要那样消沉嘛。”

突然，铃声响了起来。两人离开了墙壁，从长廊上走过来。看来下午的课要开始了，男女学生趿拉着草鞋，从走廊的那头匆匆地穿过去。丑松也混在孩子们当中，回头朝这边看了一下走了过去。

“胜野君。”校长望着丑松的背影说，“的确象你说的，事关一个人一生的名誉，有必要请你进一步把濑川君的秘密再摸一摸，好吗？”

“可是，校长先生。”文平加重语气说，“你可要记住，千万不要向别人说这事是从议员候选人嘴里说出来的，不然，我就不好办了。”

“那当然。”

四

按照课表，那天最后一节课是唱歌。音乐教师从丑松那里把高小四年级学生领来，以整齐的步伐，向自己的教室走去。从

两点到三点，丑松没有课。他突然想起昨天银之助说报纸上登了莲太郎的消息，就急忙向会客室走去。报纸总是放在会客室的桌子上。他开门进去一看，连前天的《信州日报》都散放着，还没有装订起来。丑松翻到那张旧报纸的第二版，在下方找到了前辈的消息，这时他是多么高兴啊！他惊喜地说："啊！有了！有了！"

"拿到哪儿去看这条消息呢？"他脑子里首先浮起了这个念头，"在这会客室看？人来了，多不好。在教室里看？在校工屋里看？不行，那里也不见得没有人去。"左思右想没有个好地方。他把报纸塞进怀里，走出了会客室。"索性到楼上礼堂里去看。"丑松这么一想，就悄悄地一步步爬上了通往楼上的楼梯。

那是庆祝天长节用的大房间，整整齐齐地摆满了长凳子，平时这里很幽静，比起那简陋的教室角落里来，这里反而要安全得多。他选了一张凳子坐下，从怀里取出报纸来，读着读着，不知什么时候，却想起了和高柳的对话——"既非至交，也非沾亲带故，我什么都不知道。"三次昧着良心说话，把自己和尊为师长、视同恩人的莲太郎的关系一概否认掉，形同莫不相干的人一样。想到这里，他谢罪似地说："先生，请原谅吧！"然后又拿起了报纸。

一种茫然的恐怖感不断地袭击着丑松的心。他虽然在看有关前辈的报导，却一个劲儿地老是想着自己的一生。他回顾一桩桩往事，感到目前的处境很困难，如果不设法应付面临的这一严重局面的话……嗯，总得把这个问题理出个头绪来，不然，其他事都没法办了。

"那该怎么办？"他这样问自己。这时，他已经茫然不知所措了。

“濑川君，你在看什么？”

突然背后有人问他，丑松不由得脸色都变了。一看，是校长。不知什么时候，他伫立在丑松的凳子旁边，眼睛象在探索什么似的。

“我正在看报。”丑松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看报？”校长好奇地看着丑松的脸，“呃，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

两人一时没有说话。校长走近窗口，隔着玻璃仰望天空：

“濑川君，你看这天气怎么样？”

“是呀……”

两个人这样应答着，一起走出礼堂。他们并肩下楼时，丑松总觉得心烦意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劲儿。

也许是胡乱猜想吧，这位校长的态度变了，变得非常冷淡。不，不单是冷淡，而且使人感到好象他在用那怪讨厌的神经质般的鼻子，要闻出自己隐藏的秘密似的。丑松深带疑虑地猜测着校长的表情，这时，他连和校长走在一起都觉得别扭。下楼梯时，两人肩膀偶尔碰到一起，丑松感到象过电一样，从头一下子凉到了脚。

这时校内响起了校工摇下课铃的声音。所有教室的门一打开，成群的孩子前推后拥地挤了出来，塞满了长长的走廊。丑松趁机离开了校长，急忙混进孩子们当中。

不久，学生们踏着积雪的道路回家去了。这些好学上进的孩子，露着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有的边走边抡动饭盒子；有的把书包顶在头上，有的把算盘夹在肋下；也有提着草套鞋的、吹口哨的、唱歌的；孩子们喊着、叫着，夹杂着狗吠声，使午后呈现

出一片喧嚷的气氛。其中有个女孩子弄断了木屐带子，她就光着脚飞跑而去。

丑松怀着不安和恐怖的心情，跟在学生后面走出了校门。从丑松的处境来说，看到这群天真烂漫的孩子，这件事本身就会促使他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

"省吾，这就回家去吗？"丑松问。

"是呀。"省吾笑着回答，"回头我也到莲华寺去，姐姐说我也可以去。"

"哦，今天晚上要讲经么？"丑松这才想起来似的。他恋恋不舍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目送着朝前跑的省吾的背影。积雪的大路上的情景就在眼前，路上人来人往，一个个象忙着办事的样子。丑松突然感到一阵头昏目眩，几乎要摔倒在那里。这时好象有人从背后追来要抓住他一样，甚至猛然喊叫着："嘿，这秽多崽子。"他这一疑心就感到害怕，不由得回过头去看看身后。"真是！哪来的人啊！"丑松边嘲笑自己，边为自己壮胆。

第十五章

一

丑松感到社会上那股严峻、难顶的习惯势力，正向自己袭来。他从学校回来，爬上莲华寺楼上的房间，把包一扔，脱下长袍大褂，随身倒在铺席上，完全陷入了绝望之中。他既不是睡觉，也不是在想什么，象木头人似的，好半天一动不动。不一会儿，他站起来，看了看屋子里的四周。

欢乐的笑声断断续续地从厢房客厅里传来。丑松无意中侧耳倾听，好象文平又来了，正在逗着人们发笑。一听那天真烂漫的、抑制不住的笑声，就知道省吾早已来了。偶尔夹杂着少女的声音，啊！那是志保姑娘。丑松在细听之后，就在自己屋子里踱来踱去。

“老师！”有人叫了一声，接着进来的是省吾。楼下已经沏好了茶，有人要他来请丑松也下去聊聊。一问，他说师母和志保都在客厅里，连庄傻子也在。因为在讲笑话，所以大家笑得打滚，有人甚至笑出眼泪来。

“那位胜野老师也来啦。”省吾还这么说。

“是吗？胜野老师也来了？”丑松微笑着。猛然间，从心里涌出一股憎恶的感情，表露在他脸上，但很快就收敛了。

“快点跟我一起下去吧！”

"我随后就去。"丑松虽然这么说，其实并不想去。

省吾说了一声"快来"，扭头就跑下楼去了。

又是一阵欢笑声。尽管在楼上看不到厢房的客厅，但凭着这笑声，就可以对那里人们的情景了如指掌。可以肯定，师母心里会有些苦衷，为了忘掉它，故意搞得高高兴兴，这才发出了男人般的笑声；可以肯定，志保在屋里进进出出，给人们送茶倒水，然后靠在师母旁边，微笑着在听别人谈话；可以肯定，文平认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是男子汉，觉得妇女小孩可欺，因而特意在卖弄他的口舌。不仅如此，想必他还在搬弄别人的是非。真是本性难移啊！可他那副样子谁能看得上呢。

丑松胸中正燃烧着渴望现世欢乐的愿望。他想起同族的可怜遭遇——被抛弃，受歧视，遭白眼，甚至不能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想越觉得应该珍惜自己的青春。

"老师，您怎么还不来呢？"过了一会，省吾又来请他。

丑松在省吾那天真烂漫的言语催促下，心想索性大胆地直接把他带到大殿里去。于是走出房间，下了楼梯。从厢房通向大殿有两条走廊，如果走靠后院的走廊，就必须经过客厅，可文平正在那里侈谈。丑松决定走外院的那条走廊。

二

走廊右侧有一排旧厢房，隔着格子门能听到里面有人说话，说明里面有人借宿。这个寺院面积之大、结构之复杂，使你分不清哪间屋里住了些什么人。有些空房子阴森森的，平时什么用处也没有。丑松领着省吾，通过狭长的走廊时，寺院那股老朽不堪的陈腐味不断向他袭来。墙壁呈暗色，廊柱被熏黑，描绘在障

壁上的古画，油彩也已脱落。

这条走廊与内侧的回廊相接。刚好就在转向大殿的拐角上，丑松猛地觉得背后有人走来，他不由得回过头去，省吾也跟着回了头，原来是志保姑娘。她象有什么事似地跑过来，没有开口，脸先红了。

“嗯……”志保那清亮的眼睛放出了光彩，“听说刚才弟弟接受了您珍贵的礼物。”她表示谢意，嘴边浮现出高兴的微笑。

这时听到师母的喊声，志保连忙侧耳细听。省吾抬头望着姐姐说：“姐姐，你听，叫你呢！”又是一次喊声。志保吃惊似地转身走了。丑松呆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望着她的背影，然后带着省吾，打开大殿的门走了进去。

啊，多清静的大殿！宛如在古迹中漫步。在高空而昏暗的天花板下，除了挂在漆柱子上的钟在滴答滴答作响外，再没有什么声响了，好象到处都隐藏着一种透心的宁静，眼前的金色佛坛斑痕点点，雕绘的莲花淡然失色，还有那彩绘在墙上的天女形象，会把人引入梦幻之中。映入眼帘的这一切情景，都是以往时代的兴盛和衰败的写照。丑松和省吾一起走进最深处，来到佛坛背后的古代圣僧画像跟前。

“省吾！”丑松看着少年的半个脸说，“在你家里人当中，你最喜欢谁？是父亲？还是母亲？”

省吾没有回答。

“我来猜猜吧。”丑松笑着说，“是父亲吧？”

“不对。”

“哦！难道不是父亲？”

“我父亲只顾喝酒……”

“那么，你喜欢谁？”

"嗯，要我说，我喜欢姐姐。"

"姐姐？是吗，你是说最喜欢姐姐？"

"我跟姐姐什么话都说，连不跟父亲母亲说的话也说。"省吾说着天真地笑了。

北边小客厅里挂着一幅旧涅槃图①。这种宗教图，一般寺院都有，一般都是仿制品，大都配有戏曲人物，或描有乏味的色彩，或画着与热带的自然景色无关的背景。除此之外，很少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色。挂在这座寺院里的这幅图也是一样，不过看上去，它出自稍有创造性的画家之笔，所以和常见的画相比，要显得稍许生动些。尽管画中看不出充满宗教的情意，但总算还有几分吸引人的朴实之处。省吾毕竟还是一个孩子，看了画着禽兽悲鸣的情景，也和看神话故事画一样，既不感到不可理解，也不感到惊讶。这天真的少年，只是在看到释迦的死时笑了笑。

"唉！"丑松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省吾这些孩子，恐怕还没有想过死是怎么回事哩！"

"您是说我吗？"省吾抬头望着丑松。

"是呀，是说你呀？"

"嘻嘻，我可没想过那些事。"

"这也难怪，象你这种年龄，是不会想这些事的。"

"嗯。"省吾象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着说，"我志保姐也常说这些话。"

"你姐姐也常说？"丑松注视着省吾，关切地问。

"是啊。姐姐常说些怪话，说什么真不想活呀，真想到没有

---

① 佛教人物画，描绘了佛陀自焚升天的情景。在日本以钢峰寺所藏此图为代表作。

人的地方去大哭一场啦。唉！为什么她会这样想呢？”省吾说到这里，歪着小脑袋，装着要吹口哨的样子。

不一会儿，省吾走了，只剩丑松一个人。大殿里突然变得更加寂静了，各种似有所用的摆饰更加沉浸在无声之中。在那高高的天花板下，仍然摆着铜香炉、插花筒、长明灯。连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也都象是沉浸在寂寞的冥想之中。坐落在佛坛上的贴金观音雕像，与其说是慈悲的象征，不如说是沉默的化身。丑松站在这样寂静的、隔绝人世的地方，想起了她，感觉自己好象是装饰古迹的花草一般。丑松思绪万千，在圆柱与圆柱之间踱来踱去。“志保姑娘，志保姑娘！”他嘴里下意识地在呼唤。

不知不觉四周昏暗下来。夕阳的光辉，微映在格子门上，从大殿的正面直射进来的阳光，把一根根圆柱的长影投在铺席上。怠倦、苦恼、困乏的冬天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消磨过去。这时进来了两个穿白衣的和尚，一个是住持，一个是寺里的青年徒弟。大殿深处上了灯，接着六支蜡烛依次点燃起来。住持双手合十，打坐在佛坛旁边的大殿深处，靠着泥金柱子。青年徒弟端坐在住持对面，是靠外低一些的地方。不一会，严肃的钲声响了起来，一阵齐声诵课的声音。

“南无喝罗怛那多罗夜耶[①]！”

夜间的功课开始了。

啊！多么寂静的黄昏！丑松靠着北边的柱子，合上眼，低下头，陷入了沉思：“如果志保姑娘知道了我的出身……”想到这些，他痛切地感到身为秽多活着太没意思。漠然死去的念头和留恋人间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在他心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觉得自己现在正处于旺盛的青春时期，难道就要经受从来没有

① 梵语，“归命三宝”之意，佛、法、僧三者被信教徒视为至高无上的三宝。

碰到过、也从来没有想过的人生苦楚吗？想到这里，觉得更加难受，更加凄凉了。寒冷的空气里混杂着线香的烟味，更增添了黄昏时节的凄凉气氛，说不上是悲哀，还是难忍。突然，两个和尚不作声了，丑松这才留神望去，原来刚念完经，正在暗诵佛名。没多久，住持手捻佛珠，从泥金柱边起身走了，青年徒弟仍留在那里。丑松一直在凝视深思，直到那青年徒弟有节奏地高声念完高祖遗训，接着又把经卷顶在头上站立起来，最后把蜡烛一支支吹灭，仅剩下佛前那盏灯光微弱的长明灯为止。

三

晚饭以后，莲华寺为准备讲经授律，忙个不停。按照老习惯，寺里的青年徒弟、庄傻子和小和尚一起把绘有花纹的大吊灯全拿出来点上，挂在大殿里，然后三个人在走廊里来回照应。

虔诚的听讲者陆续来到大殿。寺里的施主自不必说，连那些闻到风声的人也都相约而来。不光是那些即将送终归山的老头子、老太婆，连那些从事各种繁忙职业的人也都热心前来听讲。这就不难想象：这饭山镇是多么兴盛和信仰古代宗教的地方，一般人在谈话中随口引用经典中的名言和比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姑娘们也都把漂亮的佛珠袋挂在胸前，争先恐后赶到莲华寺来。

对丑松来说，自从住进寺院以来，这是他最愉快而又是最痛苦的一夜。他想能与志保在一起听经，这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啊！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想到自己是一个秽多，他又感到这是从未有过的痛苦！师母领着志保和省吾一群人已走上大殿，围在北边的一个角落里。从大殿当中到南边，男男女女的信徒

这里一团，那里一堆，在自由自在地相互招呼和交谈，声音虽然很小，却非常热闹有趣。庄傻子穿着自我欣赏的短大褂，褶缝笔挺，故意分开众人走过去，象炫耀自己一样，显得很可笑。看他那装模作样的神态，师母乐了，志保也乐了。丑松坐的地方刚好在老墙旁边，墙上贴着历代献给讲经人的金额和姓名。志保靠得很近，她头发上散放出阵阵清香。灯影辉映着大殿的夜空，从侧面看去，更显得她很年轻。她从背后把省吾搂在怀里，微笑着，显出姐姐对弟弟是多么亲热啊！丑松不禁神往，每当他向志保望去时，真有说不出的喜悦。

离讲经还有一段时间。这时文平也来了，他先向师母问好，又跟志保、省吾打招呼，最后向丑松点了点头。丑松看到这讨厌的家伙进来，感到幻想很快破灭，又回到了冷冰冰的现实世界。何况又看到文平以那种讨好卖乖的腔调在和师母攀谈，逗着志保和省吾发笑，当然更加生气了。文平本来就是个越讲越来劲的人，如果让他在这些妇女和孩子们面前把话匣子打开，他会夸夸其谈，把死的说成活的。而且他有这种本事，能使听者感到他和蔼可亲，能骗得女人的欢心。他的谈吐显得要比他真正的身价高出两、三倍，与什么都闷在心里的丑松相比，反而使人感到文平更为亲切些。丑松是不怎么奉承人的，虽然他对省吾非常好，但对志保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不如说是很冷淡的。

"濑川兄，怎么样？今天的《信州日报》？"文平低声问，象想用话把丑松的秘密套出来似的。

"《信州日报》？"丑松深有所虑地说，"今天我还没有看报。"

"那就怪啦。你说还没有看报，可不是怪啦。"

"为什么？"

"象你这样崇拜猪子先生的人，居然没有看他的演说记录，

不是太奇怪了吗？劝你一定得看看。何况那报纸的评论也很有意思，把猪子先生说成是什么‘新平民中的狮子’，真有这种善于巧言论说的记者。”

丑松对对方的表情深有疑虑：他嘴里是那么讲，谁知道他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志保看了看丑松，又看了看文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俩说话。

“猪子先生的观点姑且不说，他那股劲头倒是值得敬佩的。”文平继续说，“看了他的讲演记录，倒很想读读他的著作。我想这方面嘛，你是很熟悉的，所以要向你请教。依你说，猪子先生的著作里，哪一部最好呢？”

“我确实不清楚。”丑松这样回答。

“不，说正经的，实际上你不知道，我确实对所谓秽多感到兴趣。因为出了猪子先生这样的人物，确实很有研究的价值。说起来，你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意地去读他的《忏悔录》之类的书么？”文平以嘲笑的口气说。

丑松直笑，没有回答。文平竟然在志保面前，秽多秽多的说个没完，这一来，丑松的脸色早巳变得自己无法抑制自己了，愤怒和恐惧之情交替流露在他嘴边。文平露出锐利的眼光，连丑松这些细微的表情都没有放过，他眼睛里似乎在说：“对不起，纵然你使劲瞒着也没有用。”

“濑川兄，你那里有猪子先生的什么著作吧。什么都行，借给我一本吧？”

“没有，我那里一本也没有。”

“没有？哪能没有呢？你那里怎能没有呢？不要那么瞒着，借给我一本不好吗？”

“不，我决不瞒着，没有就说没有。”

这时，莲华寺的住持走上了讲经台，两人这才闭住了嘴。人们也都纷纷理好自己的座位，端正自己的姿态。

四

据说住持和师母是同年。男的嘛，总是要显得年轻一些，他那黑色法衣上斜披着金线锦缎袈裟，坐在外坛讲经台上。看上去，要比佐久小县一带的许多世俗僧侣，要更富有高尚的宗教生活。他额头宽，鼻梁高，双眉靠得较近，容貌确实不俗。而且充分显示出他性情温和、善良，而又富有才智。宣讲的第一部分是从猴子的寓言开始的。他说：有一只有知识的猴子，深知人世间的事，它好学善记，能背诵很多经文，具有可为万人师表的学问。但畜生唯一可悲之处是缺乏信念。人虽然没有这只猴子那么多的知识，但只要有信念，即使是凡人也能到达仙界。怎么样？大家都弄明白了吧。难得命里注定，幸而今世生而为人，切不可忘记朝夕念经拜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大殿里，人们一片念佛声。男男女女都从怀里掏出纸包，纷纷把香火钱放在铺席上。

宣讲的第二部分以从前的饭山城太守松平远江的事迹为题材。住持接着往下说：说起来，饭山之所以成为佛教圣地，是从这位祖先的时代开始的。太守年轻的时候，就象火一般燃烧起对宗教的信念之心。刚好有一次他去江户朝谒，遂将平素郁积在心里不得其解的疑问向人们请教："人死后到底会怎么样？"侍臣、儒者都无言以答，去问林大学头①，亦不得解。从此，太守立志信奉宗教，向涉谷的和尚学道，把自己的领地让给侄儿，在第

六年的早上出家，成了饭山佛教的先祖。这段立志学道的历史，不是耐人寻味的故事吗？这是世上很多学者难以回答的，只有有信念的人才能回答出来。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又是一阵整齐的念佛声。人们又掏出香火钱摆在铺席上。

就在住持宣讲的当间，丑松老是忘了自己，只顾把那热情洋溢的目光投向志保的半个脸。虽然他怕人看见，总是提醒自己别望着，但终于还是望了又望。凝视着佛坛的志保的眼神多么可爱啊！奇怪？她脸上好象暗暗地滚下了热泪，时而在抽泣，时而偷偷地在擦鼻子。再仔细一看，自己那种说不出的恐怖和忧愁与少女的爱娇交织在一起，象影子一样时隐时现。丑松在猜：志保她在想什么呢？有什么感触呢？又联想到什么呢？今晚的宣讲该不至于那么触动一个少女的心吧！老实说，住持的这种宣讲法已经陈腐不堪，出生在明治年间的人听了，只会觉得奇怪。死板的台词腔调，杂乱无章的思想，衬托着金光闪闪的佛坛背景，这一切给人一种感觉：好象是在看古装戏。年轻人听了这些故事，竟如此感动，实在意想不到。

看来省吾已经困了。他靠在姐姐身上，耷拉着脑袋。志保怎么哄他，推他，轻声说他，都全然没有知觉似的。

"喂，稍醒醒，人家看了多笑话呀！"志保责怪似地说。

"让他躺在那儿好了，到底总是孩子嘛！"师母接过来说。

"的确还是个孩子，真没法治！"志保说着，把省吾抱好，省吾已在睡梦之中。这时，因为丑松伸出头来，志保也就朝这边看。她看看文平，看看师母，最后看到丑松，脸就红了。

---

①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幕府在江户（东京）设"大学寮"，以"大学头"主事，有林姓者多人在其中供职。故"林大学头"有学术权威之意。

五

宣讲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白隐和尚[①]的传说。从前饭山的正受庵住着一位高僧，名叫惠端禅师。白隐和尚在求道时，曾到饭山来访他，打算参禅听教。那天白隐看到一个披头散发、髯髯长须的人，背着捡来的树叶，从山谷里慢腾腾地向这边走来，白隐和尚趁机迎上前去，口称"做么生"[②]！他这样诚恳地做了三次，最后才得到惠端禅师的赞许，收为徒弟。其后，他把禅师视为师长，早晚侍候。可是，到后来，白隐也困于发问了。与其说困于发问，不如说他绝望了。他想：唉！提出那种问题的人真是疯子 不该这样难为师父。一恼之下，白隐逃出了正受庵。他没有别的办法，就那样漫无目的地来到了饭山镇边。刚好那是收割季节，正当他躺倒在高高的稻垛子旁边时，农民打谷的锤子竟误伤了这位求道者，几乎使他丧命。夜露滴进他的嘴里，当他睁开眼睛苏醒过来时，就悟了道。也有的说他在镇边上撞倒了卖油的，被油滑了一跤就悟了道。至今依然保存着的静观庵，就是在白隐和尚得道的那块地上修建起来的。

反正这段传说，青年人都不知道。每当快要收尾时，住持总要说说自己的见解，重复着老一套的宣讲法：靠自力得道，就连白隐这样的人物也非轻而易举。我等"他力宗"[③]者唯有祈求、信奉，靠神灵指引，以凡人之身得道入仙。因此，我等只有忘我地信奉阿弥陀如来佛，别无他途。住持的宣讲这才算完了。

---

① 白隐和尚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名僧，死于一八七二年。

② "做么生"为和尚间用的俗语，意为"如何"、"怎样"。

③ "他力宗"为日本佛教的一派，信奉阿弥陀如来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人们的念佛声经久不息。又有好多香火钱扔放在铺席上。志保姑娘也一本正经地双手合十，同师母一起念唱着，眼泪顺着她那娇嫩的脸颊不断地滚落下来。

不一会儿，听经的人手捻着佛珠要回家去，师母、志保起身站在圆柱旁边，向人们致意相送。因为又在下雪，大殿门口非常拥挤，妇女们大多落在后面。镇上的姑娘们那种各自按不同爱好、争赶时髦的打扮，特别引起了志保的注意。志保一边出神地望着她们，一边似在与自己陷入寺院的身世作对比。

“啊！您今晚的宣讲实在太感动人了。”文平走到住持身边说，“白隐和尚的历史实在叫人敬佩。我这是头一次听到您这样的宣讲。我很喜欢白隐和尚去访惠端禅师那一段：从对面来了一个披头散发、髯髯长须的人，背着捡来的树叶，顺着山谷慢腾腾地朝这边走过来，这时，白隐赶紧趁机迎上前去，口称‘做么生’。这是非那样做不可的哟！”文平手舞足蹈地边学边说。不光是住持，所有听的人全都止不住笑了。不大一会儿，听经的人全走光了。大殿里很快肃静下来。青年徒弟和小和尚忙着收拾东西，庄傻子弯着腰来回走，把铺席上的香火钱拢到一起来。

这时，大殿里已不见丑松的影子。他带着省吾把他送到厢房那边去，当文平在师母和志保面前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丑松却在默默地抚爱着省吾，暗暗地照看着他。

第十六章

一

丑松慢慢地觉得到学校去上班是一件苦差事。这一天，他实在控制不住，终于请了假。那天早上，已经很迟了，他还是躺着。时钟敲过八点、九点，后来又敲十点，丑松还是不起床。冬天的阳光透过纸窗，射进屋子里，照在他的枕头上，他还是起不来。女仆袈裟治已经把各个房间打扫完，而且早已擦拭过了。她上楼看了好几次，见丑松显得很疲乏，脸色苍白，象酗醉的人一样躺在铺上。枕头乱作一团也不管，这里扔堆书，那里放个包。可以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象是自己任意跑出来，跳过来蹦过去似的，从那个乱劲，就可以充分想象到这屋子的主人当时的心情。过了一会儿，袈裟治提着开水进来，丑松这才起来，正坐在铺上出神。不知是睡多了，还是身体虚弱，脸色显得很难看，好象仍在睡梦中一样，在那里发呆。

"给您把早饭拿来吧？"袈裟治这么问他。他不想吃饭。

"唉！看他象是身体不舒服嘛！"袈裟治自言自语地说着走了。

这一天显得特别凄凉，真算得是北国的冬天。越冬的小苍蝇从纸窗上碰回来，就在天花板下到处乱飞。丑松还没有搬到这个寺院来，住在鹰匠街旅馆的时候，不知哪里来那么多讨厌的

苍蝇，象是和灰尘一起飞进来的一样，成群地围着门框来回乱飞，也许它们预感到秋风一起，很快就要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吧。眼前剩下这为数不多的苍蝇，说明现在已是什么季节了。丑松凝视着。他望着望着，这才想起快到十二月了。

平时说干什么就能干的人，一旦这么闲呆着光想心事，也决不是滋味。丑松当然也知道，既然享受了官费教育，就要长年尽义务。在此期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遵守这一严格的规章制度。知道是知道，可就是不想再干下去。哎！这睡懒觉的铺，就象是埋葬绝望者的坟墓一样！丑松又躺了下去，进入了沉睡的梦乡。

二

“濑川先生，有客人来啦！”

丑松被袈裟治的喊声惊醒，知道是银之助来了。不光是银之助一个人，还有那位见习教员连工作服都没脱就来了。说是有一个退休的大尉，为了普及军事思想，在各地来回转，今天到学校来给全体学生讲话，下午停课，所以他们得空来看望丑松。丑松坐起在铺上，象做梦似的看着朋友的脸。

“老兄，你就躺着吧！”银之助漫不经心地说，他脸上流露出由衷地体恤丑松的一片心情。 丑松拿过盖在被子上的白毯子，象穿棉袍子似的裹在身上。

“太失礼了，瞧我披着这么个东西。你们也真是，我又不是什么特别的不舒服，何必来一趟呢。”

见习教员定睛看着丑松的脸问：“是感冒吗？”

“嗯，大概是感冒。昨天晚上开始，头就很沉，今天早上怎么

也起不来。"丑松对见习教员说。

"怪不得，脸色很难看。"银之助接过来说，"现在流感正在流行，可要小心啊！你吃点药试试好不好？把干酱烤糊一点，找个沏茶的盖碗之类的东西装着，用开水一沏，喝上两、三杯，一般的感冒就可以治好。"说着，他换了个话题，"对啦，带来了好东西，都给忘了。喏，是给你的。"

银之助说着从包里拿出十一月份的薪金。

"今天你没有去，我代你领来了。"银之助继续说，"你再好好数数，该不会有错吧！"

"那就谢谢啦。"丑松接过混装着银币的纸袋说，"可不是么，算起来今天是二十八号了，我还以为是二十七号哩。"

"哈哈，靠月薪过日子的人，连发工资的日子也给忘了，真拿你没办法。"银之助仰天大笑。

"的确，我是过糊涂了。"丑松自作镇静地说，"这个月小吧，还有二十九、三十，十一月只剩两天了。唉，今年也没有几天了。想起来，迷迷糊糊的，一年又过去了，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干。"

"谁都一个样！"银之助也深表同感。

"你倒不错，这就要去农科大学，可以自由自在地搞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

"对啦，欢送我的会，学生们提出想在明天开……。"

"明天？"

"可是，你不是还起不来么……。"

"哪里，我已经好了，明天一定去参加。"

"哈哈，濑川兄的病来得快，好得也快。刚刚还象重病人似的只哼哼，这会儿就象没事似的好了。真怪啊！算啦，这已经是老一套啦，就不说这些吧。我们能这样呆在一起也没有几天了，

很快就要分手啦。”

“说的是啊！你可是要远走高飞罗。”

两人这样交谈着，彼此显得不胜感慨的样子。见习教员一直在一个劲儿抽烟，默默地听着他们俩谈话，这时他突然说：

“今天我听到一桩怪事，有人在街上散布说，我们学校教职员中，隐藏着一个秽多。”

三

“这是谁说的？”银之助问见习教员。

“谁说的我可不知道。”见习教员有些为难的样子，“我看，说来说去不过是有人造谣罢了。”

“就算是造谣吧。可那么一说，就给我们添麻烦啦。街上人真爱搬弄是非，什么女教员如何如何，男教员这般这般。这些人干吗总要议论别人呢。好吧，你来算算，我们学校的教职员当中哪有秽多长相的呢？真是胡说八道。你说对吗？濑川兄。”银之助说着，看了看丑松。丑松没有吭声，他身上还是裹着条白毯子。

“哈哈。”银之助笑着说，“校长虽说有些古板，但怎么也不象秽多。在教员里面嘛，似乎也找不出这种人来。对啦，胜野倒是怪能装腔作势的，嗯，看来他这种人倒是个嫌疑犯。”

“是吗？”见习教员也一起笑了。

“那么，你说是谁呢？”银之助开玩笑似的说，“这么算来算去，最后不就是你么。”

“尽胡说八道。”见习教员有点生气。

“哈哈。你何必一说就跳呢，我根本不是说你。真是的，跟

你这种人没法开玩笑。”

“可是，”见习教员认起真来，“如果那是事实呢……。”

“事实？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是事实。”银之助抢着说，“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学校的教员的来路大体上是定死了的，不是象你们那样经过实习以后来的，就是象胜野那样通过鉴定考试以后才来的，再不就象我们这些师范毕业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了。如果我们当中有秽多，在师范学校时早该发觉了。大家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决不会直到毕业还没发觉。就说通过鉴定考试的人吧，都是长期和学校有关系的人，也不可能隐瞒下去。至于你们这些经过实习的，就更不用说了。你说说，事到如今，突然散布这些谣言，不是有些奇怪吗？”

“所以……”见习教员加重语气说，“我也并没有说就是事实，只是说假使是事实的话。”

“是说假使啊！哈哈，不过你说的假使是没有必要的假使。”

“你要那么说嘛，我就不好往下说了。不过，万一真有这种事，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真是连想都不敢想啊！”

银之助没有答腔。两位客人也就没有再说下去。

过不一会儿，两人说着就要告辞了。丑松呆若木鸡，他的脸在白毯子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苍白了。

“唉，濑川兄的身体还是没有好啊！”银之助自言自语地说着，和见习教员一道下楼走了。

过了一阵，丑松茫然环视室内，随即匆匆地整理铺盖，更换衣服。他象猛然想起似的，从壁橱角落里，把藏好的书籍拿出来。这是些叫人思念莲太郎的书，如《现代思潮和下层社会》和《平凡的人》、《劳动》、《穷人的安慰》等小册子，还有《忏悔录》等，都是老前辈心血和精力的结晶。丑松重新把书一本一本的仔细

查翻了一下，把用自己的名戳代替藏书印章的地方都给涂掉。又从摆在壁龛架上的语文参考书里抽出五六本不用的书来，掸去灰尘，用包袱一起包好。正好这时，袈裟治走进屋里来，

"您要出去？"她问。

丑松显得有些慌张，什么也没有回答。

"这么冷，您还要出去？"袈裟治呆望着丑松苍白的脸说，"身体不好，就该休息，还要……真是！"

"哪里！我已经完全好了。"

"嘿嘿，说得好听。肚子饿了吧？吃点东西再出去不好吗？您看，从早上起，您不就没有吃东西么？"

丑松摇摇头，说一点也不饿。他取下挂在墙上的外套穿上，又戴上帽子。可都是在无意之中穿上、戴上的，活象没有知觉的机器人一样，自己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丑松又把朋友给带来的薪金放进桌子抽屉里，留下一点，连纸袋一起塞进袖兜里。当然，他也根本记不清抽屉里留了多少，自己又带了多少。就这样，他带着一包书，尽量用外套袖子遮着，然后晃晃悠悠地出了莲华寺的大门。

四

大路上、房子上全是积雪。眼前来来往往的人，或者是头戴帽子、脚穿皮套木屐的工人，要不就是用毛毯连头带身子裹着的一群群行人。有几副用人或用马拉的雪橇从丑松身边滑过。

象长廊一样的防雪苇箔披檐，这会儿可发挥了作用。大路当中高高垒起一堆堆雪山，堆得比人家的屋檐还高。这就是歌曲中所唱的饭山有名的"雪山"，它使人想起比眼下还要难过的

冬季痛苦生活。从天空的阵势来看，可能还要下雪。丑松看着那淡淡的阳光，不禁边走边哆嗦。

上街有一家旧书店与丑松有过交情，那里曾代丑松卖过旧杂志。幸好这时店里没有顾客，丑松立即脱下帽子钻了进去，若无其事地把那个包拿了出来。

“我带来了一些书，想把它卖掉，怎么样？请给收下吧？”丑松说。

老板从丑松的表情就知道他的来意，露出买卖人的笑脸，随即把跪着的双膝往前移了一下，接过了包袱。

“管它呢！给多少钱都行……。”丑松又说了一句。

老板把包袱皮解开，一本一本的看了看书面，然后把它分成两堆。语文书籍放在一堆，对这些书他倒是仔细地翻开看了看，而把莲太郎著的书乱七八糟地往旁边一扔。

“您打算要多少钱才让出去呢？”老板望着丑松的脸笑问着，显出不大想要的样子。

“行啦，随你看着办吧。”

“这一阵子买卖很清淡，这类书很不好销。要我收下来也可以，但价钱很低。说实在的，只有这几本英语书还值几个钱，至于这些新版书嘛，就是算钱也只能意思意思……”老板说完，想了一想又说，“我看您还是带回去的好。”

“既然已经拿来了，就别说这些啦。如果你能收下就请收下吧。”

“可价钱实在太低，行吗？那么，是分开算呢，还是一起算呢？”

“就一起算吧。”

“那好吧，按最高价算，一起给五角五分，行不行？嘿嘿，如

果合适，我就收下。”

“五角五分？”丑松苦笑了一下。

丑松本来就打算好，不管给多少都卖，所以很快就成交了。他不是没有想过唯有书不能卖，但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不得不拿到这里来。他在书店的账本上写上了自己的住处和姓名，收下了五角五分钱。为了小心行事，又单把莲太郎的著作翻开来，把来时已经涂去的濑川印章，又重新检查一遍，发现还有一本没有涂掉。

“啊，对不起，请把笔借用一下。”他向老板借过笔来，把自己鲜红的印章来回涂抹得墨黑墨黑的。

“这样一来，可就放心了。”丑松这样想。实际上，他心神不定，思绪紊乱，不知如何是好。从旧书店出来，他一边走，一边想起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最后真想大哭一场。

“先生，先生！请饶恕我吧！”他嘴里反复地这么念道。这时他想起了他曾经向高柳说过：莲太郎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良心上受到的严厉谴责和为保全自己而不得不做出的辩解在进行着斗争。他感到心里象针扎一样刺痛。他既羞愧又害怕，毫无目的地茫茫然往前走。

五

一家小竹馆门前，写着“便饭”、“酒肴”，那是曾经和敬之进一道喝过酒的地方。丑松不由自主地往那里走去。他拉开外边的格子门进去一看，里面散坐着三几个顾客在吃吃喝喝。老板娘把衣下摆掖在腰里，一会儿洗刷，一会儿烹调，忙得不可开交。

“老板娘，有什么吃的吗？”丑松问道。

“真不凑巧，今天什么好的都没有啦，实在对不起。要吃烧河鱼和豆腐汤嘛，倒是有的。”老板娘站在熏黑的柱子旁，边搭手边说。

“那么，两样都要吧！再来点酒。”

这时，一个坐在酒瓮边的小贩站起来，一面用浅黄的毛巾包头，一面回过头去看了看丑松。一个穿着防雪草鞋，靠着柱子的农民也偷偷地看了一下丑松。老板娘从大酒瓶里倒了满满一杯冒气的茶色酒，递给了一个象拉雪橇的苦力，那人要过酒来，站着一边喝一边翻眼看着丑松。人们的视线之所以都集中过来，是因为来客肤色不同，多少妨碍了他们的肆意纵谈。不过这种好奇的沉默，时间并不长，没过多久，又是谈笑风生。炉火正旺，丑松一边闻着引火用的枯树枝发出的烟味，一边把老板娘端来的有胡桃木腿的饭菜盘拉到跟前，不声不响地喝着吃着。正当那个小贩要往外走的时候，一个手拿钓鱼竿的人跟他走进来。

“喂！来了一位稀客。”原来是敬之进，他一边说一边把钓鱼竿靠在柱子上。

“风间先生，钓鱼来着？”丑松问道。

“唉呀！怎么说呢，说冷嘛又不太冷，说不冷嘛又冻得要命。”敬之进说着坐在丑松的对面，“在河边实在是呆不下去，不想钓啦，跑回来啦。”

“钓到什么了吗？”丑松试探着问道。

“毫无收获。”敬之进伸了伸舌头，“一大早就冒着寒冷去钓，一条也没有钓到，你说，这不是够呛么！”

他说话是那样的可乐。农民和拉雪橇的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来！先敬你一杯。”丑松喝干自己杯子里的酒之后，把杯子递过去劝他喝。

“哦！是给我的吗？”敬之进睁圆了眼睛，“那真不敢当，没想到要接受你的酒，怪不得今天钓不上鱼啊！”他擦了擦自然淌下的口水。

没有多久，新烫的酒拿来了。由于寒冷和酒瘾，敬之进身体直发抖，他美滋滋地闻了闻村酒的醇香味说：

“仿佛好久不见你了。我嘛，你是知道的，自从不教书以来，也没什么别的事干，这才去钓鱼，可还是无路可走啊！”

“怎么，下雪天能钓到鱼？”丑松放下筷子，看着对方的脸。

“外行当然不好办，而我本来就是个老外行。哈哈，用买卖人的话说，冬天固然是冬天，可也有一般人体会不到的乐趣。其实呀，你听我说，只要不起风，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说到这里，敬之进喝了一口酒，“可是，濑川老弟，你想想看，什么叫做痛苦呢？我看世界上没有比活着没有事干更痛苦的了。老婆子她们辛辛苦苦地干活，我总不能老是袖手旁观吧。何况能象今天这样出去钓钓鱼，又有什么不好，要是哪一天出不去，又无事可做，那才真叫难过哩！在那种日子里呀，老弟，因为没有办法，只好打定主意蒙头睡大觉……”

他很直爽，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打定主意蒙头睡大觉”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丑松的心。

“不过，濑川老弟，”敬之进用酒徒般的手势，拿起了酒杯，“省吾这孩子长期受你教育，但考虑到家里种种情况，有些事并不尽如我愿，所以我想……就让他退学吧！你看怎么样？”

六

"本来我也不想让他退学。"敬之进继续说,"做父母的总希望孩子至少能够受到完整的普通教育。眼看明年四月就可以毕业,现在却叫他退学,出去做学徒伺候人家,显得怪可怜的。这实在是不得已啊!这孩子虽说是糊里糊涂的,可并不是不爱学习,从学校一回到家就伏在桌子上,独自一个人在用功。数学是差一点,很吃力,但作文好象还不错。每当他得到你给打的'优'回来,别说有多高兴啦。最近,你又给他笔记本,说是老师叫他写作文用的。你可不知道,他是多么高兴啊!他把本子珍藏在书箱里,又不知多少次拿出来看了又看,那个喜爱劲儿就不用提了。那天晚上还说了梦话哩!所以说,他那个样,说明是很想学习的。想到这些,一下子要他退学,实在是怪可怜的。可你知道,象我这样子女多的人,怎么着也是没有法子。虽说一样都是孩子,可我们家的孩子与一般的孩子不同,不能小看,一个个淘气的不行,而且都是大饭桶。哈哈,因为是你,所以连这种话都说出来啦。可是,我们做父亲的看到孩子吃了三碗饭,就说,算啦,别吃了,能说这种小气话吗?"

这种心里话不禁使丑松发笑,敬之进继续苦笑着说:

"当然罗,也还有个原因,那就是如果不是继母的话……我之所以要让省吾这孩子出去当徒工,实在是因为我和现在的老婆合不来。每当想起志保和省吾来,我真不知为他们的不幸流了多少眼泪,做继母的为什么要那么疑心重重呢。就说最近吧,你住的那个寺院里不是讲经吗?那天晚上省吾回来得很晚,这一下坏了,我老婆就火冒三丈地骂他:'既然那么喜欢到姐姐那

里去，就趁早给我滚出去，别回家来。一定又是到寺院里搬弄是非去了吧？一定又让你姐姐给出什么坏主意了吧？怪不得我的话就是不听。'这孩子本来就胆小，这一来只好不声不响地钻到被窝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当时我就想，索性把省吾打发走算啦，这样，既少了一张嘴，又免得为他斗嘴生气，说不定家里还可以过得和气些。唉！有时我甚至想：带着省吾，两个人离开家算啦。我那个家呀，已经到了只有散伙别无他法的地步啦！"

敬之进渐渐地显出了他那愚痴的本性。酒劲已经上来了，面孔、耳朵、手都红了。丑松脸色一直没有变，越喝脸色反而越苍白。

"可是，风间先生，你还不致于要那样悲观吧。"丑松安慰说，"虽说我能力有限，但愿意尽力帮忙。来，把那杯酒干了，怎么样？给我再来一杯。"

"呃？"敬之进眼睛一闪一闪地，莫名其妙地望着对方的脸，"真没有想到，你居然还要我反敬一杯。我还当你不会喝呢，原来你的酒量也不小啊！"说着，递过了酒杯。丑松接过来，一饮而尽。

"好厉害啊！"敬之进愣住了，"你今天怎么啦？你这种喝法能行吗？适可而止吧，我喝酒那是不足为奇的，可象你这种喝法，我可是很不放心。"

"为什么？"

"为什么，你说不是吗？你和我不一样。"

"哈哈哈哈。"丑松绝望似地笑了起来。

七

敬之进深深地叹了口气，好象有话要讲，又不便讲似的。这时，农民和拉雪橇的早都走光了。只有老板娘在水槽旁铿铿锵锵地一个劲刷锅，还有站在后边门坎上的孩子，此外没有什么人妨碍他俩谈话。高高的天花板下全都熏得黑黑的，但还能看得出街道的昔日痕迹。那边柱子上挂着草鞋，这边柱子上挂着干葫芦，靠墙放着几个金黄的南瓜。这一切都很象一个镇边的老饭铺。堂屋宽敞，有只小猫在阳光照射的地方打盹，鸡也冻的缩着脖子，闭上了眼睛。

微弱的阳光透过天窗射进来，把屋檐边冒出的一团团黑烟照成了青白色。丑松茫然沉思，凝视着炉子里升起的劈柴火。通红的火焰给人以多大的安慰啊！加以村酒喝得过猛，有些醉意，丑松身子不停地发抖，有时竟想当着人的面哭它一场。他几次想，要是放声大哭一场就好了，但眼泪并没有流出来。丑松不但没有哭，反而张口大笑。

“唉！”敬之进长叹了一声说，“世界上竟有相识十年，但每次见面都象是刚认识一样的人；也有象你这样，虽说是并非深交，但可以如此推心置腹谈得来的人。和我谈得来的人，除了你，确实是别无他人。说起来，我有一件事很想问问你。”他有些吞吞吐吐，“是这样，最近我见到了好久没有见面的姑娘。”

“是志保姑娘吗？”丑松不由得心里直跳。

“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我那姑娘托人捎话要我见她一面，我也很想见到她，可是你知道，我和莲华寺本来就有些蹊跷，再说我老婆又是那个样，所以我打算尽量不去见她。但她说有

事商量，这一来，我只好去见见她。好久不见，年轻人实在长得快，我都愣住啦！几乎认不出来了。你说她要商量什么？她说：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在莲华寺再待下去了，要求早一天回家来。一问原因，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我才算认清了那个住持的品质。”

说到这里，敬之进摇了一下酒瓶，不巧连杯子都斟不满。停了一下，他一口干了，用手把嘴巴摸了一圈。

“是这样，你听着，人世上往往有这种人，人家都说他了不起，但在女人面前却丑态百出。莲华寺的住持就是这种人。他既有学问，又有口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大好人，更主要的是他虔诚地信奉宗教。没想到他居然这样有失检点，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当我从女儿那里听到那位住持的丑事时，简直不敢相信，可不，我还当作是瞎说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可知道，那住持有一阵子去西京修行，回来时，刚好你回家去了，不在寺里。据女儿说，从那以后，他的态度简直不象是个养父。他好歹总是个佛门子弟嘛，不是个身披袈裟、口念佛经的住持么？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身分嘛。实在太卑鄙！太混账！真是说不出口啊！师母嘛，又是那么个性格的女人，嫉妒心特别强。姑娘说，她又悲伤又害怕，到了晚上简直睡不成觉。听了她的话，我也呆了。这种情况，你想想，姑娘说要回家，能说没有道理么。在我来说，本不想把姑娘留在那种地方，早就想尽快把她接回来。可是真难啦！现在这个老婆只要能够稍微体谅人一点，我们父女总是会有办法的，不致于过不了日子，可是，现在连一个省吾都觉得多余，如果再来一个志保，瞧着吧，肯定是没法和这个老婆相处下去的，首先大小八口如何糊口。想来想去，我实在没法答应让她回来，只好劝她忍耐、忍耐，顺利时忍耐算不上忍

耐，只有在不顺利时忍耐，才是真正的忍耐。要她打起精神来，回去吧，回去，反正有阿妈在，只要时刻跟在阿妈身边，他总该不至于乱讲那些混账话吧，只要他没有做出有失养父身分的事来，就要想到这些年来对你的养育之恩。既然做了莲华寺的养女，即使受再大的委屈也决不要回家，能这样坚持下去，才算是对父亲的孝心。我就是这样连哄带骗地使劲赶她走。想起来，真是怪可怜的啊！唉，如果前妻现在还活着的话……。”

敬之进显得既诚恳又痛苦，眼睛里闪着泪花。原来是这样。经他一说，丑松也就猜到了几分。想想那莲华寺的内部情景，就觉得好象莲华寺的角落里笼罩着那么一股乌云，那是不断引起家庭不和的根源。住持和师母正在暗中斗法，也就是说，当那风和日丽，笑声爽朗的时候，暴风雨也就必将来临。丑松几乎每天都有这种感觉。当然，这种矛盾不论谁家都会常有的。住持和师母都是佛门子弟，说起来还是高尚的夫妻争吵，丑松这样想过。可万万没有想到这股乌云竟笼罩在志保的头上。师母故意装着为人豪爽，说话轻巧，并发出男人般的笑声，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志保的脸上经常掉下泪水，也是因为这个。以前总觉得怪得出奇的事，今天听了敬之进的话，总算完全明白了。

两人无精打采，长时间相对无言。

第十七章

一

算完了账，从小竹馆里出来，丑松这才知道装在袖兜里带来的月薪是五角钱的硬币，另外还有一张五元的纸币。父亲在世时，每月都要汇钱回去，如今已经没有必要了。可回家时化了一笔钱，所以这些钱还是很可贵的。想到这儿，他觉得绝不能随便乱花。可是，丑松心里又感到很为难，他觉得和自己相比，应该先关心敬之进一家，至少省吾到毕业为止的学杂费应该资助一下。当然，这样考虑也是由于他想到了志保姑娘。

丑松决定把喝醉了的敬之进送回家去，他俩一道走在积雪的路上。令人发抖的寒风在不断地吹刮，可是丑松全身却充满了抗寒的力量，而且精神上也多少恢复了些勇气。和他肩并肩走着的敬之进，还没有忘记把钓鱼竿扛在肩上，说明醉得还不厉害。但是他脚步踉跄，东倒西歪的，好象要倒到路上的雪堆里去。丑松一个劲儿提醒说“危险，危险”，敬之进却勉强支撑着身子说：“不要紧，倒在雪地里……雪地里，才叫好哩，比起那破旧的铺席来，这里反倒舒服得多。”这可使丑松为难了，如果人不知鬼不觉地躺倒在雪地里，那可怎么办？想到这里，丑松有些担心了。丑松一边跟着走，一边老想着敬之进父女——这个老教育工作者的最后归宿，还有志保姑娘的不幸遭遇。

敬之进的家是一座简陋的农村风格的老草房。据说，他曾在城边的街上盖过一所上族住宅，这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了。他从下高井回来，就搬到了这里。大门墙上挂着信州北部地方常见的门牌，上面落的乌鸦粪成了堆。土墙上挂着干萝卜叶、干辣椒之类的东西，也有简陋的防雪披檐。看样子那天正好要交租，前边院子里铺满了席子，堂屋地上高高地堆满了谷子。丑松搀着敬之进，一起跨进了门槛。在后门上的音作看到了他们，马上跑过来，还是以一种不忘带旧仆从身分的口气致意问候。

"太太说今天要交租子，所以我把弟弟也带来帮忙。"

敬之进象作梦一样，也没有好好去听音作说话，就地倒了下去。里屋传来了太太的怒骂声，夹着孩子挨骂之后的哭声。

"干什么来着？究竟是怎么回事？老是这么淘气，叫我怎么办？"

音作静静地听了一会太太的骂声，象想起了什么似地说："可是，老爷醉成这样啦。"他怜惜这位老主人，扶起敬之进，连扶带推地送进了昏暗的格子门里面。这时省吾吹着口哨进来。

"省吾少爷。"音作招呼说，"麻烦你去告诉一声地主老爷，就说请他早一点来。"

二

不多一会儿，太太从里屋出来，得知敬之进醉倒之后，又给丑松添了麻烦。围在一旁的孩子们都怕妈妈骂，彼此面面相觑，战战兢兢。当着丑松的面，加上音作兄弟也在，本来很厉害的太太，也只好斜起眼睛瞟着丈夫，只顿叹息罢了。她感谢丑松每次都照应敬之进，最近又送给省吾很好的礼物。她在表示如此等

等的谢意时，显得有些坐立不安。丑松看出了这位太太的性格，气量小，没有耐心，爱发牢骚，爱动感情。说起来，这些都是四十来岁的妇女常有的性格。刚好这时跑进来一个小姑娘，她既不坐下，也不行礼，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她是太太的二姑娘。

“喂，阿作！怎么不行礼呀，在客人面前不要那么站着。唉！我家的孩子怎么都这样不懂规矩……”

阿作并没有理睬妈妈的话。看这小姑娘倒象个粗野的小男孩，简直不能使人相信她是志保的异母姊妹。

“唉！这孩子在姐妹当中是最没法治的啦，多少能听点妈妈的话就好罗。”

尽管妈妈这么说，阿作只当没有听见，不一会儿扭头一溜烟跑了。

下午的阳光突然照射进来，照亮了漆黑的朝南小拉窗，看上去象多年没有更换似的窗纸熏成了暗黑色。

“啊，出太阳了！”音作高兴地说，“刚刚还象要下雪，这下子可好啦！”他一边说，一边和弟弟一起开始准备交租。

冬天淡黄的阳光，映出了这屋檐下贫苦而凋零的情景。到过农民家里的人，都可以想象出丑松现在坐在那铺有地板的炉边的情景。这里既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也是款待客人的地方。院子里既是厨房，又是堆东西的地方，也是干活的场所，所以从草房的前门到后门，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泥土地。在那边架子上放着碗、盘子、油灯，这边墙上挂着镰刀、种子袋，墙角里放着腌菜缸、木炭包。炊具和农具乱七八糟混放在一起。在高一点的地方垒了个鸡窝，但空空洞洞，看不到鸡。

这座草房特别引起丑松的注意。纵然志保不是在这里出生的，据敬之进说，直到她十三岁那年舍给莲华寺之前，却是在这

里长大的。房子大致有三开间，屋檐很低，天窗却老高，而且外面还有防雪的披檐，所以屋里总是显得很暗。墙上糊着粗糙的茶色纸，房里的唯一装饰是挂着每年的历书和年画。兴许志保也曾站在这老墙跟前，把映入那幼小的眼睛里的画中男女，看成了自己的朋友吧。想起当年的情景，这描绘的画面更使丑松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这时，门口出现一个五十来岁、头戴绿色真丝棉帽、身穿锦缎棉马褂的男人。

“地主老爷来了！”省吾嚷着跑了进来。

三

地主是镇议员。他阴险、冷酷，说话极为严谨。他向丑松略略点了点头之后，就不声不响地向火炉靠过去取暖。他有时会装出一副无缘无故发脾气的样子，其实并不是在生气，也不是别的什么，信州北部的人都是这个性子。丑松对此很了解，所以并不怎么特别介意，只顾留神地看着人们在忙着准备交租的情景。太太和音作夫妻那次在郊外忙着秋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院子里堆得象小山似的谷子，就是他们一年的劳动果实，而今却要用其中的大部分去交高额地租。

进来一个约摸十六、七岁的姑娘，把一个一升的斛扔在席子上，不一会儿就跑开了。太太站在院子的角落里，左手叉着腰，无精打采地在一旁看着。太太的第三个女儿，叫阿末，今年五岁，哭着从外面跑进来。音作说了些什么，哄着她，但她还要哭，哭得头、肩膀、身子都在颤抖。她哭着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清。

“回头妈给你好吃的，别哭啦。”太太哄着说。

"手冷……。"阿末抽泣着，向妈妈身边倚过来。

"手冷？那就赶紧到火炉边去烤烤。"

太太握着阿末冷僵的手，把她带到里面去了。

这时，地主也离开了火炉，他把真丝帽子的帽檐放下来当作围巾，象鸟儿紧缩着两只翅膀一样，两手抓紧两只袖口，抱着脖子，半个脑袋缩进了身子里，身子尽量紧缩着，自已暖和自已的身子。他就那么站在院子里，望着音作兄弟在拾掇。

"您看这谷子打得怎么样？"

音作看着地主的脸问。地主回答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伸出那白胖的手，抓起一把谷子看了看，放了一粒在嘴里，又瞧了瞧手心里的谷子。

"有空壳咧。"他冷言冷语地说。

"不是空壳，是麻雀啄空的。九成是和尚稻。您瞧，有纹路。这么着吧，先装它一草袋秤秤。"音作苦笑着说。

那里已经拿出六个新草袋。音作把谷子扒进簸箕里，再倒进装一斗的大圆斛里，地主用圆棍把斛上的谷子推平。音作的弟弟把它装进草袋。

"你来倒这个。不吭气，不吆喝，哪象交租！"哥哥看弟弟一声不响地在装，急了，他把自已手上的簸箕扔给了弟弟。

"来，满满地装。一过那个一哟！二过那个二哟！"

音作大声吆喝着。一草袋可装大斛六斗，外加刚才姑娘扔下的小斛三升。正好六斗三升谷子一草袋，就那么摆在那里。

"六袋一起算吧。"

音作边扎草袋边说。地主没有答腔，眯起眼睛，一声不吭地在想，好象心里在打算盘。不知什么时候，音作的弟弟拿来了大秤，钩上一草袋。当兄弟俩使劲抬起时，脸都涨红了。地主把住

秤砣绳，眼睁睁地来回移动着，把秤杆调平。

“有多重？”音作说着往前看了看，“嚯，好家伙！”

“七十公斤半，真吓人！”弟弟附和着说。

“七十公斤半，可不，真是好谷子呀。”音作伸直腰说。

“可是，草袋还有分量咧。”看样子，地主总是不一而足。

“是的，草袋是有分量，不过，那是有限的。”

“我原以为有六十七公斤就算不错啦。”弟弟自言自语地接着哥哥的话说。

“到底是九成和尚稻啊！”音作说。他呆呆地死盯着地主那副傲慢不逊的样子。

四

丑松看着这种情景，很同情佃户的悲惨处境。他想，尽管音作禀性正直，不忘旧恩，总是拚命为破落的主人卖力，恐怕还是无法使这位太太凭着她那微薄的力气去养活这一家子。志保不堪痛苦，说很想回来，可敬之进酒后伤心地说：“首先一家八口人的吃喝就成问题。”是啊！这确实是真情实话，正是这样艰难的时候又怎能回得来呢。丑松想起就觉得可怕。

“进去喝杯茶吧。”音作这一说，地主觉得冷，赶紧走到火炉边去。音作也解下系在腰上的烟袋，站着边抽烟边说，“六个草袋要扣二斗五升吧？”

“哪能只扣二斗五升。”地主嘲笑着说，“要扣四斗五升。”

“四斗……。”

“还不止四斗五升呢，要扣四斗七升。”

“四斗七升？”

太太起初默默地听着他们俩的对话，实在听不下去，就从旁插了嘴：

“音作，你不要说什么四斗七升不四斗七升的，请你把谷子全部送给地主老爷好啦，我一点也不要。”

“太太，您这是……。”音作呆呆地望着太太的脸。

“唉！”太太叹了一口气说，“光我一个人再不管怎么着急，要是当家的男人光喝酒不干活，还是不行的。想到这些，我都没有劲干活了。而且孩子又多，全都是些不中用的呆子。”

“唉，您别那么说，全交给我好啦，我不会把事办坏的。”音作真心实意地安慰她。

太太一边用上衣袖子擦眼圈，一边去厨房准备饭菜。音作的弟弟打了酒来，桌子上摆得又是大碗，又是小盘子的，说是家常便饭，其实是尽家里所有，打算让地主吃上一顿。这说明佃户们的心地是很善良的。一切都由音作张罗。酒菜是蒟蒻粉和熬油豆腐，外加小菜。过一会儿，音作向地主敬酒。

“酒是凉的，没有烫，说是老爷您喜欢这么喝。”音作这么一说，地主这才露出了笑容。

丑松本来想和太太谈一谈，可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正在犹豫。一看又摆上了酒席，更不知道地主什么时候才走。请他陪着喝一杯，他没有接过递来的酒杯，就离开了炉边。他把省吾叫到大门口，站在背人的地方，从袖袋里拿出装在那纸口袋里的钱，要省吾回头把这钱交给父亲。敬之进曾说，因为家里的事，要省吾退学。所以丑松告诉省吾就用这钱交学费什么的，一定要父亲让他象过去一样继续上学。

“知道吧，你听清了没有？”丑松说明以后，把钱放在省吾手里，叮嘱他拿好。

“哎呀，你的手怎么这样冷呀！”

丑松边说边紧紧握着这孩子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天真的脸蛋，不禁想起志保那被泪水润湿的明亮的眼睛。

五

丑松从敬之进家里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想到自己至少为志保尽了一点力而引以自慰。快走近莲华寺的山门时，天空里灰色的云低垂下来，好象又要下雪的样子。苍茫的暮色，在丑松那阴郁的心头上，又增加了一罢寂寞乏味的感觉。在遥远的天边，有一片深红的云彩，那是夕阳西下时的回光返照。

晚上作功课的钲声，传到丑松的耳朵里，使他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它不象已经超脱红尘的寺院里的钲声，那念经的声音的可贵价值也已经消失了，在他听来，这只是留下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情欲之声。丑松想起了敬之进的话，胸中涌起了对住持的鄙视，与其说是鄙视，不如说是恐惧。与此相反，志保这朵香花却是那样的芬芳，这少女却是那样的动人。他愈想就愈怜悯这位少女。

莲华寺的内情——现在丑松已经完全了解了。的确，经人介绍之后，好象就能觉察到那目不忍睹的情景、充满了寺院的每个角落一样。丑松当初搬到这寺院来时的那种家庭般的温暖，也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乌有了。

在通往楼上的走廊里，丑松碰见了志保。虽然是在黄昏时分的微弱灯光照耀下，但丑松一眼就能看出她的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黑眼珠里充满着哀愁。志保也惊奇地看着丑松的脸，她似乎注意到丑松象是一个丢了魂的男人。两人只交换了一下眼色，默默地点了点头就分开了。

丑松走进自己屋里，屋里早已昏暗。但他没有点灯，就那么茫茫然独自呆坐在漆黑的屋子里。

六

“濑川老师，您在用功吗？”

师母打着招呼进来。这时，丑松已回来两个小时了。他桌上放着草草装订的教案本，上面写的是自己每天的教案。黄色的灯光照着寂静的夜，把沉思中的丑松的影子映到了老墙上，加上烟雾缭绕，使这屋里显得一片朦胧。

“对不起，请代我写一封信，可以吗？”

师母拿出带来的信纸信封，等着丑松的回答。丑松也看出了她的样子和平常有些不同。

“写信？”丑松反问。

“想给在长野寺院里的妹妹写个信。”师母有些吞吞吐吐，本来我是想自己写的，也已经开始写了。可是我们写信总是老长老长的，紧要的意思却写不出来。所以我想不如求您写一封短信。为什么女人写的信总是词不达意呢？唉！我不知糟蹋了多少张纸。其实，也不是什么难写的信，只求您写得让她能看懂就行啦。”

“那就写吧。”丑松爽快地答应下来。

师母从丑松的回答中得到了力量。她把信的意思告诉了丑松，请他写明有切身的问题要相商，信到之后，务必前来；写上从蟹泽到饭山有便船，如果不愿坐船，可坐一段车，然后改乘雪橇；还要写上这一回可是铁了心，考虑好了要打离婚。

“因为您和别人不一样，所以连这些个事我都来求您。”师母

眼泪汪汪的说，“我没有把情况告诉您，也许您会觉得奇怪……”

“不。”丑松打断对方的话，“我也听到一些，是从风间先生那里听来的。”

“哦，是吗？从敬之进先生那里听到的？”师母说着，眼睛一转，陷入了沉思。

“当然，详细的情况我也不那么清楚。”

“实在是太无聊了，我都没脸向您说。”师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我家的住持已经是这把岁数了，还干出这种事来，真是疯了啊。如果不是疯了，怎么会有那种心思呢？濑川老师，您说是不是？如果他不是犯了疯病的话，倒确实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不，就是现在，我还是相信他。”

七

“我怎么那么容易感情激动呢？”师母啜泣着说，“这次出事之后，我也沉不住气了，住持的毛病毕竟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先的住持死了以后，他接着当住持。当时他才十七岁，刚好是我嫁到这里来的第三年，他决定到西京去修行。说起来，他年轻时据说成绩是很不错的，从各地集中到总寺院去学习的年轻人当中，还是数得着的哩。当时，我和那时还活着的早先那个住持的夫人，还有现在寺里小和尚的父亲，三个人看管着这所寺院有五年之久。回想起来，住持的毛病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啦。对方那个女人，是西京鱼棚街油房胡同一家旅店的长女。这事被发觉以后，寺里小和尚的父亲也很担心，连忙赶到西京。当时，我为了不让老住持夫人着急，还要不让施主们知道，真不知独自一个人担了多少心啊！好容易使了钱，和那个女人断了关系。我家住持也

应该引以为戒，真正悔改才是。可是，生来的毛病，有什么法子呢。事隔三年之后，这回一到东京学校去任教，老毛病又犯了。”

师母本来是来请丑松代写信的，却把正事丢在一边，喋喋不休地说开了。女人的天性就是这样，本来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但在这会儿，唠叨得非让你听下去不可。

“当然。”师母继续说下去，“当时让他一个人那样下去也不放心。好在可以从学校领到薪水，我们不在，寺里的事小和尚的父亲可代为照料。而且老住持夫人也想到东京去看看，于是我也一道跟了去，请高轮寺空出一个房间来给我们三个人住宿。从那里到学校没有多少路，他经常要路过二道榎街。刚好在二道榎街住着一个年轻寡妇，这寡妇是一个信仰真宗、颇有教养的人，所以他常被请去讲经。我还记得那女人身材苗条，一双白嫩的手。她去上坟时我见过。有一天，传出了这个寡妇的丑事，他鼻子哼了一下，冷笑着说，‘哼！是说那个女人？是那么个怪僻的女人，那有什么法子。’他还那样嘲笑人哩。可是，濑川老师，您可知道，那时他早已和那个女人鬼混上了，不知什么时候那女人怀上和尚种啦。这一下他害怕了，在我面前磕头赔罪说：‘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实在对不起啊！’到底是根底正直，好性子的人，知道错了马上就很后悔，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怪可怜的。他一求我，我就不能不管，于是写信请小和尚的父亲来。当时我想，这是因为我没有孩子的缘故，如果我有孩子，他也会安分守己些，索性把那女人的孩子领过来，当自己的孩子抚养算啦。可有时我又一想，眼睁睁的我就在他身边，他竟和那种女人生出孩子来，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真是太无情啊！这回可真要打离婚了。可是，女人的心肠总是软的，人家一说好话，就把过去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改变了主意，说：‘啊，怪可怜的，我不在，你

是多么不方便呀！'不久，那女人生下了个和尚崽子。由于不足月，再加上没有奶，刚满两个月孩子就死了。在他决定辞去教职，回到饭山镇以前，我担了多少心啊！这正好是整整十年以前的事。从那以后，他倒是老老实实啦。每月讲经三次，从不缺勤，施主的忌辰也一定去念经，到附近的地方去转，也要说好住几天才出门。这么一来，施主们都很信任他，在第四年的秋季，大殿的屋顶也整修得特别好。要是那个样能一直过到今天，该有多么好啊！可是，他稍一得志就不知足，真是没法子。厌烦眼前的生活，那种老病又会复发，这已经是他的老毛病了。唉！男人实在可怕呀！平时那样通情达理的人，一犯上毛病就全糊涂了。濑川老师，您想想看，他都五十一岁的人了，五十一岁的人还那么荒唐，实在是太无耻了。是的，今天在饭山镇一带的和尚当中，没有一个不乱搞女人的，但也只是把茶馆的女招待当对象，或者是想娶个小老婆罢了，想不到他竟恋起志保来了。我一听都惊呆了，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个和尚会起这种坏念头。其中必有原因，嗯，肯定是神经失常。志保有什么话都跟我直说，她说，'阿妈，您放心好啦，不管怎样，我不会答应的。'别看这姑娘，她确实是非常刚强，我就仗着这个向她说，'志保，别怕，阿爹毕竟不是不通事理的人，只要你我心尽到了，一定可以叫他回心转意的，阿爹能否清醒过来，就看我们两个的诚意如何啦。'说完之后，我们两个大哭了一场。您说，我这是恨住持吗？我只是希望他能醒悟过来罢了。就为这些，我决心和他离婚。"

八

师母真诚地述说了心里的事。丑松听完，就按照她的意思

替她写了信。师母嘴里念了好几次佛，看来她是在为未来的命运担忧。

"您休息吧！"

师母留下这么句话走了。丑松随身倒在书桌旁的铺席上，又在想什么，不知不觉就睡熟了。近来丑松有个毛病：怎么睡也睡不够，一躺下去就醒不来，而且睡得象掉进了深坑里一样，醒来时，头总是很沉。这天晚上也是一样，他从假寐中醒过来，坐着迷糊了一阵，等完全清醒过来，夜已深了。外面下的雪好象成了堆，除了雪片飘到窗户上，不断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外，真是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没有。这是一个寂静而又使人昏昏沉沉的夜晚。当然，这个时候是不会有人还没有睡觉的。楼下的人好象全都睡了。突然，丑松隐隐约约地听到，象是年轻人偷偷地在哭泣的声音，究竟从哪里传来的，一时还分辨不出来，不是在楼梯下边附近，就是在漆黑的走廊里有人在抽泣。再仔细一听，好象那人还打开了走廊北边的雨窗，在向外眺望。啊！是志保姑娘，是她在啜泣。丑松这样想时，顿时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和同情心在向自己袭来。可是，那是他在半睡半醒中听到的，等他起来在房间里走动时，已经听不到声音了。他感到奇怪，一会儿踮起脚跟静静地听，一会儿把耳朵贴在墙上细细地听。最后，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听到的，以致无法判断那声音的虚实。他抱着双臂，凝视着快尽了的油灯，茫然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夜更深了，脑子也累了，当他从壁橱里拿出卧具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强烈的睡意突然袭来，丑松迷迷糊糊地换上睡衣，很快又陷入了一个没有知觉的梦幻世界。

第十八章

一

一年一度的大雪终于来临了。镇上的人家和街道全被白茫茫的大雪覆盖着。昨天一个晚上就积了四尺多厚的雪，饭山镇骤然间展现出一派北国的冬季风光。

这一来，雪都没有地方堆了，就往街道当中扔，堆得老高老高，垒成了雪山。两边的雪被整齐地切削下来，拍打得紧紧的。向远方一眼望去，宛如一道长长的白墙。那雪山是一层一层堆上去以后再踩实，踩实了以后又往上堆的，所以堆得几乎和屋檐一样高，连对面的房子也只能看到屋顶和房檐。饭山镇就象是一个从雪里挖出来的市镇。

高柳利三郎和一个镇议员在街上相遇时，正是男男女女拿着雪耙子，这里一群、那里一堆的在扫雪。"好大的雪啊！"他们两个人按老习惯这么寒暄了一句之后，高柳要走，镇议员叫住了他：

"喂，您听说没有？那个姓濑川的教员的事。"

"没有呀！"高柳使劲说，"我什么也没听说。"

"据说那个教员是秽多。"

"秽多？"高柳装出吃惊的样子。

"万没想到吧。"镇议员也皱起了眉头，"当然罗，这是经很多

人的嘴传出来的，是谁先说的，不清楚。可是有人敢打保票，看来确有其事。”

“谁个敢打保票？”

“那就不必说了吧。因为人家说了，说出他的名字来就不好办啦。”说到这里，镇议员又装出一副泄露了别人秘密似的样子，再三叮嘱说，“因为是你，所以我才说的，你要不替我保好密的话，我就作难啦。”

高柳歪了一下嘴，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冷笑。

镇议员望着高柳匆匆而去之后，就朝相反的方向走，不到二百步，这个爱散布谣言的镇议员又碰上了一个青年人。他越觉得是秘密，就越想兜露出去。

“那个姓濑川的教员，据说是这个。”他伸出四个手指比划给青年看。但对方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一比划，你不就知道了吗？”镇议员摆动着手，笑了起来。

“实在不懂。”青年显得莫名其妙。

“真笨！不是把秽多叫做‘四条腿’吗？哈哈，这可是个秘密，对谁都千万不要说。”

镇议员叮嘱之后就分手了。

刚好这时见习教员正要到学校去，路过那里。青年人看见是他，马上跑过来，照例先是以雪为题寒暄几句，不知不觉两人谈起了有关丑松的谣传。

“这可是非常非常秘密的事，因为是你，我才讲……。”青年压低了声音，“你们学校的濑川老师据说是个秽多。”

“这个，我也听说过，当时我还半信半疑哩。”见习教员望着对方的脸说，“这么看来，真要成为事实罗。”

“我刚刚碰见一个人，他给我伸出了四个指头，说那个教员是这个，我觉得奇怪，不懂他的意思。一问，说是四条腿的意思。”

“四条腿？秽多是叫四条腿吗？”

“是那么叫的。他还说，如果四条腿不懂的话，说畜生该懂了吧？”

“啊，畜生啦！”

“可是，真没想到，竟有这样狡猾的人，亏他一直隐瞒到今天。你们学校里居然用这种脏东西当教员，实在太不象话。”

“嘘——。”

见习教员慌忙制止青年人，赶紧回过头来看看，正在这时，丑松好象也要去学校上班，他用外套紧紧地裹着身子，象梦里人一样摇摇晃晃地在远处雪地上走。看他那消沉的样子，就能知道，他一边走一边在想心事。丑松也停住了脚，朝这边两个人盯了一眼，然后又快步向学校走去。

二

被大雪所阻，到校的学生不多。等了好些时候，还是上不了课。教职员们有的去报窗看报，有的去校工室，有的围在音乐教室的风琴旁，好象难得这大雪纷飞的日子，老天赐给了他们空闲。大家自由结合，围在一起聊天。

在教员室的一角，有四、五个教员围着大火盆。那个见习教员一挤进去，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又开始谈起有关丑松的谣言来，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招得一些人跑过来看个究竟。最后，银之助和文平也都加入了这伙人的谈话。

“怎么样？土屋兄。”见习教员望着银之助说，“关于濑川兄的问题，我们现在分成两派。你是濑川兄的同窗好友，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什么两派？”银之助关心地问。

“其实也没有什么，对濑川兄的两种意见是这样：一种认为他无疑是近来社会上谣传的那种出身；另一种是认为不会有那种事，那是胡说八道。”

“等一等。”一位胡子长得稀稀拉拉的初小四年级教员慢条斯理地说，“你说分两派，不太妥当吧。因为还有人未置可否，既不肯定，也未否定嘛。”

“我敢断言，决无此事。”体育教员很自信地说。

“土屋兄，是这样。”见习教员把火盆周围的人看了一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说法呢？这里有种种争论。总之，开始是觉得濑川兄的态度有些可疑。当传说我们当中有秽多时，每个人都很愤慨，这是理所当然的，连你不也是一样么。本来嘛，社会上流传这种谣言的本身，就已经是对我们教员的侮辱了。如果濑川兄没有亏心的地方，不是理应和我们一起感到愤慨吗？总得有所表示嘛。可是他却一声不吭，就那样保持沉默，他那个样子只能使人怀疑他心里有鬼。有的人就这么说。另外，还有人说……”话刚露头，他又象有所顾忌似的，“可是，唉，算了吧。”

“这算什么，哪能说了半截就不往下说呢。”高个子的初小一年级教员插话说。

“应当说下去，应当说下去。”文平带着讥笑的口气说。他一直站在见习教员的后面，抽着烟听他们谈话。

“可是，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银之助的眼睛炯炯发光，“从师

范学校的时候起，我们就交上了朋友，他是什么人我很了解 说什么濑川兄是秽多，要真是那样，这还了得。我不知道这是谁说出来的。如果社会上有这种风言风语，我非和他辩论到底不可。你们得知道，这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非同小可，跟喝茶那样一件普通小事完全不同。”

“那当然。”见习教员回答说，“所以我们也感到难办。你听我说，有人还这样说，只要向濑川兄谈起秽多的事，他肯定要转移话题。不光转移话题，而且脸色马上就会变，这不是怪事么。他那脸色，又是发窘，又是慌张，真是无法形容啊！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么？如果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哪怕是说‘嗬，秽多崽子’之类的话，谁也不会有什么想法吧，可是……”

“这么说，在濑川丑松这个人身上，莫非就有类似秽多的特征？我倒想首先从这里请教。”银之助耸耸肩膀说。

“不管怎么说，近来他非常消沉，这倒是事实。”初小四年级教员摸着腮上稀稀拉拉的胡子说。

“消沉？”银之助反问说，“他天性沉默寡言。凭这点就说他是新平民，当然不能成立。不是新平民而很沉闷的人，世上有的是。”

“不是说秽多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吗？闻一下不就清楚了么。”初小一年级教员故意逗乐似的笑着说。

“胡说八道。”银之助也笑了，“就说我吧，也见过一些新平民，从皮肤的颜色来看，和一般人不一样，而且从容貌上可以分辨出是不是新平民。还有，你听着，由于他们受到社会的排斥，所以性格非常孤僻。不管怎么说，从秽多里不会出现有男子汉那股刚强劲的青年，在学问上就更难抬头了。从这些方面一对照，濑川兄不是很清楚么。”

“土屋兄，那么，那位猪子莲太郎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文平嘲笑似地说。

“什么，你是说猪子莲太郎？”银之助停了一下，“那位先生，倒是例外。”

“你们听听，这么说，濑川兄也是例外罗！哈哈哈哈。”

见习教员拍手大笑，在座的教员也都止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丑松推开教员室的门进来。大家一下子噤若寒蝉，人们的视线全都集中在丑松身上。

“濑川兄，怎么样啦？你的病。”

文平有所指的问，能听出他话里带刺。见习教员和坐在他旁边的初小一年级教员互相看了一眼，两人不由得露出了微笑。

“谢谢！”丑松若无其事地说，“已经完全好了。”

“是感冒吗？”初小四年级教员冷静沉着地问。

“啊，没有什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丑松回答，然后换个口气说，“可是，胜野兄，今天不巧，学生来的不多，这可怎么办？看样子，土屋兄的欢送会也开不成了，好不容易准备好了，可来的学生都是无精打采的。”

“还不是因为下雪吗！”文平微微一笑，“没法子，延期吧。”

就在他们谈话时，校工走了进来。银之助只注意着丑松，却没有听到校工说的话。体育教员听到之后，轻轻地拍了拍银之助的肩膀说：

“土屋兄，土屋兄，校长先生叫你呢。”

“叫我？”银之助这才醒悟过来。

三

校长和郡督学两个人在会客室里，银之助开门进去时，他们正面对面坐在椅子上，好象在聚精会神地密谈什么事情。

"哦，土屋君来了。"校长站起来，把旁边的椅子让给银之助，"让你来不为别的，近来社会上有一种奇怪的谣传，我想你一定也知道了，镇上人的种种说法，我们不能置若罔闻。首先这种谣言如果传过分了，说不定最后就会惹出是非来。对此，在座的郡督学先生也很担心，在这下雪天特意为此而来。不管怎么说，你和濑川君从师范学校开始就在一起，平时来往似乎也很密切，所以，向你了解这件事是最能弄清楚不过的了。我是这样想的。"

"哪里，我对那件事也不清楚。"银之助笑着回答，"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如果把外面的谣传都一一放在心上，那不没有个完么。"

"可是，这可不一般啊。"校长看了一下郡督学，又望着银之助的脸说，"你们都还年轻，都还没有把社会舆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舆论这东西，看来很幼稚，其实是决不可小看的。"

"那么，因为是镇上人散布的，我们就得相信这没头没脑的无稽之谈吗？"

"唉，所以说啊，跟你们真不好说话。当然，我们也不是相信它。可是你想一想，无风不起浪，总是事出有因吧。土屋君，你认为怎样？"

"反正我不那么认为。"

"你这么说那就完了。不过，总会有所考虑吧。"说到这里，校长进一步压低了嗓门，"近来濑川君好象特别消沉，究竟是什

么原因使他这样忧心忡忡呢？以前他常到我家里来，可是近来根本不来了。如果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就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可他老是一个人闷着。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了，就会认为他有什么亏心事，本来可以不被怀疑的事，这一来也就怀疑开了。”

“不。”银之助打断校长的话，“那是另外有它深刻的原因。”

“另外？”

“濑川兄就是那种性格，他是轻易不会说出来的。”

“哦！不说出来你怎么知道？”

“尽管从话里不得而知，但从行动上是可以了解到的。我和濑川兄交往的时间不算短了，多少知道他种种变化的过程，为什么他那样消沉？为什么他那样忧郁？我一看他的行动，心里就自然有个谱。”

银之助的这一番话，大大地引起了对方的注意，校长和郡督学抽着烟，一声不响地在等着银之助还要说些什么。

在银之助看来，丑松忧心忡忡和外界的流言蜚语毫无关系。其实，青年时代谁都常常为自己内心的痛苦而苦恼。他的意中人是敬之进的女儿，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丑松是那样一种脾气的人，不单没有向朋友谈起这事，好象连向女方都没有表示过，这正是他的性格。他一直在暗暗地竭力克制自己。他只是为敬之进，为省吾等这些个女方的亲人做了各种各样的事。也许他在想，虽说没有表露出来，但不声不响地尽点力，至少心里会得到安慰吧。看来，他心里一定忍受着人所不知的痛苦。当然，这是自己在无意之中觉察到丑松这个秘密的，而且这是最近的事情。

“因为这样，”银之助把手放在额头上说，“自从觉察到这个

秘密之后，我才算理解了濑川兄的所作所为。起初我总觉得很不可理解。因为不合情理的地方太多了。”

“原来是这样，也许有这么回事。”

校长和郡督学面面相觑。

四

没过多久，银之助离开了会客室，又回到教员室来。一看，丑松和文平两个人被其他教员围着，在大火盆旁争论不休。在旁边听的人精神都很集中，有的人站着抱着双臂，有的人靠在桌旁撑着下巴，有的人在室内来回走动，看来都在用心地听。不单这样，有的还用刺探的眼光在窥视着丑松，也有的显出一副半信半疑的神色。银之助从两人谈话的声调，知道双方都很激动。

“你们在争论什么呀？”

银之助笑着问。这时见习教员坐在人们的后面，打开本子，在画丑松和文平的像。

“现在嘛……，”见习教员回过头来看了一下银之助说，“正在为猪子先生的问题吵得热闹哩。”说完，舐了舐铅笔头，又微笑着画了起来。

“这哪里是吵。”文平不同意地说，“我只不过问了一下濑川兄，为什么热中于研究猪子先生的著作罢了。”

“可是，我不明白胜野兄说话的意思。”丑松的眼睛里炯炯发光。

“那么，你总是有什么原因的吧？”文平始终带着讽刺的语气说。

“什么原因？”丑松抖动着肩膀问。

“那就这么着说吧。”文平认起真来，“比如……，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如这里有一个人，又比如这个人是个疯子，一般的人见到这种疯子，是不会产生很深的同情心的，肯定不会产生，因为他没有特别伤心的事情。”

“嗯，有意思。”银之助看看文平，又看看丑松。

“话又说回来，如果这里有一个苦思焦虑的人，假使他看到了这个疯子，他会看到疯子陷于苦思的凄惨情景，会看到疯子因绝望而消瘦的身体，还会设想疯子想在背荫地上暗暗死去的神态。这是必然的，因为疯子的痛苦，他自己就亲身体验过，问题就在这里。濑川兄考虑到了人生大事，他之所以能看到猪子先生的痛苦情景，难道不正是因为他本身也有特别伤心之处么。”

“那当然。”银之助接着说，“如果不是那样，首先就读不懂猪子先生的著作。这是我老早就跟濑川兄说过的。可是濑川兄为什么不说出来呢，这一点我完全理解。”

“为什么不说出来？”文平有意思地追问。

“那是他的天性。”银之助好象想起什么似的，“濑川兄一向是这样。不象我这个人，什么都往外张扬，藏不住一点东西。濑川兄之所以不说出来，并不是有意隐瞒，而是天性如此，哈哈，你们说这有多可怜，生来就是受苦的命，有什么法子！”

银之助这么说，听的人无意地笑了起来，连见习教员也暂时放下画笔看了一下。初小一年级教员还特意绕到丑松背后，眯着眼睛，做出偷偷地闻闻气味的样子。

“其实……，”文平弹去香烟灰说，“我也从某处借来猪子先生的著作看了看，这位先生究竟属哪一类的人呢？”

“什么叫哪一类的人？”银之助开玩笑地问。

“既不是哲学家，又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宗教家，更不能因此

而认为是普通文学家。"

"先生是新思想家。"银之助这样回答。

"思想家?"文平嘲笑似地说,"哼!让我说啊,是个空想家、梦想家。怎么说呢,可以说他是一种疯子。"

他那腔调是那么可笑,惹得在座的教员又发出了一阵爆笑,银之助也一起笑了。这时,丑松满腔愤怒都融化在全身的血液里,好象一下子涌上了脑门,苍白的脸突然火辣辣的,眼眶、耳朵都红了。

五

"嗯,胜野兄说的妙极了!"丑松开了腔,"你说的一点不错,那个猪子先生的确是一个十足的疯子。可不是吗?在今天的社会里,哪个不是把自己装作非常体面,一味地自己夸自己,把它写成自传去向别人吹嘘呢。如果不是疯子,谁会去写那令人担心害怕的《忏悔录》之类的书呢。剥夺这位先生的职业,使他尝到折磨成病的痛苦的,就是这个社会。他为这个社会伤心落泪,倾注满腔的热情从事写作,到处演说,鞠躬尽瘁,直到笔秃唇焦,世界上哪有象他这样的大傻瓜呢?哈哈,先生的一生确实是忏悔的一生,是被咒骂为空想家、梦想家,仍然心甘情愿承受这种冷嘲热讽的忏悔的一生。'在痛苦和悲哀面前,软弱和哀求算不得好汉,要象狼一样,置社会的仇视于不顾,默默地、顶天立地地去死。'这就是先生的主张。瞧!他这种主张,岂不是个十足的疯子吗?哈哈。"

"你不要那么激动。"银之助劝慰丑松。

"不,我没有激动。"丑松这样回答。

“可是，”文平冷笑说，“猪子莲太郎又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是个秽多。”

“是秽多，你又怎样？”丑松紧紧追问。

“在下等人种里，出不了什么好人才。”

“下等人种？”

“根性卑劣，光说怪话，不是下等人种你说是什么？冒冒失失的，还想在社会上出头露面，别的不说，单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大错特错。象那位先生之类的人，最好是乖乖地隐退下去摆弄摆弄皮子倒是顶合适的。”

“哈哈，这样看来，象胜野兄之类的人，倒是文明高尚的人种，而猪子先生却是野蛮的下等人种罗。哈哈，我还以为你和猪子先生都是同样的人种哩。”

“算啦，算啦。”银之助责怪地说，“这种争论太无聊啦。”

“不，不是无聊。”丑松没有听他的劝阻，“我是在说老实话，你们听着，刚才胜野兄把猪子先生说成是野蛮、下等的人，他说的很对，是啊，是我错了。的确，先生最好象胜野兄说的那样，乖乖隐退下去摆弄皮子。如果能那样老老实实的话，也不会得那种病，何必不顾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停地去和社会作战呢。这不是疯子又是什么！你们看，文明高尚的人，一开始就抱着胸前要挂上金质奖章的目的，去从事所谓教育事业，而野蛮的下等人种的悲剧就在这里。象猪子先生之类的人，他们是做梦也不会去追求那种名利的，打一开始就抱定不惜化为荒野的露珠的决心，以决死的坚定步伐，踏上人生的征途。这种轩昂的气魄，哈哈，该是何等悲壮，何等刚毅啊！”

丑松张开大嘴，露出上牙，身体颤抖，好象在抽泣似的大笑起来。焕发出的精神全都溢于外表，额头发光，两颊颤动，当债

怒和痛苦激起他红光满面的时候，他那粗犷而沉郁的容貌，显得比平素更加刚强。银之助诧异地看着朋友的脸，觉得又象感触到了丑松那少壮刚健、生气勃勃的活力。

丑松看到对方不作声，也就不说话了。看来，文平一直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他原想把丑松骂个狗血淋头，没想到反而被丑松骂得无言以对。这使他进一步露出了一副轻蔑和憎恶的神态。

“走着瞧，你这秽多崽子。”文平含怒的眼睛这样在骂。

过了一会儿，文平把初小一年级教员拉到窗边，向他耳语说：

“你看怎么样，刚才的话，不是正好说明，濑川已经完全招出了自己的秘密吗？”

这时，见习教员刚好完成了他的铅笔写生，人们都围了上去。

第十九章

一

市村律师和莲太郎两人冒着大雪来到饭山镇，消息传到了丑松的耳朵里。高柳之流的党羽对此很惊慌，开始采取对策，忙着拜访有选举权的人，分发推荐书，甚至进行秘密的笼络活动等等。据说，一群打手为了支持高柳派的活动，已经窜到了镇上。一场选举斗争渐渐地迫近了。

那一天，轮到丑松和银之助两人留在学校里值夜班。可是银之助说有件事不得不出去一下，一直到天黑还不见回来，所以记事本和钥匙都由丑松保管着。这时，丑松处于心神不定的状态中，一闲着没事，他就躺在值班室的铺席上，独自冥思苦想。冬季的一天就这样在痛苦的折磨中度了过去。当听到莲华寺的晚钟，震得值班室的玻璃窗沙沙作响时，他更加感到心烦意乱，不由得担心起志保姑娘来。如果志保知道师母的决心——兴许她已经知道了，那么，作为养女，她怎能呆在一旁看着不管呢！可是，又怎能回到她继母那里去呢！

“啊，志保也许只有寻死了！”

他突然想到这点时，就感到说不出的悲伤。

左等右等，银之助还不见回来。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丑松背靠着炕桌，在油灯下为志保的事沉思了良久。他凝视着那五分

芯的油灯发出的亮光，沉浸在种种假想之中时、不知怎的竟感到困倦了。丑松就那么背靠着桌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时，志保姑娘走了进来。

二

这不是学校吗？志保姑娘怎么会到这里来呢？丑松感到非常奇怪。可是这个疑团很快就解开了。他明白啦，原来志保有什么话要说，是特意来这里找他的。看着她那惺忪而温柔的眼睛，他清楚地知道她想说些什么：为什么只对她父亲和弟弟亲切，而对她却是那样冷淡呢？为什么同住在一栋房子里，关系这样密切，却不说一句贴心的话呢？为什么话到嘴边又不往外吐，把心事闷在心里，让恐惧和痛苦来折磨自己呢？

这些问话使他听来高兴，可惜好景不长。不知什么时候，文平插了进来，好象有什么事，催着志保快走。他终于拽着害羞的志保姑娘的手，硬要把她拉走。

“胜野兄，等一等，你别那样勉强人家不好吗？”

丑松说着，就去制止他。这时文平也回过头来看看丑松，两个人的眼睛象电光相触一样。

“志保姑娘，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文平把嘴凑到她的耳边，装出要把丑松一直隐瞒着的那个可怕的秘密说出来的样子。

“哎呀，要是告诉了她，那可怎么办？”

丑松慌忙上前拦阻，一下惊醒过来。

原来却是一梦。清醒以后，痛苦也消失了。可是梦中的印象还在，恐怖的感觉依然没有消除。他环视室内，既没有志保，

也没有文平，而刚好这时抱着个包袱、拉开门进来的却是银之助。

“啊，我回来晚了，濑川兄，你还没有睡么？好吧，今晚咱们躺着聊聊吧。”

银之助这样招呼。接着，他一边扔得皮鞋咯咯作响，一边脱下西服上衣，挂在衣钩上，取下衣领放在桌子上，又胡乱扒下裤子背带。

“我们很快就要分手啦。”他象抛出话题似的说。

房间有八铺席宽。这正是两个好朋友经常利用值夜班并头躺着谈到天亮的地方。今晚，银之助感到依依不舍。他没有换睡衣，仍穿着衬衣和衬裤，笑着钻进了值班用的被窝里。

“跟你在这房间里一起睡，只有今晚这一次罗。”银之助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值班。”

“是么？马上就要分手了么？”丑松边说边把头移到枕头上。

“我总觉得今晚又象是在师范学校的宿舍里过夜似的。说也怪，我又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和你一起念书时的情景。唉，不知道那些老同学现在怎么样？”说到这里，银之助稍微换了一下口气，“暂且不说这个吧。濑川兄，最近以来，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问我？”

“是呀，你老是那样闷着，这种性格是要吃亏的。看你那样子，我就知道你有某种非常苦恼的事，可你却老是一个人在苦想，一个人在烦闷。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说实话，我是在为你担心啊。你有那么些苦恼，多少敞开来谈一谈不好吗？做朋友的不是也可以尽一点力么？”

三

“为什么你老是那样呢？”银之助深表同情地接着说，“我是搞科学研究的，平时一古脑儿钻在研究里。也许你认为对我这种人说了，也无济于事。可是，你知道，我并不是那种冷淡的人啊，决不是那种看到别人受创伤、在痛苦，而自己在一旁发笑的冷酷无情的人。”

“你尽说些什么呀，谁也没有说你冷酷无情。”丑松趴在被窝里说。

“那么，你就说给我听听吧。”

“叫我说什么？”

“我认为你没有必要那样瞒着，你不说，反而更苦恼。我一度只顾搞研究，过分地光用剖析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可是，最近我对一些事情大有所悟，所以对你的心情也能理解啦。你为什么要搬到莲华寺去？你为什么一个人闷闷不乐？一切我都明白。”

丑松没有答腔。银之助继续往下说：

“要让校长先生说，这种事是一文不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是当前青年人的通病。可是，你想，就说那位校长先生，他不是也有过青年时代吗？自己是哼着情歌过来的，却要让我们穿着武士的礼服走道，哈哈。你说，难道不是这样么？所以我把他顶了回去。今天，校长先生和郡督学把我叫去问：‘为什么濑川君那样消沉呢？’既然他那么问，我就说：‘你们不也是有过这一段的么？青年时期谁不是一个样。’就这样给顶了回去。”

“哦！是吗？郡督学还问到这种事？”

“你瞧！都因为你太消沉，所以人家尽说些难听的话。你被人误会了。”

“怎么个误会？”

“唉，说你是个新平民，居然有人说出这种无稽之谈来。”

“哈哈。可是，把我当成新平民，又有什么关系呢？”

屋子里长时间静下来。拧得只有很小一点亮光的油灯，光线射到天花板上，模模糊糊照成一个圈。银之助凝视着它，描绘出种种幻景。由于丑松一动不动，又没有吭声，所以他以为朋友已经睡着了。

“濑川兄，睡着啦？”他问。

“没有，还没有睡着。”

原来丑松憋着气在被窝里发抖呢。

“真奇怪，今晚睡不着。”银之助伸出双手，放在被子上，“来，老兄，再谈一会吧。每当我想到青年时代的悲哀，就总想替你流眼泪。爱情和名誉，它可以使有为的青年为它活着，也可以使青年为之丧命。我确实观察到了你的心情，从你的性格来说理应如此。对于你心爱的人，我也暗地里寄于同情。所以我今天晚上才和你说这些话，依我看，你未免把问题看的过于复杂了。我想忠告你的正是这一点。你不认为是这样吗？你何必那样自寻烦恼呢？既然有朋友在，就可以商量商量，总可以得到解决的嘛。如果你提出来说，‘土屋，这样做怎么样？’或者是提别的什么，我虽然能力有限，也会尽力而为的。”

“啊，只有你才肯对我这么说。你的一番好心，实在是难能可贵。”丑松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心里话吧，你的观察是对的，我确实有过心上人，可是……。”

"嗯。"

"情况你并不十分清楚，所以你才对我这样说。其实啊，她早已经死了！"

两人又沉默无言。不多一会，银之助再招呼丑松时，已经没有回声了。

四

银之助的欢送会，从第二天上午起一直开到下午两点，中间夹着一顿午饭，大家没有吃盒子饭，吃的是鱼片饭卷。教员和学生轮流起来致欢送词，还有好几个余兴节目。许多天真烂漫的男女少年，又是难过，又是欢笑。这样，他们在幼小的心灵里就不会忘掉这一天了。

其中，唯有丑松感到焦急不安，看了些什么，又听了些什么，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留在他脑子里的只是教员和学生的喧闹声，余兴节目时的掌声，还有那些在混乱中偶尔有意偷看他的许多双眼睛。他一直感到被人钉住似的，由于这种担心、顾虑和恐惧，所以对看啦听啦的没有一点兴趣，也产生不了任何好奇心，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觉得是自己的一样，什么都忘了。他一心在追忆父亲留给他的戒语。"瞧吧！土屋兄肯定会高升。"甚至听到教员之间这种私下议论，联想到自己暗淡的前途，也只是羡慕朋友不是出身于秽多家庭罢了。

欢送会开完后，丑松立即从学校出来，匆匆回莲华寺去。他站在去厢房的院子里，朝客厅里望去，见一个穿白衣的尼姑在进进出出。想到前天晚上师母请他写信的事，丑松推测那人可能就是师母的妹妹。这时，女仆袈裟治从厨房里跑过来，交给丑松

一张名片。一看，上面写着猪子莲太郎。袈裟治还说：今天早上这位客人来过，他住在上街的扇屋旅社，留下了问好的话才走的，还有一个穿西服的大胖子站在大门外边。丑松自言自语地说："嗯，那一定是市村先生。"从女仆说的模样来看，那是肯定无疑的。

"我这就去见见他？"丑松紧接着这么想。只要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有什么不可以去见见的呢，甚至想插翅飞去。"别急，等一等。"丑松自己制止自己，"如果旁人认为那位前辈和自己之间有特别深的关系，该怎么办？连自己爱看前辈的著作，都有人在大惊小怪，何况冒冒失失地前去拜访呢。说不定……嗯，且慢，且慢，等到天黑以后再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丑松决定天黑以后，再悄悄地到旅馆去拜访他。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可是志保姑娘怎么办？"丑松边上楼边想到志保的事。当初搬到这寺里来时的情景又从心灵深处浮现出来。举目四顾，一切都是老样子，古老的火盆，粗陋的挂轴，桌子和书籍都没有变。相比之下，人的处境是更加艰难了。丑松想起了从鹰匠街寓所把那个不幸的大日向撵走的情景：正好是自己从莲华寺看完房子回去，有人打着灯笼照着漆黑的夜路，一乘轿子刚要往外抬的时候。还跟随着一个彪形大汉。当时，旅馆的老板娘送到门口，还说"祝你愉快"，可寓所里有些人却在骂的骂、吵的吵。最后他想起了欢呼"活该"的声音，使他觉得象抽冷子一样，从颈脖子起顺着脊梁骨往下，一直凉到脚跟底下。唉！如今这已不是别人的事，而正好轮到自己也命该如此喽！为什么独有新平民是那样的被人看不起，遭人侮辱呢？为什么独有新平民不能加入一般人的行列呢？为什么独有新平民同样生在社会上却毫无权利呢？人生多么不仁，多么残酷啊！他在

房间里来回踱步，反复在想。

这时，格子门一开，师母走了进来。

五

师母坐在丑松面前，象丧魂落魄一样。

"我一直担心，可不要闹出这种事来。"师母开头这么说。她把昨晚的事告诉了丑松。事情是这样：志保说出去发封信，天黑时出了门，一直不见回来。原来她是留了封信给师母，放在柜子上。这封信象说家常一样，写的全是真心话，有的地方被泪水渗湿，以致字迹难辨。信上说，为她一个人添了好多麻烦，实在对不起仗义明理的双亲；听说阿妈决心离婚，请千万别这么想；从十三岁起到今日止，深受的恩情，终生难忘；很想永远待在阿妈身边叫娘唤儿……要说的话很多，一切因缘都是前生所定，望阿妈想得开些，并多加原谅。还写着"母亲大人膝下，志保谨书。"

"当然……。"师母用上衣袖口擦着眼眶说，"年轻人嘛，免不了会发生某些想不开的事。我想到这，昨儿整夜没有睡着觉。今天一大早，我就打发人去找，回话说，她象是回亲爹那里去了。"师母换了个口气说，"我住在长野的妹妹接到信就来了，一看是这般光景，她是多么吃惊啊！"师母呜呜咽咽地哭了，她为姑娘的不幸而哭。

多么可怜啊！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抛弃了明白事理的人。当她踏雪而去时，心里该是多么难受啊！丑松听了师母的话，想到志保在决心逃脱寺院之前心里隐藏的痛苦和悲哀。

"唉，这么一来，这回住持总该醒悟了吧。"旧脑筋的师母自言自语地说。

“南无阿弥陀佛！”师母嘴里不断念着走了。

师母走后，丑松在老墙上靠了一会。哀怜和同情可以把眼睛看不到的情景活生生地描绘在你眼前。丑松脑海里多次浮现出志保姑娘的形象，她一边朝寺院方向不断回顾，一边急急忙忙往前跑的形象；她那除了钓鱼、午睡、喝酒之外，什么都不想干的衰老的父亲，又哭又闹的一群孩子，特别是那位继母。就说是回到了自己家里，往后真能生活得下去么？“啊！兴许志保姑娘真的死了。”丑松猛然想起昨晚梦里的事，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丑松蓦地抽身离开了老墙，戴上帽子，走下楼梯，穿过厢房的走廊，象有什么事似的，走出了莲华寺的山门。

六

“我究竟要上哪里去呢？”丑松走了约摸三四百步之后，自己在寻思。他象在睡梦中一样，充满了绝望和恐怖，毫无目的地在雪路上徘徊。街道上，一群群镇上人正忙着堆扫那到春天也融化不了的大雪。每当把木板房顶上的积雪往下扒时，只听得咕咚一声怪响，一大团雪被摔散在街道上。丑松也被这声音吓了好几次。不仅如此，当他见到几个人聚在一起说什么的时候，马上就疑神疑鬼起来，认为他们又在偷偷议论自己。

来到一条街的拐角上，发现一家酱菜店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一大张西洋纸上写着黑黑的字，还用红墨水打着双圈，不少人站在跟前抬起头在看。丑松不由得停了下来，一看，是市村律师要发表政见举行演说会的广告，莲太郎的名字和讲演题也一起并排写着，会场在上街法福寺，时间是当天下午六时开始。

这就是说，演说会正好是家家户户快要吃完晚饭的时候

开始。

丑松看完了广告，立即朝原来的方向往前走。常言道："疑心生暗鬼"，丑松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却体会到了这一点。一张张可怕的脸孔，一阵阵冷嘲热讽的声音，凡是能表现出种族歧视的东西，都从左右向丑松包围上来。用心不善的乌鸦也发出轻视人的叫声，从头上飞过，那叫声象是在说："正中下怀啊！"唉！连乌鸦都在等着人倒毙在雪地上哩。他越想越觉得可叹又可悲，赶紧加快步伐走过了脊街。

丑松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千曲川江边。那里有个"下游码头"，在那里可以俯瞰沿河两岸的河滩。虽然叫做码头，实际上要靠浮桥来沟通与下高井地方的联系。在雪地上踏出了一条银灰色的路，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载货的雪橇拉了过去。连绵的河滩象一片白茫茫的大海，芦苇、杨柳等全都被雪深埋了。高社、风原、中泽以及其他连接越后境内的许多山峦自不必说，连对岸的村落和林子里的树梢也都埋没在雪里，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鸡在互相鸣叫。千曲川静静地从中间流过去。

这幅情景如今展现在丑松眼前，连平素不怎么注意的东西，都强烈而细腻地映进了他的眼帘，有时他觉得那些东西轮廓模糊，都搅在一起在乱转一样。"自己往后怎么办？往何处去？干什么？自己究竟为什么要生到人世间来？"思绪紊乱，百思不得其解。丑松一直呆立着，出神地望着那千曲川的流水。

七

丑松边苦思着自己的一生，边朝浮桥走下去，他感到有人从背后追逼上来。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人来，但还是放心不下。丑

松几次回头看看身后，不知怎的，竟头昏目眩起来，身子晃晃悠悠的，几乎要倒到雪地上去。"唉！你真混，真混，不能坚持住吗？"他自己骂自己，自己鼓励自己。落在河边沙滩上的雪，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丑松高一脚低一脚，不多久就来到了浮桥边。两岸一片银白，更显得无限辽阔。饥饿的乌鸦成群结队，在远处和近处盘旋低飞，船夫正在忙着装船，还有许多农民提着灯回村子里去。这进入眼帘的一切，尽是些使人感到冬季生活难熬的情景。深绿色的河水飞速地从上游急泻而下，哗哗作响，显出象要把人吞食掉似的凶狠气势。

丑松越往深处想，心里越黯淡。如果被社会抛弃实在是太惨了。驱逐，这是一生多么大的耻辱啊！如果到了那步田地，往后怎么活呢？吃什么？喝什么？自己还年轻，有要求，有愿望，也有雄心。啊！真不愿被抛弃，也不愿遭到非人待遇，而希望永远和社会上的人一样活下去。丑松反复在想同族人所遭到的种种可悲的侮辱，人世上不合理的习俗，以及秽多过去的历史，他们被看作比打更守夜的乞丐阶层还要下贱的人。丑松一一回顾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设身处地地领略着父亲、叔父、前辈、以及下高井的那位财佬——这些被驱逐或隐瞒着出身的人们的心情。最后，他想到了被当作娼妓而秘密出卖的许多美丽的秽多姑娘的命运。

此时此刻，丑松后悔了。为什么自己要有学问？为什么要有那种羡慕正义、爱慕自由的思想呢？如果不知道同样是人这一道理，不是就会甘心情愿任从社会轻视么？自己为什么又要象人似的生到这世上来呢？如果能与在山野里奔走的野兽结伴的话，不是可以不知任何痛苦而度过一生么？

丑松回想起以往的悲欢，脑海里浮现出到饭山镇任教以来

的情景，浮现出师范学校时代的情景，浮现出在故乡时的情景。连这些早已忘却、多少年都未曾想过的事情，终于又象昨天的事一样清楚地浮现出来。眼下丑松不得不自己怜恤自己，等这些过去的情景在心中模糊起来，溶为一体，然后乱成一团烟云，化为乌有时，他必需考虑对未来两条必走之路的选择。这是两条仅有的路：不是被驱逐，就是去寻死。丑松毕竟不愿活着被驱逐，而宁愿选择后者。

冬季白天较短，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丑松怀着今世不能再见似的悲壮心情，从桥上向远方望去，在西边稍靠南方的天空里浮着一片冬云，宛如看到了令人怀念的故乡的山峦一样。那片彩云呈深茶色，只是在边沿上露出黄色的光，无数条象带子一样的水蒸气挂在上面。啊！夕阳西下了。两岸萧瑟的景色，全都沉浸在夕阳的光辉和黄昏的空气之中。丑松在摇晃的浮桥板边沿上走的时候，想到死是多么可怕！

这时，莲华寺敲起的钟声，带着无限悲伤的情调，送进了丑松的耳里。千曲川的水也发暗了。浮在天空里的冬云，由深茶色变成了深灰色。太阳已西沉多时，高挂着的水蒸气带反映出浅红色，突然间象被抹去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了。

第二十章

一

丑松站在桥上突然想起，自己隐瞒着的事至少应该告诉那位前辈。

“啊，这可是最后一别了！”他自己可怜自己似的叫了一声。

丑松抱定主意要告诉前辈，立即原路折返。这时，太阳西沉，时已黄昏，弯弯的月亮挂在天空里。丑松并没有打算立即就到莲太郎的旅社去，他知道演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非等到演说会结束以后才行。

在上码头附近有一家面馆，不特别留心的人是不知道上这儿来的。打门前一过，可口的饭菜香味，随着从房檐边冒出的晚上的炊烟，向屋外散发出来。一看，炉灶里的火正在熊熊燃烧。丑松不觉停住了脚步，因为他早就感到饿极了，又不想赶回莲华寺去吃饭，随即揭开门帘钻了进去。炉边有四、五个船夫，还有正在吃喝着的拉雪橇的人。等着散会的丑松，尽管不想喝酒，也有必要来上一壶。他要了一壶酒和一碗盖浇面。不一会，他所要的全都热气腾腾地摆在眼前了。丑松因心情激动，身子直抖，他闻着碗里面条的香味，默默地边吃边听着人家说话。

冷落凋零，这就是丑松当前的处境。他这才从内心里深深地体会到船夫、拉雪橇的人，这些下等劳动者，嘴里流露出的谈

话和叹息的真意。说实话，丑松眼下的心情和那种今日不知明日事、混一天算一天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炉火烧得正旺，人们在吃着、喝着，发出了笑声，丑松也跟着苦笑起来。

他就是这样在消磨时间，但时间却实在是长得难熬。时间在慢慢地过去，原来坐在那里的拉雪橇的人走了，又换上了另外的人。丑松无意中听他们在说，高柳一派活动得非常凶，光雇打手花的钱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他们还包下了一家旅馆的房间当作办事处，摆开了流水席，酒可以任你喝，来来往往的人乱成一团。尽管如此，丑松却在想，今晚的演说一定会哄动全镇。眼下，那位前辈豪迈的声音，一定在法福寺墙壁内回荡。

估计快要散会了，丑松除付清酒饭钱之外，还丢下几个茶钱，走出了面馆。

月亮高挂在天上。在暗黄的油灯照着的屋里呆久了，一下子走出室外，反而感到有些不适应。微弱的月光，顺着家家户户的房顶，把房檐的影子照映在街道的雪地上。夜霭象烟雾一样笼罩着这个市镇，眼前的一切显得辽阔深空，而又寂静荒凉。如果确有"烟笼寒月"之说的话，也许就是指的这种月夜景色吧。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感涌上了丑松的心头。

好象有人从背后跟来，你慢他也慢，你快他也快，紧跟不放。丑松想回过头去望望，可怎么也不敢回头。啊，一定是有人来抓自己，越这么想，就越感到有人在身后悄悄地向自己靠近，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猛地向自己扑过来。一直来到镇上拐角的地方，那脚步声才忽然消失了，丑松这才定下神来，放心地嘘了一口气。

往前走去，月色朦胧，更使他疑神疑鬼。看！在月光下，不是有个什么东西立在那儿么？在那阴暗的地方，莫非潜藏着什

么东西？在朦胧的月色下辨认对面慢慢过来的人影时，丑松总是提心吊胆，感到好象危险在向他逼近一样。影子向他瞟了一眼，就一晃而过了。

这天晚上还不算太冷，但一个疑心坏事传千里的人，对这寒夜的感觉是绝然不同的。天空阴霾，灰云低垂。星星隐没了，只有一颗星在发光。路边的人家都已关了门，到处都有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丑松在这寂静的夜里，从镇上走过时，稍有一点奇怪的动静，都会使他大吃一惊。

二

演说会正好结束，成群的听众熙熙攘攘地踏雪归来。议论纷纷的人们，谈起会场情况，无不慷慨激昂，大骂高柳。他们边走边谈，有的说要把这种人从饭山镇撵走，有的人在号召投市村律师的票，也有的人对现世的许多政治家流露出十分绝望的情绪。

有些人站在月光下交谈。据那群人说：莲太郎的演说虽然不甚高明，但却有一种奇怪的感染力，他的话全都说到了听众的心坎上。高柳派的六、七个打手不断地试图捣乱，但最后只得安静下来，未能得逞。悲壮的激情和深刻的思想，这就是莲太郎演说的显著特点，有时也能听出那是他病态性的反应。最后莲太郎指出，那种不严肃认真的政治家如何欺骗社会、绝灭人道。这话直捅到高柳的痛处。他还毫不保留地揭发了高柳的秘密真相，说他和六左卫门的关系，和他女儿结婚，全都出于这种卑鄙的政治动机。

据另一群人说：莲太郎在发表这番演说的当间，吐了几次

血，最后走下讲台时，手里拿的手帕都染红了。

总之，莲太郎的演说象是深深感动了镇上的人。丑松敬佩前辈那大胆而豪迈的行动，但立刻使他感到担心。尽管想到了这一点，也赶不上了，估计此刻莲太郎已朝旅社方向往回走。去看看他！丑松这一想，立刻就糊里糊涂地往前走。他丧气地站在扇屋旅社的门前，把身子靠在门口的灯影下，朝屋里张望。里边好象有什么事，显得非常忙乱，人们进进出出。一位约摸五十岁左右的人，也许是旅社的老板吧，他慌慌张张地趿拉着草鞋，提着灯象要出门去。

丑松把旅社老板叫住，打听莲太郎的事。从他嘴里得知了意外的噩耗，知道此刻在法福寺门前，前辈被人暗算了。果真是事实吗？不会扯谎吧？如果那是事实，无疑出自高柳的报复行为。丑松半信半疑，但没有考虑的余暇了，只是心乱如麻，跟在老板后面，匆匆向法福寺赶去。

等丑松赶到时，啊，已经迟了！不光丑松迟了，连律师也迟了。据说事情是这样：莲太郎说要先走一步，穿上外套就往外走，留下律师收拾会场。没想到遭到石头之类东西的猛击，身负重伤。本来身体虚弱有病，又在过度疲劳之后，可想而知，当时他是根本无力抵抗的。鲜血染红了雪地。

三

说是无论如何得等着验尸，所以莲太郎的尸体没有人去挪动，就那么用外套盖着放在那里。丑松不禁跪了下去，把嘴贴在前辈的耳朵边，他以为这样说话前辈可以听见。

“先生，是我，是濑川呀！”

任你怎么呼唤，已经没有回音了。

灰白色的月光洒落在雪地上，更使人感到死得凄惨。人们都在寒冷的月光下，冒着夜间的寒气，心情沉重地等待着巡警和法医的到来。有的人象影子一样蹲着，有的人肩并肩在信步交谈，律师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抱着双手，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不一会，镇公所的人来了，巡警来了，法医也来了，立即开始验尸。前辈那张脸孔在手提灯的照明下全都变了，两边颧骨隆起，鼻子突出，紧咬着的嘴唇毫无血色。从那带有好汉威严的容貌上，可以看出些隐隐的痛苦，想到他壮烈殉难时的情景，周围的人无不悲切，莫不为之感动。一切全由仗义勇为的扇屋旅社老板安排。尸体检验完毕后，镇公所的一伙人都走了，决定先把尸体暂时抬到旅社去。为了放到门板上，律师抬脚，丑松绕到头部，当他把两手伸进前辈的肋下去时，才感到莲太郎的身体已经冰凉了。这时，丑松是多么的痛惜啊。他把自己的脸紧贴在前辈苍白的脸上，连声呼唤："先生啊！先生！"这时，老板走到跟前，把莲太郎耷拉着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抬上门板，再盖上外套。往扇屋旅社抬时，月亮就要西沉了。人们打着灯笼，照着夜路往前走。丑松踩得雪地吱吱作响。他边跟着走边在回想前辈的一生。这种结局并非根本没有想到过。回想起在根津村的旅店里一起用晚餐时，前辈鄙视高柳用心不良，不断愤慨地说："哪有这样出口侮辱新平民的呢？"想起在赴上田车站的途中，正要过桥时说的话："怎么的也不能让那种人获胜，这次选举一定得让市村兄当选。"还想起他说："就算我们是愚蠢的下贱东西，也不能任人肆无忌惮地践踏。"还说："如果不知道高柳的真相倒也罢了，可如今听到了，知道了，要是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回去，也显

得我们新平民太没有志气啦。”后来，当他夫人提出要他一道回东京去时，前辈连骂带哄，干干脆脆地把她送了回去。如此等等，综合起来一看，前辈确实是早就抱定了人所不知的决心来到这饭山镇的。

早知如此，何不早一些坦率地说出自己同样也是秽多呢。如果说出来了，也许自己的心情更可以得到前辈深切的理解。

如今后悔也无济于事了。丑松又羞愧又悲伤。啊！几个小时前还和律师一起说着话走出扇屋旅社的莲太郎，如今被放在门板上，从同一个门抬进来。丑松为给在东京的夫人拍电报，急忙赶到邮电局去。夜深了，街上没有一个人影。电报一定要拍，邮电员睡了也要叫起来拍。可是，收到电报的夫人又是什么心情呢？这一来，弄得他几乎连报文都不知如何措词了。当走到那昏暗而寂静的十字路口拐弯处时，远方不断传来狗吠声，这时自己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悲伤的热泪顿时忍不住簌簌地直往下淌。丑松走着走着，放声大哭起来。

四

眼泪反而滋润了丑松枯萎的心。丑松在拍完电报往回走的路上，想到了莲太郎的精神，用它比了比自己，前辈的一生确实是豪壮的一生，是不愧为新平民的一生。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坦率地公开自己的出身，反而因此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谅解。“我并不以秽多为耻。”这是多么豪迈的思想啊！相比之下，自己的一生却是……

事到如今，丑松这才发觉自己一个劲地隐瞒啦隐瞒，除了磨损了自己生来的天性，实际上一刻也没有因此而忘掉自己。想

起来，以往的生涯的确是虚伪可耻的，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啊！有什么可顾忌的？又有什么可烦恼的？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向社会坦然说出“我是秽多”，这该多好。莲太郎的死是如此地教育了丑松。

丑松带着一副哭肿了的脸，很快回到了扇屋旅社。一看，内厅里聚着各种各样的人在商谈后事，莲太郎的遗体停放在客厅的壁龛前，头朝北，用白手帕遮着脸，身上用茶色的旅行毛毯覆盖着。可能是老板的安排吧，灵前还摆着小桌子，上面放着些新的素陶器。在那寒气袭人的夜晚，室内香烟缭绕，又点着蜡烛，显得异常凄凉。

律师从警察署回来了，给丑松谈了谈莲太郎的情况：自从上次在上田车站分手以后，最近莲太郎又在小诸、岩村田、志贺、野泽、臼田等地连续发表了他详细的社会调查，然后又到长野，直到来饭山镇之前，精力都是十分充沛的。

“连我都确实感到意外啊！”律师回想起来，“我俩一道从这旅社出去，一直到法福寺，连作梦也没有想到他要做那样激动的演说。本来，每次演说之前总要商谈一下演说的内容，他经常是一边吃饭，一边告诉我他打算这样去讲或那样去说。可是，你不知道，唯独今天晚上，他根本没有向我谈及此事。”律师说着，不断叹气，“唉，我太不关心他啦，也许你和其他人，不论是谁吧，都会这样怪我。要怪，我也没有办法，我的确是太不关心他啦。如果不管猪子兄怎么说，一定劝他和夫人一道返回东京的话，也不致发生这种事。你也知道，猪子兄的身体是那样虚弱，所以当初他提出要到信州转转时，我是多么竭力劝阻啊。可那时他说：‘我去有我的目的，请千万别拦阻我。你就算作我是你的差使，也可以让人们认为我是得到了你的好处的。总而言之，你干你

的，我干我的，各有各的目的。'他既然如此热心，也不好硬性要他作罢，更不好辜负他一番深情厚意，就这样一道去转开了。事到如今，我没有脸去见夫人了。我还说什么'请夫人放心，猪子兄就交给我啦。'唉，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告罪才好啊！"

肥胖的律师说着低下了头，西服没脱就那么正襟危坐着。这时，住在扇屋旅社的旅客都已入睡，使这枯燥的冬夜更加寂静了。连平日一提起秽多就皱眉头的人，都为莲太郎痛惜，特别是对他悲惨的牺牲表示深切的同情。他们在互相谈论说："警察也不能看着不管吧，瞧着吧，说不定现在已经去逮捕高柳啦。"

丑松越看下去，越听下去，就越觉得好象自己被死去的前辈拉着手，把他带向一个新的世界。坦吐吧！在同是新平民的前辈面前都迟疑不定，还能有勇气去向社会上的人吐露自己的出身么？这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现在丑松猛然获得了新的力量。反正过去的丑松已经死了，抛弃了爱情，丢掉了名誉。这种现世欢乐是多少青年废寝忘食、梦寐以求的，可对秽多来说，又有多大价值？要不愧做一个新平民。前辈如此，自己也应如此。想到这里，热泪从他的脸上不断地往下流。其实，这是自己从可怜自己的心情出发，而流出的生命的汗水。

丑松最后决心这么办：明天到学校去把秘密公开，向教员同事，也向学生谈清楚。对了，应该考虑这样做不要变为今后日久天长的笑柄才行，应该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决心下定后，他心里在酝酿要向学生说的话，写辞职申请书的措词，以及其他事宜。他一边考虑所有的一切，一边和人们一道守在莲太郎的遗体前，度过了一整夜。人们忙这忙那，不知不觉鸡叫了，丑松这才知道新的黎明已经到来。

第二十一章

一

为了准备到学校去，丑松一大早就回到了莲华寺。这时，庄傻子带头，包括小和尚在内，正在议论着莲太郎的死和高柳被拘的消息。他们听说昨天早晨丑松不在寺里，那个来拜访他的客人就是那个死去的人时，就更加吃惊了。丑松还从师母嘴里得知她妹妹决定返回长野，住持低头认了罪。致于离婚的事嘛，也就不再提了。

“南无阿弥陀佛！”师母数着佛珠念着。

这天正好是腊月初一，寺里照例要早早地开早饭。袈裟治也已把饭拿到丑松房子里来。丑松和寺里人一样这么早就用饭，这是最近一些日子所没有过的。他早上总是吃不太热的饭，喝煮得过烂的酱汤。唯独这天的饭却是热气腾腾的，酱汤也是才煮得的。黄酱汤的香味扑鼻而来，小碟子里还盛有他爱吃的鲜豆豉。这时，丑松一边用饭一边想：“不管怎么说，能够活到今天，的确是难能可贵啊！”当他想到自己决心承认是个卑贱的秽多后代时，吃着吃着不由得掉下眼泪来。

早饭后，丑松伏案写下了退职申请书。这时，他想起了平生的戒律，想起了父亲的那番话。父亲教导说：“不管处境如何艰难，碰到什么样的人，都绝对不能说出来，如果一旦在愤怒或悲

伤之下忘掉了这一戒律，那时就会被社会抛弃。"隐瞒住！为了守住这条规律，在这以前真不知煞费了多少苦心。别忘了！每当重复这一念头时，又不知担戴了多少猜疑和风险。如果父亲还活在人世上的话，看到自己发狂似的思想变化，将会多么悲伤啊！可是，不管谁说什么，如今他决心要破戒了。

"爸爸！请饶恕我吧！"丑松象请罪一样反复地说。

冬天的朝阳射进来。丑松离案向窗口走去，打开拉窗，透过那棵银杏树的枯枝向前望去，镇上银装素裹的景象就在眼下。木板屋顶，房檐，所有映入眼帘的一切都被白雪覆盖着，房子和房子之间静静地升起一缕缕早晨的深灰色炊烟，小学的房子正迎着朝阳。丑松怀着依恋的心情，呼吸着早晨寒冷而清新的空气。他瞭望了片刻之后，突然想起莲太郎的《忏悔录》，开卷第一章的头一句就写着："我是秽多"，他对这句话仿佛有了新的认识，随即好象向镇上人坦吐真情一样，在窗口反复地念诵这一句。

"我是秽多！"

丑松又念了一遍，然后准备到学校去。

二

破戒！这是多么悲壮的决断啊！丑松边想边走出莲华寺的山门。走到街上拐弯的地方，见警察牵着四、五个人迎面而来，他们都被绳子捆绑着，脸色苍白，低着头悄悄而过。其中的一个，披着有祖传印记的黑大褂，穿着白布袜子，虽然遮着脸不让人看，但从那副时髦的绅士打扮，立刻就知道是高柳利三郎。再仔细一看，那几个被一起牵去的怪模样的人，象是高柳雇用的打手。其中有的家伙总是不放心身后似的，走着走着又停下来回

头看看。可有的人也就因此遭到警察的训斥。

“唉，抓走啦！”站在丑松身边的一个人望着他们说。

“自作自受啊！”又一个人说。

看着看着，高柳一行乖乖地按照警察的指挥，在街上的拐角处转了弯，随即消失在雪山的背后。

男女少年正急急忙忙朝着小学走。从近郊来上学的孩子总是用绒布包着头，披着披巾，嚷嚷着从雪地里飞奔而去；街上的孩子却各邀各的伴，或前或后，成群结队而行。能这样和这些天真烂漫的学生一起，在这条熟路上走，恐怕最多只限于今天了！丑松想到这里，眼前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悲伤和惋惜，甚至平时自己讨厌的女孩子叽叽喳喳的话语，这天早晨也都感到可亲可爱了。望着那褪色的枣红色裙子，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雪堆得象山一样，木马和单杠都深深地埋在雪里。室外活动已经无法进行，学生们只好在室内活动。大门口，走廊里，宽敞的健身房，充满了一片欢乐的叫喊声。上课之前，丑松为了担当起最后一次课前指导，他到处来回转，这里喊濑川老师，那里喊濑川老师。啊！孩子们这样缠住不放，真是可爱极了！一想到惜别，这跳呀蹦呀的嘈杂声也使他不胜难过。走廊里站着几个女教师，都眼巴巴地朝这边望，他们时而交换眼色，时而格格地发笑，但丑松已经不在乎这些了。那天早上，三年级学生仙太早来了，他一个人躲在健身房的角落里，以羡慕的目光望着别的学生在玩。看他那呆站着的样子，好象还是没有人愿意和他作伴似的。丑松从背后把仙太抱在怀里，全然不顾别人的讥笑，向仙太流露出一种极其自然的怜悯之情。他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和自己生长在同样的命运之中，回想起曾经和他一组打网球败给了别人的情景，那正是天长节的下午，是欢送

敬之进的茶会开过之后。突然，走廊的那一头传来了天真烂漫的歌声，那是普通一年级的女生在唱歌。

"桃儿里长出个桃太郎，

性情温和，

气力刚强。

…………"

丑松听到这支歌，眼泪不由得直往下淌。不一会，铃声响了起来，学生们吧嗒吧嗒的趿拉着草鞋，在尘土飞扬中争先恐后地向健身房跑去，然后男女教师各自把自己组里的学生集合起来，发令的口哨一吹，教师和学生都挨个地按次序走动起来。高小四年级的学生跟在丑松背后，步伐整齐地通过了长廊。

三

在会客室里，校长和郡督学相对而坐，等待着镇会议员的到来，因为约好了聚在一起要商谈一下丑松的事。郡督学是在预定时间之前来找校长的。

据校长说，他并没有任何恶意要排斥异己，说起来，自己是一个旧派的教育工作者，与丑松和银之助他们的时代大不相同，尽管也想把今天仍然看作自己那个时代，但实际上社会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最可怕的莫过于新的时代。唉！自己真不想衰老，不甘落后，希望永远保持固有的地位和名誉，而不愿向后起的书生之辈缴械投降。因此，他的思想倾向是要与那些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教师疏远开。

不仅如此，丑松和银之助还不象文平那样顺乎自己的心意。每每在教员会上，意见经常发生冲突，他们总要唱反调。可这些

乳臭未退的黄毛小子却比校长深得学生的爱戴，这是最令人恼火的。尽管说并无排斥人的恶意，但为了学校的统一，这又是不得已的。校长是这样考虑自己的护身符的。

"镇会议员早该来啦！"郡督学掏出怀表看了看，"看起来，濑川君的事似乎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了。"

这句"众矢之的"使校长笑了。

"可是，"郡督学接着说，"此话由我们说来意思并不大，如果经镇上的公家提出那才叫有意思哩。"

"说得对，我也是这样想。"校长满面陪笑，随声附和。

"你想想，濑川走了，土屋走了，那不就是我们的天下啦。先让我侄儿来顶上濑川的位置，再有空缺，我一定给找合适的人来。这么一来，人事大权岂不是完全掌握在我们一伙的手里了么。只要照这样办，你的地位可以固若金汤，我也总算没有白操心，哈哈。"

两人正说着，校工开门进来，三位镇会议员也跟着走进来。

"请，请这边坐！"校长站起来，很客气地招呼着。

"别客气，来迟了，很抱歉。"戴金边眼镜的议员爽朗地说，"因为高柳君出了事，选举也就一下子变了样。"

四

这一天，约摸有二十个长野师范学校的学生来校参观。他们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也走进了丑松任课的教室里，正好是高小四年级上完修身课之后，正在上第二节算术课，学生正在认真思考着一道一道题目。参观的人群开门进来时，学生也曾一时受到鞋子声音的干扰，但很快肃静下来继续思考。教室里鸦雀无

声，只听到石笔划得石板响。丑松在课桌之间来回走动，他怀着惜别的心情在指导着学生。他偶尔看一看来参观的人，他们都穿着制服，沿墙站成一排，都是俨然一副评论家的样子。愉快的学生时代的种种情景仿佛又呈现在眼前。他回想起那时正好是自己和同班同学一起，在师范学校教师的带领下，到各地去参观。想起当时对所到之处的学校教师，虽说不是有意苛求，却也提出了一些使人为难的意见。丑松和这些参观的人一样，也是有过穿制服的时代的。

"想好没有？好了的请举手！"丑松说。

从后排的班长起，到不太有把握的学生也都应声而起，争先举起手来。连算术不太好的省吾今天也大胆地举起了手。

"风间省吾。"

丑松指名省吾。他立即走出座位，大摇大摆地向黑板走去。

冬天的阳光，透过玻璃窗，静静地照在丑松熟悉的教室里。高高的天花板，四周的白墙，所有这平素不大留意的一切，今天在丑松看来都很新鲜。省吾站在正面的黑板跟前，正用粉笔写答案，他的背影使人看上去就觉得着实可爱。这位朝气蓬勃的少年，穿着折短了的紧袖外褂，稍歪着脑袋，左肩下垂，每当往高处写数字时就伸长了腰，高抬起右手。省吾天性好学，绘画、写字、作文都挺好，但理科和算术总是考不好，大致是班里的第十五、六名的样子，可没想到这天却演算得特别好。

"同意省吾答案的，请举手！"

后排的学生全都举起手来。省吾的脸有些红了，随即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参观的人互相交换一下眼色，彼此会心地笑了笑。

经过教员反复提问，给予讲解，一堂算术课就这样上完了。唯独这一天，学生们都异常肃静，从参观者没有进来之前的第一节课起，就没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平日一上课就打瞌睡的学生，连那些爱在课桌底下偷偷摸摸地打电报的“技师”们，今天也都端端正正地坐着。啊！这是最后一次看看学生们一张张的脸，也是最后一次看看这间教室，而站在这里上课也是最后一次了。想到这些，丑松不由得心情激动，怀着满腔热忱上完了这堂课。

五

“当然是市村先生当选罗！”在会客室里，一位白胡子镇会议员以一种老练的口气说，“人缘如何，这是最可怕的。高柳君沦到这步田地，也就再不会有人向着他了，连过去多少掌握在他手里的那伙子人，也都一个劲儿地倒向市村了。”

“这个嘛，就全仗猪子死去的阴德罗。说起来，市村先生应该向死者致谢。”金边眼镜的议员高声地说。

“看起来，新平民决不可小看啦！”郡督学昂首而笑。

“当然不可小看。”白胡子议员也笑了，“不管怎么说，能下那么大的决心，就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当然，象猪子那样的人物终归是个例外。”

“说的是。那个是那个，这个归这个。”脸上有些麻子、象商人出身的议员这么说。坐在他左右的人都笑了。“那个是那个，这个归这个”，只这么简单一提，其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哈哈，我也来谈谈刚才说到的‘这个归这个’吧。”金边眼镜的议员边抽烟边说，“我想请郡督学先生考虑一下，趁着镇上还没有怎么闹腾开的时候，是不是考虑把他调离走？或是免他的

职？一定请斟酌一下。"

"是的。"郡督学用手摸摸额头。

"我很同情濑川老师，可实在是不得已呀。"白胡子的议员感叹地说，"谁都知道，这里的风俗习惯特别忌讳这种事。一旦学生的父兄知道那位老师原来是如此这般的人物，那他们一定会说，就别让孩子们去上学啦！这是可想而知的，眼下在镇会议员中已经有人拚命抱怨，一个劲儿向我们唠叨，说什么校务委员实在是太不会办事啦。"

"唉，就是我们听到这种事，心里也着实不好受啊！"有些麻子的议员边笑边这么添油加醋。

"可是，这在学校来说，是非常遗憾的。"校长装腔作势地说，"大家也都知道，濑川君教书教得很好。我嘛，也把他当作得力的助手。他有才华，为人憨厚，深得学生好评，是一位难得的青年教育工作者。因为出身微贱就要把这样的人抛弃掉，的确是从未听到过。请诸位尽力帮忙，可能的话，希望把他留下来。"

"对。"金边眼镜的议员打断了校长的话，"你说得很对，听了刚才校长的一番话，从我们来参加这种议事的人来说感到很惭愧。诚然，在做学问这点上是不应有阶级差别的。话是这么说，可这里的迷信却是如此的讳莫如深，抱有那种开明思想的人毕竟不多……。"

"的确是没有开明到那种地步啊！"有些麻子的议员说。

"也不能这么说，如果能象猪子先生那样光明磊落，反倒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白胡子的议员接过话来说，"我说这话的根据是：象猪子先生那样，什么都不隐瞒反倒好，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和盘托出，所以旅馆也可以堂堂正正的住，一说要演说，寺院也借给大厅，人们也都去听。人情世故是很微妙的，这

样做反而得到人们的同情。可是，濑川老师和高柳君的老婆却隐瞒了又隐瞒，社会上就更加闹腾开啦。”

“言之有理。”郡督学表示同感。

“怎么样？如果请求把他调离走呢？”金边眼镜的议员环视了大家的表情后说。

“调离？”郡督学若有所思地说，“反正附加条件的调离不大好办，而且，此事既然被社会上知道了，那么，哪个学校都会嫌弃的，还是先考虑免职吧！”

“不管怎么说吧，就照您的意见去办。”白胡子议员搓着手说，“镇会议员里有人甚至粗暴地在骂：‘真混账，马上把他撵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好呢？请您斟酌处理吧。”

六

无论如何要妥善地上完这一天的课。丑松抑制住心头上涌起的千头万绪，接着又上第三节习字课，当他绕到正在练字的学生背后，手把手教授书写汉字时，笔尖哆哆嗦嗦的，抖得十分厉害。周围的学生都伸过头来看，张开那满是黑墨的嘴发笑。

校工摇铃通知第三节课下课。这时，郡督学和镇会议员都走光了，师范学校的学生还没有走，说是要参观下午的教学。午饭后，丑松把指导学生课间活动的事托给了别的老师，自己留在教员办公室收拾东西，他心想该还的还，该查找的查找，一定不要让人家事后说闲话。这一来，心里特别着急。可是在办公室的角上，没有事的教员聚在一起，喋喋不休地在谈论法福寺门前发生的事，对莲太郎的舍身动机进行种种猜测。有的说是受极端名誉心的驱使，有的说是生活所迫，还有的说是神经失常。真是

众议纷纭，竭尽污蔑诽谤之能事。偶尔也有赞扬莲太郎精神的，也只是说死于肺病罢了。丑松原本不想去听这些无稽之谈，但一听人们这些谈论，倒也使他认识到：不误解人的社会终究是没有的。这时，他想起了那位老前辈的话——“要默默地象狼一样顶天立地地去死！”心里不胜悲伤。

下午的课是地理和语文。上第五节课的时候，丑松除带语文课本外，还把学生早先交的习字誊清本和作文本等都拿到教室里来。这一来，好奇的学生眼睛睁得溜圆，有的学生说：“嗬！作文都批改好啦！”还有的说：“图画也改好啦！”丑松把这些本子全放在讲台上，照往常一样拿起了课本，可是，只讲到平常的一半就合上了书。他看了看全体学生的脸说：“今天只讲这些，下面有些话要说。”性急的学生马上就问：“老师！是讲故事吗？”

“讲故事，讲故事。”教室里一片要求声。

丑松的眼睛闪闪发亮。眼下，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自然流下的眼泪。他把习字、图画、作文本都发给学生，其中有加上红点的，有批上“优”或“良”字的。也有根本没有批阅的，丑松先就此表示歉意。然后接着说：本想批改完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不仅如此，能这样和大家在一起作练习，的确也只限于今天了。现在站在这里，就是为了向大家告别。

“大家都知道吧？”丑松克制着自己，耐心地说，“如果把住在这山区里的人区分开来，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人，那就是旧士族，镇上的商人，农民，僧侣，此外还有一个被称作秽多的阶级。你们知道，这些秽多如今聚居在镇边上，给你们编草鞋，做皮鞋、大鼓、三弦，也有以务农为生的。你们知道，这些秽多每年都必有一次，各拿一把稻子，到你们父亲和祖父那里去致意问候。你们知道，这些秽多到你们家里的时候，只能在堂屋的泥土地上低头

致意.用另外的碗吃东西,而决不能跨过门槛往里去。你们家里有什么事要到秽多的部落里去,吸烟要自己用洋火点,即使有茶,他们也不敢端出来。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说起来,秽多就是这样被看成是一个卑贱的阶级。如果有一个秽多来到这个教室,给你们上语文或者是地理课的话,那时,你们将是怎么个想法呢?你们的父母亲又会怎么想呢?可是,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这样一个卑贱的秽多。"

丑松手脚抖得厉害,象站立不稳似的,把身子靠在讲台上。没想到,学生却异常平静,他们抬着头,张着嘴,全神贯注地望着他。

"大家也都是十五、六岁的人啦,已经不是幼稚无知的年龄,请把我说的话好好记住吧!"丑松怀着惜别的心情继续说,"往后再过五年、十年,当你们偶尔回想起小学时代的事的时候,希望你们能想起,在高小四年级的那间教室里,有个叫濑川的老师教过我。那个秽多老师公开了自己的出身,向我们告别时还说:每逢正月,他也和我们一样喝屠苏酒。每到天长节,也和我们一样唱《君之代》国歌。而且还暗中为我们的幸福,为我们的未来祈祷哩。今天,公开说清我是秽多,兴许你们会感到肮脏吧!同学们,别这样,我虽出身微贱,但还是抱定宗旨,为使你们能具有高尚的思想,每天费尽心机在教你们。至少应该看在这番苦心的份上,原谅我的过去吧!"

丑松说着,把双手垂伸在学生的桌子上,低下头来表示谢罪。

"同学们回到家里以后,请把我的事告诉你们的父母亲,说我过去一直隐瞒着,实在是很不应该。说我在大家面前,沉痛地公开了自己的出身。我是不折不扣的秽多、贱民、不洁净的人。"

丑松补充说。

他感到这样谢罪还不够，于是后退了两三步，边说"请原谅，"边跪倒在地板上。后排的学生不知他要干什么，蓦地站了起来。一个站起来，二个站起来，伸着脖子看。于是，这间教室里所有的学生都站了起来，有的蹬上椅子，有的离开座位，有的跑到走廊里边喊边跑。这时铃声响起来，教室的门全都打开了，其他班级的学生、教员象潮水一样一齐向这边涌来。

* * *

进入十二月份以后，银之助来到学校里已经是一位贵客。那天下午一点半左右，他有事来到学校，正好在教员办公室谈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丑松公开了出身的事。银之助随即飞跑出来，从大门口横穿过去，经过长长的走廊。正在整理披巾、包扎紫色头巾、准备回家的女学生，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在谈论着丑松的事，竟忘了回家似的。运动场上，男学生聚在一起，同样在谈论丑松的事。银之助分开来回乱跑的人群，来到了高小四年级的教室。在那走廊里，站着校长和五、六个教员，文平也在其中，还有高级班的学生，把丑松围在当中。来参观的师范学校的学生，也都呆呆地站在那里。定睛一看，丑松象失常的人一样，跪在同事们面前，一张羞愧的脸紧贴在地板的尘埃上。看到那可怜的样子，一股深为怜惜的心情涌上了银之助的心头。他上前搀起丑松，替他掸去衣服上的灰尘。丑松这才似醒非醒、接二连三地说："土屋兄，请原谅吧！"那吐出了实情后忏悔的眼泪，顺着丑松的脸不断往下淌。

"明白，明白，你的心情我完全明白。"银之助说，"好吧，反正你已经写好了退职申请书，往后的事全都交给我好啦，你马上回

去。就这么办吧！”

七

高小四年级的学生留在教室里，开会讨论这位平素爱戴的老师的事。孩子们的集会，虽然是一种幼稚的行动，他们完全不懂得社会的复杂性，但那天真无邪的童心和敏锐的神经，却领会了丑松的心情。他们都在想，怎么着也得设法把老师慰留下来。刚十六岁的班长提议：“现在不是光看着不吭气的时候，应该一起到校长那里请愿去！”随即一片赞同之声。

“喂，走啊！”一个农民子弟打扮的学生招呼着。

通过了决议；为了照常打扫卫生，留下了值日生。一群少年全都出了教室，省吾也混杂在里面。正好校长在校长室，靠着椅子在与文平谈话，一看高小四年级学生全都来了，马上就明白了他们的来意。

“大家有什么事吗？”校长装腔作势地问。

班长走到桌子跟前。校长、文平都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学生的脸。他比省吾那些孩子要聪明得多，口齿也很伶俐。

“是这样，我们是来求您的。”班长开头这样说，随即表明了大家的心情，“希望一定把濑川老师给我们留下来，即使是秽多，我们也不嫌弃。如今在学生当中就有新平民的子弟，当老师的是新平民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这是全体同学发自内心的一致要求，请接受。”班长说完，低下了头。

“校长先生，求求您。”大家异口同声，也都低下了头。

这时，校长站了起来，把学生们的脸看一遍说：“嗯，你们说的我都明白。既然你们如此热情慰留，那么，在我来说，也应尽

力而为。但是，办事总得有个章程。既然是来请愿，就要履行相应的请愿手续，象推选代表啦，递交请愿书啦，都得按照规章来。象你们这样乱哄哄的一拥而来，说什么请求慰留，这不是无法无天的行为么！”

班长想要申辨，但已经泣不成声了。

“喂，你们听着。”校长打开桌上的申请书给大家看，“这就是濑川老师交来的退职申请书，得先交到郡督学那儿去，还要给镇上的校务委员看。即使我有心挽留濑川老师，光我一个人着急，得不到镇委员会方面的许可，也是枉然。”他说着缓和了一下语气，“你们好好想想，这件事单凭我个人的力量能处理得了么？失去那样一位好教员，不仅是你们，我也感到遗憾。你们的意思我全明白，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回家去，不要把功课耽误了，这些事不用你们多嘴，学校方面当然要妥善处理的。你们主要是学好功课。”

文平抱着双手在听。他望着学生们无精打采地往回走的背影，不禁冷笑起来。校长立即关了门。

第二十二章

一

“请问，濑川兄来过没有？”

说话的是银之助，他来到了敬之进的家里。很重友情的银之助放心不下，紧跟在丑松后面来这里打听。

“濑川老师？”志保忙出来答应，“哎呀！他刚刚走啦。”

“刚走？”银之助望着志保，“他还会往哪儿去呢？你知道不？”

“没有细问他。”志保腼腆地说，“听说猪子先生的夫人从东京来了，兴许是上那儿去了。对啦，也可能会上市村先生住的旅馆去。听濑川老师的口气象是这样。”

“会上市村先生那儿去？那太好啦。”银之助深深地换了一口气，“是这样，我实在不放心，就跑到莲华寺去打听了一下，寺里的人说濑川兄去学校还没有回来。随后，我又去市村先生的旅馆，也不在。一想，也许在你这里，这就上这儿来啦。”他说完，想了想又说，“哦，你是说他已经到这里来过了……”

“兴许是你和他正好走岔了。”志保羞答答地说，“那，请您进屋里坐坐吧！瞧我们家这个脏劲儿。”

志保说着把银之助领到火炉边。

志保那哭红肿了的脸上泪痕未消。只需看一看志保的面

容，银之助的心里就能大致想象到丑松是说了些什么之后才走的。在小学的走廊里，跪在众人面前，彻底坦吐了自己的出身。从这一举动就能推想到，这位朋友确实是下定了非同寻常的决心！那种心情是很值得同情的。银之助想到这里，打算把自己一定要帮助朋友的想法告诉志保。银之助先从志保姑娘自身的事谈起。

处于贫困境地的志保姑娘，马上看出了银之助的真情实意。不仅如此，她还深知银之助是丑松唯一的知心朋友，唯有他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心意，才能设身处地听得进自己的话，因此感到很亲切。当问到为什么要回到父亲这里来时，真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她想把自己决心逃出莲华寺以前的伤心事，一五一十地全部倾吐出来，可又不知从哪里谈起为好。的确，姑娘的心容易感伤，就连看到室内被烟熏黑了的土墙情景，也觉得怪难为情似的。她一面折断柴禾往炉子里添，再拉拉衣服的前襟，一面娓娓地向银之助倾诉着。据志保说：到她最后横心要离开莲华寺时，那真是眼泪流成了河啊！顽固不化的父亲曾向她说过："即使那人干出不象养父的勾当，也要念及以往的养育之恩。既然已经做了莲华寺的养女，就该不管有多么大的难处，也决不回家。"黄昏时节，无限惆怅，迷迷糊糊从寺里出来，也不知何处是归途，真象在恶梦之中。正走着，无意中碰上一个人，躺倒在雪地上。一看，那个醉汉原来是父亲。当时她心想父亲莫不是冻死了。正好音作路过，把他叫住，一起把父亲扶起，好容易搀回了家。看那样子，如果再晚一点的话也就没命了。父亲就那么躺在地铺上。医生说他身体已极度虚弱，怕是难以救药了。

祸不单行啊！还有更不幸的事正在这家屋檐下等待着志保姑娘。回到家里一看，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妹都不在了。原来

在前一个晚上，夫妻俩大吵一场。继母哭闹着说：志保有事，父亲又喝酒，这样下去，往后日子更难熬了。于是趁父亲不在家，带着身边的三个孩子，象是奔往下高井的娘家去了。她留下自己生的第三个孩子阿末，却把阿进、阿作和留吉三个带走。留下老老实实的阿末，带走顽皮的阿作，很明显是个留后路的打算。据邻近的主妇们说：有一个生人领着阿进，继母背着最小的留吉，拉着阿作的手，一步一回头地走远啦。

在这当中，音作可是帮了大忙。他两口子每天来送些个东西啦，安慰安慰老东家啦。还说为了照顾阿末，把阿末领到了自己家里。这就是被贫苦的生活逼得妻离子散的敬之进一家的情景。志保就这样向银之助诉说了个大概。

"这么说，现在家里只剩下父亲和你，还有省吾三个人么？"银之助深表同情地问。

"是的。"志保姑娘两眼泪汪汪。她顺手撩起耷拉在脸上的鬓发。

二

紧接着，两人谈到了丑松。志保望着笃于友情的银之助的神态，禁不住想把什么话都倾吐出来。她谈到了丑松刚才来过的情景：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忧愁，看样子心里有话，又不便和盘托出。他心乱如麻，惜别的话也说得很不连贯。在志保面前垂手低头，坦然说出了自己的出身，如志保念及昔日之情，最好能把他当作社会的罪人！

"他那样子实在使我看了难过啊！"志保补充说，"心想还有许多事要问问哩，他却戴好帽子，匆匆地离开了这里。他走后，

我抱头大哭了一场。”

“是这样！”银之助感叹不已，“是啊，正和我料想的一样，当你第一次听到濑川兄的出身时，一定也是大吃一惊吧？”

“不。”志保大声说。

“哦！？”银之助睁圆了眼睛。

“我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不知胜野老师从哪里听来的，他曾经把这事告诉过我。”

“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使银之助愣住了。他想问清楚胜野文平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志保。

“这个多嘴多舌的家伙，实在令人讨厌。”银之助自言自语地说。不一会，他猛然想起什么似的问，“你说什么？胜野常到莲华寺去吗？”

“是的。莲华寺的阿妈是那么个爱聊天的人，她说什么男子汉还是心直口快的好。所以胜野老师也就常去玩。”

“那他又为什么要把丑松兄的事告诉你呢？”银之助试探着问。

“嗳，他尽说些个怪事。”志保有些说不出口。

“怎么个怪法？”

“他说他亲戚是怎么个了不起的人物啦，他自己这就要高升给人瞧瞧啦。”

“这就要高升？”银之助象在嘲笑那个不在场的人，“哼！亏他说得出口。”

“还说……，”志保显出深有所思的眼神，“说起濑川老师来，他可是说了好些个坏话哩，我就是打那会儿起才知道的。”

“啊，是这样，原来你打那会儿起，就知道丑松兄的事了么。”银之助关切地望着志保的脸。他突然改了口气，“呸，他那种人

就是爱到处胡说八道。"

"当时，我并不那么认为。可他说的特别难听，那些损人的话，不是一般的坏话，我真气愤极了。"

"这么说，你是很同情濑川兄的罗？"

"那，可不是么。新平民也罢，别的也罢，扎扎实实干的人，总比那种光耍嘴皮子的人要强得多。"

这话脱口而出之后，志保姑娘羞答答地连忙低下了头，看着自己那双红润的少女特有的手。

"唉！"银之助叹了口气，"为什么人世间竟是这样不随人愿呢！我一想起濑川兄的事，就想哭它一场。你想想看，他不过是出身不同吧，因为这个就得抛弃职业，抛弃名誉。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么！"

"可是，"志保的眼神脉脉含情，"不管父亲和母亲血统如何，这于濑川老师什么事？"

"是的，说得很对，是与濑川兄不相干。你这么一说，我的信心就更足啦。说实在的，我曾这样想过：怕你知道濑川兄的出身之后，将会改变你以往对他的看法。"

"为什么？"

"说来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这，别人也许是那样，我才不那么看哩。"

"真的！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这要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是真心实意地把心里话向您说了呀。"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向你问个明白。"

"问明白什么？"

志保反问银之助。她望着对方，揣测着他的心思，脸上不禁

泛起了青春的红潮。

三

里屋传来有气无力的咳嗽声。志保立即担心地侧耳静听，然后照应了一声就进里屋去了。银之助独自坐在火炉边，看着冉冉上升的火苗，联想到志保虽然处身在这苦难的家境里，却有一颗不屈不挠活下去的炽热的心。在恶劣的气候下，辛勤劳动的信州北部的妇女，一个个都富有刚毅、乐观的精神。可以说她们具有经得起痛苦的天性。说起志保，她同样继承了这种传统。她温柔可爱，而又坚毅不拔。银之助想到这里，真不知怎样才能把丑松的心事说出来。不一会，志保从里屋出来。

“你父亲的病怎么样？”银之助深表同情地问。

“还是老样子。”志保沮丧地说，“他说今天什么也不想吃，只喝了一点稀粥。唉！打早上起一直在睡。可是，老那么躺着，怕是不太好吧。”

“不管怎么说，还真得当心啊！”

“怕是活不长了！”志保叹了一口气，“濑川老师多方设法，可是，连医生都说没有希望。”

她说着，又习惯地顺手撩起了鬓发。

“人的一生的确是各不相同啊！”银之助想到志保姑娘的境遇，怜恤之情油然而生，“有的人生长在温暖的家庭里，他们不大懂得生活的痛苦。可也有象你这样，从小吃苦，在饱经风霜的过程中，自然地锤炼了自己性格的人。说起来，象你这样才真是生来就能艰苦奋斗，并决心要把自己锤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妇女！我觉得你们这种人有你们这种人的不同，有别人不知道的悲伤

日子，也一定会有别人不知道的欢乐的一天。”

“欢乐的一天？”志保惨淡地微笑着说，“象我这样的人能有那么一天吗？”

“一定会有的。”银之助很有信心地说。

“嘀嘀，只要想起过去的事，就知道不会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不寄养到莲华寺去，那里的阿妈也就没有必要产生那种念头。当我扔下阿妈逃脱出来时，心里是多么……。”

“那是人之常情，这一点我很理解。”

“不，我就和一个死了的人一样，只是还留恋着人世间的情义，把它当作力量……就这么活着……”

“唉！濑川兄处境艰难，你也处境艰难。就是说，正因为你尝到了那么大的痛苦，所以才深深同情濑川兄的吧。实话说，我这样和你说话，无非是希望你能够帮忙这位朋友……。”

“您说要我帮忙？”志保的眼神顿时焕发出光彩，“只要我能办到的，什么事我都照办。”

“当然能办到。”

“我！？”

两人沉静了片刻。

“那就全都向你说了吧。”银之助热情地说开了，“那正好是在学校值夜班的一个晚上，我探问过濑川兄的心上人，当时我说：‘你何必那样独自一个人闷在心里呢，多少敞开一点不好吗？你也许认为跟我这个不知趣的人说了也是白说。可我并不是那么个冷酷无情的人。在我看来，你是把事情想得过于烦琐了。既然有朋友在，尽管能力有限，还是可以助一臂之力的。’我这样一说，濑川兄这才谈到了你，他说：‘嗯！你还真是观察到了，我的确是有心上人，可是，你算她早就死了吧。’他就是这么说的。

你说说，濑川兄是不是考虑到自己的出身，终于把那个虚无缈茫的希望抛弃了呢？他现在已经根本不去考虑眷恋心上人了。你看，还有比这更悲惨的爱情么。就这样，濑川兄来到你这里，向你坦吐了过去一直隐瞒着的出身。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理解到他一片真情的话，就该下狠心帮他一把。"

"这叫我怎么说好呢……"志保连耳根都红了，"我早有这种打算了。"

"一辈子？"银之助凝视着志保的表情，这么问。

"是一辈子。"

志保姑娘的这声回答深深感动了银之助。爱情、热泪、决断，一切都包含在这声答语之中。

四

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丑松，使他回心转意。银之助打算先到市村律师的旅馆去看看，再来办下一步的事。说好之后，就起身离开炉边。

"想托您办件事。"志保叫住了他，"如果有《忏悔录》这本书，能不能借给我看看。不过，象我这样的人，就是看也不见得看得懂。"

"《忏悔录》？"

"您想想，说是猪子先生写的……。"

"哦，是那本书，难得你也知道有这么本书啊！"

"说起来，那是濑川老师常看的书哩！"

"一定照办。说不定濑川兄那里就有，我去告诉他。万一没有，就到别处去找，一定让他送给你一本。"

银之助说完随即向律师的旅馆奔去。

在扇屋旅社，人们正围聚在莲太郎的遗体周围。由于店主的亲切关照，在送往火葬场前，正在吊慰亡灵。法福寺的老和尚前来念经。那天下午，从东京赶来的莲太郎夫人——如今是寡妇了，还有律师、丑松都在旁守灵。也许人们认为客死异乡，殊为可哀吧，扇屋旅社的人都纷纷前来悼念。甚至毫无关系的房客，只要是听到了这个消息，也都齐集在走廊里，恭恭敬敬地静听那凄凉的木鱼声。

烧过香，念完一遍经，银之助经丑松介绍，这才与夫人见面。长野新闻的通讯记者，也来到这混杂的人群中采访，他们把收集到的材料记在小本本上。

"您是夫人吗？"记者用一种新闻界行家的口气上前招呼。

"是的。"夫人回答。

"夫人，这实在是不幸。久仰猪子先生的大名，私下里不胜爱慕……"

"谢谢。"

这种寒暄话都能引起人们对死者的怀念。大家的话题一直集中在莲太郎的事上。后来，夫人谈到了她与丈夫一起来到信州时的情况：在临别的前一天晚上作了一个怪梦，她不由得耽心起丈夫来，可一谈到这个梦，却挨了一顿骂。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丈夫从那时起就已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他说信州的阳春季节真好，这次的旅行太有意思啦，一定把这里的土特产妥帖地带回去，要我先回家去等着。想不到，这都成了永别的遗言。夫人还说，为了这桩意外的事，给大家添了不必要的麻烦，再三表示歉意。她流露出妇女实在难以忍受的悲哀，但谈话时却显得很开朗，因此更加深深地引起人们的同情。

律师把银之助领到屋子的角落里，和他商量有关丑松去向的事。律师说：丑松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有些情况会使他难以在饭山镇呆下去了。夫人毕竟是个妇道人家，在回家的路上也需要有男的照应。因此，想请丑松护送莲太郎的骨灰一道去东京，看行不行？如果不是选举迫在眉睫，自己理当随同前往。加以夫人也执意不肯，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如全力投入选举以慰亡夫在天之灵。细一想，夫人的想法很有道理，所以这才想不如麻烦丑松走一趟。至于一切费用，全由他来承担。请丑松务必应允。

"因此，我已把这个打算告诉了濑川君。"律师看着银之助的脸说，"你看，学校方面将会怎么样？"

"学校方面么？"银之助接着说，"是这样，学校已私下商量过要免濑川兄的职，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据校长说，郡督学也是这个意思。这样吧，学校方面的事由我负责，不管怎么样，我一定把它办好。我看早一天离开饭山镇，对濑川兄来说也许是上策。"

正在谈着，灵柩已经抬起来。又是一阵念经的声音，人们为了最后一别，再一次围聚在灵柩的四周。等最后往火葬场送时，周围已经有些暗淡了。夫人眼看着丈夫被抬在北方特有的木制雪橇上的情景，不由得痛倒在地，大哭不止。

五

一直等到亲眼看到火化以后，丑松、律师和银之助才从火葬场回来。他们在扇屋旅社的内厅里，围着火盆在谈话。冷酷无情的命运如今似乎在向丑松微露笑容。出乎意外，市村律师向

丑松透露了一线希望：当初从饭山医院赶出来、又从鹰匠街旅馆撵走的那位大日向，做出了一个新计划，要到美国得克萨斯州去从事农业开发。这是在受到被驱逐的侮辱之后，他才奋发图强而有了这个动机。大日向还委托市村律师给他物色一个有教养、又可靠的青年。丑松正好与他出身相同，提出来，他一定高兴。如果丑松有此愿望，他愿从中斡旋，不知意下如何？是否愿意到得克萨斯州那边去？律师还说，只要留心，在那边一样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银之助对此事极表赞同，他说："你看，这不是有害人的鬼，也有救人的神么。"

"约好在后天，大日向到我旅馆里来。嗯，正好。你就打算好先同他见个面吧！"

律师的话鼓起了萎靡不堪的丑松的勇气。看他那样子，心里好象是想请律师跟大日向说，干一干试试看。

真是佳音频传。银之助又谈起了志保姑娘的事。啊！她那令人同情的决心和眼泪，是多么深深感动丑松的心啊。继母走了，敬之进有病，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都促使丑松更加体恤志保的心情。啊！没想到竟有人为绝望、断念甚至公开了出身而离去的丑松，暗暗地流淌着热泪！没想到有人在听到羞愧不已、却又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之后，竟将自己的终生托与了这样一个卑贱的秽多后代！

"你知道，她是多么坚定不移啊！"银之助补充说。

第二天，银之助为朋友的事先去学校，再到莲华寺，最后绕到志保那里。他在莲华寺把丑松的东西归置了一下，随即将随身需要的和寄存在寺里的分开。银之助还把志保的事告诉了夫人，也告诉了律师。妇女总是相互同情的，尤其是志保的不幸遭

遇更加触动了夫人的心。她说，打算把志保姑娘接到东京去一块儿过，等丑松安置好了，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让他俩成亲。总之，善后的事，律师也将从旁相助。于是，丑松决定把所有的事委托给律师和银之助，自己迅速离开了饭山镇。

第二十三章

一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清晨起，雨雪交加，使聚集在扇屋旅社里的人们更感到旅途的凄凉。

一台雪橇，一大早就停在扇屋旅社的门前。从雪橇上下来的，是一位绅士模样的客人，一件厚罗纱的外套紧裹着身子，由拉雪橇的人领着要见律师。

"啊，大日向来啦！"律师迎上前去。大日向说，他为了准时到达，天不亮就从下高井出发了。律师请他进屋，他不进来，就那么坐在门槛上，请律师帮他解决法律上的问题。谈完之后，又悼念了莲太郎，就要匆匆离去。这时，律师提及了丑松的事。

"请进屋谈吧！猪子先生的夫人在屋里，还有刚才谈到的濑川君也在，一定请你同他见见面。你坐在那门槛上，不是不便细谈么？"

律师一味邀请，可大日向只是苦笑，怎么也不肯进屋里。他执意说，反正最近要到东京去，到时一定到猪子先生家里去拜访，顺便也见见丑松。既然是这样一位通情达理的人，彼此都好办，详细情况待到东京再说。

"你今天有什么紧要的事吗？"

"不，没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可……"

从大日向谈话的姿态中，律师看到了他那因个性倔强而表露出来的难处。

“既然如此，就这么办吧。”律师想起在上码头对岸有一家饭馆，约好今天早上在那里聚齐，欢送出发的人。说不定丑松的亲友也会去。他请大日向先走一步，在那里等着，反正得把丑松引见一下。

“那好，我就在那边等吧！”说好之后，大日向终于没有进屋就走了。

“看来，大日向是想到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律师自言自语地说。当他向忙着收拾行装的夫人和丑松说及此事时，大家不禁笑了起来。

莲华寺的庄傻子也来了，说是师母打发他来送临别纪念品的。他把东西交给了丑松，另外还有草鞋一双，防雪鞋套一对，都是庄傻子亲手做的，说是表表心意，一定得收下。这时，丑松想起了住在寺里的日子，对庄傻子有些依依不舍。回想起来，过去一起住在寺里的人，情况都起了变化，住持变了，师母变了，志保变了，自己更加变了。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这个被人不住称作傻子的人。丑松一边想，一边向这位总象小孩一样、既无亲戚又无妻室的钟楼看守深深一揖，向他告别。

省吾也来了。他打岔说，有什么随身行李就让他拿。不一会，准备好了一台雪橇。装着骨灰的白木盒子，用白布裹好之后又用黑布包着，尽量不惹人注目。雪橇上，除载着骨灰盒之外，还有莲太郎的各种遗物，外带丑松的随身行李。为了免人说闲话，夫人和丑松决定步行到上游渡口，到对岸的茶馆再雇两台雪橇。不一会，在一片“一路平安”的送别声中，离开了扇屋旅社。

雨雪潇潇。拉雪橇的人按照当地习惯，头顶圆斗笠，手戴多层布手套，下身穿藏青色的棉布细筒套裤，一人抓住辕把，一人在后面推。"嗨唷、嗨唷"的喊着号子，互相协同着步子往前走。丑松和大家一起随在前辈的遗骨后面，一边听着雪橇在雪地上滑行的声音往前走，一边默默地回想起自己的一生：猜疑、恐惧，啊！现在好了，那日夜难忘的痛苦总算从心头上消失了。如今，他象自由飞翔的小鸟。丑松深深地呼吸着这腊月清晨的空气，象好容易才卸下重担、恢复了自己的元气一样，多么舒坦啊！这又象结束了漫长的海上旅行的水手，一旦登上陆地，就会感到大地的亲切，以致要去亲吻一下。丑松的心情正是这样，不，比这还要欢畅，还要悲切！当他踏着雪地，嚓嚓地迈步前进时，才真正感到这个世界也是自己的世界。

二

大家在往上游渡口方向去的街口拐弯处，碰上了志保姑娘。她托音作老婆看着家，自己和音作正好等在那里送行。丑松和志保，他俩的欢聚连旁观者的心都深为感动。丑松一把抓下了戴在头上的帽子，在志保面前默默地低下了头，志保呢，她那可爱而又充满了晶莹的泪水的眼睛，直盯着丑松的脸。纵有千言万语，此时此刻也难以表达彼此的心情：他俩之所以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能认为是命运里有一种奇妙的力量，何况两人在重逢之前，将有一段长久的分离，又将历尽人间辛酸。此时能在一起，面对面依依话别，该是何等不易啊！

经丑松介绍，志保才认识了夫人和律师。两位妇女很快亲热起来，边走边谈。音作也夹在丑松和律师中间说上几句。他

说到了敬之进的病情。忠于老主人的音作，以一种正直、纯朴的农民口吻，谈起了风间家的情况，律师和丑松都很认真的听他说话。音作说：万一病人有个三长两短，一切由他承担，只求照顾好志保和省吾；至于阿末，正好自己没有孩子，又得到主人的同意，因此打算领来抚养，以表寸心。

很快走过了上游渡口长长的浮桥，来到了对岸的茶馆。银之助早已在那里等候。那位下高井的财佬也出来相迎，律师向丑松作了介绍。这位大日向，看上去似乎没有几分人品，一副平常的长相，好象在乡村里行医的郎中。说他就是要去美国得克萨斯州干一番新事业的人，实在难以令人相信。可是，交谈中，丑松渐渐地感到他为人坚实、谨慎，而且有些深不可测。大日向告诉丑松：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日本村，人们都从北佐久地方远渡重洋，到日本村去。有一个富裕家庭出身、东京麻布区中学毕业的青年，也参加了这个远渡重洋的行列。

“哦，是那样。”大日向谈起鹰匠街寓所的事，不禁笑了。“你也在那家住过？嗯，当时真是受够了白眼啊！说起来，正因为我受过那样大的刺激，所以才下决心去从事这次的开发事业，也使我今天方得如此谈笑自如，可当初……实在是令人遗憾啦！”

在座的人当中爆发出一阵笑声。这时，大日向发觉自己牢骚太甚，于是苦笑着和丑松一道入了座。

“老板娘，就请把刚才要的东西拿到这里来吧。”银之助吩咐说。为了饯行，特意在这江畔的茶馆备了一桌酒菜，让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干上两杯，使彼此永志不忘。银之助是这天的东道主，一早就来到这里来回张罗。他那一切都无所谓的书生习气，倒正好掩饰住了他内心的激动。

“真是太麻烦你啦。”丑松不胜感慨地说。

"彼此彼此。"银之助笑着说，"真没有想到这就要送你走。我这个接受过欢送会礼遇的人，反倒落在你的后头，哈哈哈哈，人生真是难以理解啊！"

"到东京再见吧！"丑松亲切地望着朋友的脸。

"啊，不久我也要动身了。真是什么东西也没准备，来，干上一杯！"银之助说后，回过身来，"志保姑娘，劳驾，请为我们斟上一杯酒。"

志保拿过酒瓶来给斟酒。从那双抖颤的纤纤素手，就能看出她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你也干它一杯吧！"银之助从羞答答的志保姑娘手里夺过酒瓶，要回敬她一杯，"来，我来给你斟。"

"不，我不喝。"志保用手捂住了酒杯。

"那可不行。"大日向笑着插话说，"今天你得喝，哪怕是意思意思，也得接过这一杯。"

"是啊，得意思意思。"律师也插嘴说。

"那，就请给我斟一点点吧。"志保姑娘说完，装着喝了一口，满脸绯红了。

三

高小四年级的学生也陆续来到，他们幼小的心灵里蕴藏着对丑松的爱戴，听说老师这天要出发，一定要来送行。丑松在那一张张红脸蛋的孩子中间来回走动，和他们互相话别，有时停下来，谈谈自己往后的打算。不一会，他走到雨雪之中，站在岸边的枯柳枝下，伫望着从浮桥上过来的一群学生。

莲华寺响起了第一下钟声。第二下钟声划破这冬日的沉

静，在千曲川的水面上回荡。象波浪一样，渐渐地向远方扩展开去，最后消失在雨雪交加的长空里。紧接着，第三下钟声又在回响，第四声……第五声。啊！那是庄傻子爬上钟楼在撞钟哩，听起来象是在向丑松告以长别，又象在通知他：东方已经破晓，黎明的曙光正在迎接他的新生。深沉而庄重的钟声，使丑松不能平静，他不由得低下了头。

第六声……第七声。

这无言的钟声，在一个个听者的心中扩展开来。送行的人，被送的人，都一时沉默无言，但心心相印。

待了一会，雪橇已准备停当。丑松把住在根津村的叔父母的情况，向银之助作了交待：

"老俩口一定也在惦念着，如果自己的事传到了姬子泽，真不知叔父母会因此而惹上多大的麻烦，说不定在那个村子里会呆不下去，这将如何是好？"

"到时候再说吧。"银之助想了一想，"就都拜托大日向吧，万一你叔父母在根津村呆不下去，就搬到下高井去好啦。事已如此，担心也没有用。不要紧，老兄，反正会有办法的。"

"那么就请你把这件事预先给叔父母打个招呼吧。"

"行。"

丑松就这样把这事委托给银之助。至于《忏悔录》，说好到东京以后弄一本新的来，寄赠给志保姑娘。丑松与夫人一起，这就要向送行的人告别了。律师、大日向、音作、银之助，还有一大群学生围着三台雪橇。志保姑娘脸色苍白，依着省吾的肩膀在目送亲人。

"好啦，推吧，推吧。"一个学生扬起手在招呼。

"老师，我送您到那边吧。"又一个学生抓住了雪橇后面的

推杠。

雪橇就要滑动了。这时，见习教员从雨雪中飞奔而来，说有事要告诉全体学生。夫人和丑松都回过头来看有什么事。载着莲太郎骨灰盒的雪橇打头，三辆雪橇的拉车人本来已经使上劲了，又只好松歇下来，在那里发呆。

四

“这么点事，通融一下不就行了吗？”银之助在见习教员面前说，“你想想，学生爱戴自己的老师，这才说要跟着送一程，孩子们有这种感情，不正是一种美德么？应该予以赞扬才是，学校怎能加以阻挠呢。首先你就错了，不该承担这种差使赶来这里。”

“你这么说，我可就难办啦。”见习教员搔了搔头皮说，“我也并没有说不行。”

“那么，为什么学校说不行呢？”银之助耸了耸肩膀。

“校长先生说，没有那种不经请假就可以不来上课的规矩，如果不来上课，须经批准，然后再去送行。”

“事后请假不行吗？”

“事后？事后还算什么请假。校长先生已经气极了。胜野兄也有他的看法，他说丑松兄教的那个班的学生太滑头，不象话，这种事如果再三出现，就会损害学校的声誉，作为学生，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就该勒令退学。”

“别那么机械地考虑问题嘛，校长先生和胜野两个，一有什么事就马上搬出规章啦规章的，让学生休息半天又有何妨，这有什么关系呢。本来理应自己主动批准学生来，也应该劝学生这么做。不管怎么说，看在在一块工作过的情份上，也应该带着学

生前来送行。自己不来，也不让学生来，还说什么要处罚未经批准就来送行的学生，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吗？”

银之助不了解情况。昨天校长把全体学生叫到礼堂里，说明了丑松退职的原委，当时他责难了丑松的为人，对丑松平素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说什么这次的改革（校长特意使用了“改革”这个词），对学校的发展将是最为有利的。如此等等，都是银之助所不了解的新情况。可悲啊！教育工作者嫉妒教育工作者。对同事的嫉妒，对种族的歧视，这蔓延在人世间的火焰，在临出发之前，已向丑松身上直喷过来。

由于银之助过于激怒，丑松只好暂且下了雪橇。

“好啦！土屋兄，随他去吧，人家奉令而来，不是太难堪了吗？”丑松出来劝解。

“也太不通情达理了。”银之助根本听不进去，“就拿我离校时来说吧，那时为开欢送会，花了半天多的时间，既然能为我停课，那么，为濑川兄准假，就更没有可说的啦。”他说完朝学生喊，“走啊，走！我负责。要是出了差错，回头我去办交涉。”

“走啊！走啊！”一个学生也挥着手在喊。

“你这么一来，我就为难啦。”丑松阻止银之助，“为我送行的一番心意，我领受了。可为了这事让学生惹上麻烦，我却于心不安。送到这里也就满够了，大家特意来这里送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请你让同学们送到这里为止吧。”

丑松把同样的话向依依不舍的学生反复说清之后，登上了雪橇。

“多加保重！”

这是丑松最后把视线投向志保姑娘时说出的话。

隔着岸边那干枯的杨柳枝，向右望去，前面就是饭山镇。对

岸的房顶鳞次栉比，高大的寺院建筑比比皆是，还有如今只剩下丘陵地的古城遗迹。这一切的一切都被白雪素裹，显得茫茫一片。如果是晴空丽日，从岸边就能看到小学校的白墙、蓬华寺的钟楼。可眼下尽皆隐藏在雨雪之中。丑松留恋不舍，再三回头远望，当他深深地呼出一口大气时，热泪不由得从脸颊滚落下来。雪橇在雪地上开始滑动起来。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